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四五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四五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九六二

羅 椅 一

渾天儀賦		一
明堂賦		三
與危驪塘論詩		四
與葛山詩人論詩		五
回立雪論詩		五
謝曾景建惠金陵百韻		六
與劉書臺求館隱處讀書書		七
伍誥復祠		七
蘭皋集跋		八
策問		九
劉訥畫繪歐蘇圖贊		一一

族兄浮雲評事壙誌 一一

祭袁州李使君 一二

祭趙信庵丞相葵 一三

州學路祭趙丞相 一四

祭余資政天錫 一四

祭楊狀元 一五

祭王運使 一六

祭曾子實 一七

祭彭復雅 一八

祭袁仲魯 一八

祭李叔章 一九

祭朱太博聖陶 二〇

全宋文卷七九六三

羅 椅 二

祭胡文叔 二一

祭蘧翁兄文 二二

祭與父兄	……	二三
祭兄幼思文	……	二三
祭兄蒼崖文	……	二四
代兄蒼崖祭大姊	……	二五
祭兄振父文	……	二六
祭兄岳老文	……	二六
祭妻袁氏	……	二七
祭弟南谷文	……	二七
祭姪伯初文	……	二八
祭姪伯恢文	……	二九
祭姪亦泰文	……	三一
祭姪亦潛文	……	三二
祭姪泰寧令廷圭文	……	三二
祭姪伯陽文	……	三三
祭長子二十郎文	……	三四
代冢婦祭夫文	……	三五

祭族兄復齋文 三五

祭弟迪章 三六

祭幼則文 三七

祭族姪懋齋才父文 三七

祭族姪太初文 三八

代父祭子 三九

祭僧 三九

孫氏女哀詞三章 三九

田心大宅上梁文 四〇

全宋文卷七九六四

趙孟淳

跋趙子固墨跡 四二

葉釋之

考古質疑序 四三

王 錡

重建崇因社倉記 四四

鄒 槃

宜黃儒學新田記 四五

廖 正

修真論 四七

李 鏐

祭石田法薰禪師文 四八

俞 松

題徽宗畫四禽圖 四九

蘭亭續考跋 四九

劉 耐

上論四學上書書 五〇

俞任禮

六帖補跋 五一

題九經補韻 五二

何 旻

周易神應六親百章海底眼序 五三

楊音孫

重建石泉軍治記 ····· 五四

周 焱

新學記 ····· 五五

盛如杞

古文苑後序 ····· 五六

吳 甲

謝賜御書考亭扁額表 ····· 五八

全宋文卷七九六五

羅大經

鶴林玉露甲編自序 ····· 五九

鶴林玉露乙編自序 ····· 六〇

鶴林玉露丙編自序 ····· 六〇

四書章旨通旨序 ····· 六〇

心學經傳序 ····· 六二

書柳子厚罵尸蟲文後 ····· 六二

方寸地說	六三
李·衍	
陳子衿傳	六五
林 甄	
修築赤岸營田陂記	六八
潘 昉	
策對	七〇
日食應詔上封事請改葬濟王	七一
海瓊集序	七一
跋定本蘭亭帖	七三
說天者莫辨乎易論	七三
潘户曹遷墓志	七五
吳 邃	
重修龍井祠堂記	七六
永康縣學記	七八
全宋文卷七九六六	

宋理宗 一

上皇太后尊號詔	八〇
崔與之轉朝議大夫制	八一
見任官廩祿按單幫給詔	八一
改年號爲寶慶詔	八二
推恩京西河北新復州軍詔	八二
顯佑廟賜靈惠侯敕	八二
崇儒詔	八三
令臣僚上奏言國事詔	八三
求言詔	八三
史彌遠拜太師御筆	八四
賑恤滁州被水之家詔	八四
受納苗米不許過數增入詔	八五
姚子才授秘書郎詔	八五
傅伯成楊簡召赴行在詔	八五
趙鉞夫除直秘閣福建提刑詔	八六

舉廉吏詔	八六
舉將帥詔	八六
張九成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詔	八七
誠約監司守令詔	八七
胄試事詔	八七
邵州陞寶慶府詔	八八
減行都等公私僦舍錢詔	八八
皇太后罷垂簾諭天下詔	八八
見供職及在外帶職從官歲舉三人詔	八九
陽山靈濟廟神封顯佑侯敕	八九
贈何異敕	九〇
置寶章閣詔	九〇
賜程秘等詔	九一
懲責贓吏事詔	九一
特奏名第五等人遇郊與嶽祠詔	九二
獎諭羅宰詔	九二

獎諭游澤詔	九二
太常寺功臣閣以昭勳崇德閣爲名詔	九三
二廣諸司注授守倅條約詔	九三
誠諭監司守令詔	九三
令三省詳議審處濟王罪以聞詔	九四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詔	九四
新中法科而資淺者除授詔	九五
捕全火盜推恩詔	九五
議舉行惠民事諭輔臣詔	九五
令輔臣擬定進呈上皇太后尊號詔	九六
趙不熄趙善踐赴朝參詔	九六
獎諭潘樞詔	九六
賜三省御筆	九七
上皇太后尊號事詔	九七
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九八
諭銓部注授事詔	九八

誠諭郡縣長吏勸農詔	九八
郊祀大禮並從省約詔	九九

全宋文卷七九六七

宋理宗 二

郡縣繫囚事詔	一〇〇
南郊御札	一〇〇
覺察按劾州郡不支小官俸給者詔	一〇一
賑恤被災民戶詔	一〇一
議寧宗謚號詔	一〇一
吏部銓注事詔	一〇二
時青除武康軍節度使詔	一〇二
郊祀誠諭群臣詔	一〇二
改元紹定大赦天下詔	一〇三
決獄詔	一〇三
令有司議上壽明皇太后尊號詔	一〇三
申嚴遏米之禁詔	一〇四

賜大司農卿丘壽邁臘藥詔	一〇四
陞山陰縣爲淮安州詔	一〇四
獎諭獄空詔	一〇五
監司慮囚詔	一〇五
賜王暨等詔	一〇六
歲舉廉吏犯姦贓保任同坐詔	一〇六
繫囚瘐死獄中罷黜獄官詔	一〇六
縣令非才擇佐官委任詔	一〇七
誠約州縣詔	一〇七
賑濟成都潼川路詔	一〇七
許戶絕之家從條立嗣詔	一〇八
廣西州縣闕官禁以白身借補人充攝詔	一〇八
禁諸州軍增收苗米詔	一〇八
禮部國子監下等上舍不得用例徑赴殿試詔	一〇九
贈羅點敕	一〇九
諭江西等處寇盜脅從之民自首詔	一〇九

李心傳特改合入官詔		一一〇
明堂大禮並從省略詔		一一〇
誠約明裡侍祠執事官詔		一一〇
浙西修復圍田減納苗稅詔		一一一
討論壽明慈睿皇太后壽慶以聞詔		一一一
上皇太后尊號詔		一一一
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詔		一一二
討李全詔		一一二
黃綸贈少師敕		一一三
條約遇暑慮囚事詔		一一三
會子庫造第十四十五界會子詔		一一四
推恩忠勇死義之家詔		一一四
覺察不職縣令詔		一一四
臣僚奏告令禮寺疾速定日具奏以聞詔		一一五
賑恤被火之家詔		一一五
以臨安府火素服視朝求直言詔		一一五

責降馮櫟王虎詔 一二六

條具曲赦四川關外州軍事件以聞詔 一二六

責罰吳澄推恩高夢月等詔 一二六

賜陳貴誼等詔 一二七

賜仙立領軍押衙詔 一二七

全宋文卷七九六八

宋理宗 三

條約補試事詔 一二八

薛極等復元官詔 一二八

齊民犯罪不許妄行籍沒詔 一二九

胡元琰特轉官三資詔 一二九

刑部奏案以時審定詔 一二九

殿試策進士制策問 一二〇

二廣武臣非經公朝拔擢不許辟郡詔 一二〇

諸路監司體量旱歉州縣檢放詔 一二一

求直言詔 一二一

按劾貪吏詔	一二一
以皇太后不豫赦天下詔	一二二
皇太后不豫求醫詔	一二三
大行皇太后陵寢務從儉省詔	一二二
於宮中服三年之喪詔	一二三
贈閔忠左譽朝奉郎敕	一二三
再蠲臨安嘉興府竹木之征詔	一二四
今歲明堂大禮並從省約詔	一二四
幸史彌遠第視疾詔	一二四
推恩史彌遠子孫詔	一二五
令薛極與三省以下措置楮幣以聞詔	一二五
住罷銅錢局詔	一二五
侍從不時面對詔	一二六
令宰執入對便殿詔	一二六
趙葵便宜施行捍禦事詔	一二六
賜史彌遠第本家居止詔	一二七

推恩薛極子孫詔	一二七
賜趙善璪敕書	一二七
黃榦特贈朝奉郎告詞	一二八
求直言並舉官詔	一二八
令禮部條具各州科舉終場及發解人數詳酌奏聞詔	一二九
榮王封三代詔	一二九
江海郭勝叙復元受軍職詔	一三〇
免百官表賀詔	一三〇
令侍從等具前代本朝事迹關政體附己見進入詔	一三〇
不許輒用徒刑詔	一三一
令卿監郎官以上詣尚書恭視祖宗陵寢圖集議以聞詔	一三一
許端平元年正月以前命官貶竄物故者歸葬詔	一三一
編類端平會計錄詔	一三二
加封昭州靈濟廟五侯敕	一三二
令李心傳修國朝會要詔	一三三
條具俘獲鬼章事宜來上詔	一三三

二稅折科令官民戶一體施行詔	一三三
討論沂靖惠王榮文恭王置立祠堂園廟詔	一三四
以時贍給宗親詔	一三四
集議和戰攻守事宜詔	一三四
趣召崔與之手札	一三五
黃榦等賜謚復官詔	一三五
巴陵縣公趙竑盡復本身官爵詔	一三五
賜輔臣御札	一三六
將強盜等貸命黥隸之人押赴兩淮京襄大軍收管詔	一三六
褒贈李道傳等詔	一三七

全宋文卷七九六九

宋理宗 四

撫諭東京等處官吏遺黎等詔	一三八
賑濟河南新復郡縣歸附軍民詔	一三九
奏薦注官事詔	一三九
立限催督稽考諸道申奏獄案詔	一四〇

從公揀汰軍兵詔	一四〇
科別繳入端平以來中外言事奏詔	一四一
禁軍帥遽行誅戮詔	一四一
榮文恭王府皇后宅置教授詔	一四一
擇監司郡邑不職之尤者上奏詔	一四二
誠諭京湖四川兩淮制臣帥臣恤民警邊詔	一四二
革科舉弊詔	一四二
賜真德秀等詔	一四三
鄭損謫居温州詔	一四三
存留揀汰軍士請給詔	一四三
召崔與之詔	一四四
喬行簡奏庶事務皆得及時剖決答詔	一四四
申禁列郡兼簽攝官之弊詔	一四四
決獄詔	一四五
議倪思傅伯成謚號詔	一四五
未修復園田許官民戶承佃經理詔	一四五

申嚴禁約請托事詔	一四六
召崔與之詔	一四六
給兩督視府隨軍支用之費詔	一四六
特封顯祐通應惠利侯敕	一四七
特封正顯侯敕	一四七
扈斌送廣東摧鋒軍拘管詔	一四八
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第六劄子批答	一四八
明堂之禮並從省約詔	一四九
洪咨夔特與執政恩數詔	一四九
明堂赦文	一四九
令學士院降罪己詔御札	一五〇
求直言詔	一五〇
崔與之未至命鄭性之李鳴復時暫協力贊治詔	一五一
推恩胡斌趙師檟後詔	一五一
留喬行簡御札	一五一
誠諭士大夫詔	一五二

令侍從等條陳防邊方略詔	一五二
存撫江北流民詔	一五三
協惠夫人加封昭慶敕	一五三
權罷天基節集英殿大宴詔	一五四
覺察彈奏監司守令措置會子不職事詔	一五四
賑濟淮襄避地流民詔	一五五
宣繒所進即位事宣付史館詔	一五五
張順屈伸等以功轉官詔	一五六
趣召崔與之手札	一五六
改元推恩民戶軍兵詔	一五七
別之傑等募兵守邊詔	一五七
召崔與之詔	一五八

全宋文卷七九七〇

宋理宗 五

李仙等贈官詔	一五九
田興隆特與轉一官詔	一五九

與崔與之詔	一六〇
賑恤京城被火者詔	一六〇
以火求直言詔	一六一
盛暑錄囚詔	一六一
李壽朋奪三官建昌軍居住御筆	一六二
建內小學詔	一六二
以日食令學士院降詔御筆	一六二
以日食避殿減膳詔	一六三
食既令百官勿稱賀詔	一六三
免天基節上壽大宴詔	一六三
召崔與之詔	一六四
王燭除提轄左藏庫制	一六四
誠飭臣僚詔	一六五
薦才詔	一六五
獎諭史嵩之等詔	一六六
令學士院降德音於蜀淮西詔	一六六

賜游似等詔 一六七

賜殿試詳定官趙與權等詔 一六七

答喬行簡等奏詔 一六七

霖雨不止求直言詔 一六八

令後省看詳中外臣僚所上封事詔 一六八

趙希言贈資政殿大學士賜諡忠憲詔 一六八

獎諭安豐守杜杲御札 一六九

罷天基節上壽及大宴詔 一六九

申嚴科抑之禁詔 一七〇

誠諭中外臣僚詔 一七〇

四川赴銓人年二十以上者免試詔 一七〇

令學士院降詔誠諭監司帥守詔 一七一

以災誠諭中外臣僚詔 一七一

賜喬似孫敕書 一七一

賑卹流民詔 一七二

答趙與勲奏詔 一七二

趙與權專一任責措置修築塘岸詔	一七三
崔與之特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詔	一七三
賜杜範敕書	一七三
諭諸將協力禦邊詔	一七四
募人捕蝗詔	一七五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詔	一七五
民間稅賦許以全會折納詔	一七五
覈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詔	一七六
賑饒信南康災民詔	一七六
星變令學士院降詔御筆	一七六
星變罪己詔	一七七
赦天下詔	一七七
賜史巖之詔	一七八
賜吏巖之詔	一七九
舉文武之臣詔	一七九
封融縣梁熹吳輔爲神敕	一八〇

三省樞密院印令平章掌之詔	一八〇
兩淮經寇州郡已舉未該免人令赴來年省試一次詔	一八〇
以災求直言詔	一八一
令中外言時政闕失詔	一八一
決獄詔	一八二

全宋文卷七九七一

宋理宗 六

賜制置茶鹽使岳珂御筆	一八三
禁販米下海詔	一八三
趙與權提領禁販米下海事詔	一八四
覺察重責貪贓者詔	一八四
求直言詔	一八四
民間賦輸會子事詔	一八五
舉文武才詔	一八五
史彌忠除端明殿學士詔	一八六
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從祀御筆	一八六

程顥追封河南伯制		一八七
程頤追封伊陽伯制		一八七
王安石不宜從祀孔子廟庭詔		一八八
幸學詔		一八八
賜杜範等詔		一八九
賜高定子御筆		一九〇
別之傑任責措置邊面戰禦詔		一九〇
擇清修直諒之士講授詔		一九〇
劾貪贓詔		一九一
禁宰執臺諫侍從發私書求舉削詔		一九一
玉牒所國史實錄院長官會粹史稿詔		一九一
補龍衛雲衛武衛三指揮闕額詔		一九二
令守遵通判人注郡舊制詔		一九二
禁提舉司以常平折變侵移詔		一九二
獎諭臨安府獄空詔		一九三
內地州縣官闕毋得以待次及白帖人攝職詔		一九三

作新吏治詔	一九三
諸軍請給事詔	一九四
和州無爲軍安慶府聽沿江制司節制詔	一九四
州縣官犯罪毋加杖責詔	一九四
明堂大禮從省約詔	一九五
出錢米令安豐軍修武備詔	一九五
鄧淳李海等轉官詔	一九五
明堂赦文	一九六
贈王溫武翼大夫吉州刺史詔	一九六
令六曹等長官將所管錢穀貨幣等覈實載籍上之于朝詔	一九六
旌陸氏義門敕	一九七
誠諭李曾伯詔	一九七
冬至雷電交作求直言詔	一九七
杜霆竄南雄州詔	一九八
全蜀軍事令余玠便宜施行詔	一九八
王定爲秘閣修撰葉武子直龍圖閣詔	一九八

誠約邊將毋擅興暴掠詔	一九九
賜金淵等御筆	一九九
輸納夏稅事詔	二〇〇
犒獎壽春被圍將士詔	二〇〇
撥寄椿楮幣犒水陸應援立功將士詔	二〇〇
保明補轉壽春立功將士詔	二〇一
項安世特贈集英殿修撰詔	二〇一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詔	二〇一

全宋文卷七九七二

宋理宗 七

求直言詔	二〇二
禁大臣薦進臺諫詔	二〇二
殿中侍御史鄭杲言宰相不能久虛批答	二〇三
誠飭百官詔	二〇三
見謫籍人放令自便詔	二〇四
綏撫中原遺民詔	二〇四

詔中外臣庶指陳闕失御筆	二〇四
禁科糴詔	二〇五
戒吏貪虐預借抑配詔	二〇五
陳畏集英殿修撰葉武子秘閣修撰詔	二〇五
贈恤王雲等詔	二〇六
造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詔	二〇六
王萬特贈集安殿修撰詔	二〇六
日食避殿減膳御筆	二〇七
賜徐元杰劉漢弼家田五百畝新楮五千緡詔	二〇七
申嚴預借重催取贏抑配之禁詔	二〇七
日食令中外講求實政詔	二〇八
日食令百司講行闕政詔	二〇八
強兵裕財事詔	二〇八
諭經筵講讀官章鑑敕	二〇九
胡安之等爲迪功郎本州學教授詔	二〇九
旌賞經明行修之士詔	二〇九

倪政等贈官恩賞詔	二一〇
諸生束帛不必控辭詔	二一〇
太學土地正顯昭德侯特封正顯昭德文忠侯詔	二一〇
傅實之林公遇特改京秩詔	二一一
貢舉崇實黜浮詔	二一一
加封會稽縣曹娥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勅	二一一
曹娥父曹盱封和應侯敕	二一二
曹娥母封慶善夫人敕	二一二
蔡杭該恩轉奉議郎誥	二一三
在籍諸生赴來年省試一次詔	二一三
陳隆之等推恩詔	二一四
戒勵臣庶御筆	二一四
方大琮辭免差知隆興府不允詔	二一四
戒諭大臣詔	二一五
聖節戒勅烹宰詔	二一六
賜吳潛等詔	二一六

周子鎔改朝奉郎詔……………二二七

檢正都司協力自公詔……………二二七

魏夢極吳焱各鑄兩資詔……………二二七

除趙葵督視江淮軍馬制……………二二八

錄繫囚詔……………二一九

賜趙葵辭免不允詔……………二一九

釋繫囚詔……………二二〇

中外臣僚士民直陳過失詔……………二二〇

收瘞遺骸詔……………二二一

節制都統司事詔……………二二一

不許辭免除授詔……………二二一

宇文景訥贈官詔……………二二一

令監司守臣講荒政詔……………二二一

全宋文卷七九七三

宋理宗 八

刪改赦條詔……………二二三

黃端卿進官三秩詔	·····	一二三
權免天基節大宴詔	·····	一二四
程九方特補迪功郎詔	·····	一二四
賜趙葵詔	·····	一二四
泗州解圍立功將士推賞詔	·····	一二五
追贈田智潤父子詔	·····	一二六
勉留趙葵詔	·····	一二六
明堂並從省約詔	·····	一二六
太常寺奏請景靈宮行事日乞更定後殿饗禮拜跪之數答詔	·····	一二七
誠約三省樞密院六部寺監遵守自來條法詔	·····	一二七
趙葵進三秩詔	·····	一二七
特轉趙葵三官制	·····	一二八
贈趙葵辭免不允詔	·····	一二九
除陳韓等官詔	·····	一二〇
賜護國龍祠額詔	·····	一二〇
趙葵辭轉三官答詔	·····	一二一

林炎奪官三等押出國門詔	一二三一
賑給軍人詔	一二三一
誠諭沿江制帥勸民耕種詔	一二三一
它山廟神特封善政靈德侯詔	一二三一
昌國英感廟神特封靈濟侯詔	一二三一
拜趙葵右丞相兼樞密使制	一二三三
賜趙葵辭免不允詔	一二三四
決獄詔	一二三五
鄭清之辭免太師奏答詔	一二三五
日食避殿減膳徹樂詔	一二三五
大茅君加封太元妙道冲虚聖祐真君敕	一二三六
中茅君加封至道冲静德祐真君敕	一二三六
小茅君加封微妙冲惠仁祐真君敕	一二三七
答右丞相趙葵奏乞收回成渙退伏田里詔	一二三七
給步軍司米官會贍軍詔	一二三八
宣諭趙葵赴闕詔	一二三八

呂文德進官二等詔	二三八
嚴軍民銷鑿見錢私鑄銅器之禁詔	二三九
風厲中外上言事詔	二三九
討論趙孟啓就學事詔	二三九
禁滯獄詔	二四〇
丘岳特進一秩詔	二四〇
賜董槐等詔	二四〇
結保糾察銅錢泄漏僞會充斥詔	二四一
趙葵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詔	二四一
吳淵除資政殿學士詔	二四一
兩淮極邊作邑人令監司引試書判詔	二四二
萬文明爲江淮都統制詔	二四二
賑濟被水患郡邑詔	二四二
賈似道進官一等詔	二四三
令逐州於每舉待補人數內分額之半課試詔	二四三
誠約兩淮都統司主兵官行罰詔	二四三

全宋文卷七九七四

宋理宗 九

趙葵授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詔……………二四四

令淮西提舉李士達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路山寨詔……………二四四

太傅左丞相鄭清之再乞歸閒答詔……………二四五

余玠進官二等詔……………二四五

令諸路漕臣守臣體訪民間疾苦詔……………二四五

公卿大夫百執事各揚其職詔……………二四六

監司郡守被劾斥令以次官隨詔……………二四六

賑濟江浙流民詔……………二四六

獎諭獄空詔……………二四七

李皇賜謚文肅詔……………二四七

方逢辰補承事郎授平江軍簽判誥……………二四八

禁諸道制總監司州郡以堂除部注之闕攙越申辟詔……………二四八

賜殿前司步軍司會子絹有差詔……………二四九

袁商等進秩詔……………二四九

趙以夫劉克莊修纂國史事詔	二四九
吳淵轉兩官御筆	二五〇
蜀立功將士速與具奏推賞詔	二五〇
禁戢關節之說詔	二五〇
林光世以禮津遣赴闕詔	二五一
皇弟貴議教授官官屬推恩事詔	二五一
六陵四攢宮修奉告遷神御合行事務詔	二五一
明堂大禮賜鄭清之詔	二五二
李曾伯除寶謨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御筆	二五二
賑濟都民詔	二五二
賑恤江東湖南福建二廣災傷瘡癘處詔	二五三
賜謝方叔御札	二五三
吏部四選以下刷具應干淹滯名件詔	二五四
刺填殿步司軍兵歿故累重之家子弟詔	二五五
差辟襄蜀兩淮等州郡闕官詔	二五五
諸路帥閫守臣講明禦敵區畫詔	二五五

團結隊伍以禦敵詔	二五六
戒飭僥倖姑息之弊詔	二五六
釋繫囚詔	二五七
令臨安府如儀修葺諸王公主妃嬪保母攢所詔	二五八
兩浙淮東提舉司所部闕官於正官內差權詔	二五八
處置疫癘州縣絕世人戶財產詔	二五八
吳潛辭專任楮幣之責答詔	二五九
諭宰執詔	二五九
誠諭臺諫詔	二六〇
書史彌遠碑銘詔	二六〇
遣使分郡賑恤詔	二六一
徐霖除職予郡御批	二六一
萬文勝特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兼武安軍節度使詔	二六二
令諸路守臣到任條奏便民事及四方利病詔	二六二
李伯玉降兩官放罷詔	二六二
臨安府火令臣僚直言朝政闕失詔	二六三

都省言本朝自中興以來依海建都其神合該大祀答詔	二六三
付臺長令轉諭程元鳳御劄	二六四
蔡杭除江東提刑誥	二六四
蔡杭除直秘閣依舊江東提刑誥	二六五
蔡杭除司封員外郎誥	二六五
蔡杭國子祭酒誥	二六六

全宋文卷七九七五

宋理宗 一〇

建安郡王爲皇子御批	二六七
立建安郡王孜爲皇子改賜名禕詔	二六七
久在遷謫臣僚令自便詔	二六八
賜陸德興等詔	二六八
戒諭臣僚詔	二六九
追贈王趙敕	二六九
令備蜀邊詔	二七〇
方逢辰除正字誥	二七〇

增封邵武縣惠應廟神敕……………二七一

改封昭寧慈應聖懿英淑妃敕……………二七一

特封靈惠公孚濟公敕……………二七二

封廣順衍慶善利淑安夫人敕……………二七二

賜楊次山等謚詔……………二七三

鄭清之葬事詔……………二七三

改靈濟侯爲善應侯敕……………二七四

程起龍特補登仕郎詔……………二七四

二廣貪吏勿令再任詔……………二七五

方逢辰除校書郎誥……………二七五

擇田給邊兵以耕詔……………二七六

答董槐詔……………二七六

令李曾伯進司夔路詔……………二七六

蠲近邊州郡租賦三年詔……………二七七

懲貪詔……………二七七

趙葵乞申溧陽居止之命庶便驅策御批……………二七八

有司討論皇子行冠禮典故以聞詔	二七八
誠約近戚不得干請詔	二七八
呂文德主京湖職事詔	二七九
皇子祺講明學業詔	二七九
犒賞安西堡軍民詔	二七九
皇子忠王擇日出閣御批	二八〇
湖南提刑趙嘉慶鑄秩罷任御筆	二八〇
蔡杭轉朝請大夫誥	二八一
方逢辰轉宣教郎誥	二八二
它山遺德廟神特封善政侯敕	二八三
尤煊半月一赴經筵進讀詔	二八三
收換敝楮詔	二八四
方逢辰除秘書郎誥	二八四
世忠廟神特封廣烈孚佑顯應忠惠侯誥	二八五
董槐程元鳳輪日當筆詔	二八五
勉留丞相謝方叔御劄	二八六

蔡杭權工部侍郎誥	二八六
諭董槐程元鳳御劄	二八七
贈蔡杭祖元定太子少傅誥	二八八
贈蔡杭祖母江氏新興郡夫人誥	二八九
贈蔡杭父沈太子少師誥	二八九
贈蔡杭母翁氏宜春郡夫人誥	二九〇
贈蔡杭繼母劉氏齊安郡夫人誥	二九〇
蔡杭妻吳氏封新安郡夫人敕	二九一

全宋文卷七九七六

宋理宗 一一

厲文翁赴淮邊副閫詔	二九二
犒賞殿步司教閱精勇軍詔	二九二
獎諭四明蠲賦稅詔	二九三
戒諭臣庶詔	二九三
吳淵許便宜用事詔	二九四
革捨法用例等事詔	二九四

決繫囚不得淹延詔	二九四
推賞士兵停免科征詔	二九五
賜陳顯等詔	二九五
誠諭趙子秀趙崇潔詔	二九五
誠諭三學諸生詔	二九六
贈蔡杭父元定少傅誥	二九六
贈蔡杭祖母江氏信國夫人誥	二九七
贈蔡杭父沈少師誥	二九七
贈蔡杭母翁氏安國夫人誥	二九八
贈蔡杭繼母劉氏成國夫人誥	二九八
封蔡杭妻吳氏東陽郡夫人敕	二九九
程元鳳辭免恩命答詔	二九九
程元鳳辭免進封恩例批答	三〇〇
程元鳳條陳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循法謹微審令八事答詔	三〇〇
太學土地神特封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敕	三〇一
諸閫屬官帳前武臣不許帶行內職詔	三〇一

申嚴學法戒飭諸生詔	三〇一
正特奏名御試以武功資帖比折陞甲陞等詔	三〇二
誠約四川制司嚴禁部屬誅求詔	三〇二
戒臧吏詔	三〇三
錄用勳裔詔	三〇三
蔡杭除職予祠詔	三〇四
禁以私怒寄收人于縣獄詔	三〇四
獎諭荆閬吳淵敕	三〇四
程元鳳辭免提舉編修不允詔	三〇五
戒羣臣詔	三〇五
決獄詔	三〇六
吳潛轉一官制	三〇六
寧國府守臣申吳潛起發時日詔	三〇七
獎諭四川軍民御筆	三〇七
崇封大嶽太和山誥	三〇八
侑配高宗詔	三〇八

世忠廟神特封忠烈顯惠公誥	三〇九
除放百姓緡錢御筆	三一〇
誠諭宰執臺諫御筆	三一〇
世忠廟神封忠烈顯惠靈順善應公誥	三一〇
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賈似道御筆	三一
王應麟除國子錄制	三一
賈似道進官三等詔	三一

全宋文卷七九七七

宋理宗 一一

臺臣遷他職輒出關以違制論詔	三三
蔡杭宗祀該恩加食邑誥	三四
加贈蔡杭故父沈永國公誥	三五
贈蔡杭故母翁氏衛國夫人誥	三五
贈蔡杭故繼母劉氏福國夫人誥	三六
皇子忠王授兩鎮節度使制	三六
戒諭恤民詔	三七

禁三衙及江上諸軍從軍職事等人以任子雜流非泛補授詔	三二八
蔡杭轉榮祿大夫右丞相誥	三二八
呂逢年點視四川隘寨詔	三一九
禁約諸軍擾民詔	三一九
避殿減膳詔	三一九
答程元鳳因旱乞罷政不允詔	三二〇
答程元鳳因旱祈退不允詔	三二〇
勉留程元鳳災眚求退御劄	三二一
答程元鳳第二辭免不允劄	三二一
答程元鳳第三辭免不允劄	三二二
賜程元鳳詔	三二二
思應往播州修築關隘詔	三二三
答程元鳳詔	三二三
答程元鳳祈閑不允詔	三二四
答程元鳳祈祠不允詔	三二四
答程元鳳再乞祠不允詔	三二五

答程元鳳祈補外不允詔	三二五
答程元鳳乞予郡詔	三二六
答程元鳳辭免判福州詔	三二六
旌賞高達等詔	三二七
王應麟除武學博士制	三二七
禁饋賂詔	三二八
吳潛轉一官御筆	三二八
賜吳潛轉行一官再任學士院制	三二八
收換出城弊楮詔	三二九
蜀中將帥與序升詔	三三〇
賑濟流民詔	三三〇
撫諭諸閩御筆	三三〇
再賑淮民詔	三三一
戒約州縣毋得虐民詔	三三一
改開慶元年詔	三三一
戒諭群臣奉公詔	三三二

諭蒲擇之馬光祖戰守事詔	三三二
犒蜀師詔	三三三
呂文德進官三等詔	三三三
呂振龍等竄遠郡劉清卿轉一官詔	三三三
賜張鎮等詔	三三四
王登特贈官五等詔	三三四
出內庫楮幣助邊費詔	三三五
誠飭諸路提刑司詔	三三五
王應麟除太常主簿制	三三五
除馬光祖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使制	三三六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三三七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三三七
復呂好問集英殿修撰依所乞致仕制	三三八

全宋文卷七九七八

宋理宗 一二

賑糶湖北諸郡詔	三三九

撫諭軍民御筆	三三九
獎諭呂文德御筆	三四〇
獎諭賈似道御筆	三四〇
四川選人事詔	三四〇
吳潛進封崇國公御筆	三四一
吳潛特進封崇國公制	三四一
令兩浙郡縣守倅令佐祈晴詔	三四二
勉諭諸將御筆	三四二
沈炎往沿江制副司督趣調兵詔	三四三
令侍從臺諫等集議詔	三四三
出楮幣銀絹付宣司支費詔	三四三
令學士院降詔避殿減膳徹樂御筆	三四四
賑恤蜀民詔	三四四
旌賞呂文德等詔	三四四
獎諭四川軍民御筆	三四五
賑恤江北南岸驚移百姓詔	三四五

免四川來歲進貢天基節銀詔	三四五
招諭被擄之人及土豪詔	三四六
令學士院降詔求直言御筆	三四六
令閤門引見夏貴詔	三四六
免天基聖節稱觴賜宴詔	三四七
獎諭朱廣用敕	三四七
獎諭賈似道御筆	三四八
方逢辰除著作郎誥	三四八
獎諭鄂州戰守將士詔	三四九
夏貴兼黃壽策應使御筆	三四九
夏貴進福州觀察使詔	三五〇
趣賈似道赴闕詔	三五〇
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賈似道御筆	三五〇
郊勞賈似道於都城外詔	三五一
授馬光祖資政殿大學士制	三五一
獎諭馬光祖賜金幣詔	三五二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三五二
朱熠專任財賦皮龍榮專任獄訟詔	三五三
用人御筆	三五三
責罰李虎詔	三五四
郭濬進官一等詔	三五四
立忠王爲皇太子御筆	三五四
立皇太子詔	三五五
禁移易窠名輒行獻羨詔	三五六
諭諸生御筆	三五六
立皇太子冊文	三五七
皇太子每遇昕朝令侍立御筆	三五八
舉孝廉詔	三五八
命程元鳳往吳門監糴御劄	三五九
再命程元鳳往吳門御劄	三五九
程元鳳疏奏請罷脩明米并和糴乞減數批答	三五九

全宋文卷七九七九

宋理宗 一四

明堂赦文……………三六〇

臺臣劾黨丁大全吳潛者御筆……………三六一

責何時修御筆……………三六一

諸路監司躬親巡歷州縣裁決獄囚詔……………三六二

來年正月擇日令皇太子謁拜先聖御批……………三六二

審勘不決之獄詔……………三六二

殿最監司郡守劾貪詔……………三六三

賑給鰥寡孤獨之民詔……………三六四

太學忠顯廟神岳飛封忠文王敕……………三六四

太學忠顯廟佐神張憲等封侯敕……………三六五

方來特賜金帶詔……………三六五

獎諭馬光祖築宜城詔……………三六六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三六六

呂文德進太尉詔……………三六七

授馬光祖觀文殿學士制……………三六七

三省討論公主下嫁禮典例以聞詔	三六八
公主下嫁事詔	三六八
以災修省御筆	三六九
武臣不許自陳功勞詔	三六九
程元鳳申免吳門監糴不允詔	三六九
賑濟浙右災民詔	三七〇
戒官司毋得拘勒客販廣米詔	三七〇
以災討論刑獄及軍民合寬恤等事詔	三七〇
修設醺席諭天下詔	三七一
慈憲夫人族昭孫之女擇日入內參見詔	三七一
獎諭馬光祖手詔	三七二
趣還程元鳳經幄御旨	三七二
答程元鳳奏詔	三七三
出楮幣賑都城軍民詔	三七三
賜賈似道第宅家廟詔	三七三
賜馬光祖詔	三七四

量移丁大全吳潛黨人並永不錄用詔	三七四
獎諭陳瓘等詔	三七五
賈似道乞罷賜第宅家廟答詔	三七五
賈似道乞辭建家廟答詔	三七五
賜楊棟等詔	三七六
劉垵除寶章閣待制致仕詔	三七七
賜李瓘節鉞詔	三七七
諭程元鳳詔	三七七
程元鳳疏乞外祠御旨	三七八
皇帝舊名一字勿復避詔	三七八
申嚴叙理等事詔	三七八
覺察州縣官貪狀詔	三七九
文武臣陳乞叙復詔	三七九
撥田隸淮東總所以助軍餉詔	三七九
蠲紹興府火災之民所貸錢詔	三八〇
蠲諸路州縣折納苗幣詔	三八〇

全宋文卷七九八〇

宋理宗 一五

令侍從等舉才詔	三八一
吳潛丁大全黨與遠者量移近者還本貫詔	三八一
虞慮張晞顏與在外差遣詔	三八二
討論官買踰限之田詔	三八二
買官田法俟秋續議施行御批	三八二
買踰限田當始於浙西詔	三八三
封劉錡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詔	三八三
截撥呂文德帑府所積二百萬充今年制總羅本詔	三八四
王應麟除行太常博士制	三八四
吏部具諸路見闕知縣許人指射詔	三八四
封靈澤孚濟侯敕	三八五
呂師夔特與換朝奉大夫詔	三八五
賈德生特叙復元官予祠詔	三八六
文武官因風聞致罪許申理于朝詔	三八六

呂師夔往沿江閱視屯兵營屋詔	三八六
羣臣五日一輪對詔	三八七
皇太子講讀事詔	三八七
諸路憲司索上所部州軍大辟獄案詳情論決詔	三八七
誠約州縣刑獄不許慘酷箠楚詔	三八八
巢軍使從沿江制司節制詔	三八八
崇經術考德行詔	三八八
沿江兩浙制帥監司不許差軍功借補挾術遊謁等人權攝詔	三八九
禁約都司詔	三九〇
申嚴州縣斛面之禁詔	三九〇
賜管景謨會子三十萬詔	三九〇
講行鄉飲酒儀詔	三九一
再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三九一
却還安南所進象及華靡之物詔	三九二
選差廉能官分司管幹公田所諸莊砧基詔	三九二
申嚴入宿之制詔	三九二

勉諭王鑰洪天錫赴闕詔	三九三
申嚴祖宗戒飭臧吏之制詔	三九三
王應麟除行秘書郎制	三九三
彗出令中外臣僚直言詔	三九四
出封樁庫會子賑恤軍民詔	三九四
令侍從兩省舉堪充監司郡守者詔	三九四
答賈似道乞祠御筆	三九五
爲士人上書劾賈似道宣諭檢院敕	三九五
誠約秋試作弊詔	三九六
師在輿別與差遣詔	三九六
方逢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誥	三九六
革楮幣詔	三九七
賜朱貔孫手詔	三九七
求醫詔	三九八
大赦文	三九八
封廣惠侯敕	三九九

廣西靖江屯田詔	三九九
錄用勳臣後手詔	三九九
請曇印禪師說法詔	四〇〇
柴中行贈寶章閣待制敕	四〇〇
行太社令程源改官制	四〇一
京西招撫司義士軍正將兼統領程崧補進武校尉敕	四〇一
賜盧孝孫御劄	四〇二
賜奕昌敕	四〇二
封顯忠侯敕	四〇二
封忠翊侯敕	四〇三
敕封梁熹忠祐侯吳輔顯義侯制	四〇三

全宋文卷七九八一

宋理宗 一六

敬天圖序	四〇四
御題吳越錢氏族譜序	四〇七
書家語賜守臣	四〇七

緝熙堂記	四〇八
復古殿記	四〇九
資善堂記	四一〇
天竺廣大靈感觀音殿記	四一〇
謹刑訓廉二銘	四一二
謹刑銘	四一二
訓廉銘	四一二
牧民銘	四一三
字民銘	四一三
仙林寺鐘銘	四一三
字民訓	四一四
訓守臣十二條	四一四
道統十三贊 并序	四一五
伏羲	四一五
堯	四一五
舜	四一五

禹	……	四一六
湯	……	四一六
文王	……	四一六
武王	……	四一六
周公	……	四一六
孔子	……	四一七
顏子	……	四一七
曾子	……	四一七
子思	……	四一七
孟子	……	四一七
曾子贊	……	四一八
閔子贊	……	四一八
商子贊	……	四一八
伯子贊	……	四一九
冉子贊	……	四一九
冉子贊	……	四一九

漆雕子贊		四二〇
漆雕子贊		四二〇
公西子贊		四二〇
任子贊		四二一
公子贊		四二一
鄔子贊		四二一
樊子贊		四二二
巫馬子贊		四二二
商子贊		四二二
子彊贊		四二三
子蔑贊		四二三
秦子贊		四二三
施子贊		四二四
公祖子贊		四二四
縣子贊		四二四
顏子贊		四二五

公西子贊 四二五

燕子贊 四二五

狄子贊 四二六

樂子贊 四二六

公子贊 四二六

孟子贊 四二七

上天竺大士贊 四二七

靈隱千佛贊 四二七

真武像贊 四二八

詣武夷大王峰祈嗣遏虜文 四二八

全宋文卷七九八二

陳淳祖

新建鹽倉記 四二九

新置社倉記 四三一

廬山橋南題志 四三二

烏石山題名 四三二

曾 黯

宋故夫人石氏墓銘 四三三

趙希嬰

見日庵記 四三五

趙希璜

香山重修北極觀記 四三六

孫炬卿

備急灸方序 四三七

釋了惠

日本國丞相藤原公捨經記 四三九

張至龍

雪林刪餘序 四四〇

徐敏子

還珠洞題名 四四二

王 夷

周易參同契解後序 四四三

王世傑

新昌重建講堂記 四四四

先賢祠記 四四五

王景齊

觀德亭記 四四六

樵川樵叟

慶元黨禁序 四四八

黃應德

宜州鐵城記 四四九

宜州鐵城頌 并序 四五一

全宋文卷七九六二

羅 椅 一

羅椅（一二〇四——一二七六），字子遠，號澗谷，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博學能文，精於辭賦，又就饒魯習朱熹之學。後以四賦舉漕司，年五十三登寶祐四年進士第。歷官長沙教授、信豐宰，擢京權提舉、朝請大夫。將拜監察御史，爲賈似道所抑。曾爲書謂似道一日立朝，虜有一日之幸。文天祥起兵勤王，開府南劍州，又以家資助軍。德祐二年卒。著有《澗上委稿》，編有《放翁詩選前集》。見所撰《祭長子二十郎文》，《寶祐四年登科錄》（作四十三進士及第），明人羅洪先《族祖樞院府君傳》（《澗谷遺集》卷首附）。今本《澗谷遺集》三卷，爲明人羅洪先所集。本書以豫章叢書本爲底本，校以民國六年廬陵羅嘉瑞刻本，分爲二卷。

渾天儀賦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爲其綱，孰爲其主？此古之神人駕風鞭霆，游乎寥廓

而不得其說，況可以管窺而蠡覷？雖知巧之有作，亦彷彿其行度。雖然，彼以彷彿言之，我以彷彿賦之，可乎？粵自唐虞，義和具職，璿璣玉衡，粲然典籍。何三代以來，其說不一？宣夜以泯滅而不得傳，周髀亦參差而未密。渾然造制，超乎獨出。夫何秦亂天紀，此道湮蕪？事之謬而旌旗尚黑，時之悖而十月歲初。鼃聲紫色，□爲閏餘。漢興百年，稍稍復初。始經營於洛下，復量度於鮮于。迨至永元，範銅益巧；豈期開皇，鑄鐵仍迂。偉淳風與一行，垂百世之宏謨。紛紛五代，猶存王朴。後出愈工，東都制作。三議相成，盤糾交錯。外立三環，名曰六合。單環平置，以象地濁。天經跨地之平，而子午貫軸；地緯帶天之絃，而卯酉綴鄂。其去極之遠近，與赤道度數，皆一一其可準度。次內三辰，雙環復側。黃赤二道，由之以挈。赤道則外天緯，而列在前之度數；黃道則斜倚赤道，而爲三分之晷刻。最其內者，四游之儀。亦立雙環，以貫兩倪。直距當要以受衡，玉衡隨直距而轉移。南樞北樞，一隱一見；昏中旦中，必考必稽。激之以水，匪駛匪遲。凡抱珥薄蝕之象，飛流背缺之機，如燭照而數計，不少失於毫釐。噫，是儀也，斂之一掌，舒之彌天。蹙八萬里於尋表，括十二萬九千五百年於一丸。是老子三十輻而共一轂也，楊松五千文而起一原也。伏羲《河圖》，奇耦各變；濂溪《太極》，陰陽互根也。彼如鷄之彈，如磨之旋，又何足以擬哉？是故卿雲郁兮太史奏瑞，妖祲興兮靈臺視祥。聖人於此，極參贊裁成之道；世主因之，得恐懼修省之方。夫豈彷彿云乎哉？抑吾聞之，鄭竈猶昧於知天，魯官或譏其失日。周宣側身而旱魃消，齊景一言而熒惑失。王道明則天街清潤，君德平則皇風寧謐。是又不渾儀而渾儀，在吾心之太極。《澗谷遺集》卷二。

明堂賦

大哉明堂乎！造作經聖人之手，典章繫歷代之傳。宮室壯京師之勢，紀載備經史之編。賦詳於范文正，詩昉於班孟堅。拾古人咳唾，豈不能於敷宣？然而衆甫各喙，竊有疑焉。宗祀文王，《孝經》已載；朝會諸侯，祀禮已具。左个右个，《月令》以爲天子之居，五室九階，《周禮》以爲宗廟之數。至於大戴，乃渾辟雍以爲一；暨乎蔡邕，則合太廟而同處。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靡所不聚。宜乎袁準之譏，以是爲未可據也。人鬼混黷，死生錯雜，囚俘截耳，瘡痍流血，此爲何理，無乃謬說？况茅茨采椽，至質之物，車乘玉輅，旗建日月，無乃非類，文質無別？若夫橋門聚觀，豈冠帶之能容；大射爰舉，豈三侯之能設？誠足以破諸家之說，而流千載之惑也。且夫自古王都，其門有几。應門以前，雉門以後，明堂在焉，四尺八牖。又名中朝，爵祿所詔。何羣公不是之取，而徒議論之紛糾？噫，是未可以口舌辨也，必當證之於古。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獨非明堂之註乎？蓋古之宮室，必南向而治。故凡曰明堂者，皆其治事之所。宗廟之明堂所以享祀，而路寢之明堂所以居處，辟雍之明堂則所以絃誦饗射與夫饋醕選舉者也。故皆可以言明堂，而非拘拘然一語也。吾嘗以朱子《月令之圖》與《考工記》而參詳，粲然可證，豈云荒唐？夫所謂象木即《月令》之青陽，而象金者即《月令》之總章，玄堂者即其象水，則象火者獨非明堂乎？古者制度，多取於井，豈惟都邑與土

疆？王者宮室，蓋莫不然。故凡言明堂者取其向之南而離之乎下，此則固無東西南北之室矣，又何必明堂而表章哉？若乃度筵度几，曰修曰廣，可隨當代之制，豈必嚻然曰必古之是做？方今書文混一，治象明兩，三年大比而興賢，萬邦效職而來享。臨雍邦老，郊廟格饗，鹵簿之廟既設，封禪之儀將講。愚敢獻明堂之一賦，而振千載之遺響。《澗谷遺集》卷二。

與危驪塘論詩

江空歲晚，春在梅梢，某邱某水，清風淑雲，切惟履候多福。某竊伏窮山，聞先生舊矣。意其清名載世，若懸流半空，絕澗萬壑，自非飛仙不捕影，豈意不肖無似亦獲俎豆於起予之列？瑰辭瑋語，數千百言，句爲之端確，字爲之敲推，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某之驚怯，安敢以詩鳴，獨以少而好賦，不免五言六韻之作，遂因習爲詩。嘗妄意以爲作詩如挽強弩，寧過於機，毋不及於機。過則俯而就之也易，不及則正而至之也難。故用意必深，欲自深而造平淡；下語欲健，欲自健而造渾成。此其本意也。然天分有限，力摠不前，求深而得晦，求健而得不馴。微夫子之發吾蒙也，不知詩道之坦夷也。外證已解中尚強，玉女于成，不能不於先生是望。《澗谷遺集》卷二。

與葛山詩人論詩

白煒受代，江湖雁來。恭惟讀書懷古，山靈相之，文候清勝。某曩荷惠書，足紉記存。爾後無由附字，惟有向注。今日又得教書，欣慰如對。書中近況甚詳，足見介然自守，俗不能移。但山谷詩云：「俗裏光塵合，胸中涇渭分。」劑量似乎較是。伯夷、叔齊凜凜千古，然想是扣馬之後作此決裂事，平日與他人交際未必盡然。若事事盡然，則其餓死久矣，未必到首陽時節也。寄詩荷推許大過，不敢當。兩篇次聯皆有悠然之味，而精神不緊。自序儘用得詩，未敢以爲盡。然「西麓」則鍛鍊太過，「光文」則又微失之不及，此其所以未唐也。屏棄江西，乃年來江西不得時，故爲人所輕嫻。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有不可及。文山云：「元和以後無詩。」某近報之云：「代代有詩，人人有詩，國無詩則無脉，人無詩則無性情。國有盛衰，故詩有大小；人有智愚，故詩有工拙。急筆至此，不暇詮次，餘幾珍護。」《澗谷遺集》卷二。

回立雪論詩

赤煒垂末，涼在紅蓮。招月東梅，穿雲壺山，冷菰寒玉，清澈一世，台候動履多福。椅每讀「草

堂經行」句，知其味而不知其所以味。由二三月以來身履之，真成畫出，其妙至此。立雪溪山草木一無恙，殆未必信草堂此味也。前某姪歸自竹下，知愛子琴書來鳳山，甫欲候伺，翠裾颯然銜清帖過之，欣幸何極。孟光妙齡秀出，意趣謙融，不可多得，令人發吾兒豚犬之歎。政擬聽教，乃知歸侍意濃，旦夕再至未晚。邵子以「寅爲開物戍閉物」，今正小小開閉之時，去戍甚遠，會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某年益老，偃偃於世，持白頭將安歸？六月無故遭一訟，訟甫畢，又一奇訟，皆累於延福人，鄭公鄉固應爾耶？發一粲。紙短意長，仰干丙在。《澗谷遺集》卷二。

謝曾景建惠金陵百韻

薰風披物，草木扶疏，蕙帳藥房，獨抱古心。某昨歲奉書，茲月得報，又辱清和以寵光之嵯峨，如九疑之雲映徹，如瀟湘之波瀏然休然，不知其爲渺隔千里而半面未嘗見也。《金陵百詠》，拜賜拜教。黍苗離離，麥秀芄芃，弔古宮於荒畦，撫頽城於野草，僕悲馬懷之歎，至《百詠》極矣。鼎鼎百年，身逝影滅，雖富貴優極者亦淪入塵埃冥冥中，惟賢人君子之遺躅，騷人墨客之賦詠，跡愈陳而愈新，愁益久而益苑結也。今景建未老，距南渡尚未遠，而讀之者已淒然若無所容，不知千載撫此卷者當如何耶？又不知景建是何肺腑，能辦此等惱人言語於千載之上耶？二絕題卷末，萬萬不能發揚，亦表聲氣之同耳。《澗谷遺集》卷二。

與劉書臺求館隱處讀書書

某自顛沛以來，僅能以羊毛筆點突煤，幸恕崖略。某別後忽忽一年，一年之間何所不有，欲棄捐勿復道，奈何其棄捐也？欲卒言之，尚需更僕九縣。雖昏塞方寸，自澄虛日用工夫間，神超心得，何嘗目擊，一警老退？某慨思東都鼎沸，假息無所，而幽之虞、荆之表，各以其力遮蔽。一時人士虞之日淺，若表所主，班班可見。近而孔明耕其野，遠而仲宣倚其樓，士生其間，尚藉以立脚。小人居所，東距馬跡不一舍，震於北亦如之，南則八九長亭，遊龍之騎，一食頃可至。旄倪之盼盼焉，脇不著席數月矣。雅聞自郭村以西四塞以爲固者，登嘯處可得尋否？有黎山人至上邑，有所訪，因俾導意，叨一隱處，倘有可使，歡顏深願自託。《澗谷遺集》卷二。

伍誥復祠

鄉前輩伍公誥字醇甫，治平四年進士第五人，以操行職業爲王荆公所薦。久之，除四宮院教授以歿。歿而祀於安成學宮，已而中廢，廢而今復，祀于時縣，俾公之孫紹宗主祀事。紹宗述其祖德數百言，大略以爲公雖受知半山，然清不與新經、《字說》之議，濁不與青苗、保甲之科，舂容其間，寧

甘僚底以死，若以是自異於一時影附之流者。余曰：不然，不與可也，與亦奚不可？程子有云：「新法既行，小人以刻薄害天下。向使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其害，應不至烈。」是則程子之於青苗且欲平其爭矣。竊意伍公之在當時，萬不爲刻薄之小人，安知其不爲程子也？涪翁詩有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是則涪翁於新經又欲采其妙矣。竊意伍公之在當日，萬不爲用短之諸生，安知其不爲涪翁也？不與可與，亦奚不可，顧在我何如耳。書以諗紹宗，或能操爾祖之志云。《澗谷遺集》卷二。

蘭皋集跋

咸淳十年三月

以字以句以聯觀詩，不若以趣觀詩。字、句、聯，驪黃也；趣，驪黃外也。識詩之趣，然後識詩之用。涵用於體，然後謂之詩。「山中雲出雨太虛」，此五峰翁所以進紫陽夫子之意。讀吳君元倫《蘭皋編》，體而用者，與山居之什、虛谷之什，閤而章，藏而顯，鬱而不積，怨而不瘁，糅今古，惜時日，不得已而付人間事于難言，使見之用，厥用溥矣。雖然，「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此紫陽後來所造也；體自昭然，用在何許？元倫更參之，則紫陽必自考亭而返君東家云。咸淳甲戌季春之朔，廬陵羅椅書。《蘭皋集》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策問

《河圖》五十有五，爲先天八卦之張本；《洛書》四十有五，爲《洪範》九疇之根源。羲畫道貫三才，禹《範》法垂萬世。千古而一日，有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試相與求之。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河圖》之文也。九前一後，三左七右，《洛書》之文也。《圖》、《書》之位與數皆不同，而同於以五居中，何耶？河出《圖》而八卦畫，羲《易》也；洛出《書》而九疇叙，禹《範》也。《圖》、《書》之出，時有先後。或援《大傳》之言，而謂《圖》、《書》皆出於伏羲之時，孰爲信歟？《河圖》之位，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而伏羲之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羲畫果何所則於《河圖》歟？龜負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大禹之疇，五行五事，至於庶徵五福，《洪範》果何所則於《洛書》歟？或謂泥《圖》、《書》不足以知《易》、《範》，拘象數不足以盡《圖》、《書》，不知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所則何事歟？天乃錫以《洪範》九疇，其所錫者何道歟？寥寥千載間，濂溪周子者出《太極》一圖，闡羲畫未盡之蘊，宣孔傳不盡之言，無極而太極，其說自一而起也。羲《易》以有而生，周《圖》自無而生，何耶？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兩儀生四象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復》《姤》出入之機也。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人極立，非立人道之仁義乎？擬聖而作，無以講爲也。至康節邵氏《皇極經世書》，或者謂子雲《太玄》爲文王後天之匹，康節《皇極經世》爲伏羲先天之嗣，不知《皇極經世》所以跨子雲而嗣伏羲者安在乎？《觀物》六十二篇，以日月星辰爲主，自始至終不離乎四，其說自四象而起也。以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果何所本乎？天生乎動，地生乎靜，即乾坤闢闔之理也。謂暑寒晝夜變性情形體，謂風雨雷露化走飛草木，果何所據乎？至於走飛草木又有所謂感而變，性情形體又有所謂應而化，其與觀象觀法、遠取近取之義同乎異乎？以春夏秋冬爲天之四府，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亦元亨利貞之在天爲春秋夏冬，在人爲仁義禮智爾。而謂觀春則知《易》之所存，觀夏則知《書》之所存，觀秋則知《詩》之所存，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不知四時與四經所存者何在乎？以皇帝王伯如《易》、《書》、《詩》、《春秋》之體，其亦謂《易》該皇帝王，《書》該帝王伯，《詩》該王伯，《春秋》純乎伯爾；而謂虞修仁，禹修禮，至於秦穆修聖，晉文修賢，齊桓修才，楚莊修術，不知秦晉齊楚所修果若是乎？書愈備而說愈長，此皆有司平日所疑，吾黨之士強學待問久矣。盍爲考《河圖》錯綜之文，《洛書》縱橫之數，與義卦、禹疇何爲而異，周子《太極圖》、邵子《皇極經世書》與《河圖》、《洛書》何者爲同，毫釐辨析，詳著於篇，將以觀諸君子窮理之學。《澗谷遺集》卷二。

劉訥畫繪歐蘇圖贊

古之師弟子相求以道誼，後之師弟子相求以科目。使嘉祐二年而不貢舉也，則一在廬陵之南，而一在岷山之北矣，然神物英氣終不相求而已乎？唯識斗牛光芒者，可以觀此軸。《澗谷遺集》卷二。

族兄浮雲評事壙誌

淳祐己酉春正月壬戌〔二〕，有宋浮雲老人羅公卒。公諱俊，字子杰，浮雲其自號，吉安府化仁鄉人也。曾祖世奇、祖瑛、父澄、母周氏。公生於淳熙甲辰五月丁未，得年六十有六。卒之次年九月壬申，葬延福鄉小雲峰之陽，由辛向乙。配李氏。男二人：長，江西轉運司進士肩吾；次，鼎福。女四人：季蘋，適曹椿；季蘊，適鄉貢進士李嗣慶；季藻，適劉炳炎；季藻，適劉如琥。孫男女六人。諸孤收拾遺著，有詩若干篇，多赤壁風前、扶胥月下、湘水曉行之作；有歌曲若干闕，多撐豪觸貴、庚漁調釣、傷今懷古之辭；有文若干卷，多編摩考訓，紀緝賢傳之語；有竿牘若干篋，多誠齋、東山、二楊父子相與講貫規切之言。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則其先人稽古之力，世守而世業者也。公平生慷慨倜儻，好義尚氣。處心坦明，不爲深險操切，抗志高遠，不計瑣屑汙淺。累試成均不偶，晚歲倦

遊，視富貴如浮雲，嘆曰：「功名付兒輩矣。」樂天知命而考終焉。族弟椅與公友義最密，攬涕而叙其梗概，以納諸壙。嗚呼，青山白雲，萬古于茲，謹誌。《澗谷遺集》卷二。

〔二〕淳祐：原作「淳熙」。按：墓主生于淳熙甲辰，卒年六十六，據此推算，應爲淳祐己酉。今據改。

祭袁州李使君

嗚呼，士有去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昔聞其語，未見其人，今乃見之於肯堂。蓋以其身而都氣數之會，是以彌退而彌進，愈闇而愈彰。後先十載，兩筵明光。初猶金耀而水光，後乃中秘而潛郎。金華之邃，芸臺之香，啓沃之勤，規警之詳。致重瞳之屢回，共數墨而尋行。被宮衣之恩錫，快狨駟之馳翔。指大藩而偃息，加穹秩之輝煌。是蓋極儒生稽古之榮，而非徒日侈盛事於家邦。然雖細氈之上，香案之側，而鄉間疾苦，怛然隱痛，活饑之德，殆與青州富公而相望。雖大烹之養，大官之味，而角巾歸第，曾不改其藜藿之腸。嗚呼，此不可幾及，而所以爲肯堂也耶！憶昨壬戌，公將如京。其行次，且諗我世情。椅率爾而對曰：「公之今日，皆造物所以報老先生也。」瞻齊眉之未艾，公盍銳於斯行？曾幾何時，泥軾油屏。養二親于嶽麓，備人子之欣榮。迨及昨冬，公領專城。奉板輿而載道，閱竹馬之續迎。嗚呼，謂天爲非報二親耶，何由遂其迎養之樂？謂天爲終報二親耶，何

陟屺之未幾，而隕星之踵聞？青山甫廬，白雲未墳，春闈之魁，今不一存。《澗谷遺集》卷三。

祭趙信庵丞相葵

惟公名瞻華夷，勲齊宇宙。德爲天下之老，福備極中之壽。旂常銘而不盡，竹帛垂乎不朽。拜遺像之堂堂，何片辭之能究。嗚呼，回斡樞極，控提邊疆。飭蠱爲新，化弱爲強。力量如是，而成都惟八百株之桑。名騅在控，如意在手。京觀築山，金印繫斗。英概如是，而午橋別墅，方酣暢乎詩酒。五方大國，三建孤旂。酋虜仰視，怖不敢前。威重如是，而兒童走卒，相爾汝於獨樂之園。豈非踐真而履實，載厚而任重？昔人所謂五年爲之而成者，乃公一生之受用。上以是而結累聖之知，下以是而孚八荒萬里之衆。佩吾一字之符，于以貫出處而根靜動。嗚呼，過江以來，百四十春。黃耳金鉉，凡幾經綸。若夫却入手之堂印，屏當御之車茵，清風大節，凜乎蒼旻，則前惟菊坡翁，後爲信國老，外是未見其人也。是宜先帝視之，是諮是訪；嗣聖眷之，是崇是獎。雖非專委於廟堂，是亦山中之宰相。逮其思岳麓之霜鐘，憶洞庭之秋榜，乞身告歸，留莫能強。乃命家督，建節而養。是又歲晏之至榮，優游里第，直與菊坡翁而兩也。嗚呼異哉，了了去來。七十二年，康強傑魁。潭江起柁，采石銜盃。翻覆手間，仙乎莫回。嗚呼異哉，公續誰屬？長江靜夜，飈慘霧肅。人見沙頭，睽睽如燭。厥聲砰然，公亦瞑目。嗚呼異哉，公侍先皇，雲龍一堂。良月廿六，穆陵當祥，是日招公，而遣巫陽。弓

劍既遠，蒼蔡繼亡。某等守官公卿，密芘夏屋。聞公錦歸，如凍斯燠。忽看愁雲，飛墮湘曲。不見袞衣，乃見輜軸。舉觴一慟，天下無福。《澗谷遺集》卷三。

州學路祭趙丞相

嗚呼，我公歸耶，我公何歸？豕象祁連，公豈爾棲？衢列翁仲，公豈爾隨？駕風鞭霆，無志不遂。夷考平生，未遂者二。街南爲華，街北爲夷，車書混同，海宇恬熙；東阡西陌，黃雞白酒，老父泥飲，田家擊缶。進登太平，退還故鄉，公雖白雲，此志豈忘？古之偉人，有化無死。其爲景星、爲慶雲以瑞國家，抑爲和風、爲甘雨以澤田里？湘江水空，嶽麓雲橫。逝將歲歲，來拜清明。《澗谷遺集》卷三。

祭余資政天錫

嗚呼悲夫！卧龍公艱難乎千載之前，紫巖公崎嶇乎千載之後。豈一隅之蜀終不足以北向而爭天下歟，何英雄之淚常飄灑乎宇宙？嗚呼悲夫！出師之表，興元之奏，至公血誠，萬古一晝。公於兩公，是似是有。至於整敗局之枯棋而成活着，支秋風之茅屋而爲崇雷，使芻粟富十年之儲，金湯皆萬夫之

守，睨漢中之脊以讐殺函，斷匈奴之臂而遮廣右，則公之豐功偉績，殆不止於兩公之所就矣。嗚呼悲夫！中原百年，王氣消沉。未歸職方，不生豪英者，在淮之濬。天挺我公，邁世離倫。此固皇帝王伯所資以植立，天地日月所附以精神者也。不然，以書生而該軍旅俎豆於一心，以匹夫而佩華夷舒慘於一身。以瑣瑣牢籠之旦，而膺弓旌特起之禮貌；以拘拘資格之世，而被鈞樞異數之恩榮。是幾曠數十年而不一見，則我公之生，豈偶云而已哉？奈何袞未歸於東，星已殞於營！人傳觀化而悼康節，世歎無福而累伯淳。蕭條乎莘野之耒，寂寞乎磻溪之綸。將萬世之下，撫汗青而增慨者也，況門生故吏之情者乎！某骨非軒裳，心已山澤。感公憐才，加意物色。溫生之媒，甫也之客，清油之幕，金閨之籍，恩深報難，情厚意激。更期拜公華明之席，豈知哭公忠厚之宅！邱谷可移，江河無極。仰視皇天，皇天動色。嗚呼悲夫！

《澗谷遺集》卷三。

祭楊狀元

名人魁士，古有此稱。名未必魁，魁不必名。孰如蘭坡，斯二者并。詞傾洪河，筆撼巨靈。不爲靡曼，不爲微冥。不爲崖異，自然天成。下董之帷，抱盧之經。迺鍼膏肓，迺秉權衡。萬馬俱辟，孤雕屢橫。謂當青春，掇取顯榮。造物才之，百鍊始精。薰風舜廊，琅玕小呈。題名標揭，賜袍藍青。泰元曰噫，此特其徵。曾幾何時，復鎖其廳。丹心披瀝，重瞳爲明。臚傳三發，如絲之縈。掖扶以

前，一榜詫驚。嗚呼悲夫！謂公不遇耶，一虎再龍，天子之廷；前鴈後鸞，宗英之翼。金閨曉上，泥軾夕憑。補償涸轍，凌厲太清。謂公遇耶，廬山白傅，望望不來，而目斷於葱靈矣。嗚呼悲夫！紛紛索遊，焉能重輕？立鵠候門，行馬拒人。聞公在里，倒裳迎賓。薦進侯喜，吹噓子雲。客意未慊，我眉長顰。袞袞臺省，孰甘隱淪？矧持魁券，立上要津。聞公在朝，竊語所親。舌瘖莫吐，志鬱弗伸。不如其已，吾蘭堪紉。嗚呼，觀是二者，則公之處己，所謂古之先民者非耶？某之視公，峻絕業岌。別頭春風，偶爾鱗襲。向來相期，雲垂海立。于何蜿蜒，未雨先蟄？江湖隔夢，霧潦遞泣。傷哉青衫，莫睹其溼。《澗谷遺集》卷三。

祭王運使

維公桃李，幾徧天下。某之及門，乃最後者。事公雖後，德公則深。突厦萬宇，和風一襟。湘校兩年，勢略情洽。進之坐隅，示以身法。塵去玉瑩，物來鑑空。匪棘匪徐，動而適中。某之見公，不特待士。見公愛民，見公御史。見公一廉，徹底不滓；見公一勤，弗懈于位。迺繇轉輸，兼付闔鉞。曠然九郡，印以明月。維帝仗公，維公竭誠。穹班邃閣，聿正使名。公年未高，神王氣集，胡爲日斜，遽賦鵬入？一聞而驚，再聞而疑。人物渺然，世道之悲。昨秋九月，東還跪別。殷勤尊酒，兩對湘月。謂當重來，長傍簾幕。得邑差池，匪志之樂。今我不樂，而公亦仙。高吟薄命，永袖絕絃。棄

鋤出山，望旄而哭。回首三湘，幽蘭罷綠。《澗谷遺集》卷三。

祭曾子實

嗚呼！醉眠柳下，醒笑雲間，梅開雨立，桂折秋攀，少也一蒼山。屣穿海上，詩到嚴關，瘴來膚瘡，雲去髯刪，老也一蒼山。佩囊鋤菊，擁髻紉蘭，籌觥令往，探韻詩還，處也一蒼山。穴披閃怪，島僂神姦，棋邊破賊，鞍外平蠻，出也一蒼山。自形骸之外而觀，則老少出處，蹇續紛兮不相似；自形骸之內而觀，則無變衰，無假合，所謂蒼山，未嘗不千萬仞而孱顏。哀哉哀哉！舉世皆心，無君空洞；舉世皆才，無君奇縱。君而無死，則雖朱爾青、牙爾槐，抑何足爲君重也？特吾黨尚得以切磋，而後生輩猶知所歆動。奈之何萬世在前，無窮在後，而獨匆匆其間，結六十餘年之夢也。哀哉哀哉！憶歲癸丑，武林之園，濤翻人海，倏見孤鶩。挽鬚相嘲，倒醪同傳。君惜希聲，先一日而西歸；我怪鼎夫，兀左席而無言。曾未信宿，則已買櫓載旅中之骨，剪紙招江頭之魂。君爪我手至出血，我淚君袖如懸泉。豈知怪事，却後三年。再留武林，忽報君仙。嗚呼，少時交友，至君盡矣。乃知所謂獨不死者，重可憐耳，而何樂焉！哀哉哀哉！君之子吾未識，君之葬吾不聞，是而曰友，亦何取旄！詩筒雨絕，筆冢雲連。一彈《小招》，永折吾絃。《澗谷遺集》卷三。

祭彭復雅

嗚呼復雅，猶能口繪烟雲，手狀巖壑，掉烏紗以誇金精乎？猶能拾紅題韻，舉白賡詞，眠芳草以賦落英乎？猶能小舟載妓，半臂呼儔，迤別港以宿荔枝林乎？天壤中間，孰不閒適？黃埃沒誇，橫雨窘室。所贏幾何，虛喪一實。惟吾復雅，瀟洒送日。揉和古今，酌以彝鬲，文以纂組，被以箏笛。劃然斂退，主靜藏一。蓋半生江海之間，而晚乃分乎光風霽月之席。君年三十，我始君識。又三十年，交好愈密。契闊兩秋，了不聞疾。忽聞云亡，使我聲失。嗚呼！庭有三秀，堂有八表。八表奈何，老淚橫臆。想橫塘之詩魂，望孤雲其太息！南望一哀，歸撫遺集。《澗谷遺集》卷三。

祭袁仲魯

嗚呼！識揚子所奇之字，讀陳農未訪之書，補唐相梅花之賦，和晉人桃葉之詞。每濡毫而染牘，率沉着而精好。融古今於寸懷，操正變於半藁。思渾成而不窮，理泓深而獨到。士稱可詩，人曰宜誥。胡不使之要金佩玉，而僅霜葉其青衫？彼紫薇夕對者何人，而公乃欲枕藉糟邱以老耶？嗚呼悲夫！余昔從公，爛醉山城。梧桐月到，楊柳風輕。余時久鰥，莫饁余耕。公告叔父，曰是子可妻。遂

以井臼，勤公之媚。俄而悼亡，孤此偉視。嗚呼悲夫！玉水庭中，有誥未評。玉水集中，有詩未賡。如何蒼天，忽隔死生？一段風致，窅兮冥冥。撫棺大慟，猿啼鶴驚。《澗谷遺集》卷三。

祭李叔章

嗚呼，百千萬卷學古之胸，八九十年讀書之眼。胚暉乎元祐，則大小議郎之淵源；觴鰈乎紹熙，則三徑處士之編簡。外癯而中之腴，形拘而神之散。用之一時，初不見其爲欠；舍而不用，則怡然退托，曾不自知其晚。此定軒老子之純心實學，所以粹美而無可揀者也。嗚呼！世道之興，世教以行；世道之微，世教亦陵。若定軒老子之在今日，固宜草衣石質，以浮沉於斯世。然碩果所寄，豈不能爲經秦入漢之伏生也耶？奈何赤衽在天，黑氣在門，檻前蘭摧，道上玉傾。誰能遣此，未免有情。而公稊視禍福，眇觀死生，曾不以亂其負手曳杖之精明。嗚呼悲夫！而今而後，石山之巔，風清玉鳴，復有支頤躡屨，且醉且吟者乎？溪西溪東，鄰曲相從，復有說古道今，俯頭祝兒童者乎？世道靡矣，此翁已矣，我心悲矣，嗚呼悽矣！《澗谷遺集》卷三。

祭朱太博聖陶

嗚呼！勁心山峨，逸氣虹起。一貉古今，四海兄弟。度曲風前，吟詩月裏。雪壁騰拏，烏絲譎詭。山林之下，湖海之濱，孰有如古平之偉者耶？妙手承蜩，絕藝穿楊。上讀《子虛》，下稱《阿房》，墨以魁澹，科由甲香。綵衣其翩，命服斯皇。璧流之羣，金榜之彥，孰有如古平之芳者耶？三年侯泮，一旦帝所。國子誰師，博士臣愈。遂登金閨，且上璧府。望雲有思，分月而去。縉紳之儔，朝著之表，孰有如古平之遇者耶？嗚呼悲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何大車之甫駕，而幽憂疾病得以摧拉乎其間？欲天下之梁肉，而自不能以終飽；欲天下之絲枲，而自不能以禦寒。坐一堂之虛敞，對萬石之巘岼。羌雜志之未酬，聊逍遙乎紉蘭。彼鏡裏功名，既不可以把玩；枕中官職，又無自而控搏。鑑遺響其千年，徒使高人勝士、羈臣思婦，謳吟躑躅，中夜而汎瀾。我昏如泥，君朗如月。竹閣飛觴，杏園聯轍。瞻萬仞之難攀，撫芳心而自拙。聞起家之有兆，先祝釐乎琳闕。謂當蒼苔上而紅藥翻，胡乃黃金流而泰山裂？既脫然愈，復奄然訣。椿老兮堂高，竹翠兮庭潔，魂何之兮不來，耿一慟兮欲絕。《澗谷遺集》卷三。

全宋文卷七九六三

羅 椅 二

祭胡文叔

哀哉老友，餘人不死而君死耶？澗松魁梧，非君格致耶？秋旻列星，非君心思耶？傾東溟，捲震澤，非君詩若文字耶？若是則我友烏可死也？夏五過予，神光尚偉，豪則故吾，差則醉爾。意其精悍秀傑之氣，扶衰鼓憊，尚足以撐拄三數十歲也。今乃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耶！以余觀於老友，真名世之迂疏。昔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今胡文叔行年五十而五十迂。其落筆爲文也，有司爲之眯目，而山林潛逸首肯而味之。其開口議論也，貴人爲之却走，而江湖放浪揮塵而道之。凡以兆今日之埋光鏟采，而卒老於山澤之癯者，政坐此也。抑獨不觀夫百尺樓頭之陳，采石江上之李，與藤江月下之蘇乎？彼三子所以骯髒一世者，其病之源有異於君否哉？若是則君之迂以死，又何足怪哉！偉哉平生，謂世蘧廬，吾何敢兒女態而出涕弔君以嗚呼？獨箕踞而鼓瑟，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

《澗谷遺集》卷三。

祭蘧翁兄文

在昔韋孟，衍爲玄成。衣鉢風雅，世世一經。我印山翁，韋孟是似。寶其箕裘，在我孫子。誠齋有句，斫桂倒根。由根復幹，五世至兄。兄之健筆，沉着痛快，搜奇不窮，後世無對。兄不自畫，愈汲愈深。本原此理，折衷以心。謂當精思，一題數說。求味中味，有說外說。功深力到，實大聲宏。父子一榜，燁然登名。干將濯濯，龍政奮翼。人古文今，斯評最的。云胡一旦，搖手集英。乃以科第，付之階庭。溪山清寒，竹花秀野。諸生諸郎，莫我牖下。吁嗟世事，吞不復宣。想兄冥冥，亦弗願聞。《澗谷遺集》卷三。

祭與父兄

嗚呼！惟先府君，有子四人。仲叔遘亂，中遂以泯。兄爲太尉，老成周恂。蒼然歲寒，雪柏霜筠。弟也不肖，早際艱屯。去家一舍，動息是因。相期暮年，白首弟昆。故山往還，篤我天倫。迺歲之春，扁舟浦雲。滯留半載，疾病遭屯。歸書無何，忽以訃聞。歛殯不撫，餽奠莫親。季子遠役，家

惟孤孫。肯堂有待，蘊志未伸。死生契闊，天胡不仁？邈遺孑立，死後孤存。行無與從，謀無與詢。感事念昔，傷心愴神。秋風蕭蕭，桐水沍沍。誓將反柩，歸附九京。魂而有知，尚聞此言。一觴來奠，萬恨莫陳。《澗谷遺集》卷三。

祭兄幼思文

嗚呼！質如天成，粹玉純金。氣如春溫，麗日祥雲。斂之不見其際，散之有藹然不盡之情。夫孰如醉齋之德之馨也耶！筆陣風駛，詞源峽傾，勇提孤經，先諸彥鳴。不試則泛濫於釋老，試之則十九年而新若發鏹。夫孰如醉齋之學之成也耶！德之未效，盍修其齡，奈何六十九而遽殞其身！學之餘事，盍榮其名，奈何一舉武而不到於天子之廷！此所以使吾撫膺長歎，而欲問大鈞者也。嗚呼哀哉！吾家曩時，雜遝磊砢。取青拾芥，舍矢如破。慨作者之莫追，而後來未見其可。政期亢宗，共挽塵磨。悠悠蒼天，又弱一箇。吾承事公而有知，猶將悵恨於冥漠也，而況於我！追惟往年，肺病纏裹。彌三四秋，脇不席卧。吸泉如湯，對雪猶裸。扶持更生，一疾交賀。蓋料其有盛福於將來，而今遂脫此博禍也。事謬不然，造物酷些，嗚呼哀哉！能幾何時，笑談留看。螢窗方敞，燕泥未乾。想佛前之蘇晉，等遊戲於人寰。祭羣從之滿堂，哭相弔而汎瀾。一酌叙哀，蘭摧桂殘。《澗谷遺集》卷三。

祭兄蒼崖文

自我高曾以來，金閨之彥若而人，未有以七十而脫選坑者；員外郎以上若而人，未有以十年而至正品者；服勤州縣者若而人，未有結綬登畿徑筵駕行者；而兄兼有之。至於見子登科，自承事、朝請兩翁之外，指不再屈，而兄實繼之。既貴且壽，自朝請八十有八之外，他皆莫及，而兄實亞之。豈非先世之盛德，鍾秀於吾兄，故吾兄之盛福不顯於前人？然論兄之福，必當論兄之心。維兄之心，得失自在，徑直坦夷，與造化對。是以水到而渠成，幾動而吉會。僉以爲難而已獨易其難，衆疑其大而吾獨細其大。凡吾之苦辛艱窘擠攀而僅得之者「二」，兄一無心待之，而終不逃乎吾之分內。則吾兄之方寸地者，五福所載也。念我先君，植此戶庭。兄左右之，焦心勞形。今日某輩之安居暇食，得無震凌之患者，皆吾兄之所經營也。先君捐館，又一周星，兄表率之，正色和聲。今日某輩之循禮畏義，得免小輩之歸者，又皆吾兄之儀型也。先君之門戶，安可得而無兄？何昊天之不弔，遽永隔於幽冥。嗚呼哀哉！惟兄壽骨，松貞玉堅。晚節逾健，步如飛仙。病雖一月，形瘁神全。念五世之詩書，傷來者之不然。易簣之詩，筆勢翩翩，寫臨別之深悲，望後人之勉旃。凜然精神，如在其前。嗟我弟姪，永識斯言。痛哭一觴，滴淚到泉。

《澗谷遺集》卷三。

〔二〕擠攀：疑當作「躋攀」。

代兄蒼崖祭大姊

嗚呼！姊兄妹弟，手足至親。三十年間，我輩四人。少聚而處，長飛而分。急難相恤，歲時相聞。胡爲兩載，彼蒼不仁！吾妹之喪，未徹几筵，而姊嬰疾，亦繼沈泉。嗚呼哀哉！惟靈生而聰明，幼而詩書，長而立家，辛勤相夫。有此田園，有此室廬。深歎姊平生之崎嶇，晚見藁砧，軒翔榮途，遂官於郴，與魚軒車。家付其子，祿及其孥。方幸姊眉頭之少舒，何艱難滿目睫，而逸樂不盈眚？慶者才在宮，而弔者已在閭。嗚呼哀哉！昨歲孟秋，候姊龍湖，見姊肉頓肥而骨不稱，貌雖澤而神已枯。臆度之言，不幸而符。況某與姊，生庚不殊。五十之年，斑白髮鬚。味唐人之言曰，雖欲爲姊久煮藥，其可得乎？爲之潛然，淚落衣裾。我固不勝其悲也，七八十之老溪園，悲又何如！想九泉之魂魄，亦且望白雲而長吁。虎徑新阡，雅意所營。幽居既啓，靈輶遂行。一觴永訣，心折骨驚。《澗谷遺

集》卷二。

祭兄振父文

嗚呼！昔兄屬纊，弟適遠遊，欲有言而不得。今兄卜葬，弟方嬰戚，欲有言而不能。非惟不能，亦不忍言。所不忍言，再從弟兄。往時節序，會弁如星。何丙午之夏，逮庚戌之春，不匝四年，而喪五人。惟柳池之禍酷，蓋不慙遺一老，而相繼乎沉淪。嗚呼我兄，人稱其藝，而弗知其爲道中之藝；人美其才，而弗知其爲德中之才。人之弗知，固於兄不見其損，何天亦弗知，而卒使之彩鏹而光埋？我哭我兄，心折肝摧。誰共讀書之燈，誰銜樂聖之杯？誰能發一言而頤爲之解，誰能祛一惑而心爲之開？有埃者枰，有殘者棋，惜也已矣，嗚呼哀哉！《澗谷遺集》卷三。

祭兄岳老文

嗟我同產，凡五弟兄。獨兄弱齡，充國子生。燁然魁標，冠帶盡驚。大車徐步，不逐不爭。踰三十載，薰廊奏名。東南一尉，兆足以行。不阿上官，不害遠氓，迹與蓬轉，心如水清。再調桂幕，可騫可騰，忽然勇退，稊視簪纓。嗚呼！身事何遲，菊香晚英。義方何速，蘭芽早萌。黃扉之閣，紫薇之庭，布谷口角，春蠶葉聲。九重歎異，委渥輸榮。兄未解褐，兒先取青。在昔紹熙，收效一經。父

前子後，不虧不盈。抑有虧者，非人所能。惟兄之志，愈高愈升。惟兄之識，愈用愈精。平生抱負，百未一呈。豈其天乎，問天不響。椅自東歸，兄疾已縈。目斷佳兒，宦邸終更。一朝錦還，兄喜不勝。謂當自此，危或其亨。奄然永訣，雁影伶俜。一觴告哀，老淚縱橫。《澗谷遺集》卷三。

祭妻袁氏

嗚呼！爾生名家，來嬪于我。奉我家廟，四時蘋藻。事我諸兄，恭執婦道。歲在壬子，我車入城。爾抱幼子，獨以歸寧。憶昔癸丑，我如臨安，爾書之來，勉我取官。滿擬結髮，偕老百年。爾獨何辜，中途而遷。九泉何許，爾去不歸。嬰兒三尺，予將疇依？嗚呼！宜安之原，衰草枯柏。舅姑之墳，在於其側。數椽暫建，以奉窀穸。行將卜地，以爲爾宅。祖奠于庭，靈其飭食。《澗谷遺集》卷三。

祭弟南谷文

嗚呼！先君子之晚歲，惟吾弟之爲憂。愴此意之日遠，尚遺言之可求。身將嚮乎晦息，弟亦富於春秋。懼詩書之莫聞，委問學之悠悠。數眼中之暮子，率多墜於箕裘。一也。稽之星曆，虞數不長。危鶉火之限度，踰六六而難望。二也。言命之餘，遂及於性。謂五行之帶煞，殆弗底乎安靜。三也。

安知吾弟，卓爾有成。方青春而累舉，遂射策乎集英。灌陽之簿，渝之以征，南昌屬邑，再轉爲丞，幕焉長沙，檄焉金陵。能聲浸露，薦剡高騰。歸未五年，紆綬需榮。約以持己，畏以保生。淵冰凜凜，迄用康寧。得失非天，垂六十齡。善刃而藏，擇地而行。我無物傷，物莫以撓。截然界限，迄若戶庭。向先君所憂之三者，至今日而無徵。嗚呼先君，豈願其有可徵之言？使其言之無徵者，此所以爲人子之賢。立心如弟，忍事如弟，謹守繩墨如弟，則質之偏者於此而移，數之短者於此乎延。而今而後，遂得終其事而無忝於先也。抑先君之所憂爲過憂矣，如弟亦豈無所憂，而鬱結未宣者耶？吾見伯也，深潛有度，而惟友惟愛；仲及季也，更嘗通暢，相與揭大綱之正，以扶萬目之偏。蓋弟既能爲先君之子，則爲弟之子，能憂弟之憂爲必然也，而弟亦可瞑目於九泉矣。嗚呼哀哉！三友堂中，歲月能幾。壬戌哭兄，壬申哭弟。柴立中央，焉用後死？欲言何限，乃獨舉此，蓋所以追感先君之隱憂，著明吾弟之歸全，而又以勉吾弟之子也。魂兮何之，歲且更始。一觴哀告，傾淚如水。《澗谷遺集》卷三。

祭姪伯初文

嗚呼，以吾兄之厚德而喪其冢嗣耶！吾兄之逝，曾未三年，而子亦繼之以死耶！吾兄之壽幾八袞，而子乃不滿五十耶！抑人孰不死，而子乃不得死於牖下耶！嗚呼哀哉！吾兄雖亡，而子之心足以

周物，其才足以任事，其委曲績粟足以與世周旋，則吾家所賴以屹然鼎立者子也，而遽死耶！嗚呼哀哉！子雖當賞延而不肯安於賞延，雖取科第而不能遂其科第。其未酬之志氣，未了之功名，徒爲識者與不識者咨嗟出淚而已。豈吾溪園翁之言命，雖不規規於合，而其數之大者，竟不可避歟？嗚呼哀哉！人之識見，方其少也，不能以不異；及其涉歷也，不能以不同。丙午、丁未以來，吾兄官于蜀，吾以次當家，事多直致，不虞嗃嗃之爲悔也。如是七年而吾兄歸，又十年而吾兄亡。子當其難，憂端如芒。裘焉而不屬乎領，目焉而不隨乎綱。然後慨然向我曰：「乃知嗃嗃者，始之悔而終之吉也。」吾於是期子以進步，而子已忽殞其身矣。嗚呼哀哉！子之身雖殞，而子之事未竟也。以言乎爲子，則子之事未竟也；以言乎爲父，則父之事未竟也。惇惇孤兒，年已十八，獨此一事，差足自慰。而善惡之機，又莫要乎孤兒之自處何如也。憶昨歲除，別吾而東，吾以衰告，謂非昔同。且一言而三跌，尤非暮齒之所宜蒙。懼吾生之有涯，不見子宦轍之西東。子忽愴然而閣淚，吾亦爲之耿耿而忡忡。孰知此言之爲永訣耶？曾不十旬，遺吾以哀恫。嗚呼！壬戌仲夏，日二十九，衣衰服而哭吾兄；乙丑仲夏，日二十九，衣衰服而哭吾兄之子。浮世如此，酷禍如此，叫呼蒼天，曷其有已！《澗谷遺集》卷三。

祭姪伯恢文

嗚呼！昔也父子，今也叔姪。今昔雖殊，情義則一。自歸本生，益我乎密。上下商確，愈練愈

歷。事求其是，言覈其實。諒深有悟於世事之日非，而古道之或可終吉也。嗚呼！好善而惡惡，踐直而去僞，有所不友而其友無不誠，有所不取而其取莫非義。儉其身而尊師取友，有厚而無薄；嗇其用而待人接物，有隆而無替。五七年來，由粗入細。可取可尚之分數益多，而駸駸乎一出於粹也。豈但門戶之所托，抑亦閭里之所恃。何幸於天，而忽至是也耶！念子先君，奇子五行。雖清通之差欠，而力量之匪輕。何大車之甫載，遽軸折而輪傾。念我先兄，辛勤于蜀。歸從昭化，意已有屬。辛果自天，兄願斯足。何撫仕之始躋，曾不沾於寸祿。憶子乙丑，還自京師，驟觀子顏，怪子何黧。朝朝暮暮，一見一疑。問何恙也，則曰無之。間嘗勉子，問藥與醫。子必對曰，念茲在茲。別去踰歲，書郵屢馳。此月三日，希孟之來，長書自言，未老而衰。防風養胃，加以健脾，步履差勝，枯槁未滋。視其日月，乃夏至前一夕之題。嗚呼！孰知作書之次日，而子即病；書未至之三日，而子已形神相離也耶！嗚呼！念我今昔，念我父兄，萬事永已，吞不復聲。悵子從宦，悵子治生，悵子卜宅，一未有成。萬事永已，亦不復陳。獨兒女之成行，孰不爲之悲辛？冠笄未多，襁褓有人。男婚不可遲，而尤莫急於詩禮；女嫁固爲要，而尤莫切於組紉。保身體者雖不患其落落，傳德義者果孰從而諄諄？且日引而月長，寧不懈而常勤？至公有季叔，而能豫其纖悉一體；有賢弟而兼綜多位，亦戛戛而難勝。我雖朽拙，分當盡瘁，而匏繫官守，欲自竭而無因。若默若庶，少不更事，又安能裨益乎毫分！嗚呼！先君與齡，已久過期。每思以老身而累子，是乃子報我之時。紬繹吾言，左右吾兒，庶幾多位，賴子扶持。豈期今日，乃讀韓昌黎祭老成之文，而不賡昌黎送韓湘之詩也耶！事不可料，天不可知。滔滔

西江，莫浣我悲。《澗谷遺集》卷三。

祭姪亦泰文

惟蒼崖翁，五桂競爽。子於其間，尤更開朗。心無疑滯，志有激昂，當爲即爲，不待注想。至於功名，銳意獨往。他人所難，我亦反掌。湘陰門客，徑跡無兩。浙寓廣場，四海掉鞅。江西路監，鱗襲萬舫。西山成埃，鐵柱爲響。子皆衰然〔二〕，魁壓其榜。太學四年，逢掖推獎。雲霄咫尺，吹噓送上。云胡歸來，一夢惚恍。嗚呼！覘子氣質，骨格悍堅。訊子年齡，鬚髮鬢玄。不惟一門之託既重且大，而一室之事若婚嫁之孔殷、兒女之未返者，政紛紛也，而遽溘然，可耶〔三〕？嗚呼哀哉！乙丑以來，迨及壬申，封、胡、羯、末，禍不可云。黃臺之瓜稀至三摘，紫荊之木枯不逢欣，雖行道之人亦爲之酸辛矣。撫姪而痛，淚痕方新。曾未半月，弟又沈淪。既傷心於少陵片影相失之詩，復掩泣於昌黎行負神明之文。天之降禍，殆未有若是之薦臻者也。惟季之秋，如京問缺。子歸自齋，道語亟別。我行幾何，病再旬浹。欲前莫能，遄返吾轍。子時已羸，使我憂懨。今而後知造物者以病勒回，而使與一弟一姪握手永訣也。朝晡再悲，孰念老耄。蒼天蒼天，爲我心折。《澗谷遺集》卷三。

〔二〕衰：原作「衰」，據文意改。按衰然，出衆貌。《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衰然爲舉首。」

〔二〕可：疑當作「何」。

祭姪亦潛文

嗚呼！世事多奇，心事多違。追憶吾潛，潛其漣洏。辛勤覓舉，金花陸離。蹉跎三載，竟不一試乎春闈！辛勤有室，庭宇邃夷，落成幾日，乃不歌於斯而再哭於斯！大兒弁兮，小兒卯兮，朝吟暮誦，有受道資。切磋琢磨，尚期如圭。吾潛雖亡，而魂有知。魂而有知，焉得不悲？抑前二者，付之無以議爲矣；後之一者，可不有以陰驚默相，而顧聽其所之耶？嗟我先兄，有五男子，人謂福壽，庶幾乎季。云胡不淑，降此大異。去年八月，中闈忽逝。又越一年，日月適契，潛復溘然，此變可悸。叔之衰朽，莫助經理。謀之族姻，庸醺潛子。反經之權，大非得已。苦其餘女，三四不止，或已議婚，或未擇婿，森然在目，是又出於前三者之外。寧厚無薄，寧和無戾，蔽以一言，是在世子。舉觴告哀，潛尚領此。《澗谷遺集》卷三。

祭姪泰寧令廷圭文

嗚呼！經幹兄之精力，竭於義方；泰寧姪之仕學，允以肯堂。自髫髻時，爲童子郎。薇省之試，

賜袍之香。萬人回顧，燁其榮光。初仕長沙，於時搶攘。府有未易，事之袞纛；境有未易，逐之豺狼。使老成人爲之，猶且汗駭而譸張，子乃從容酬酢，委軀命於毫芒。卒使三年之安如泰山，三刻之薦如連璧，而修能美譽，流播於三湘。寶邸依蓮，理法之詳；臨汀元僚，參辰之良。萃三任爲九考，八車五削，曾不殊乎探囊。嗚呼悲夫！道既異於污隆，人當審乎行藏。子之聰明，豈不察此，寧肯自投於戎馬之場？奈何瑞方班於蒲穀，星已殞於欃槍。嗟徘徊之累月，渺進退之倏倏。不聞粉榆之音信，莫諗妻子之在亡。耿抑鬱其衷懷，抱此恨其他鄉。嗚呼悲夫！茶陵之後，衣冠能幾？若子撐撐，足濟其美。又弱一箇，事關興替。哭吾泰寧，更哭先世。《澗谷遺集》卷三。

祭姪伯陽文

異哉，我南園之祝子也！本之省倉，深其源也；繼之俊齋，浚其流也。然後萃衆美於淑芳，則舒翹揚英，以俟其遂茂也。姪之聲猷，無忝先世。才無不周，善亦兼備。方其卓然有立，以效省倉翁之率二季也。奈何年甫壯而病已隨，居未就而神已離。事如棼絲，孰綱孰維？子身在幼，孰扶孰持？使聰者明者，男子有智慮者，猶或未知攸濟；孰謂殘疾之婦、恫瘝之子，而乃使之瑩然無告，以當此百罹？昭昭相視，知如不知。所恃者天，云胡不悲？《澗谷遺集》卷三。

祭長子二十郎文

維德祐元年歲次乙亥，二月一日壬寅，其十有五日丙辰，寓行在所七十二翁香三瓣，令餘子庶熟取酒一卮，昭告亡長男二十郎默之靈，且親書文一通曰：嗚呼！一動之頃，不吉即凶。吾之凶悔，莫甚於癸酉之冬。去年夏，汝雖不得與妻訣，而尚及歛其妻。今年春，吾既不得與汝訣，而又不得視汝斂。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使吾不得來京，汝不隨侍，不觸熱以歸，或者不死，未可知也。吾不幸奪官，汝不幸短命，二者胥失，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汝質雖弱而稍能自勉，識不高而粗知近厚，命之數雖窮而命之理則優，目之以用譽之子、保家之主可也。今以父師二十餘年之保訓，而一旦至此，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長弟共理家事，如車兩輪，頓廢其一。幼弟德性未成，未能有助。吾二千里外，何所恃而可以放懷？況時事日非，而應接日難，凜凜乎不可以朝夕也。最是汝母多病，而無所依；汝女瑩然，而無所依。不寧惟是，汝而有知，則其魂氣亦未有所依也。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吾年踰四十，而有子禍，不可堪矣！尚幸厄運冰消，晚景順適，俾一家骨肉相與送吾老也。年踰七十，而又罹子禍。子病且死，而不及別；父繫於外，而不得歸。自非老悖無德，重得罪於天地神明不至此，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汝之病篤，邊遽已聞，父喪其子有之，子哭其父有之，父子一家共地而死有之，死而不知死所者又多有之；一城焦土，若吾之幼女之家，莫知存亡者又有之。則汝

之死於衽席者非不幸也，幸也。抑汝則幸矣，而吾之衰且憊，既爲國憂，又爲身憂，非爲身憂，又爲家憂，抑何不幸如是耶！去秋書來，言言中理，生順死安，汝可瞑目矣。天縱使我有延陵季子之年，而左袒三號，必不能釋然如季子也，則吾之悲痛，與汝長終而已矣。哀哉哀哉！《澗谷遺集》卷三。

代冢婦祭夫文

百年夫婦，人之常也，君何逝而去？百年之說，何其妄也！女蘿附長松，將以托長松，長松且枯朽，女蘿孰附哉？朱絃繫佳琴，將以和聲音，佳琴亦破毀，朱絃孰繫哉？本謂如明月，明月且以缺。本謂如明鑑，明鑑且已裂。泉可竭兮，哀淚不乾；石可磨兮，哀情不滅。君有幼子，何忍逝而死？君有室女，何忍逝而去？君宜有靈，使子有成；君宜福綏，使女有歸。嗟君之遺言，魄散魂飛；嗟君之故衣，雙淚交揮。生者哀哀兮悲又悲，死者悠悠兮知不知？墳既塋兮葬有期，辰既吉兮堂將辭。擗踊哀痛兮徒心悲，叩頭流血兮空淚垂。有食盈簋兮有酒盈卮，去如之何兮訣別此時。《澗谷遺集》卷三。

祭族兄復齋文

嗚呼，尺步兮繩趨，神安兮氣愉。學焉富無底之蓄，文焉爲有味之腴。彼世之功名，人未必皆能

是也，兄獨備於身而有餘。然彼不皆能，而爲功名人者自若；兄有餘於身，而卒老於山澤之癯。此所以使人絕悲惋而重驚吁也。雖然，仰不愧於天，俛寡過於己。登會文之席而推好手，入考德之場而稱善士。非伸也而固未嘗屈，非泰也而亦誰爲否？室有中郎之女，庭有老泉之子。各抱其子而前，七十翁方且顧孟光而增喜。兄之所蒙於造化者，不既多乎？彼功名人未必有是也，兄亦焉肯以彼而易此？弟拋祖居，卜與兄鄰。談茗香兮晝分，書燈烟兮夜親。商古道兮入細，創世態兮增辛。想風流於洛社，幸相逐而爲東阡西陌之人。別來幾日，訃怪忽聞。悲兄之不可復見，尋舊遊之所，而大慟於湖濱。嗚呼！吾族年來，扶持情篤，死喪之戚，少長會哭。衆每推兄，爲文以告，今兄云亡，《大招》誰屬？哀哉此語，有淚莫續。從茲年年，請薦寒菊。《澗谷遺集》卷三。

祭弟迪章

我老子幼，孰助孰扶？二十年間，賴有竹臞。且勤且勞，入細入粗。雖親手足，殆亦不如。弟未七十，我七十餘。方將相期，送我邱墟，云胡一旦，先我而徂。嗚呼！世難日侵，膏上育下，鬼哭震鄰，血腥滿野〔二〕。嗟嗟生人，總羨死者。弟聞不聞，有淚盈把。《澗谷遺集》卷三。

〔二〕腥：原作「醒」，據文意改。

祭幼則文

世降道否，萬跡同趨。守方冊者，匪迂即愚。孰如竹齋，一意信書。豈不同流，自有廉隅。青矜滿門，視我規模。雖貧亦樂，實顏之徒。我得益友，志合情孚。云胡一旦，先我而徂〔二〕。頽風靡靡，孰助孰扶？又弱一箇，使我驚呼。《澗谷遺集》卷三。

〔二〕先我：原作「我先」，據文意及前篇乙。

祭族姪懋齋才父文

惟懋齋翁，亢我宗些。少孤且貧，玉厥躬些。短檠雞曉，夜窗寒些。師由心得，孰指蹤些？疏經密緯，粲衡縱些。撐腸拄腹，《雅》《頌》《國風》些。青青子衿，叩角侗些。一經點化，昭然發蒙些。歲歲中書，科試童些。拾君咳唾，竟奏膚功些。文聲四驅，家道益充些。有二頃田，約者豐些。有三琪樹，秀且聰些。方將暮齒，樂從容些。云胡不淑，視天夢夢些。維南園弟，志氣同些。曾未半月，君亦殞空些。生而莫逆，死且相從些。獨憐我衰，片影萬重些。因弟憶君，一慟懋齋翁些。《澗谷遺

集》卷三。

祭族姪太初文

嗚呼太初，纔踰六十，遽永已耶！甫別半年，果遂死耶！耘西疇、嘯東皋之趣方成，而暢懷適興者能幾耶？居陽羨、葬嵩山之意未了，而瘦藤破履，忽莫知其所止耶！嗚呼太初，以朝燕暮荆之步而範其馳驅，以懸河倒海之才而澤乎詩書。故雖經營百爲，屈折萬變，而儒者氣象，卒裕然而有餘。是宜闢之則千門萬戶，而斂之則圭竇甕牖，用之則結駟於康莊，不用則扣牛角乎荒寂之墟。椅視太初，分則小阮。墳簾不殊，意合情展。人知左扶右掖，以免我於多艱；孰知正色苦口，以攻我之未善。蓋判焉不相契者或至於旬時，而君之所守確乎其不變。卒使吾默有感而幡然，已乃知其爲生我之瞑眩。嗚呼，此吾所以德太初者深，而反恨時人知太初者淺也。我插檣竿，西江之漬，君遠來思，送將殷勤。云胡秋半，倏以病聞。亟問無恙，寫憂之熏。語未徹於山房，魂已返乎白雲。竹齋書報，排闥見君。謂瞿瞿然於昏憊之中，猶訊我而云云。嗟知心之半世，睽握手於臨分。滴老淚於灘頭，長嗚咽而悲辛。《澗谷遺集》卷三。

代父祭子

嗚呼！父死子葬，乃理之常；子死父葬，其情可傷！吾年三十而生汝，六十三而哭汝，六十四而葬汝。言之至此，痛徹心腸。官一命而嗇受，子二歲而先殤。固有無功而祿，無德而壽，此古人所以難信於蒼蒼。松山之高，松水之長，萬事已矣，歸於幽堂。有肉在俎，有酒在觴，魂兮有知，庶其來嘗。《澗谷遺集》卷三。

祭僧

惟我上方，平生無物。不競不貪，即心是佛。法傳子孫，身無衣鉢。西沒東生，不離兜率。八角之臺，真獅子窟。聞公塔前，我師在側。百年萬年，有兩佛骨。《澗谷遺集》卷三。

孫氏女哀詞三章

秋風蕭颯兮白露零，汝墳何在今何草爲青？昨秋此日兮猶冀汝生，灑墨我別兮人間父子之情。我

枯如腊兮涕更縱橫。

秋風蕭颯兮白露晞，五十年閨闈兮寧識馬嘶？銜轡迫人兮魂爲之飛，歸來一空兮不死何爲！誰爲此禍兮使汝當之？

秋風蕭颯兮白露下，豈不日月兮照我下土？持此白頭兮言歸何所，默已不堪兮哭微更苦。兒孫爲吾一慟兮萬萬古。《澗谷遺集》卷三。

田心大宅上梁文

子雲有宅，幸嗣守於一區；公藝同居，更遠期於九世。惟方寸地，賴吾翁之積累；故三數椽，遂今日之經營。迺畫其界限，以尊遺訓之嚴；迺敞我室廬，以處同堂之衆。將新燕厦，式舉虹梁。恭惟蒼崖主人，少嘗相作室之勞，晚薄遂題橋之願。尊前巴月，照人甫上於金閨；門外無船〔二〕，乘興偶遊於雪棹。未去了魚鳧之公案，且歸訪麟鳳於家山。念先廬方四十年，而闔室今三百指，顧棟楹之腐墨者撓折者，乃綱紀而盈縮焉、整頓焉。雖潭潭固非韓子之詩，而朗朗或似晉人之語。塤簾鼎立，階砌星環。能爲賦之，左顧吾之大弟；可言詩矣，右昭我之少公。兒趨學禮之庭，孫有讀書之塾。仰高堅之卓，夫子之墻，毋賜之墻；察善利之間，伯夷所築，非跖所築。于以大溪園老子之門戶，于以繼印山世學之箕裘。自雲孫而至耳孫，全家孝友；修天爵以從人爵，餘事功名。合吾長幼之懽，助爾兒

郎之偉。

東，雲外青山是乳峰。擬向溪翁泉畔過，門庭依舊對金鐘。
南，南鄰宅舍倚晴嵐。靜聽夜深絃誦處，吾伊聲過竹毵毵。
西，三兩亭臺瞰小溪。莫話瞿塘並灩澦，葉舟方自險中歸。
北，眉間邊事誰知得？見說華明出蜀來，早去江頭問消息。
上，一段義輪如火樣。先生擬辦徙居詩，好把雨來蘇萬象。
下，未說高門容駟馬。室如或暗可欺乎，屋還有漏須知也。

伏願上梁之後，心心仁宅，步步義門。龍光儼對於九重，鵬運齊看於萬里。宋桷構櫨椳店楔，材惟宰相之登；桂椒梗栲楓柞樟，世有異人之出。當善居室，毋負肯堂。《澗谷遺集》卷二。（以上曾棗莊校點）

〔二〕無船：疑當作「吳船」。按：此處似用晉人王子猷雪夜駕舟訪戴逵典故。見《世說新語·任誕》。

全宋文卷七九六四

趙孟淳

趙孟淳，字子真，號竹所，又號虛閒野叟，寓海鹽（今浙江海鹽），孟堅弟。善畫墨竹，亦工詩。見《圖繪寶鑑》卷四，《宋詩紀事》卷八五。

跋趙子固墨跡

咸淳四年六月

余幼年侍彝齋兄遊，見其得逃禪小軸及閒菴橫卷，卷舒坐卧，未嘗去手，是以盡得揚湯之妙。先兄好學耽書，每作一事，不造其精處，則不已也。平生留意翰墨之外，他無一毫世俗好。志之專必工，功必精，此豈晚學之所能哉。予作《此君》，彝齋兄每亦許之，雖法文、蘇，然筆意之傳，實自彝齋兄。皇甫表昔侍彝齋遊，所作蓋有源流。先兄已矣，君其勉之。咸淳戊辰小暑日書於清遠樓。竹所趙孟淳子真。《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又見《珊瑚木難》卷四。（祝尚書校點）

葉釋之

葉釋之，葉大慶子。生平事跡不詳。

考古質疑序

淳祐四年八月

先君府教，幼冠鄉書。繼升國學，垂成舍選。既而調冷官，需遠次。戍瓜甫及，風木纏悲。于哀苦劬瘁之餘，杜門謝事，惟以讀書自遣。所得所疑，隨筆于冊，久而成編，目曰《考古質疑》，蓋將是正于先生長者。比分教于建，建素多士，競相傳寫，筆札不給，文之先生葉公爲鋟諸梓。先君喟然曰：「吾斯之未能信，奚其梓！」未幾齋志而逝。嗚呼！先君易藁者三，猶未敢自信，後之君子，試呈電覽，賜以訂正，俾是是非非得所據依，顧不韙歟！前板寢漈，求者未已，因再入梓。時淳祐甲辰中秋，男釋之百拜謹誌。《考古質疑》附錄。（楊世文校點）

王 錡

王錡，淳祐間爲湘陰丞。

重建崇因社倉記

淳祐四年

宋西山真先生帥潭日，創屬邑社倉，湘陰凡七所，崇因其入焉。錡負丞措置，始至，見其因廊爲廩，簷暗廩矮，顧瞻太息。寺首僧大權進曰：「得非病其湫隘陰潤乎？若更造之，廩側有地惟便。」喜而語之曰：「謀契予心矣。俟歸告于長，爾其董是役。」越日，還白黃令君，言未既，令君愀然曰：「西山美意，僅存一綫，究心乃職，正望後來。」乃退而經度，峻峙四廩，重蓋藏也。中敞一廳，嚴出納也。尾廳一軒，居主者也。翼廩兩室，處監者也。門逕擇便，使無擾也。浴菴有所，不遺小也。費錢二十萬，粟三十斛。錡捐金倡之，令君助之，補其不足者。數界之監倉，寺首之大權也。役始于壬寅孟夏，迄于季秋。越二年，胡令君來，首訪諸倉利病，有客告以崇因倉更置之故，曰：「是知務也。」乃捐公帑，加備于窗牖甃砌，意以爲諸倉勸。姑筆歲月，以紀其備。若職掌，若覈實，若支遣，若盤量，昔西山告之君父，盟之神祇，具有規約在，有人心者當知所遵守，錡不敢不勉。淳祐

甲辰，丞王錡記。《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李文澤校點）

鄒 槃

鄒槃，撫州宜黃（今江西宜黃）人。端平二年進士。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二。

宜黃儒學新田記

淳祐紀元之八年，尚書省牒下臨川郡，以宜黃縣閒田畀學養士，從計使荆溪先生吳公子良所請也。縣素號多士，遭世休明，風化陶淬，儒學日盛，絃歌洋洋乎達乎四境。自皇祐建學，於今五遷，蠱弊咸易，賁飾益新。唯米廩屢空，供億亡具，不足以延冠帶，輯衿佩。先是，賢師帥因寺之廢者，吏之籍沒者，訟之兩負者，收其田租，俾贍用。歲得三百斛，補常職五六員，以表領袖，而生徒未有及焉。月書季考，備載著令，雖欲舉行，其道無繇。爲邑長者，間能輟他費，捐己俸，選試開供，率皆黽勉從事，不過食一二十人，纔數月輒不承權輿。至紹定庚寅，鄰寇猖獗，民有怙亂抵罪，計臺籍其產以給寨兵，其餘曠弗畊，悉舉爲閒田。邑人士倡義集金，欲買之於官，斷荒蓄租，以助續食。介邑令爲之請，而主者屢執不可，士論鬱伊久之。適程君霆炎以豫章儒來宰吾邦，下車之初，首朝於

庠，告朔再至，則達觀於夫子宫墻，自基徂堂，徘徊顧瞻，仰而歆，俯而嘖，曰：「席而卷，講之日奚鮮？戶而闐，誦之響奚寂？」貳令倪君立具以前事告，則又頷而繹曰：「昔之請善爾，昔之時否爾。夫言政而不及化，彼且視稊米如邱山，議之格也奚怪？今荆溪先生之爲計使也，明於本末之序，辨於義利之分。其爲道也，蓋將派洙泗，匯伊洛，泓涵乎璧流，演迤乎西江，以漸被乎天下。條教班班，莫非爲扶植風化地。以斯時請，宜蔑不可。吾今爲若請。」既而郵傳星馳，畫諾響答，盡破吏議之拘攣，力却其願輸之直，徑上其請於朝。朝家謂所請爲宜，亟報如章。報下之日，合邑動色，投袂褰舞，咸謂耳目睹記，創見希遇也。良農嚮化，率義競勸，翕供畋事，焚萊剔翳，芟柞叙施，履畝而計，蓋三百五十有奇。今年其菑，明年其畚，期以三年，歲可收七百斛。悉簿其段落名數，審印於計臺，以詔永久。於是鳶飛魚躍之士，咸願刻諸石章，以昭大惠。俾槃述其義，辭弗獲，乃諗之曰：我國家尊尚儒術，培植善類，教誨飲食，汲汲而恐弗及。既俾州縣建學，又許之豐其田產，俾得厭飫安燕，遂其藏修游息之願。其爲斯文幸也多矣！然其意亦曰正原本以表趨嚮，託禮貌以興視聽，固非以口腹之賤待謀道君子也。聞善養而作興，感育材而喜樂，修禮以畊，陳義以種，毋莠而驕，毋苗而握，仁有熟而道可穫，期仰稱乎錫田之初意，豈非賢令佐、賢部使者之所深望？設不然，糜廩粟而蠅營，戀蠶鹽而狗苟，徒知觀其所養，而不知觀其所自養，雖有此田，如無此田，有非上之人所敢知矣。《詩》不云乎：「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願以此勉新美之功。僉應曰諾。遂爲記。是歲十月之望，邑人鄒槃記。同治《宜黃縣志》卷四五，同治十年刻本。（吳洪澤校點）

廖 正

廖正，淳祐間人。

修真論

淳祐四年

嘗謂大道眇冥，人不易知，是故聖人將奧旨藏於經典，隱於萬物，寓言立像，無非欲度其迷。昔抱朴子言：「水之有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長。」《九子丹經》曰：「人之可保者命，可惜者身，可存者氣，可重者精。」《太上玄鏡》曰：「純陽上升者謂之氣，純陰下降者謂之液，氣液相交於骨髓之間者謂之髓，氣髓相交於膀胱之外者謂之精。心氣在肝，肝精不固，目眩無光；心氣在肺，肺精不實，肌肉瘦弱；心氣在腎，腎精不固，神氣減少；心氣在脾，脾精不堅，齒髮浮落。五臟之中，腎爲精樞，心爲氣館。真精在腎，餘精自還下田；真氣在心，餘氣自歸元府。故人之氣有八百一十丈、九九八十一純陽之數，過此已往，走失其精，耗散元氣，疾病隨生，死亡隨至。」又廣成子授道於黃帝，指其長生之術曰：「出入不離玄牝，往來只在谷神。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知白守黑，可以長生矣。」又觀虛靜先生曰：

「大道不遠在身中，物即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氣住，氣歸元海壽無窮。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其精損筋骨。」夫道人則易知而難遇，易遇而難成。余昨訪師友，參問金丹大藥火候抽添之法，皆不言下手工夫，人不得其蹊徑而入。伏睹海南白先生所著《修真養命之圖》，設象以明大道之奧，庶幾同志之士依圖而行之，則誠爲捷徑，幸毋忽諸。歲在淳祐甲辰暑月，廖正敬書。《修真十書雜著指玄篇》卷一，正統道藏本。又見明刊本《白先生雜著指玄篇》卷首。（黃錦君校點）

李 鏐

李鏐，嘗爲朝奉郎、宣州通判。與法薰禪師爲方外友。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末。

祭石田法薰禪師文

嗟嗟石田，道尊德偉。倒指江鄉，如師無幾。先君愛師，猶黃檗似；師重先君，逾裴公美。我亦從遊，承先君志，一往一來，山林朝市。續倅宣城，妙墨遠寄。迨歸池濱，相望千里。旋聞示疾，寶壽退止，省問莫前，累遣藥餌。日冀康復，胡爲不起！遺訃踵門，悽其罔既。來扣巖扃，靈蹤遠矣，翻憶笑言，音猶在耳。遺像堂堂，松山歸歸，拜手難提，薦此芬菲。《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末，續藏經

俞松

俞松，字壽翁，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祐中官承議郎。平生篤嗜《蘭亭帖》，搜藏至數十本。每有所得，必就李心傳審定題識。淳祐四年，次第其所藏與所見，粹爲二卷，曰《蘭亭續考》，以續桑世昌之《蘭亭考》，今存。見該書李心傳序與題識，《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六。

題徽宗畫四禽圖

淳祐二年三月

徽宗皇帝御畫《四禽圖》，筆勢飛動，神品之上也。淳祐二年歲在壬寅，三月七日手裝。臣松恭題。《石渠寶笈》卷一四。

蘭亭續考跋

淳祐四年八月

《蘭亭續考》前一卷，其間有松所藏本，與他人所藏者合爲一卷。後一卷皆松所藏，嘗經秀巖李

先生品題，命工鋟版，以貽同志。淳祐甲辰中秋日，書於景歐堂。《蘭亭續考》卷二。又見光緒《井研縣志》卷一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劉耐

劉耐，淳祐中武舉。淳祐四年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太學、京學、宗學、武學學生數百人上書力爭，耐上書斥四學生爲「輕儇浮薄者」，爲史嵩之張目。見《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上論四學上書書 淳祐四年九月

嘗觀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於一二愚士橫議爾。春秋戰國之士聚於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或請毀鄉校，而子產不許，孰不以是賢子產也？臣猶恨子產於此時無以變士習、淑人心，而付之自然。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於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自輔相至於臺諫、侍從而下，或目之以禽獸，或指之以鬼魅，或斥之以盜賊。然則朝廷何以爲朝廷，中國何以爲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久矣。若使嵩之真要取起復而後去，真匿喪旬餘而後發，固無逃天下後世之議；若嵩之聞訃未嘗匿喪，而起復之命真

出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告天下，下臣此章，揭示四學，輕儇浮薄者有所警戒，於世道實非小補。《宋季三朝政要》卷二。（劉琳校點）

俞任禮

俞任禮，淳祐中以文林郎充衢州州學教授。

六帖補跋

淳祐四年十月

唐世類書傳於今者，有徐常侍《初學記》、白少傅《六帖》。《記》所遺者，《帖》采綴甚富，然自六經、諸子逮於秦漢魏晉而止耳。本朝名儒纂輯，如晏元獻公《類要》等書，可謂浩博，特未聞有繼《六帖》而作者。炎、紹中興，乃有孔侯《六帖新書》，隋唐五代咸著於篇，而白傅所未取者不敢過而問焉。泳齋楊先生復成《六帖補》二十卷，然後向之軼於二公者粲然在目。先生博覽古今，見聞該洽，雖治郡叢劇，而手不釋卷。石渠玉府，盈溢胸襟，隨取而充，其用畢具，非假是以夸涉獵、備遺忘者，其志固在於續古也。白傅之後歷三百年而後有《新書》，孔侯絕筆又百年而後有是補，可不謂之有志於續古歟？此任禮之所敬嘆也。因刻梓於學宮，以廣其傳。淳祐甲辰孟冬朔日，門生文林郎、

充衢州州學教授俞任禮敬書。《六帖補》卷首，明抄本。又見《冊宋樓藏書志》卷六一，《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

題九經補韻

淳祐四年十一月

禮部韻以「略」言，人多隘之，而議欲增也。自元祐國子博士孫諤陳乞添收，繼其後則黃啓宗有《補韻》，吳棫有《補韻》、《補音》，毛晃有《增韻》，張貴謨有《韻略補遺》。近世黃子厚、蔣全甫則又各有論說。然疏者隨韻補輯，僅得一二；詳者至盡采子、史、《蒼》、《雅》、《方言》，欲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而難於行，此禮部韻之所以至今未備也。泳齋先生治衢之暇日，揖任禮於柯山堂而語曰：「子見吾所纂《九經補韻》乎？」先生於書無不讀，而以經爲根源，《補韻》之作，凡九經中字之假借，音之旁通，考訂分彙，各疏其下，若星象之錯落於天而燦然以明。平齋洪端明所謂杜門論著佳哉者，此也。平齋欲著語而後弗果。他日上之朝而頒行於禮部，使後世知國家之淑士以經，則豈但爲聲韻之助！任禮敢寫平齋之志而繫於後。淳祐四年十一月初吉日，門生文林郎、充衢州州學教授俞任禮謹題。《九經補韻》卷首，影刊咸淳刻百川學海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何 侁

何侁，號雙童，理宗時人。見所撰《周易神應六親百章海底眼序》。

周易神應六親百章海底眼序

淳祐四年二月

泥鬼爲禍，不可執迷。子爲福萬物，□時豈可一途而取？但以先定六親□，後配其輕重。愚自幼學《易》，壯參卜□，尋師訪道，深愛占法，聞者無不相見，聽者無不欽從。偶因湖山訪友，遇一高人，傳授六親秘訣，得其真趣。今因閒暇，條叙紀綱，減擇徑捷，立爲卷首。歲在淳祐甲辰仲春既望，雙童何侁謹叙。《周易神應六親百章海底眼》卷首，清抄本。（郭齊校點）

楊 音 孫

楊音孫，寶祐時人。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二六。

重建石泉軍治記

寶祐二年

量力而爲義之宜，隨宜而急務之先，智之事也。趙公經理石泉之初政，其庶幾乎。石泉，漢廣柔之故地，置縣始於唐之貞觀。宋政和七年陞而爲軍，控扼西夷故也。紹興間，平涼魏侯禧守此一十三載，官廨、學校、城郭規置周備，頡頏內郡。嘉熙二年罹遭戰禍，焚蕩靡遺。至淳祐二年，同慶張公貴來守此邦，始終十載，經營郡治，宏麗可觀，夫子之宮略備其制。寶祐四年冬，番焰再熾，化爲昆明劫灰。一壞已甚，豈堪乎再？吁！亦難於植立矣。公勉入軍境，首修三盤關隘，以立門戶。到城之日，廨舍草屋四間，僅庇風雨，嘆曰：「軍治乃一郡之準，今若是，何以爲治？」念欲尊大其規，以重經殘壞，公私困匱，乃相力之可爲，鳩工度材，作我攸宇。不兩旬而木工告成。中爲治事廳，左列賓館，後闢一堂，榜曰「鎮靜」。階之下舍，改而築之。規模雖弗宏，量其力而成之，可不謂宜之義乎？典制固多闕，擇所先而爲之，可不謂知務之智乎？觀其始足以驗其終，因其小可以見其大矣。公山東人，名順，字公叔，善騎射，諳韜略。端明余公帥蜀，挈之偕來，凡城築軍旅之事，賴公之力居多。葺爾小邦，不足以展公壯猷。使公久任於此，則魏、張二侯不得專美於前矣。寶祐二年。嘉慶

《四川通志》卷二六。又見乾隆《石泉縣志》卷四，道光《龍安府志》卷九，道光《石泉縣志》卷一〇，民國《北川縣志》卷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一〇〇。（劉文剛校點）

周 焱

周焱，紹興府嵊縣（今浙江嵊縣）人。見同治《嵊縣志》卷二六。

新學記

嘉定甲戌春，四明史侯作新學宮，面勢雄豁，薨宇崇壯。閱三十餘載，水丘侯領縣事，謁拜竟，歷顧而歎曰：「美哉，史侯之所爲，不圖敝圯之至於斯也！」昔史侯相地鉏山，撰築堂廟，鱗鱗櫛櫛，百楹相扶。士業其中，日進於學。擢儒科，遊辟雍者，率由斯出。文風彬彬，一時煥映，作成淬礪之效也。積久不葺，風簷雨障，破漏傾欹。梁柱棟支，苔蕪蘚濕。朔望奠謁，往往相顧，惟懼殫財動衆，不敢屬意焉。水丘侯來，憫史侯創建之難，朝籌夕度，勇然是圖。凡集同僚，必加咨審。暇日，訪吾兄弟曰：「學校風化所繫，吾當身爲之。子其翼我，以嗣斯舉，抑成子之先志。」傾倒已俸，鳩工集材。於是腐者、折者、頽者、壞者，窒而弗宣、闕而弗具者，廼拓廼易，廼立廼理。工將就緒，而侯去矣。既去，書尺旁午，諄諄乎猶不能忘情。吾兄佐少仙畢其役。前人規模，至此脩復。溪山振采，秀氣蔚擎。吁！游於斯者，盍思侯之所以然，一趨嚮厚，涵養廣聞，知精進乎高明光大之

域，以副侯之所期，則史侯不得專美於前矣。侯名袞，字子長，錢塘人。自登進士第，涖官著政聲。愷悌詳明，溫恭律己。不苟不擾，惠洽令孚。再考成資，引嫌而去。一意學校，人皆稱之。是役也，決其議，相其成，不以侯去留而解者，尉鳧磯施復孫也。協贊裁審，董隸其事者，吾兄燮也。撫其實以筆於石者，城西學者周焱也。同治《嵊縣志》卷二六，同治九年刻本。（沈治宏校點）

盛如杞

盛如杞，臨安府於潛（今浙江臨安西）人。少孤，養於其姑（章鑑之母）幾二十年，後登進士第。淳祐中爲承議郎、常州通判。見所撰《古文苑後序》，吳泳《盛宜人墓誌銘》（《鶴林集》卷三五）。

古文苑後序

淳祐七年正月

如杞於章公爲子姓，公之子淳且同庚，卣角束書游章氏塾，相同筆研，朝夕公側，耳聞目見，輒著乎心。及長，妻以兄子。於是至甥館者無虛歲。每見公卷紱家食，惟以著書立言爲事。暨薄宦，因任南徐，值公令吳門，倅毗陵，軫相接也。書問往來，自訪古書之外，不言他。公之志向，概可見已。癸巳冬由餉幕終更，假道東歸，留倅治者經旬。見會粹所述《古文苑》稿，方授楷書吏，將付諸

梓，俾與訂正，以歲莫亟行而未究。明年，公除司鼓，留稿以遺後人。程君士龍實爲代，用能成公之志。丙申六月書成，而公以乙未六月先爲古人矣。又繼之者江君師心復爲訂刊者之誤，書於是乎有傳。公去常越十有二年，丙午冬，如杞承乏佐州，遠繼其後。峙庭雙檜，可比甘棠，緬想典刑，儼然如在。公餘取所刊板鱗次先後，遇板有蠹蝕者，字有漫漶者，即命工補治之。及訂其偏旁差訛者數字，益嚴扃鐫，守護惟謹，庶可以詔久傳遠。嗚呼！哲人云亡，猶幸是書之僅存也。讀其書如見其人，因其言以求其心，無愧前修，後學者事。珍襲舊梓，非曰敢私。敬誌下方，尤有望於來者。淳祐丁未月正元日，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古晉盛如杞謹書。《註古文苑》附，四部叢刊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曾棗莊校點）

吳 甲

吳甲，字季元，忠州臨江（今重慶忠縣）人，少苦力學，有文名。登嘉定七年進士第。嘉熙中爲司農少卿，兼侍講；四年，除秘書少監，兼職如故。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明一統志》卷六九。

謝賜御書考亭扁額表

淳祐四年九月

臣蒙聖恩賜以御書「考亭書院」四大字者。陛下爰頒鳳翥之新，庸賁鱣堂之舊。茂昭文教，配嵩廬維岳之名，遂使武夷，永濂溪關洛之派。《群書會元截江網》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六五

羅大經

羅大經，字景綸，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嘉定間就讀于太學，嘉定十五年鄉試中舉，寶慶二年進士及第，任容州法曹掾，淳祐十一年爲撫州軍事推官。被劾罷職，未再出仕。著有《鶴林玉露》（存）、《易解》、《心學經傳》。見《鶴林玉露》甲編卷三《畏說》、卷四《朱文公詞》，乙編卷四《月下傳杯》，丙編自序、卷一《三溪詩詞》、卷二《酒後有勁》、卷三《茶瓶湯候》、卷六《文章性理》，弘治《撫州府志》卷八，及光緒《吉水縣志》卷二八、二九。

鶴林玉露甲編自序

淳祐八年正月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令童子筆之。久而成編，因曰《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爾。時宋淳祐戊申正月望日，廬陵羅大經景綸。《鶴林玉露》甲編卷首。

鶴林玉露乙編自序

淳祐十一年四月

或曰：「子記事述言，斷以己意，懼賈僭妄之譏奈何？」余曰：「樵夫談王，童子知國，余烏乎僭？若以爲妄，則疑以傳疑，《春秋》許之。」時宋淳祐辛亥四月，廬陵羅大經景綸。《鶴林玉露》乙編卷首。

鶴林玉露丙編自序

淳祐十二年

余爲臨川郡從事逾年，考舉粗足，侍御史葉大有忽劾余罷官。臨汝書院堂長黃景亮曰：「鶴林縱未通金閨之籍，殆將增《玉露》之編乎？」余謝不敢當也。還山數月，丙編遂成。時宋淳祐壬子，廬陵羅大經景綸。《鶴林玉露》丙編卷首。

四書章旨通旨序

孔子賢於堯、舜。何賢於堯、舜？以六經之作也。朱子賢於周、程。何賢於周、程？以四書之述

也。六經管攝衆理，四書發揮六經，培三才之根底，壽萬古之氣脉，赫赫明明，淵淵浩浩，盛矣哉！廬陵有碩儒曰實軒先生李君，幼蘊氣醇而行方，心潛而志慤，視四書若衾裘飲食，手鈔口講，晝誦夜思，所謂造次必於是，須臾不可離者也。沈涵之久，綱領愈明，探討之深，節目畢露。提挈維絡，融會貫徹，於是乎作《通旨》。條分縷析，句研字辨，於是乎作《章旨》。歷年滋久，始克成書，蓋亦盡心焉耳。然則四書固有功於六經，而《通旨》、《章旨》又豈不有功於四書也哉？嗚呼，斯道之在兩間，如陽精之在天也，日月升而光彩常新；猶水泉之在地也，人人汲而清甘不竭。夫子以「一貫」語曾子，抽關啓鑰，無餘蘊矣。而曾子復有「忠恕」之說焉，程子復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說焉。《易》、《書》、《詩》、《禮》，拈出「敬」之一字，開示學者，入道之門至深切矣。而伊川復有「主一」之說焉，上蔡復有「常惺惺」之說焉。放利喻利之戒，夫子箴萬世之膏肓，如秋霜夏日之嚴且烈矣。而孟子復有「穿窬」之譬焉，南軒復有「有所爲而爲之，皆人欲而非天理」之說焉。蓋自道理之明而呈露者觀之，「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天也；「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共之」者夫子也，雖寂不容聲可矣。自道學之精深詳密者言之，則咀之而其味無窮，索之而其理無盡，講之而其義無極。前聖後賢，繼繼承承，所以不容已於著書者，誠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則李君之書，又可於屋下架屋，牀上疊牀議之也哉？李君視大經有二十餘年之長，居同鄉，且同出辟雍。李君不以大經爲少且愚，間嘗謂之曰：「吾於四書得四言焉：曰《中庸》閎博，《大學》密察，《論語》教人主於克治變化，《孟子》教人先以體認推廣。此四言者，子以爲如何？」大經悚然敬其言，且妄贊之曰：

「克治變化，則密察之功全；體認推廣，則閎博之體著。譬之織文，經緯錯綜，爛然成章，而一絲一縷，各有條理，不相侵紊。」李君撫掌曰：「得之矣，《通旨》、《章旨》之不可闕一者，正如是矣。」李君天資宏毅，惟己之爲守，居官介然，弗諂弗隨，欽崎歷落，不展厥施，繇是益得以大肆其力於四書。蓋《通旨》、《章旨》脫稿未踰年，而李君歿，雖其間實定刪潤未竟其志者，尚多有之，而大綱細目，固已燦然畢陳矣。嗚呼，其亦幸而成此書也，其亦不幸而不用此書也。李君之冢嗣從大，力學趾美，詞藝蔚然，以大經於是書之作，概嘗有聞，屬爲之序。慨念疇昔不鄙切磋之意，齋宿執筆而不敢辭。光緒《吉水縣志》卷五五，光緒元年刻本。

心學經傳序

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襴而宗兄也。不求之六經固不可，徒求之六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鶴林玉露》丙編卷六。

書柳子厚罵尸蟲文後

尸蟲伏人骸竅間，狙伺隱慝，上訴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

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共、兜、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嘵嘵上訴也，亦非以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銜鋒，謂巢、由污，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爲己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方寸地說

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之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此地也。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嘉

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蕪耘耨法也。優游而厭飫之〔二〕，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栗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始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槭棘爲美櫝，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鶴林玉露》丙編卷六。（以上曾棗莊校點）

〔二〕飫：原作「飲」，據四庫本改。

李 衍

李衍，字進之，寧宗時人，與羅大經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年踰二十而死。見《鶴林玉露》乙

陳子衿傳〔二〕

陳子衿，宛丘北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爲縣令者甚衆。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纍纍而有，於都人士中爲最盛，雖離如也。子衿母名靜女，封碩人，嘗采蘋汝墳。風雨暴至，殷殷其雷，有小星墜於懷，載馳而歸。出車思齊，禱于清廟，遂生子衿，正十月之交也。生時東方未明，設庭燎以舉之，鼓鐘於宮，以饗賀客，賓之初筵，晨風和暢，餅列白華，粢有木瓜，芻芢蘭，焚蓼蕭，綢繆霑洽。有客既醉，擊鼓歌曰：「椒聊之蕃衍兮，葛藟之綿綿，猗嗟盛哉，其大君門。驚人瑞世，騶虞磨趾。」歌闋，主人謝曰：「今日之集，薄具無羊，幸南有嘉魚，薦俎式微，諸君亮之。」客皆假樂，至雞鳴迺罷。碩人教養子衿，欲令三才並通，故試之泮水，使學烈文；置之靈臺，使觀雲漢；出之旄丘，使知民勞；行則君子陽陽，狡童不得伍；居則衡門閼宮，巧言無從入。日月既久，問學大明。碩人卒，子衿哀毀甚，素冠廬墓門，朝夕瞻叩。讀「劬勞」之詩，三復哀慟，門人爲之廢蓼莪。於是念烈祖之緒，覃思文典，而家窶無衣，豐年乏食，葛屨履霜。門人或爲之伐木，或爲之采葛，或爲之采菽采苓，以供衣食薪爇，嘗喟然歎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誰閔予小子乎？我將時邁四方，冀昌厥志，必不獲遂，則采薇首陽，追蹤夷、齊耳。」迺正月吉日，出其東門，載驅

而行，遵大路，過株林，度陂澤。褰裳以濟溱洧，則思子產之乘輿；狼跋而登終南，則念杜陵之秀句。信南山之霧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則慨然有擊楫之志；杭彼河廣，則躍然有焚身之思。過東山而想謝傅之風流，涉渭陽而歎西平之勳烈。訪落帽於龍山，弔文王於畢郢。登高懷遠，淒然無歸，因著青蠅賦以譏切當世。迺濟沔水，逾韓奕，復入南山，節南山而西，寄食於公劉之家。南山有臺，下墪大田。彼黍離離，延及南陔。楚茨棫樸，樛木蒹葭，蓊密羅結。黃鳥玄鳥，綿蠻差池；桑扈鴛鴦，飛鳴自適。葛生其中，載芟載劉，規爲小宛，以供遊觀。破斧伐檀，大東方之地，以築新臺。植以桃夭，樊以菀柳，羅以甘棠，環以泉水。東則東門之楊，東門之枌，駢翠交青；北則山有扶蘇，野有蔓草，葱蔚可愛。俯視則隰有萋楚，瓠有苦葉，菁菁者莪，皇皇者華，紛紅駭綠，錯布如錦。其桑中則桑葉可拈，采綠之女，行露霑衣；其下泉則魚藻交加，鳬鷺上下，振鷺鴻鴈，或集或翔。又有漸漸之石，可以考槃。揚之水則清流激湍，多采繫之氓，竹竿垂綸，魚麗于釣。東門之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葉杕杜之屬尤多。其中谷有蕓，其丘中有麻，其防有鵲巢，其墻有茨，其園有桃，其標有梅，其汾沮洳，則有裳裳者華，與苕之華隱映於行葦之間。其中野則鹿鳴呦呦，鶴鳴革革，終日不絕。其隰桑之下，則棠棣黍苗，敷榮秀實，有杕之杜，幢幢如蓋，匪風而涼。公劉日與其友召旻，旻弟小旻、小弁，及子衿，號五公子，酣飲其中。子衿雖羈窮，公劉心知其非烝民比，敬愛無斁，采芑殺羔羊，射鳩雉，泂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頃之子衿欲有所適，公劉贈以白駒，送以候人。子衿乃歷東門之墠，入旱麓，過北山，山之神移文招之，子衿亦樂其幽邃，往從其招，作歌

曰：「北山有樞，爲吾之居。北山有竹，籜兮罕罕。山之卷阿，凱風何多。山之崇丘，谷風脩脩。何草不黃，陰翕而藏。何彼襪矣，青陽韶美。」朝夕歌之，聲滿天地。山多鳥獸草蟲，有關雎、鵲羽、鳴鳩、鷓鴣、螽斯、蜉蝣、碩鼠之類，雜出其間。其野有死麕，其狡兔爰爰^(二)，其鶉之奔奔。俄而有鵲巢其屋，有狐出其竇，子衿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於是還魏，陟岵山，適楚。至江有汜，得柏舟濟漢廣，與楚人巷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抱負不羣，謂之曰：「君子于役，既乏臣工，又無車牽，羔裘將敝，頰弁蕭條，般桓江漢，隻影無儔。泛觀生民，莫不有十畝之間以耕，一版之屋以處。方春之時，蝨蠃載見，膏雨將降，東方之日小明，則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或將仲子與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大叔于田，簞笠在身，良耜在手，長幼暨暨，或饁或耘。四月六月，雨無正時，引渠灌輸，俾苗怒長。七月既秋，華黍將收，大車以載，月出方歸。及夫定之方中，農隙多暇，則呼盧令，携兔置，挾角弓，張九戩，施敝笥，以獵以漁。其富者或駕駟鐵，乘四牡，有車鱗鱗，有駟駟。車攻原野，網交淇奧，颺風湛露，角勝校獲，何其樂也！至有得時遇主，取相封侯，入賚彤弓，出建干旄，被絲衣，曳紈綺，武夫前呵，莫敢執競。有女同車，有手其姿，窈窕由儀，思與君子偕老，如燕燕于飛。彼何人斯，踵其常武，豈子之所難哉！夫蓋世勳名，權輿一念，傳說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尚父，文王有聲，雖維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時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愆于心，奮取富貴，而維清泉白石以自潔，終風苦露以自隱，不與賢登于朝，而顧與我行其野，徒歎昊天有成命之不可易，而不知所欲之必從也，以期于世，不亦左乎！藉曰無意斯世，則相鼠有穴，況於人

乎！一區未辯，脫有小戎寇，子將奚歸？唯君簡兮，毋謂我生流坎，由庚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諾哉！一二子行矣，我將思之。」

贊曰：異哉！子衿之爲人也，其孔北海、李太白之流乎？觀其抗志青雲之上，睥睨宇宙，猶以爲小，而不免爲旅人。諺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若子衿者，豈以用不用異其心哉！《鶴林玉露》乙編卷三。（楊世文校點）

〔一〕此篇以《詩經》篇名編次成文，原篇名均不加書名號。

〔二〕狡：原作「有」，據涵芬樓輯《宋人小說》本改。

林 甄

林甄，字武伯，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人，汝能子，嘉定七年進士。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

修築赤岸營田陂記

凡有民社之功者皆可錄。陂源之澤，爲利甚溥，長溪擢秀里王公伯大營田陂之修，不可無記焉。赤岸居民墾闢赤滷地，得田千餘畝，時閩王據七閩地，與吳越用兵，橫取以爲贍軍營田。宋興，田散

於民。去田二十里，有山凹曰龍湫，崖泉引而南注。開寶初，著作郎王文昉相其流，障東之，築陂穿渠，號爲營田陂。紹聖初，知縣熊浚明修築。嘉定間，知縣高潤祖重修之。陂之作也，用拳石而爲之，歲久陂壞渠塞，或遇洪水暴漲，陂石奔流，而渠爲虛設。嘉熙元年丁酉旱甚，而民因田高下，以車捲水上田。澤溉不廣，又數洪潦漂衝，難以修築，稼失時而弗秋，居民病之。適有里人王維者，欲圖經久不壞之基，以功勞費廣訴於王公伯大。公慨然樂助，遂措置白金五十兩來督本道，飭縣令黃侯總其事。侯得以盡心任責，發浮屠之餘粟，支鹽課之贍金，以相斯役。即委居民王維以領工役。截流，駢木爲基，就山取石，疊三級以壯其勢。中開二門，以疏怒湍，旁砌兩岸，以禦橫流，東西相距三百尺有奇。用木三百株，石又三倍之。凡石匠之工僱、役徒之食力，以至造舟運石，費不貲矣。工興於淳祐三年癸卯，訖功於四年甲辰。王維等來徵文於余，余惟築陂以利民，此王政之經也。前人之墾是田也，水利有未濟，至我朝著作郎王公始築陂，今又得參政王公爲之綱維，主其事者又有賢令尹爲之措置，是皆可書也。況參政王公暨令尹黃侯蒞政清平，撫民有法，而民之悅服子來，有不知其勞者乎！爰述其顛末而爲之記。參政王公諱伯大，字幼學，邑赤岸人。黃侯諱格，字叔謹，蜀之劍南人。今特誌之，以示諸民，傳之永久而弗替。民國《霞浦縣志》卷二五，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

三七。（刁忠民校點）

潘 枋

潘枋（一二〇四——一二四六），初名公筠，後改，字庭堅，號紫巖，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端平二年策進士第三。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皆未上。歷浙西茶鹽司幹官，除太學正，出通判潭州。淳祐六年卒，年四十三。枋才高氣勁，狂傲不羈，作文未嘗視草，尤長於古樂府。見劉克莊《潘庭堅墓誌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二），《宋史》卷四二五本傳，《齊東野語》卷四。

策 對

端平二年

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宜黜荆舒之號，挂秦熺之冠，散郿塢之藏，以釋天怒〔一〕。

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宋史》卷四二五《潘枋傳》。

〔二〕「宜黜荆舒之號」至句末：原無，據《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二《潘庭堅墓誌銘》補。

日食應詔上封事請改葬濟王

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爲令。故王一抔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宋史》卷四二五《潘昉傳》。

海瓊集序

端平三年

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諸人，及我朝蘇明允父子，皆古今號能文辭者，至其自述學業之艱，辛苦萬狀：或三年成一賦；或足跡遍天下；或謂不敢以輕心掉之，矜氣作之；或謂含英咀華，詰屈聱牙，手不停於六藝之文；或謂吾年二十有七，始克務學，又經歷幾載，而後學成。杜子美，詩人巨擘，胸中自有國子監，後人得其殘編斷藁，率一字半句，朝竄暮改不少□。李太白最號豪雋，猶橫經籍史，制作不倦，三十成文章。長吉至嘔出心肝乃止。前輩雖大手筆，要不可以無心而得，率爾而成也。今有人焉，不繇學識，而能不假思維而得，是可以世之常法論乎！蓋瓊山白公之作是已。僕頃未識瓊山，一日會于鶴林彭徵君座上，時飲半酣，見其掀髯抵掌，伸紙運墨如風，中心疑焉。旁適有紙數百幅，因取窮之，隨叩隨響，愈探愈深，猶河決崑崙注之海，晝夜汹涌有聲。童子隅

坐研墨，腕幾脫。頃刻數千萬言，取而讀之，放言高論，閎肆詭奇，出入三氏，籠罩百家，有非世俗所能者。始大驚異，是所謂不由紀律，不擊刁斗，而轉鬪千里外者也。徵君與瓊山爲莫逆交，此集詩文若干首，皆徵君手自纂集，又親爲審訂。去其悲來笑矣之類，得四十卷，其篇軸浩汗猶如此。瓊山自幼能爲文，集中有最少作者，又好酒任性，所作不皆合法度。古之文人，跌宕不羈之士，間亦有是，然瓊山非可以是論者。陳無己著參寥子說：「貫休、齊己〔二〕，世陋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役，終其身不去，豈用意於詩者，其工拙不足病也！」自謂「余之所貴，乃其棄餘」。則知高人逸士，其視富貴生死猶土苴芻狗，不足道也，況其區區者乎！是直遊戲於斯焉爾。《易》：「風行水上，渙。」蘇氏曰：「天下之至文也。」言其得之於無心，而成之於自然也。後欲觀瓊山之文，與其求之此集，不若往謁風與水而問焉，當思過半矣。瓊山或號海瓊，一號紫清，楊東山呼之爲白逸人云。端平丙申日長至，文林郎、新鎮南軍節度推官潘枋叙〔三〕。《甌宋樓藏書志》卷九一。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二六三，民國《閩清縣志》卷六。

〔二〕貫休：原作「貫體」，據《後山居士文集》卷一六改。

〔三〕枋：原誤作「枋」，據《福建通志》、《閩清縣志》改。

跋定本蘭亭帖 淳祐四年

始鄒正言浩赴貶所，其友人告之曰：「使君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友爲誰？田晝是也。《蘭亭》佳無說，蘇子瞻、賀方回人所共識，繇田君求楊、趙，又從可知也。淳祐四年夏至日，長樂潘枋。《蘭亭續考》卷一。

說天者莫辨乎易論

論曰：言天而得其性情之妙，此天下之至言也。夫天下之物名爲不可測識者莫天若，而《易》言天之書也，故世之言天者，至《易》而止。然而天也者世可得而識也，天之所以爲天者，雖有善辨，莫得而窺也。故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其於陰陽變易之理，無一而不辨。猶以爲未也，必求其所謂性與情焉。何者？穹然在上者天之形體，健而無息者天之性情也。形體者其顯也，性情者其隱也。言天而得其性情之妙，則雖其隱而在內，亦莫得而遁焉，此非天下之善辨乎？子雲曰：「說天者莫辨乎《易》。」夫所謂辨者，非形體之謂也，性情之謂也。是當於《易》之《乾》而觀之。天下之物有可辨者，有不可辨者，動吾知其爲風，潤吾知其爲雨，明吾知其爲日月，此皆天之類也，而猶有象

之可辨者也。若夫天者可得而知也，若性與情者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聖人之未畫《易》也，吾意天下之人蚩蚩而羣，蠢蠢而食，彼且不知天之爲何物也，而況其中之不可名言者乎！今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世之觀人者，於此每失焉。人藏其心，尚不可測知也，而況天乎！伏羲氏有憂之，始爲之畫八卦，曰如是而天也；文王、周公又從而和之，曰如是而天也。故於《蠱》、於《剝》而得天之行，於《大有》、於《無妄》而得天之命，於《泰》、《謙》、《臨》、《恒》、《觀》而得天之道，此天也。所謂性與情者，果安在哉！此《易》之所以爲善辨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主宰其帝也，功用其鬼神也，妙用其神也，《乾》其性情也。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此《乾》之所以爲《乾》，而天得之以爲天者也。吾何以知健之爲天哉？天，陽物也，秉陽而主健。天而不健，則有時乎或息；時乎或息，則四時不行焉，百物不生焉，而天之道泯矣。故曰健者天之性情也。而作《易》者獨辨之於《乾》焉，又豈非天下之大辨乎？或曰：正大，天之情也，吾求之《大壯》而得其情焉；動，天之心也，吾求之《復》而得其心焉。心也，性也，情也，皆是物也，獨《乾》乎哉！嗚呼！《乾》，《易》之門也，《乾》不作，則《易》幾乎熄矣，何有於《復》與《大壯》哉！此子雲說天者莫辨乎《易》，而吾亦謂說《易》者莫辨於《乾》也。雖然，觀天自《易》始，觀《易》自《乾》始，觀《乾》自四德始。四德者何？元、亨、利、貞是也。夫此四德者，他卦莫得而有焉，惟《乾》有之，是其所以爲《乾》也。故仲尼於《乾》亦曰：「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然則天之性情在《乾》，而《乾》之性情又有可得而辨者，愚故并及之。謹論。《論學繩尺》卷六。

潘戶曹遷墓志

紹定五年

紹熙癸丑七月八日，祖考戶曹卒，葬城北天王崎之原。越紹定壬辰三月十日，祖妣孺人劉氏卒。夏六月，將奉柩以合，先期啓視，壙有濕，公筠悲歎失措，奔歸以告母氏：「改卜何如？」母曰：「人之居、神之宅，惟安利是適。欲神之宜，莫若遷之吉，汝亟謀之！」未幾，得兆於石岳山先曾祖之塋左三百步，奉龜以告食，卜閏月庚申葬亦食。嗚呼！吾祖歿後十有二年而公筠始生。公筠生廿九年，而改葬吾祖。先君何在？祖妣復何在？公筠不肖，寔治茲事，其能協神之心乎？戶曹公諱子儀，字行父。十世祖諱季荀，仕唐爲御史中丞，五代入閩，由長樂參村徙東郭。高祖諱常，官至通奉大夫。曾祖諱冲，祖諱師文。考諱懷英，少從拙齋林先生遊，與東萊呂先生爲總角交。既娶，生三子。築書室，館賢士以爲之師，族里子弟皆得肄業其中，名士夫多由是出，今所謂山齋是已。戶曹，伯子也。初習《周官》學，後以詞賦選入成均。時東萊以學官校藝，得所作於稠人中，謂必佳士。及知爲戶曹，公喜曰：「吾故人潘仲傑有子矣。」自是出入東萊之門，聲譽日振，學校名流慕與之交，王公貴人爭以禮屈致。淳熙甲辰登進士第，注昭武戶曹。之官幾三閱月，以父憂歸，繼丁父所生母王氏艱。服除，調泉州安溪簿，未赴卒，享年四十有九。一子，先君諱鈞伯。二女，長適進士黃確，次適進士鄭聖錫，皆先祖妣卒。曾孫男二人，阿曾、仲曾。戶曹公性嚴重，不妄言笑，親朋無少長，皆呼

爲「司馬公」，私相告語：「吾黨有過，司馬公聞之，得無罪我乎？」生平輕財重義，好周人緩急。同舍或困於貧，每捐篋笥濟之。公筠不逮事，嘗聞諸長老前輩，所稱道如此。泣而述□□諸壙。孫男公筠謹誌。承直郎、監潭州南嶽廟陳武公書諱。陳端刻。民國《福建通志》卷二六。又見國家圖書館藏墓志拓片·章專一三三九。（尹波校點）

吳 邃

吳邃，號松淵，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嘗爲武學博士，淳祐中以承直郎添差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行府準備差遣事，累官知廣德軍。見《宋元學案》卷五六。

重修龍井祠堂記

淳祐四年十月

淳祐四年秋，兩浙轉運判官章公大醇新侍郎胡公之祠於錢塘龍井之源，衍舊典也。公生婺之永康，再牧錢塘，因退老而終焉。康定改元，勅旨葬於龍井，賜墓田五十一畝。歲久荒蕪。紹定初，婺州有雲溪呂公皓訪公墓荒蕪中，得斷碑，參政葛公洪、尚書喬公行簡、侍郎林公楷、安撫趙公立夫、計使陳公宗仁，籍田致奠，具有程式。已復迷漫弗省，寺僧並緣爲利，籍毀碑仆。會公之宗人新差知

韶州佚，俾其從子居敬、甥禮部貢士章斌龍，聚鄉人之在朝者，鳴于省、于部及轉運使。章公矍然驚曰：有是哉！乃屬幕客廣文呂遇龍閱厥貢，正厥疆畝，釐厥位向，爲精舍，爲大塗，爲石梁，爲隨門，皆復其舊，擇僧以職祀。羣山勢蒼，大江森潏，地靈波豁，若赴若揖，肝蠻震盪，如公復生。於戲！公之神於婺也舊矣，由婺而東，浙兒童士女尸而祝之，至與社稷等，錢唐遺愛，宛其未遠焉。馬鬣之封鞠爲菑翳，其更壞迭起，往往獲助於大夫士爲多，豈有數存乎其間耶？然公之功在國，澤在民，踐履具見於文正范公所爲墓誌，詎以顯晦爲輕重哉！謹按《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初公發祥方巖，陰涸妖寇，勅賜廟額「赫靈」，封祐順侯。尋以雨暘應禱，累進封嘉應、福澤、靈顯。日者旬內久不雨，章公既率其僚乞靈天目矣，復心禱於公，不移時刻大霽。豈公之神特因難以見易，抑章公之心與神交，不擇地而應歟！神能獨顯於婺而已。君子爲章公是舉也，有軌俗之道三焉：表先賢之墓，植之風聲，仁也；嚴水旱之際，革其機淫，禮也；封長吏之遺愛，使民不偷，義也。豈直敬恭桑梓云乎哉！祠既成，吾黨之士相與言，宜特書深刻，以遺來者。遂，公邑生也，不敢辭，是爲記。其年十月既望，承直郎、添差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行府準備差遣事吳遂記。《龍井顯應胡公墓錄》，武林掌故叢編本。

永康縣學記

寶祐四年春，東嘉方君來攝永康邑事〔一〕，載見於學，顧齋廡仰漏俯濕，拜弗容膝，蹙然曰：「政有先是者耶？」吏環聽而駭：「帑廩四壁立，甫急急之符旁午，若此何！」君子舉願以祿入，朝經暮營，若償重負。縉紳學士，弗勸而集，斧斤爭先之，不動有司。閱月七〔二〕，告厥成，乃更繪從祀羣賢之像于屋壁，又祀邑之先正襄靖樓公炤、正惠林公大中、文毅陳公亮，以致高山景行之仰。揖諸生而策之曰：「古麗山秀水腴，斯文之符也。自胡公則開科於端拱，徐公無黨冠南省於皇祐，先後以行顯，文風日起。逮於南渡，有迭位樞筦爲國柱石者；有持崇橐登臺省歷郡麾，表表以名節炤世者；有首唱廷陛，抗夷夏之大義〔三〕，爲社稷吐氣者。其他魁偉傑出，磊磊相望，固不止三賢而已，蓋天子所嘗褒諡以風勵方來者也。當乾道、淳熙間，巨儒元老或自武彝、自金華、自臨川、自永嘉〔四〕，來遊於靈沼蕭寺之下，糲食蔬酒，累晷浹夕，相與講明聖賢之深緒。一草一木經其盼矚者，猶有光彩。聲蹟寢遠，風旨尚存，得無漱餘芳、叩逸響者乎？」咸拱手曰：「敢弗力！」於是諸生轉相語，重請於予，願有述也。予乃言曰：邑大夫游刃動中竅節，日劘千牛無難也，然蘧廬其身而棟宇厥士，可不謂知所先後乎哉！繼自今，吾黨入肆於學，弗孝弟謹信是務，出仕於時，弗修潔忠直是邵，其何顏見邑大夫耶？邃嘗竊聞之先生長者，爲學之要不過明辨義利而已，辨義利者莫要於一念之

初。孟子指鷄鳴而起爲學者一大期會，截然分舜蹠善利之間。二者何？一念將分之際也。鷄鳴之先，萬慮俱寂，一念纔分於毫芒，善惡已判於天壤。吁，可畏哉！喚醒羣迷之路，端無切於此矣。《書》謂之幾，《中庸》謂之獨，孟子謂之間，周子謂之動靜未形，一也。有能存夫靜以涵動之所察，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一念微差，勇鋤勾蔓，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庶乎誦詩讀書，光紹前哲，目溪山而有耀，對邑大夫而無慚色〔五〕。願吾黨共進焉。方君名夢玉，永嘉人，以《春秋》擢第，當路方交薦其人〔六〕。助斯役者，趙侯必遽、林侯子庶、松陽丞樓泳、定遠宰呂撫、制僉方焯、運幹方庠、嵎丞方羨、國學士陳雷奮、正奏名趙由鎮、國子進士趙與鐸，而吳邃亦與末云。民國《永康縣志》卷一五，民國二十一年刊本。又見萬曆《金華府志》卷二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八，《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六。（以上刁忠民校點）

〔一〕東嘉：原無，據萬曆《金華府志》補。

〔二〕七：原作「月」，據右引改。

〔三〕夷夏之：原作「中原」，據右引改。

〔四〕元老：原作「元夫」，據雍正《浙江通志》改。

〔五〕無：原作「然」，據萬曆《金華府志》改。

〔六〕「交」原作「推」，「人」原脫，據右引改、補。

全宋文卷七九六六

宋理宗一

宋理宗趙昀（一二〇五——一二六四），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璵子，母全氏。初名貴誠，嘉定十五年爲邵州防禦使。十七年賜今名。是年寧宗崩，丞相史彌遠與楊后貶皇子趙竑爲濟王，出居湖州，而矯詔立昀爲帝。紹定六年彌遠卒，始親政，史稱「端平更化」。端平元年，與蒙古連兵滅金，以圖收復三京。金亡，蒙古軍入洛，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開慶元年，蒙古兵圍鄂州，宰相賈似道諱言其納幣稱臣請和，僞稱獲捷。自後似道擅權，朝綱日壞，國勢益危。其在位也，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相繼竊弄威福，與相始終。而同時崇獎理學，黜王安石從祀孔廟，升濂、洛九儒，表彰《四書》，確立理學之統治地位。在位四十年，年號八：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見《宋史·理宗紀》。

上皇太后尊號詔

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

朕以冲眇之資，纂休明之統。聖父賓天之痛，莫報親恩；坤元載物之功，幸依母範。矧導揚於休

命，俾請決於政機。爰迪舊章，聿崇顯冊。大行皇帝皇后志嚴警戒，行茂懿徽。儷日爲明，久助先皇而內治；太極密運，今尤率土之同瞻。方將充仁心以宏濟于艱難，昭慈訓以保佑于涼菲，庶邦基之弗墜，尚寰宇之小康。敬正隆名，以揚大德。宜恭上尊號曰皇太后。《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崔與之轉朝議大夫制

嘉定十七年九月

敕：朕祇奉燕詒，繼世而有天下；聿新駿命，敷祉而錫庶邦。矧班法從之嚴，可後溫綸之寵？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玉牒官葉時等以禮樂詩書之彥，爲言語侍從之臣，方基圖績紹之功，正君臣倍合之始，爰陞峻秩，用表殊恩。如在先朝，勿替嘉猷之告；庶令初政，克承前列之休。可依前件。《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九。

見任官廩祿按單幫給詔

嘉定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諸道憲司下所部，見任官廩祿按單幫給，歲終上已支數于尚書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改年號爲寶慶詔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朕猥以眇躬，誕膺駿命。祖宗千百世之業，傳緒在予；中外億萬人之心，望治伊始。賴慈闈之擁佑，慙涼德之菲冲。粵自纂圖，率遵垂憲。欽惟大寶之重，守必以仁，兆民之寧，賴于有慶。肆掇聖經之旨，肇頒年紀之新。綿景祚於延洪，與羣生而康乂。更資中外之彥，輔成本始之規，興起治功，允孚德意。其以明年爲寶慶元年。《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推恩京西河北新復州軍詔

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三日

京西、河北新復州軍屢經兵擾，並免入貢，仍與推恩。《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顯佑廟賜靈惠侯敕

嘉定十七年十二月

結埼有亭，志自漢世；民業生聚，獨盛于今。爾神廟食此方，衆所依怙。曩緣捍患，已錫嘉名。茲復覽於奏封，俾肇開於侯爵。尚歆茂典，益著靈休。《寶慶四明志》卷一五。

崇儒詔

寶慶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即令學士院明諭朕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令臣僚上奏言國事詔

寶慶元年五月四日

内外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所見聞，封章來上，毋或有隱。《宋史》卷四一《理宗紀》。又見《南宋書》卷五。

求言詔

寶慶元年五月十四日

自昔帝王即政之初，首闢四門，達聰明目，訪予落止，小毖求助。凡今内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具以啓告，忠言正論，朕所樂聽，事有可行，虚心而從；言或過直，無悼後害。封章來上，以副

朕延納之誠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史彌遠拜太師御筆

寶慶元年六月十八日

朕恭稟太后聖諭，謂丞相忠貫日月，勲塞宇宙，實惟我國家無疆之休。惟屢宣至意，欲示褒崇，而丞相謙遜退却，囊封面奏，力辭不已。使崇德報功之典久未昭著，甚非所以承先朝始終眷倚之意。丞相左右擁翊之功，其議有以尊顯之。朕惟丞相受知二祖，光輔兩朝，贊更化以正權綱，佐定策以安宗社，不動聲色，中外晏寧，可謂社稷之臣矣。國之元勲，宜有異數。重以慈訓，其敢或違！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使、進封魏國公。令有司討典禮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賑恤滁州被水之家詔

寶慶元年七月十八日

滁州大水，撥會子三千緡、米千六百石，賑恤被災之家。《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受納苗米不許過數增入詔

寶慶元年八月九日

諸路州軍受納苗米，不許過數增入，多量斗面，令轉運司覺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姚子才授秘書郎詔

寶慶元年八月十四日

司農丞姚子才封事切直，進官一秩，授秘書郎。《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傅伯成楊簡召赴行在詔

寶慶元年八月十五日

傅伯成、楊簡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可召赴行在，令所在州軍以禮津發。《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鑑》卷三一。

趙鉞夫除直秘閣福建提刑詔

寶慶元年八月十五日

真德秀奏事，朕因訪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鉞夫對。朕惟獎廉所以律貪，亦庶幾化貪爲廉之效，以惠吾民。趙鉞夫除直秘閣、福建提刑。《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舉廉吏詔

寶慶元年八月十八日

侍從、給舍、臺諫、卿監、郎官及在外前執政、侍從、諸路帥臣、監司，各舉廉吏三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王圻《續文獻通考》卷四七。

舉將帥詔

寶慶元年八月二十日

侍從、兩省、臺諫、三衙知閣、御帶環衛官、在外前執政、侍從、諸路監司、帥臣、都副、都統制及屯戍主將，各舉堪充將帥三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張九成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詔

寶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故禮部侍郎、贈少師張九成紹興策士，以直言受知高宗，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誠約監司守令詔

寶慶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監司、守令各精白自新，以稱朕意。其或不悛，必罰無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胄試事詔

寶慶元年九月八日

胄試仍舊制，職事官牒同居五服內親，釐務官牒同居小功親，銓試三人取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鑑》卷三一。又見《續文獻通考》卷四九。

邵州陞寶慶府詔

寶慶元年十一月六日

邵州係今上皇帝潛藩，陞爲寶慶府，筠州與御名聲音相近，改爲瑞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減行都等公私僦舍錢詔

寶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行都及諸路公私僦舍錢米經減者，減三分。《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皇太后罷垂簾諭天下詔

寶慶元年十二月九日

朕以眇躬，獲承大寶，實賴聖母，同覽萬幾。粵自聽斷之初，已持謙退之志。朕仰遵先帝遺訓，瀝控丹衷，聖意曲從，臨朝數四。今者手書屢降，申諭益嚴，朕心皇駭，莫知所爲。疏奏面陳，願還親札，至于累日，慈聽莫回。雖明謨睿斷，今古無鄰，而內顧菲涼，懼弗克稱。然而威命既布，敢不勉承。惟一守於洪規，庶不負於付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見供職及在外帶職從官歲舉三人詔

寶慶元年十二月九日

今後見供職及在外帶職從官，依元祐十科舊制，歲舉三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陽山靈濟廟神封顯佑侯敕〔二〕

寶慶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敕連州陽山縣靈濟廟神：休證之來，雖曰象德，禱之則應，神理亦昭昭焉。爾神生逢唐室之隆，廟食陽山之境，歷祀采久，子孫益微。乃緣雨暘，屢著靈驗。爰考奏牘，俾開侯封。惟神之佑民，不替於初，則民之事神，寧有厭射？可特封顯佑侯〔二〕。民國《陽山縣志》卷一七，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本。

〔二〕此敕錄自「誥詞碑」，敕書前原尚有：「尚書省牒：牒奉敕，宜賜靈濟廟爲額。牒□準敕，□牒。嘉定十二年十二月日牒。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鄭□，右丞相□。」

〔三〕敕文後原尚有：「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慶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少傅、右丞相、魯國公彌遠，參知政事繪，參知政事極，兼給事中章，中書舍人塈。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時，都事王受，太府少卿兼左司趙伉夫付吏部。少傅、右丞相、魯國公彌遠，參知政事繪，參知政事極，吏部尚書草，吏部侍郎達。」

贈何異敕

寶慶元年

爾居詞林，纂修稱職，擢授工部侍郎，旋陞工部尚書、寶謨閣學士，終贈臨川郡開國侯。朕以其能秉心不回，忠言屢聞，考其所修之史，皆成理學之語。朕爲寵之，茲復表彰歷歷，擢陞官職，以報爾之功烈，以爲爾之子孫慰勉云。同治《崇仁縣志》卷首，同治十二年刻本。

置寶章閣詔

寶慶二年正月

朕仰惟寧宗皇帝挺仁聖之資，躬粹純之行，就將熙緝，德共日新，淵懿聰明，動與天合。粵從更化，尤謹修攘，輿地寢歸，賞功班慶，發爲謨訓，歡均邇遐。所謂詔令見德化之成，璽書明萬里之外者，殆兼其盛。經不云乎：「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我寧考之文，蓋本諸此，宜其經緯自然，軌範萬世，河圖琬琰，光耀寶鎮也。朕方將欽哀睿製，昭奉嚴儲，宜揭鴻名，以隆燕翼。其閣恭以寶章爲名，仍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才德之宜稱者爲之。著諸令甲，式永昭回。《咸淳臨安志》卷二。

賜程秘等詔

寶慶二年二月初一日

國家三歲取士，試於南宮，蓋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事至重也。朕屬在哀疚，未遑親策，爰咨近列，往司衡鑑。卿等宜協心盡慮，精加考擇。夫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去取之際，其務審此。至若場屋私弊，售僞亂真，成法具存，所當申飭，毋使僥倖者濫進，而忠樸者見遺，庶幾今日設科求賢之意，獲收異時分職爲民之實。《咸淳臨安志》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王圻《續文獻通考》卷四三。

懲責贓吏事詔

寶慶二年二月三日

贓吏有實迹者，不測置獄，明正典刑，其永不得與親民及師儒差遣，繼經赦宥，不許改正。有監司守臣保舉三員者，聽之。仍每任所保以一員爲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特奏名第五等人遇郊與嶽祠詔

寶慶二年二月十八日

特奏第五等人遇郊，與嶽祠，其願繳敕再試者聽。《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獎諭羅宰詔

寶慶二年三月五日

朕自下求言之詔，凡封章來上，必詳加省覽，亦已采擇施行，而遐方小臣，猶未有應詔。近者始見普安軍推官羅宰所陳利病，辭旨勤懇。一介之士，身處蜀萬里之外，乃能獨先衆人，惓惓效忠，深可嘉尚。可特與陞擢差遣，以勸來者，以副朕聽納之志。《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獎諭游泂詔

寶慶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朕近召游泂，見于便殿，詳覽二疏，因加訪問。議論正大，指證明切，真有益於君德治道，聳聽嘉歎。可特與改合入官，仍除館職。旌忠讜以導敢言，乃朕志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太常寺功臣閣以昭勲崇德閣爲名詔

寶慶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太常寺建功臣閣，繪趙韓王普而下二十有三人，以昭勲崇德爲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二廣諸司注授守倅條約詔

寶慶二年四月七日

令二廣、諸司，今後守倅以下闕官，須申省部，未有注授者，方許奏辟；倅令未滿求辟者，禁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誠諭監司守令詔

寶慶二年四月十六日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庶事曲盡其敬，忠厚積累，囹圄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阼以來，舉廉戒貪，興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汨於吏奸，莫卹人命；强者輒持巧心，析律貳端。久繫株連，遂易瘐死。其或叨憤自豐，庶威奪貨，五過之疵，是非舛紊，蔑棄中典，民冤莫伸，哀矜之意微，剝斂之風著，豈朕爲民父母之意哉！繼自今監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

毋僭亂辭，勿格詔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幾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爲蔽欺，貪殘淹留，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則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宋史記》卷一二。

令三省詳議審處濟王罪以聞詔

寶慶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朕祇奉宗祧，務隆孝愛，其於親睦之義，尤所盡心。不幸濟王自滔叛逆，既已曲加恩禮，掩其罪惡，及給舍繳章三上，乞與追貶，朕亦重於施行。今臺諫屢乞正名定罪，論奏不已，私情公議，未知適從。可令三省詳議審處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詔

寶慶二年八月九日

令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轉運使察其違者劾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新中法科而資淺者除授詔

寶慶二年九月三日

新中法科而資淺者，須外歷二考以上，方擢爲評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捕全火盜推恩詔

寶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捕全火盜，不問初獲，並減四年磨勘；其有親獲實績經監司帥守保奏者，特與改秩。《宋史全文續

資治通鑑》卷三一。

議舉行惠民事諭輔臣詔

寶慶二年十月十九日

連雨不止，朕深憂之，惟是寬恤刑獄，蠲放逋欠，悉已施行矣。可以惠及下民者，更議舉行一二事，庶幾感召和氣，速獲晴霽。《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令輔臣擬定進呈上皇太后尊號詔

寶慶二年十一月五日

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實戴皇太后覆育推佑之恩，豐功盛德，宜極尊崇。今將舉冊寶禮，朕欲於未進奉之前，恭上尊號，可令輔臣擬定進呈。《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趙不熄趙善踐赴朝參詔

寶慶二年十一月六日

不熄、善踐行尊年高，令赴朝參，筵宴外，餘並特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獎諭潘檣詔

寶慶二年十一月七日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潘檣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以示嘉獎〔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一〕「特除」下當省略「大理少卿」四字。

賜三省御筆

寶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

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繫，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尚澆漓，文氣卑鹵，純厚典實，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薰陶之或闕？咨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者賢才之盛。副予至意，惟爾之休。付三省。正德《袁州府志》卷一〇。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一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康熙《宜春縣志》卷一四，《越中金石記》卷五。

〔二〕寶慶二年：原繫「寶慶三年」，《咸淳臨安志》等書所繫亦同，今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改。《越中金石記》載原碑刻有「丙戌」「御書之寶」印，可證確是二年所下。

上皇太后尊號事詔

寶慶二年十二月二日

皇太后宜上尊號曰壽明皇太后，有司詳具儀注，朕當親奉羣臣詣慈明殿奉上冊實〔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二〕奉羣臣：疑當作「率羣臣」。

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寶慶三年正月十九日

朕每觀朱熹《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一，《宋元通鑑》卷一〇四，《南宋書》卷五。

諭銓部注授事詔

寶慶三年二月三日

銓部，今後司法參軍不許以諸司年勞出官人注授，諸道檢法官照條格差注，憲司毋得妄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誠諭郡縣長吏勸農詔

寶慶三年三月庚戌朔日

方春和時，郡縣長吏其各勸農桑，抑末作，戒苛擾，俾斯民安土樂業，力本耕織，以成富庶，則

予汝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郊祀大禮並從省約詔

寶慶三年三月初一日

今歲郊祀大禮，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全宋文卷七九六七

宋理宗 二

郡縣繫囚事詔

寶慶三年閏五月初一日

郡縣繫囚不實書曆，未經結錄，守臣輒行特判。憲司其詳覆所部獄案，歲月淹延者置於憲。《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南郊御札

寶慶三年六月十一日

敕内外文武臣寮等：朕以今年十一月六日欵謁于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覺察按劾州郡不支小官俸給者詔

寶慶三年七月十八日

諸路憲司覺察州郡不支小官俸給者，按劾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賑恤被災民戶詔

寶慶三年七月二十日

比者，疾風甚雨，介于秋成，以朕之不德，上天示譴，夙夜震恐，慮爲民瘼。訪聞畿甸多有飄損禾稻，毀害室廬，嗣後居民失業，必致流散，深可憐憫。如被水州郡速議賑濟，仍與放行竹木等稅，及富室假貸，向去且令倚閣，庶幾貧富相資，以寬目前之急。併其他賑恤事件，亟令有司條具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議寧宗謚號詔

寶慶三年八月十日

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號見今六字，宜加上十字爲十六字，如祖宗故事。令宰執、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集議，仍令禮官詳具典禮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吏部銓注事詔

寶慶三年八月十七日

吏部試邑兩經罷黜，毋得再注知縣、縣令。《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時青除武康軍節度使詔

寶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時青堅壁守淮，獨當一面，屢戰捷，除武康軍節度使、左金吾上將軍、忠義都統制。《宋史全文續

資治通鑑》卷三一。

郊祀誠諭群臣詔

寶慶三年十月十三日

朕以眇躬，紹膺聖緒，今始郊見天地，兢兢寅畏，慮弗克任，已先期齋肅，庶幾對越無愧。今百御事之臣，各宜恪謹攸司，毋或怠慢，以稱朕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改元紹定大赦天下詔

寶慶三年十一月七日

朕紹列聖之洪基，膺中興之寶曆，若昔纘圖之始，適當修祀之時。固嘗肇舉於明禋，曾未特伸於大報。茲遵舊制，茂歲稔容。天覆地持，既肅合祛之典；祖功宗德，益嚴並侑之儀。若七曜之照臨，暨百神之森列，咸從秩序，祇徹丹純。載惟涼菲之資，昭受盈成之託，仰法紹興之治，近承嘉定之規。用易美稱，以迎新祉。其以來歲改爲紹定元年，可大赦天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決獄詔

寶慶三年十一月七日

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決繫囚，兩浙州軍亦如之。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酒所贓賞錢。《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令有司議上壽明皇太后尊號詔

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朕嗣承大統，初郊禮成，稽之典冊，壽明皇太后合上尊號，可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宋史全文續

資治通鑑》卷三一。

申嚴遏米之禁詔

寶慶三年十二月六日

兩折、江東西、湖南北州縣凡有米處，申嚴遏米之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賜大司農卿丘壽邁臘藥詔

寶慶間

敕壽邁：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閫。鐵衣金柝，夙嘉牧御之勞；翠管銀罍，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寶慶年月十九日下。《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一。

陞山陰縣爲淮安州詔

紹定元年三月八日

陞寶應州山陰縣爲淮安州，改山高縣爲淮安縣，其淮安縣、漣水縣並隸淮安州。《宋史全文續資治

通鑑》卷三一。

獎諭獄空詔

紹定元年四月

朕嗣有令緒，四載於茲。比下詔書，風厲郡國，惟刑之恤，汔未能盡稱朕意也。京師衆大之區，俗習夥繁，異時專彈壓、事撻發者猶懼弗集，矧曰其不留獄。惟卿器識宏亮，政修訟理，五辭兩造，蔽斷平停。惠心既孚，民重犯法，囹圄遂空，可謂學有本原，治出儒雅，達於國體矣。樞機所發，首善於此，余深寵嘉之。《詩》不云乎：「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尚益助我宣德流化，使天下聞風而勸焉。《咸淳臨安志》卷四一。

監司慮囚詔

紹定元年九月四日

監司每歲詣所部州縣慮囚，至來年正月歷遍，如屬縣非監司經由之路，委官分往，監司復行點檢，毋致冤濫。奉行不虔，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賜王暨等詔

紹定二年二月初一日

朕側席英俊，共成治功，大廷策士，始於今歲。既合郡國之貢，試之禮闈，將拔其尤以進，俾奏對而官使之，選擇去取之端，可不謹歟！夫取士之道，器識爲先，明試以言，自古不廢。況祖宗以科目得人，類多忠實重厚之士，皆因其文以占之。卿等典司文衡，其精乃鑑裁，毋尚浮靡，毋棄樸直，毋拘己見，毋徇時習，務柬實材，以副朕意。《咸淳臨安志》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歲舉廉吏犯姦贓保任同坐詔

紹定二年二月十一日

歲舉廉吏或犯姦贓，保任同坐，監司守臣其申嚴覺察。《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繫囚瘐死獄中罷黜獄官詔

紹定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郡縣繫囚多瘐死獄中，憲司其具獄官姓名以聞，黜罷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縣令非才擇佐官委任詔

紹定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今後州郡催科，必遵常制。縣令非才，擇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許差州官及寄居權攝。《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誠約州縣詔

紹定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州縣闕官，不許挾伎術人、豪民、罷吏借補官資。權攝小官請俸不許積壓，及以他物準支。民間二稅合輸本色，不許抑令折納，倍數取贏。令臺諫監司覺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賑濟成都潼川路詔

紹定二年五月

成都、潼川路旱歉，令制置司及各路監司疾速措置賑卹，務要實惠及民。仍考察郡縣奉行勤惰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許戶絕之家從條立嗣詔 紹定二年五月

戶絕之家，許從條立嗣，不得妄行籍沒。《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廣西州縣闕官禁以白身借補人充攝詔 紹定二年七月初一日

廣西州縣應闕官，毋得以白身借補人充攝。《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禁諸州軍增收苗米詔 紹定二年八月初一日

戶部遍下諸路州軍，不得增收苗米，多量斛面。許越訴，仍令漕司覺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禮部國子監下等上舍不得用例徑赴殿試詔

紹定二年九月初一日

禮部、國子監下等上舍，必循舊法守年，不得用例徑赴殿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贈羅點敕

紹定二年

饗明堂而霑澤，具有彝章；下木鳳以遺封，式彰儒道。昔屢舉褒揚之典，茲復行追襚之恩。眷我舊臣，若時明訓。故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羅點特贈爾太子太師、金紫光祿大夫、崇仁縣開國伯。指書社而封，斯道還明於今日；即故鄉而祀，厥光謾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同治《崇仁縣志》卷首。

諭江西等處寇盜脅從之民自首詔

紹定三年閏二月二十五日

江西、湖南、福建寇盜，凡脅從之民，束身出官，並與釋罪，能自戮渠首而來者，補官賜官，土豪帥衆立功者官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李心傳特改合入官詔

紹定三年三月十一日

秘閣校勘李心傳已歷兩考，研覃典籍，恬靜可嘉，特改合入官。《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明堂大禮並從省略詔

紹定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今歲明堂大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悉循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誠約明裡侍祠執事官詔

紹定三年八月四日

明裡侍祠執事官既受誓，毋得臨期規避，如或循習，必罰無赦。仍令臺諫覺察。《宋史全文續資治

通鑑》卷三一。

浙西修復圍田減納苗稅詔

紹定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令浙西提舉司下所部州縣，將條復圍田減納苗稅〔二〕，毋收斛面。《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二〕條：疑當作「修」。

討論壽明慈睿皇太后壽慶以聞詔

紹定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壽明慈睿皇太后明年聖壽七十五，古希有甚盛之慶，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上皇太后尊號詔

紹定三年十二月三日

養莫大於尊親，永依慈造；福必先於曰壽，宜茂徽稱。偉慶事之輝煌，洽歡聲而洋溢。壽明慈睿皇太后載安宗社，兼體乾坤，宜加上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其令有司詳具儀注，朕當親帥百寮

詣慈明殿奉上冊寶。《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詔

紹定三年十二月七日

史彌遠入見敷奏精敏，氣體向安，朕尊禮元勳，未欲勞以朝請。可十日一次赴內引入堂治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討李全詔

紹定三年十二月七日

逆賊李全久蓄奸謀，大逆不道〔一〕，已敕江淮制臣率兵追討，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罪止逆賊，罔及脅從。逆黨有能擒斬李全以降者，仍給散錢糧，更加不次之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一〕久蓄奸謀大逆不道：《宋史·理宗紀》作「反形日著，今乃肆爲不道」。

黃綸贈少師敕

紹定三年

誠以感神，固國家之盛典；位不稱德，追臣子以厚恩。任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贈特進綸一代碩儒，四朝元老。昔登諫省，以文章抑浮僞之風；繼擢漕司，以道義鎮蠻夷之俗。七年去國，奔走赴功，一旦還朝，榮參典禮。朕方圖於大任，卿遂決於退休。浩志難回，疏恩庸篤。人能知止，宜益介於百年；天亦何辜，不憖遺於一老。慶流後裔，名列仕途。爰封三少之崇，以副九原之望。可特贈少師。紹定三年。道光《新修羅源縣志》卷一九，道光十一年刻本。

條約遇暑慮囚事詔

紹定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今後行在遇暑慮囚，命所差官將臨安府三獄見禁公事除情重例不原外，餘隨輕重盡行減降決遣，大理寺、三衙、兩赤縣一體裁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會子庫造第十四十五界會子詔

紹定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會子庫造第十四、十五界共二千萬緡，令封樁下庫充邊郡科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推恩忠勇死義之家詔

紹定四年七月一日

凡忠勇死義之家，並與優給其家，其有子才藝異衆者，令赴樞密院審視錄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鑑》卷三二。

覺察不職縣令詔

紹定四年八月十三日

近民之官，莫如縣令，日來間有貪虐昏繆不能任事之人，重爲民害，令諸路監司守臣覺察，具職位上于尚書省，取旨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臣僚奏告令禮寺疾速定日具奏以聞詔

紹定四年九月三日

回祿之災。延及太廟，祖宗神主暫就御于景靈宮。朕累日哭於神御殿，省愆謝罪，傷痛罔極。所合奏告，可令禮、寺疾速定日具奏以聞。

令三省、樞密院暫就都亭驛、六部暫就傳法寺治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賑恤被火之家詔

紹定四年九月七日

火後合行寬恤條件，悉令三省施行，其令學士院降詔，出封樁庫錢、豐儲倉米賑卹被火之家，蠲臨安府城內外之征一月。《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以臨安府火素服視朝求直言詔

紹定四年九月十一日

丙戌之夕，回祿爲災，信宿之間，上及太室，延燔民廬，莽焉荒燬，都人奔避，間遭死傷。皇天降威，孰大於此！朕當避正殿，素服視朝，減膳徹樂，以答明譴。其寬卹事宜，已命宰輔次第施行；

應內外臣僚士庶咸許直言，指陳過失，毋有所隱。庶藉忠嘉，共圖消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責降馮榭王虎詔

紹定四年十月六日

殿前副都指揮使馮榭、主管侍衛步軍司王虎救焚弗力，延及太廟，各奪一官罷之。《宋史全文續資

治通鑑》卷三二。

條具曲赦四川關外州軍事件以聞詔

紹定四年十一月三日

四川關外州軍近經蒙古侵犯殘破去處，未能復業，軍民日前或有註誤，陷於罪戾，合行曲赦，令三省條具事件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責罰吳澄推恩高夢月等詔

紹定五年正月九日

李全之叛，淮東提刑司檢法吳澄等出泰州城謁賊，各追官勒停。其不出見賊者高夢月、劉賓雲循升二資；罵賊而死者海陵簿吳嘉特贈朝奉郎，官其一子將仕郎。《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賜陳貴誼等詔

紹定五年二月一日

朕即政以來，試士南宮者三矣，中間親策於廷，見謂得士。今四方之彥、三學之雋雲蒸霧集，咸欲各售所學以希官使，則夫精鑑裁示趨向，俾知科舉取人，不但爲爵祿之階，而實爲國家之計，先器識，後詞藻，務忠實，斥浮僞，豈非取士之權衡、得人之徑術乎？卿等固所深知，更希加勉，以副眷倚。《咸淳臨安志》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賜仙立領軍押衙詔

紹定五年三月一日

仙立領軍押衙討寇有功，進封都虞候。赤心報主，白髮憂民，風行蠻貊，電掃烟塵，誠昭代之良將，間世之偉臣。紹定五年三月一日。民國《寧國縣志》卷一二，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全宋文卷七九六八

宋理宗 三

條約補試事詔

紹定五年四月十二日

禮部、太常寺行下太、武學胄監，今後補試，文臣外任帶朝職，與放牒試；武臣外任帶閣職，與在外貼職同，不許放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薛極等復元官詔

紹定五年五月九日

昨鬱攸爲災，延及太室，罪在朕躬，而二三執政引咎去職。今宗廟崇成，神御妥妥，薛極、鄭清之、喬行簡並復元官。《宋史》卷四一《理宗紀》。又見《南宋書》卷五。

齊民犯罪不許妄行籍沒詔

紹定五年五月十八日

諸路監司、郡守，今後齊民犯罪，不許妄行籍沒；法當籍者，先具情節取旨施行，違者越訴。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胡元琰特轉官三資詔

紹定五年七月五日

近歲北兵再入利、閬，迫近順慶，承奉郎胡元琰攝郡事，能收散卒，定居民，諭叛將，以全闔郡，以功特轉官三資。《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刑部奏案以時審定詔

紹定五年七月十二日

省部刑寺，應諸刑奏案以時審定，已經奏聞，速與報下，庶免淹延。獄官不許兼職，俸薄者增給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殿試策進士制策問

紹定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朕聞堯舜之帝、禹湯文武之王，莫不從事於學，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未嘗外道以出治，舍經以求治也。朕以眇陋，嗣承丕緒，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諏輔弼，延納英雋，日御經筵，日誦曰講，咸有常準。然六經之道，所以淹貫天人維持世變者，至纖至悉，不可勝窮；而治監一書，又所以著歷代君臣之媿惡，以勸戒于後，皆莫先於修身而齊家，進君子而退小人，嚴名分而遏亂萌，修政事而攘夷狄，恤民隱而懼天變。朕深惟經訓史策日陳於前，文字繁多，塗轍遐闊，求其所以實力者，乃即閒燕。竊有慕古人緝熙光明之義，日就月將，躬履神會，蓋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歸，使普天率土若士與民，繇內及外，悉共繇於理義，而無本末舛逆之患、上下異向之風，顧不偉歟！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論士習之厚薄，則有所未暇。蓋以本原既正，則他可以序舉也。子大夫奉對于庭，其以有得于經史者，細繹而畢陳之，朕將親覽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二廣武臣非經公朝拔擢不許辟郡詔

紹定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廣監司，今後武臣非經公朝拔擢，不許辟郡，特科人不得辟入郡幕；如遇闕守，祇於鄰郡差

攝。著爲令。《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諸路監司體量旱歉州縣檢放詔

紹定五年閏九月六日

諸路監司體量旱歉州縣，依條檢放，察守令之貪廉仁暴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求直言詔

紹定五年閏九月十九日

避殿、減膳、撤樂，尚慮朕躬有過，及朝政有缺，令中外臣僚極意指陳，無所隱諱。其有關民間利便疾苦，併令諸路監司守令以實具述聞奏，仍敷恩宥，以答天戒。三省條具合行事件，令學士院降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按劾貪吏詔

紹定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刑部檢坐命官犯贓條令，嚴飭監司察部內貪吏，劾其尤者，一遵祖宗舊法，計贓雖輕，委係入己，令吏、刑部永不銓叙改正。監司不按發，併坐失職之罪。《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以皇太后不豫赦天下詔

紹定五年十二月六日

皇太后聖體稍愆和豫，朕夙夜于旁，不敢輒懈，命醫嘗藥，籲天禱神，間亦小瘳，猶未全愈。宜宏宥過之施，式迓無疆之休，可大赦天下。命官分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皇太后不豫求醫詔

紹定五年十二月六日

皇太后聖體違和，服藥未效，如草澤有能治療痊安者，白身除節度使，已有官人及願就文資者，並比附推恩外，更賜錢十萬貫、田五百頃。三省可出榜曉諭，仍許徑赴和寧門外自陳，內侍省即時聞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大行皇太后陵寢務從儉省詔

紹定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大行皇太后陵寢當遵遺詔，務從儉省。諸路監司州府軍監寺正進慰表，其餘禮物並令免進，仍不

得以助修奉攢宮爲名，有所貢獻。《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於宮中服三年之喪詔

紹定五年十二月

朕惟皇天降割，大行皇太后上僊，哀痛罔極。但內朝大典，不敢輒有改更，朕於宮中自服三年之喪。《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贈閔忠左譽朝奉郎敕

紹定五年

昔張巡以羸卒守危堞備寇，城陷，罵賊不屈而死，唐朝褒恤之典，僅聞廟食睢陽而已。爾左譽以一尉之微，乃能爲巡所爲，風節凜凜，今猶有生氣，此朕之所甚嘉嘆而重憫惻也。岳陽廟食，視睢陽無異矣，優贈員郎，賞延於嗣，雖遲遲一紀之後，九京可作，尚懋欽哉！可特贈朝奉郎，仍與一子恩澤，行下祠於學。同治《永新縣志》卷二二，同治十三年刻本。

再蠲臨安嘉興府竹木之征詔

紹定六年正月三日

兩浙轉運司，臨安、嘉興府、徽、嚴、安吉州竹木之征，再蠲三月。《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今歲明堂大禮並從省約詔

紹定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今歲明堂大禮，令有司惟事神儀物，諸軍賞給悉循舊制，其乘輿服御、中外用度，並從省略，有司條具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幸史彌遠第視疾詔

紹定六年十月十六日

史彌遠定策元勳，久以病告，朕欲親幸其第視疾，令有司條具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推恩史彌遠子孫詔

紹定六年十月十七日

史彌遠勤勞王室，垂及三紀，以疾解政，所宜曲加優禮。長子宅之權戶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次子宇之依舊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長孫同卿直寶章閣，次孫紹卿、會卿、晉卿並補承奉郎，女夫趙汝棋軍器少監，孫女夫趙崇緯轉一秩，與陞擢差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令薛極與三省以下措置楮幣以聞詔

紹定六年十月十七日

楮幣寢輕，關係甚重，薛極久參國政，練達時宜，令與三省以下措置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住罷銅錢局詔

紹定六年十月二十日

出內帑緡錢二十萬，令臨安府措置兌易，日下住罷銅錢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侍從不時面對詔

紹定六年十一月一日

侍從論思獻納之選，朕所親擢，方作新庶政，渴想嘉猷。自今可不時面對，凡朕躬得失、國事便宜，悉以啓告，毋有所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令宰執入對便殿詔

紹定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朕恭覽孝宗皇帝寶訓，景行懿德，如勤政之條，大臣不時宣引，商榷庶務，朕深慕焉。今視朝之頃，諏訪未周，欲仰遵舊典，間令宰執入對便殿，從容啓沃，各罄所懷，以副朕厲精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趙葵便宜施行捍禦事詔

紹定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趙葵任責詳審措置邊面捍禦，如遇緩急，應調遣、賞罰等，並聽便宜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賜史彌遠第本家居止詔

紹定六年十二月八日

史彌遠擁立眇躬，功在社稷，宅之繳納賜第，今特賜本家居止，仍奉家廟，以稱朕始終優禮之意。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推恩薛極子孫詔

紹定六年十二月十日

薛極更練老成，久勞國事，求去屢矣，每諭留之。今以疾辭甚力，勉從雅志，俾均逸藩府。其子燧、光，孫坦各特轉一秩，與升擢差遣，餘一依宰臣恩數。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賜趙善璫敕書

紹定六年

敕善璫：朕恭承丕緒，思大有爲，三邊帥閫，皆所親擢。比歲二虜交攻，疆場弗靖，《采薇》之侵，櫛沐風雨，捍禦勞瘁，朕甚念之。今事會鼎來，大運方新，屬親萬機，整齊內治。凡我擇臣，暨于爪士，宜思閫內之重，激怠惰，起事功，毋染舊洽，毋趨倖門，毋事苞苴，毋尚培克，毋便文以自

營，毋輕舉以貪利。其有規略素定，計慮已審，尚一乃心力，觀時制宜，勿復顧望，以勉圖厥成，予有封爵，不汝靳也；否則有顯罰，予曷汝貸。其明聽毋忽。故茲戒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七。

黃榦特贈朝奉郎告詞

紹定六年

洙泗之斯文未喪，得顏、曾數子羽翼，而其教大明；伊洛之正學方興，得楊、尹諸人發揮，而其傳益廣。今有倡道武夷，而門人之中卓然以扶世立教自任，是固國家之所當尊尚也。以爾紹興名御史瑀之子，慶元朱侍講熹之甥，密察精思，盡得師傳之正；篤行力踐，發爲賢業之光。矧熹於易簣之時，屬爾以傳道之託，討論三《禮》，敷繹《四書》。朕今讀其書，求其徒，思堅正洪毅如榦者，既不得與之同時矣，則追榮一秩，燕及後昆，朕又何愛焉！可特贈朝奉郎。元刻本《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附錄。

求直言並舉官詔

端平元年正月一日

令内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

官，舉公廉信敏可爲監司守令者，三衙、統帥、知閣、御帶、環衛、在外管軍舉智勇忠愨可爲將帥者各二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令禮部條具各州科舉終場及發解人數詳酌奏聞詔

端平元年正月二日

朕惟國家科舉取士，羣材輩出。中興以來，承平百載，間有州郡士風極盛，里選之額至少，不無遺才，非所以示選舉之均也。今歲大比，朕欲廣搜羅之才，爲精擇之地。可令禮部條具各州科舉終場及發解人數，詳酌奏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榮王封三代詔

端平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太師、中書令榮王已進王爵，宜封三代，曾祖子奭贈太師、吳國公，祖伯旼贈太師、益國公，父師意贈太師、越國公。《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江海郭勝叙復元受軍職詔

端平元年正月二十九日

京西忠順統制江海、棗陽同統制郭勝，向因所部兵行劫，坐不發覺除名，廣州拘管。遇赦，還軍前自效有功，並叙復元受軍職。《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免百官表賀詔

端平元年二月三日

天佑我宋，獲殄讎敵，八陵未崇，深用感悵。矧居卹制，尚御便朝。可特免百官表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令侍從等具前代本朝事迹關政體附己見進入詔

端平元年二月九日

自今侍從間五七日、經筵官遇假日，可具前代、本朝事迹關政體者一二，附以己見，不時進入。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不許輒用徒刑詔

端平元年二月十三日

朕觀敕令所舊冊，恭睹孝宗皇帝逐事點勘增修刪改，曲當情法，於恤刑條又加詳焉。因思近日官府輕用徒刑，自今可除犯罪貸命、奸贓伏辨已結錄人外，不許輒用，令諸道提刑月取情案人數上之朝廷，仍令御史臺覺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令卿監郎官以上詣尚書恭視祖宗陵寢圖集議以聞詔

端平元年二月十四日

朕惟國家南渡之後，八陵迴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制置以圖來上，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諒同此情。可令卿監、郎官以上詣尚書省，恭視集議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許端平元年正月以前命官貶竄物故者歸葬詔

端平元年二月十八日

令端平元年以前命官得罪貶竄事故者，許歸葬，令刑部刷具合叙復放便人數上于朝廷。《宋史全文

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編類端平會計錄詔

端平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令尚書省計簿房置局稽考，委都司官同樞密院編修官編類端平會計錄，仍令條具來上，權置檢閱文字二員。《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加封昭州靈濟廟五侯敕

端平元年三月一日

敕昭州龍平縣靈濟廟嘉應侯等：朕惟有位，咸秩百神，非有功於民，不居祀典。爾屹彼靈祠，奠於侯位。山川之能致雨，皆汝之功；舟楫以濟不通，皆汝之佑。是用嘉乃丕績，申命徹侯。於戲！神苟能益懋乃功，則封崇之典實未艾也。可依前件。奉敕如右，剴到奉行。敕告嘉應侯等：茲特封金殿嘉應仁濟侯，銀殿顯應仁祐侯，梅殿昭應仁澤侯，劉殿惠應仁順侯，柴殿通應仁茂侯。欽哉！雍正

《廣西通志》卷九八。

令李心傳修國朝會要詔

端平元年三月九日

李心傳爲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修《國朝會要》，令成都府給筆札之費。《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條具俘獲鬼章事宜來上詔

端平元年三月九日

禮部、太常寺條具合行事宜，禮官援俘獲鬼章事宜，結故事來上，令赴都堂呈引，敕大理寺審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二稅折科令官民戶一體施行詔

端平元年三月十六日

戶部下諸路州縣，凡二稅折科，令官、民戶一體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討論沂靖惠王榮文恭王置立祠堂園廟詔 端平元年

沂靖惠王、榮文恭王合依典禮置立祠堂園廟，令禮寺討論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以時贍給宗親詔 端平元年四月九日

國家睦族之恩，過於三代，凡在孤遺，悉加贍給。近來所屬多不留意，貧窶之家，或致失所，深可矜念。令大宗正司及西南外宗司下所屬州縣隨時給之，察其違戾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集議和戰攻守事宜詔 端平元年四月十三日

令侍從、兩省、給舍、臺諫、卿監、郎官、經筵官赴尚書省，集議和戰攻守事宜，在外兩淮制置大使、節制沿邊軍馬兼沿江制置使。《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趣召崔與之手札

端平元年四月

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猶切，虛天官以俟。洊覽奏牘，奚辭之確耶？朕惟寡昧，冀揚前列，當勉爲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其趣就道，勿復引辭。《崔清獻公全錄》卷九。又見《廣東文獻初集》卷二，民國《增城縣志》卷二七。

黃榘等賜謚復官詔

端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黃榘、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宣、胡夢昱皆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優贈、存恤，仍各錄用其子，以旌忠義。戴埴其復元資，以勵士風。《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巴陵縣公趙竑盡復本身官爵詔

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一〕

故巴陵縣公竑脅於狂寇，不能固拒，遂陷於逆，朕甚痛之。今一新政化，加惠存歿，可盡復其本

身官爵，仍令有司檢視塋所，以時致祭。其立嗣一節，關係國家，難以輕議，朕不敢私。妻吳氏給祠牒爲尼，特賜慧淨法空大師，令紹興府月給百券爲衣鉢錢。《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四一。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二〕六月十二日己卯：原書於此前已書六月事，復於此又書五月事，並將此詔繫於五月，誤，今據《宋史·理宗紀》改。

賜輔臣御札

端平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近康守正、王全以馬來獻，朕已諭之云：御前自有馬院可以供進，若馳驟駿馬，汝等可自留用。朕方禁飭臣下勿受餽遺，豈又自開此門，兼恐遠人以此窺朕好尚。昔漢文却千里馬，朕素慕之。卿等以爲如何？《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將強盜等貸命黥隸之人押赴兩淮京襄大軍收管詔

端平元年六月三十日

刑部行下諸路州軍，將強盜、竊盜、鬪殺貸命黥隸之人，並押赴兩淮京襄大軍收管。《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褒贈李道傳等詔

端平元年六月

贈集英殿修撰李道傳、陳宓、婁昉並贈直龍圖閣，仍各與一子陞擢差遣；胡夢昱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端平元年六月某日。《象臺首末》卷一。

全宋文卷七九六九

宋理宗 四

撫諭東京等處官吏遺黎等詔

端平元年七月六日

洪惟本朝，肇造區夏，忠厚相傳於家法，公恕素結於人心。遭家不造，值國多艱，遂至大同之治，竟成分裂之形。列聖中興，惟兼愛於南北；積年養晦，不輕用於干戈。因彼兩方之構怨，致茲頻歲之不寧。百姓至此極也，多方罔堪顧之。嗟惟故疆，皆吾赤子，痛念君師之責，實均父母之懷。廼勅元戎，往清餘孽。室家相慶，俟我后以來蘇；父老泣觀，喜皇綱之載復。豪傑望風而慕義，城邑不戰而請降。雖謳吟方切於中原，恐遐遠未沾於王化。或脅兵鋒而投拜，猥附蜂屯；或棲山谷而結聯，僅防豕突。宜及惟新之治，咸思載舊之情。蟻猶有君，鳥則擇木。盍思乃祖，俱我宋之遺臣；忍及爾身，隔中朝之治化。時哉不可失也，捨是欲何之乎？爲父兄子弟之良圖，有天地古今之大誼。亟回心而效順，舉率衆以遄歸。庶脫之塗炭之中，而易以室家之慶。遠者來，近者悅，同我太平；撫則后，

虐則讎，惟爾審擇。繫此從違之頃，居然禍福之分。隗囂阻天水之兵，自貽誅戮；竇融獻河西之地，亦被寵榮。《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賑濟河南新復郡縣歸附軍民詔〔二〕 端平元年八月七日

河南新復郡縣，久廢播種，民甚艱食，江、淮制司其發米麥百萬石往濟歸附軍民。仍榜諭開封、應天、河南三京。《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所載此詔文句有異，錄以備考：「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給米麥一百萬斛，分撥三京歸附州縣，委官置務賑濟。」

奏薦注官事詔 端平元年十月十八日

今後應奏薦人，並先補入國學，各以年齒肄業，方許授官。或限內請舉登第舍選釋褐，如任子及第換授法。左選文學注破格監當，任滿，許注簿尉；右選校尉注作院以下闕，候年勞，轉承信，方許注監當。紹定六年以後入貲補官者，令別換授。士子發解，三十年五到省，許就特科，以四分取一，

置前四等。春秋班引雖舉員及格，不許放。特班宗子凡遇慶典，非兩舉不補官，非三請不換授。戰功補授人未得放令離軍已參注者，不許收使，仍詣軍自陳，收隸軍籍，量與請給。省吏官至朝奉、中散、中奉大夫者，存歿任子不許過二三人，密院比類一體施行。令有司裁抑參定，著爲令。《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立限催督稽考諸道申奏獄案詔

端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諸道申奏獄案未斷、已斷未下者，於都司、刑部、大理寺各委官立限催督稽考，其經由去處，嚴立程限，月申御史臺。其申憲司詳覆而別無疑慮者，不許規避。《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從公揀汰軍兵詔

端平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令三衙、江西、四川諸軍每遇歲餘，主帥王兵官從公揀汰〔一〕，不許蒙蔽。《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一〕「王」字疑誤。

科別繳入端平以來中外言事奏詔 端平二年正月二日

令中書後省將端平改元以來中外言事書疏科別，其申明條目，就速與繳入，以便省質。繼自今計月類進，送之中書，俾大臣參閱酌行，如紹興故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禁軍帥遽行誅戮詔 端平二年正月二日

令三衙、沿江、京湖、四川、兩淮制帥并諸處軍帥，非臨陣對敵，至于軍令不得遽行誅戮；如罪犯顯著，須按驗實，奏上取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榮文恭王府皇后宅置教授詔 端平二年正月六日

榮文、恭王府、皇后宅置教授各一員，皇后宅可依紹興舊典四姓小侯立五經師之遺意，三省併行參酌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擇監司郡邑不職之尤者上奏詔

端平二年正月六日

令三省檢照節次指揮，博加體訪，擇慢令之尤者以名聞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誠諭京湖四川兩淮制臣帥臣恤民警邊詔

端平二年正月十三日

京湖、四川、兩淮制臣帥臣所宜練兵恤民，峙糧繕器，經理營屯，控扼險阻，使警飭之嚴常如敵至。諸軍將士昨已第賞，令所在速與放行，或一時有失條具，併以姓名來上。其中原歸附人忠節可尚，當視功推賞，隨材錄用，毋使失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革科舉弊詔

端平二年正月十七日

國家進士之科，得人爲盛。比年場屋循習寬縱，易卷假手，傳義之弊，色色有之，深恐真才實能無以自見。可令監試官嚴行覺察，犯者依貢舉條制。取中人就尚書省覆試，以副親策之選。《宋史全文

賜真德秀等詔

端平二年

國家得士之盛，昉於貢舉，法未始易也，而乏才於今。意論選之地，職考察者寢失其指歟？朕方躬親政理，寤寐英俊，妙柬儒碩，董司文衡，將以新美天下之士。其崇雅黜浮，參觀器識。理致必遡其淵源，毋惑於傳會；詞章必主於渾厚，毋喜其綴緝。絕私臆，合衆見，庶幾實才罔致遺軼，使豐水有芑，復還先朝之舊，則惟爾嘉。其殫厥心，以副朕意。《咸淳臨安志》卷一二。

鄭損謫居温州詔

端平二年四月二日

前四川制置鄭損，城池失守，且盜陝西五路府庫財鉅萬，削官二秩，謫居温州，簿錄其家。《宋

史》卷四二《理宗紀》。

存留揀汰軍士請給詔

端平二年六月三日

令殿前司、步軍司、馬軍司將紹定六年揀汰軍士年老無依尚堪披帶者，且與存留請給，續聽處

分。《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召崔與之詔

端平二年七月

朕妙柬英耆，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懽。亦惟卿名德素孚，有以壓服衆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濟。毋事巽辭，亟祇承渥。今專遣劄書賜卿，雖未能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心注想，實則過之。其即戒行，以副朕尊用老成之意。《崔清獻公全錄》卷九。又見《廣東文獻初集》卷二，民國《增城縣志》卷二七。

喬行簡奏庶事務皆得及時剖決答詔

端平二年閏七月十七日

行簡所陳，深契朕意，百司庶府並合遵行。可榜朝堂。《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申禁列郡兼簽攝官之弊詔

端平二年閏七月二十一日

令吏部檢坐累降禁約指揮，遍下諸路監司州郡，各令遵守，見入幕人並還本任。《宋史全文續資治

決獄詔

端平二年閏七月二十一日

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兩浙州軍決繫囚，杖以下釋之，仍蠲贓賞錢。《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議倪思傅伯成謚號詔

端平二年閏七月二十三日

倪思、傅伯成先朝遺直，可令有司議謚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未修復圍田許官民戶承佃經理詔

端平二年八月

令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鎮江府、常州、安吉守臣，將未修復圍田，許官、民戶承佃經理。《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申嚴禁約請托事詔

端平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端平親政以來，務革前弊，禁約求舉馳書事日之類。近聞循習如舊，害政尤甚。自今內而百司、外而臺郡，月具無請托事申御史臺，仍令常切覺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召崔與之詔

端平二年十月

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已踰兩期，而俟駕之行，尚爾悠邈，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先朝如文彥博以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年何如，乃不爲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地以待，其勉趣車，亟副延佇。再此親札，宜體至懷。《廣東文獻初集》卷二。又見《崔清獻公全錄》卷九，民國《增城縣志》卷二七。

給兩督視府隨軍支用之費詔

端平二年十一月九日

給兩督視府隨軍支用之費，金各一千兩，銀各五萬兩，度牒各一千道，會子各五百萬緡。《宋史全

特封顯祐通應惠利侯敕

端平二年十二月

敕安吉州新市鎮永靈廟顯佑通應侯：朕操慶賞之權，以爵有功，其於神猶人也。爾以晉永和之大將，迨周廣順以啓封，垂庇一方，血食□古，旱乾有禱，響答如應。比歲以來，靈異尤著，蝗孽隨風而入水，寇巢托夢以指迷。既功狀之上聞，豈寵章之可□？侯封增二，庸侈神休，加惠我民，俾世世享。可特封顯佑通應惠利侯〔二〕。《兩浙金石志》卷一一。

〔二〕原文末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端平二年十二月八日，告顯佑通應惠利侯。奉勅如右，符到奉行。」

特封正顯侯敕

端平三年正月

敕太學靈通廟神：古我先王，各因其方，以祠后土，示有主□□司我首善之地，而不褒表之□□紹興建學，爾以聰明正直，妥靈其間，凡鼓篋而入，解褐而去，莫不駿奔走在廟，用物弘多，厥靈炳著，不但呵星妖，叱鬼怪，而烝我髦士，發揮斯文，以爲邦家光，斯亦有陰助焉矣。錫之徹侯，都以

徽號，尚庶幾敬祭重祠之意。可特封正顯侯〔一〕。《兩浙金石志》卷一一。

〔一〕原文末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端平三年正月九日。」

扈斌送廣東摧鋒軍拘管詔

端平三年三月一日

前知光化軍扈斌特與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廣東摧鋒軍拘管。《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第六劄子批答〔一〕

卿清忠足以範俗，直惠足以擾邦，國之紀也，民之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奏牘來上，至於五六，殊拂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廷尊嚴，強暴消靡。卿可便驅車造朝，秉德輔時，不責卿以事。《廣東文獻初集》卷二。

〔一〕此批答原未注明何時下，據《崔清獻公全錄》，當在端平三年春。

明堂之禮並從省約詔

端平三年四月二十日

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惟事神儀物、諸軍賞給悉循舊制，其乘輿服御、中外用度並從省約，仍令條具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洪咨夔特與執政恩數詔

端平三年六月十四日

咨夔鯁亮忠愨，有助親政，可特與執政恩數。《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明堂赦文

端平三年九月十七日

諸路州縣阡治興發，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置典憲，及有阡治停閉、苗脉不發之所，州縣勒令阡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

令學士院降罪己詔御札

端平三年九月十九日

以季秋仲辛，雷聲驟發，上天示譴，恐懼修省。避正殿，減膳徹樂，求直言，令學士院降詔。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求直言詔

端平三年九月十九日

朕以眇躬，獲承大統，十有三年于茲，惟德弗類，不敢寧于上帝命，兢業祗懼，夙夜靡渝。比歲以來，時事多虞，日思艱大，若涉淵冰，罔知津涯。迺季秋仲辛，朕方齋精秉純，爲民請命，祈福于天地祖宗，冀幸神靈顧荅，乂我受民，以輯寧我邦家。而將事之夕，天大雨，雷非時發聲，明威震怒，炳然甚著。厥咎不遠，在予一人，朕不勝憂畏。今避正殿，減常膳，命有司非祠祀毋得舉樂。側身省愆，猶懼弗旣，其令小大之臣，下至民庶，推原致菑之由，敷陳銷變之策。凡朕躬過失，朝政闕違，悉意以言，靡有所隱。以告中外，咸使聞知。《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崔與之未至命鄭性之李鳴復時暫協力贊治詔

端平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朕比歲明禋，雨雷傾迅，天心示戒，在于朕躬。輔弼之臣，控章引咎，聯車迭去，抗志莫留。勉徇高懷，俾安祠秩，疇咨一相，已遣蒲輪。雖鼎軸暫虛，而執政與宰相同，令鄭性之、李鳴復時暫協力贊治，無負朕倚注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推恩胡斌趙師檟後詔

端平三年十月乙酉朔日

殿前司將胡斌，曩死邵武之寇，贈武節大夫，有司爲立後授官，因舊廟賜額。宗室師檟死尤溪之戰，贈武節郎，官其一子進義校尉，立廟林嶺。《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留喬行簡御札

端平三年十月四日

喬行簡三朝元老，一代鴻儒，趨中使以宣回，盡示冕旒之眷；對經筵而進讀，庸彰體貌之恩。勉爲朕留，竚聞忠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誠諭士大夫詔

端平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朕嗣大曆服，于茲十有三年，宵旰圖治，慄慄祇懼，永惟孟子手足腹心之言，凡所以待遇士大夫者，未嘗不忠且厚也。比年以來，鮮廉寡耻，相師成風，背公營私，恬不知省。大言無當者，敢以傲誕而不卹；肆行無忌者，習於欺罔而不悛。因循苟且，玩歲愒日，由內而外，靡然同流。士大夫朕之所尊禮，任之以爲股肱心膂者，趨向若此，朕何賴焉？矧今內則百度之未修，外則四郊之多壘，國事如此，寧不動心？倘不易轍而改絃，何異抱薪而救火！朕於履長之日，申訓迪之言。咨爾文武小大之臣，各宜體一陽來復之義，思君子道長之理，清白一心，澡滌故習，以稱予一人孜孜求治之意，則予汝嘉。其或不虔，朕不敢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令侍從等條陳防邊方略詔

端平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令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宰掾、樞屬、郎官、館學各隨己見，條陳方略，上于三省、樞密院，務在的切可行，不必徒事文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存撫江北流民詔

端平三年十二月八日

朕以菲質，撫有多方，德不足以庇民，威不足以服遠，致茲草寇，犯我邊陲，使百年生聚之人，罹一旦流亡之苦。朕爲民父母，使爾百姓至於此極，深用痛傷。竊慮流民所至之地，有司或不能體朕愛民如子之意，有失存拊。可令沿江州郡如遇江北流民入界，仰多方措置存著，無令暴露，仍於有管官錢米內支撥救濟。其間有強壯願爲軍者，填刺軍額，收管請給，庶幾不致失所，以稱朕勞來安集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協惠夫人加封昭慶敕

端平三年十二月八日

敕安吉州新市鎮永靈廟顯佑通應侯妻協惠夫人：朝廷爵賞有功之臣，則必及其內助，人神一也。永靈侯廟食千古，坐鎮一方，比以使者上其功狀，朕心數歎，既衍侯封，淑配之號，豈容弗稱？姑次一等，加之二字，其祇宸渥，永佑陰功。可特封協惠昭慶夫人〔二〕。《吳興金石記》卷一一。

〔二〕原文末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端平三年十二月八日，告協惠昭慶夫人，奉勅如右，符到奉行。」

權罷天基節集英殿大宴詔

端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二〕

聖節有宴，蓋常儀也。國家閒暇，宇內歡樂，講此爲宜。三邊騷動，戰守之士，日冒於鋒鏑，流徙之民，遠去於鄉閭，朕方慘怛於懷，不遑暇食，又何敢作樂備禮，以舉爲壽之觴？其天基節集英殿大宴可權罷，以見朕憂邊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二〕十二月二十一日：《宋史·理宗紀》繫於「正月己未朔」。

覺察彈奏監司守令措置會子不職事詔

端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措置會子，已降黃榜，務在必行。尚慮監司、守令或有庸謬，縱吏爲姦，不知體國，任意沽名，奉行不力。非獨會價不登，亦恐朝廷威令寢弛。可令兩監察御史覺察彈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賑濟淮襄避地流民詔

嘉熙元年正月十二日〔二〕

兩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招集賑卹，尚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建寧〔三〕、太平、池、江、興國、岳、江陵境內流民，計其口給米，期十日竣事以聞。《宋史》卷四二《理宗紀》。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南宋書》卷五，《宋史記》卷一三。

〔二〕十二日：《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繫于十四日丙寅。

〔三〕建寧：疑當作「建康」。

宣繒所進即位事宣付史館詔

嘉熙元年二月十一日

繒寶慶初元所進朕即位事始，悉本先帝遺訓，可宣付史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張順屈伸等以功轉官詔

嘉熙元年二月十四日

忠義選鋒張順、屈伸等，以舟師戰公安縣之巴芒有功，各官一轉，餘推恩有差。《宋史》卷四二

《理宗紀》。

趣召崔與之手札

嘉熙元年二月

朕親攬萬機，敷求賢哲，用勵相我國家，若時登庸，莫如耆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爲國之耆龜，宜秉鈞於廊廟。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已令帥臣，優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爲相，今卿年未八袞，壽考康寧，亟乘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采，人民瞻師尹之儀型，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崔清獻公全錄》卷九。又見《廣東文獻初集》卷二，民國《增城縣志》卷二七。

改元推恩民戶軍兵詔

嘉熙元年三月一日

朕更化厲精，視民如子。固封守以康四海，期臻保定之功；修文德以求遠人，每切綏懷之念。然內治之尚闕，致外患之未平。京、襄既被於創殘，淮蜀重遭於侵擾。道路流離之衆，慘不聊生；室廬焚燬之餘，茫無所託。骨肉罹其荼毒，丁壯困於轉輸。嗟汝何辜，由吾不德！幸天人猶助於信順，將帥悉力以捍防。雖烽燧之甫停，奈瘡痍之未復。肆頒渙號，用慰羣情。發粟以賑貧，蠲租而責己。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死事之家，盍加卹典？或乘時而嘯聚，或失律而逋逃，咸與惟新，同歸於治。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別之傑等募兵守邊詔

嘉熙元年三月五日

別之傑募二萬人屯公安、峽，許晟大募三千人屯岳州，其廩給等費所合科撥條具以聞。《宋史全文

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召崔與之詔

嘉熙元年三月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交賀，中外均懽。亟令帥臣，以禮導發，申飭專使，齎詔趣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屢稱於耄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儆，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孚于休。《崔清獻公全錄》卷九。又見

《廣東文獻初集》卷二，民國《增城縣志》卷二七。

全宋文卷七九七〇

宋理宗 五

李仙等贈官詔

嘉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兩淮策應軍戰宣化，兩軍殺傷相當，陣亡將校李仙、王海、李雄、廖雷各賜武翼大夫，餘贈官有差。《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田興隆特與轉一官詔

嘉熙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沔州諸鎮將帥，昨以大元兵壓境，皆棄官遁。夔路鈐轄、知恩州田興隆獨自大安德勝堡至潼川，逆戰數合，雖兵寡不敵，而忠節可尚，特與轉一官。《宋史》卷四二《理宗紀》。又見《宋元通鑑》卷一一一。

與崔與之詔

嘉熙元年四月

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病力甚，良爲憮然。此去天氣上炎，度決未可就道，趣行之命，當俟涼秋〔二〕。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凡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孰當用舍，卿宜條畫來上，朕當密自施行。毋事匿情，式副延佇。《崔清獻公全錄》卷九。又見《廣東文獻初集》卷二，民國《增城縣志》卷二七。

〔二〕秋：原作「狹」，據「又見」書改。

賑恤京城被火者詔

嘉熙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蠲臨安府城內外征一月，仍覈焚室之數上於朝，議行賑贍。其救焚將佐優與遷秩，有傷沒者厚卹之如軍功。諸禁衛營柵之遭燬者，下所隸措置，毋令暴露。《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以火求直言詔

嘉熙元年六月二日

朕應天以實，每懷嚴恭寅畏之思；視民如傷，敢替撫奄矜憐之意！雖夙夜靡遑於安逸，而精神莫致於感通。外焉多壘之未平，內則羣生之寡遂。豈期京邑闐闐之地，復延融風鬱攸之災，稚耄震驚，奔馳靡定，室廬焚燬，蕩析離居。痛貫予心，禍非汝咎！不明不類，皆由朕德之愆；何飾何修，可追上天之譴。減膳徹樂，發粟散財，已曲示於哀矜，恐未蘇於凋瘵。求民之瘼，尤當公聽以並觀；悉意以陳，尚賴直言而極諫。共圖銷弭，永底輯寧。《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盛暑錄囚詔

嘉熙元年六月十五日

盛暑，錄臨安府繫囚，當所不原者俟約法，餘隨輕重裁決；大理寺、三衙、二赤縣亦如之。著爲令。《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李壽朋奪三官建昌軍居住御筆

嘉熙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新知黃州、淮西安撫李壽朋，被命已三閱月，不即便道之官，乃還家安坐。秋防在近，不知體國，人皆若此，緩急何賴？可奪三官，建昌軍居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建內小學詔

嘉熙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朕欲建內小學，令宗司選宗子十歲以下資質之美者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以日食令學士院降詔御筆

嘉熙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太史豫言：嘉平月朔，當有日食星聚之失，朕當損膳避朝，庶圖銷弭。其令有司檢會故實以聞，仍令學士院降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以日食避殿減膳詔

嘉熙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朕懋厥德，斯全財成輔相之宜；謫見於天，當謹寅畏嚴恭之念。朕自慙涼菲，適值艱虞，外焉疆場之未寧，內則政事之多闕。日食星聚，既垂儆戒之機；夕慮朝思，期盡感通之實。避殿減膳，正事飭躬。謂有過在予一人，尚賴交修之益；而推恩足保四海，盍頒肆赦之書。庶幾和氣之致祥，自格乾文之順軌。與爾有衆，永孚于休。《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食既令百官勿稱賀詔

嘉熙元年十二月三日

季冬之朔，日食星聚，皇天示戒，朕心惕然。雖值雲霧，益當修省。其令百官勿稱賀，仍宣付史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免天基節上壽大宴詔

嘉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朕念淮蜀未靖，民不聊生，將士乘邊，戰攻良苦。其天基節上壽大宴並免，以副朕顧憂之意。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召崔與之詔

嘉熙元年十二月〔二〕

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孚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于茲〔二〕。控免益堅，皆以年齡之晚、疾病之故、道路之長爲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仰望於卿者。矧比覽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益注想，冀卿之幡然也。李昉英久從卿游，今輟自班綴，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志。秋冬之交，天宇清佳，卿宜即日就道，式副至懷。《崔清獻公全錄》卷九。又見《廣東文獻初集》卷二，民國《增城縣志》卷二七。

〔二〕十二月：按本文謂「秋冬之交」云云，疑當在九月。

〔三〕茲：原作「嗟」，據「又見」二書改。

王燾除提轄左藏庫制

嘉熙元年〔二〕

扈農，古官也，句龍棄之任。漢以後，猶以大儒鄭康成輩爲之。又其後專用文俗吏，古意微矣。

爾立身秉端靖之操，歷官著挺直之名。出總賦輿，張弓之勢稍弛；入贊廟謨，改絃之化有助。擢之卿列，仍兼宰旅。夫積貯天下之命，出納有司之事爾。方今耗蠹吾之財用者，非兵與吏乎？汰冗去濫，是非有司之所得爲，汝其與吾大臣議所以變通之策，以副朕用儒者治金穀之意。可。《重修琴川志》卷三。

〔二〕原未繫年，據《宋史》卷四一八《王燾傳》補。

誠飭臣僚詔

嘉熙二年正月初一日

朕親攬權綱，厲精庶政，實賴爾有位之臣相與圖維，宜無待訓飭爲也。詔書屢下，故習靡悛，繼自今其滌慮飭躬，首公體國，率作興事，洪濟時艱，毋違訓言，以干邦憲。《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薦才詔

嘉熙二年正月一日

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帥臣、監司及前宰執、侍從舉曉暢兵機、通練財計者各二人，三衙

及諸軍都、副統制舉堪充將才者二人，咸以其實來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獎諭史嵩之等詔

嘉熙二年正月十二日

淮西被兵日久，近令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應援黃州，淮東制置使趙葵應援安豐，俱能命將出師，捷書上聞，朕深嘉歎。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其立功將士姓名，令制司等第具上推賞。光州、信陽二城併當乘勝，共圖剋復。《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又見《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令學士院降德音於蜀淮西詔

嘉熙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近覽李稟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靖爲急，宜施蕩宥之澤，以示顧憂之懷。可令學士院降德音。淮西被兵，近已獲捷，亦合一體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一一。又見《宋史》卷四二《理宗紀》，《宋元通鑑》卷一一一。

賜游似等詔

嘉熙二年

朕虛心籲俊，共圖治功，五詔攸司，加意貢舉。方時多故，中外乏材，遴柬鴻碩，典司文柄。其公選精擇，先器識而後詞采，經術惟純正是尚，詞章惟典麗是崇，議論貴於可行，籌策期於有用，無取綴緝，無徇阿諛，庶得忠實英特之才，副朕側席之意。《咸淳臨安志》卷一二。

賜殿試詳定官趙與權等詔

嘉熙二年閏四月十一日

朕以眇躬，纂紹鴻業，屬時多故，深懼無以拯危難、致安強，故悉取內外修攘之事，疇咨多士，冀陳忠益，裨補闕遺。其有識治憂時、敢言無隱者，乃朕所欲急聞。卿等宜加精選，實之前列，使真材得以自見，士氣可伸，以副朕親策之意。《咸淳臨安志》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一二。

答喬行簡等奏詔

嘉熙二年五月十日

丞相有疏，欲以兵財楮幣分任二三執政，深得協恭和衷之意。朕爲嘉歎，卿等宜一乃心，以副朕

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霖雨不止求直言詔

嘉熙二年七月一日

霖雨不已，恐害秋成，烈風大作，民用震驚。天變不虛，朕心憂懼。今當避殿、減膳、撤樂，令中外之臣各上封章，凡朕躬之闕違，時政之舛失，極言無隱，庶幾修省，以實應天。《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令後省看詳中外臣僚所上封事詔

嘉熙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朕嘗親覽中外臣僚所上封事，多有可采。令後省看詳，有切朕躬關時政者，節錄奏聞，當議施行，仍與旌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趙希言贈資政殿大學士賜諡忠憲詔

嘉熙二年九月十五日

故龍圖閣待制趙希言忠存宗社，功繼前修，可特賞資政殿大學士，與執政恩數，仍賜諡曰忠憲。

獎諭安豐守杜杲御札

嘉熙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朕聞安豐被兵，不遑寢食，知卿守禦勞苦，措置有方，朕爲之少寬。今趙東、夏阜之兵已集招信，余玠之援亦來，軍聲不爲不壯。卿其鼓帥諸將，同力一心，掃蕩寇攘，以安淮右，雋功來上，厚有褒寵。今賜卿銀器等，諸將各賜金碗一隻。其在城一行戰守將士及淮東所遣援兵，當此天寒，深爲不易，遣去官會三十萬貫，可等第支犒一次。卿宜諭朕旨意，俾各知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罷天基節上壽及大宴詔

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誕日稱壽，朕嘉與海內同此宴樂。屬時多故，淮、蜀繹騷，人民流移，將士暴露，朕舉此觴，何樂之有？其天基節上壽及大宴並勿講。《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申嚴科抑之禁詔

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諸道和糴去處，給時直平概量，毋得科抑。《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誠諭中外臣僚詔

嘉熙三年正月十五日

朕以眇躬，凜居人上。臨御十有六載，願治徒勤；責成二三大臣，課效猶邈。弊端叢積，氛祲蔓滋，內焉政令之未孚，外焉邊陲之未靖。撫事機而興慨，尚歲月之可爲。爰體詒謀，聿新圖任，法元祐尊大老之典，特諮重事於平章；遵紹興並二相之規，蓋欲相應於表裏。毋徂舊習，毋玩細娛，使紀綱法度煥然維新，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故茲札示，其體朕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四川赴銓人年二十以上者免試詔

嘉熙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四川連年擾攘，州縣闕官，其赴銓人年二十已上者免試，發還漕司，簾引故行注授一次。《宋史全

令學士院降詔誠諭監司帥守詔

嘉熙三年二月十三日

朕比命相臣，往開督府，兩淮、西蜀，相距迢遙，要須脉絡貫通，易於運掉。其諸制閫、監司、帥守、戎帥等宜皆同心協力，共濟時艱，毋徇己私，致誤國事。令學士院降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以災誠諭中外臣僚詔

嘉熙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春事已深，膏澤未洽，深慮旱暵爲虐，靡神不宗，一雨應期，方慰農望，風雹爲沴，朕甚懼焉。自三月二十四日避正殿，損常膳，仍令中外臣僚講求時政，引用正人，招集流民，捍禦外侮，弭災召和，以稱朕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賜喬似孫敕書

嘉熙三年三月〔二〕

朕念四郊之多壘，孰能千里而折衝？肆命樞臣，肇開督府，聯合吳蜀，表裏江淮，欲脉絡相爲貫

通，庶臂指易於運掉。然賴將壇之戮力，并須制閫之協心。上而帥守監司、下而兵民總管，共思國耻，毋徇己私，各據智勇之長，同赴功名之會。率循統紀，勿立町畦。毋巽懦以偷生，毋媚嫉以交惡，叶濟國事，用拯時難。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暖，汝比安否？遣書指不多及。《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七。

〔二〕三月：原文未注何月，按敕文云「春暖」，則當是三月，據補。

賑卹流民詔

嘉熙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流民艱食，令逐路漕司、常平司下州縣多方存卹。其經戰陣處有遺骸能掩藏者，量與給賜，仍覈其實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答趙與懃奏詔

嘉熙三年四月

適覽所圖，江面坍塌尤多，可劄下兩司，募人夫併力修築，責以限期，嚴立賞罰，如王延世之法，疾速施行，毋更弛慢。《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趙與權專一任責措置修築塘岸詔

嘉熙三年五月一日

朕以江潮爲沴，宵旰靡寧，雖令修築隄防，以遏其勢，迄今未睹成效。治水之法，不可與水爭地；使民之道，毋至民不堪役，斯爲盡善。趙與權可爲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專一任責措置修築塘岸，以防衝決。仍令兩浙運副曾穎秀極力協助，用底厥成，以紓民患，以寬朕憂。《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崔與之特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詔

嘉熙三年六月二日

崔與之力辭相位，必欲掛冠，特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恩數視宰臣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

三。

賜杜範敕書

嘉熙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二〕

敕杜範：朕念四郊之多壘，孰能千里而折衝？肆命相臣，肇開督府，聯合吳蜀，表裏江淮，欲脉

絡相爲貫通，庶臂指易於運掉。然賴將壇之戮力，并須制閫之協心。上而帥守監司，下而兵民總首，其思國耻，毋徇己私，各據智勇之長，同赴功名之會。率循統紀，勿立町畦。毋巽懦以偷生，毋媚疾以交惡。叶濟國事，用拯民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六，敕杜範。嘉慶《寧國府志》卷二〇，嘉慶二十年刻本。

〔二〕原書未注年月。按此敕與前《賜喬似孫敕書》文字相同。原書題爲《杜範勅石刻》，注云「在寧國府二門外」。據《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範以嘉熙三年知寧國府，次年還朝，則此敕亦爲嘉熙三年所下。《賜喬似孫敕書》在三月，此敕云「夏熱」，又署「二十六（日）」，則當是六月二十六日。

諭諸將協力禦邊詔

嘉熙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秋防將近，邊燧日聞，朕既命宰臣以督師，正藉諸閫之叶濟，所宜一乃心力，同應事機。四川急則荆閩援之，和孺急則江閩援之，真、秦急則浙閩援之。務要脉絡貫通，毋或秦越相視，共建殊績，嗣有褒寵。《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募人捕蝗詔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

諸路提舉常平司下所部州縣，募人捕蝗，給米易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詔

嘉熙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諸路轉運司察其違者劾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民間稅賦許以全會折納詔

嘉熙三年八月

戶部下諸路州軍，應稅賦征權，其一半見錢聽民間以全會折納，嚴戢欺抑等弊，令監司、御史臺察其違者劾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覈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詔

嘉熙三年九月

諸路提舉常平司覈所部州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仍敕制總司今後毋輒移用，違者坐之。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賑饒信南康災民詔

嘉熙三年十月

出封樁庫祠牒三百通下江東憲司，賑饒、信、南康三郡旱傷之民。《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星變令學士院降詔御筆

嘉熙四年正月十四日

乃正月辛未，有星出於室宿，朕俯察人事，仰觀天文，殆必有因，益深震懼。朕將避殿減膳，令學士院降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星變罪己詔

嘉熙四年正月十五日

朕以眇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徵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於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余一人。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錯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失當，而真僞無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叶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銷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又見《宋元通鑑》卷一一一，《南宋書》卷五，《少微通鑑續編節要》卷二三，《宋史新編》卷一三。

赦天下詔

嘉熙四年二月三日

朕紹膺駿命，德不能遠，致外夷之有干，而仁弗克周，使黎元之寡遂，昊穹垂譴，彗象示妖，起於營室之躔，迫於王良之次。固已避殿減膳，亦嘗下詔責躬。惟是蝮蝥高拱，過失何由自知；鰥寡至

微，疾苦豈能上達？伊欲遵敢言之路，必也開勿諱之門。凡在臣民，許陳章奏，忠忱者悉加獎納，峭直者亦務優容。尚慮閭閻之間，怨氣滿腹，囹圄之際，憤聲徹霄，是用加惠羣方，蕩宥多辟，庶銷災異，立召冲和。可大赦天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賜史巖之詔

嘉熙四年

敕巖之：昔我高后嘗引對三大帥屬官陳誦等，諭以朝廷久養大兵，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措置耕屯。洋洋聖謨，其責耕屯以給軍食，是誠得戰守之要務。我國家宿師日久，穀人疾耕，不足以供餉，而三陲田萊多荒，朕聰聽祖訓，用飭諸閫，爲留屯計。卿承命督耕，因田致粟，遂能率先以給餉用。推是而往，將有羊祜十年之儲，郭元振數十年之積矣。實畝實籍，何勤如焉。若汝予嘉，勉究丕績〔一〕。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否，遣書指不多及。《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七。

〔一〕丕：原作「不」，據文意改。

賜吏巖之詔

嘉熙四年

覽奏及繳進屯田圖本，經始指畫，極有條理，備見勤勞，深用嘉歎。朕惟屯田之策舊矣，類多具文以應令，鮮底厥成。今卿分屯授田，規摹精密，將以實工而課實效，且謂不敢毫髮欺罔，此言深當朕心，天相純忱，一稔可卜。卿宜預飭秋防，早竣穡事，使餽餉之計可省，公私之積裕如，則許下峴山之功不專美於魏晉矣，卿其勉之。《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七。

舉文武之臣詔

嘉熙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邊塵未靖，備禦方嚴，必藉人才，相與叶濟。令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舉文武之臣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或陸沈常調，或負累家居，著其實狀，亟以名聞，以待擢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封融縣梁熹吳輔爲神敕

嘉熙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玉融爲郡，僻處嶠南，昔在天禧，猺蠻爲梗，爾熹爾輔，奮起遐裔，身率義旅，鏖擊以斃。魂強魄毅，爲鬼之雄，大庇其民，如生之日。自疏侯爵，三被徽稱。國家於爾神褒賚之渥，亦惟遠俗艱窶，寇竊水旱之不常，非神無以爲託也。祇服休命，益介祉祥。可特封梁爲助信靈應忠祐侯，吳爲助順靈濟顯祐侯。欽哉！故諭。乾隆《柳州府志》卷三一，乾隆二十九年刻本。又見雍正《廣西通志》卷九八。

三省樞密院印令平章掌之詔

嘉熙四年四月十日

祖宗盛時，宰執有輪日當筆者。今二相並命，合倣舊規，而平章總提其綱，一應軍國重事，參酌施行，其三省、樞密院印，並令平章掌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兩淮經寇州郡已舉未該免人令赴來年省試一次詔

嘉熙四年六月五日

兩淮經寇州郡，已舉未該免人，與比京襄例，令赴來年省試一次。《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以災求直言詔

嘉熙四年六月十九日

六月亢陽，日事禱祈，邈無報應，且聞飛蝗爲孽，朕心惕然。自七月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應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廷闕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令中外言時政闕失詔

嘉熙四年七月三日

朕德不肅，天示常暘，以戒不德。入夏以來，膏澤闕少，徧走羣望，穆卜雩祀，神聽愈邈。豈積行多媿，無以對越神明歟？施政多舛，無以感召和氣歟？抑優游牽拘，法制日玩，而威令浸弛歟？將陽微陰盛，直不勝枉歟？貪殘相師而元氣益削，巽懦成習而邊禍浸迫歟？不然，何其不雨至此極也。朕苦不自覺，羣公卿士大夫未有極口爲朕告者，三復《雲漢》之詩而流涕焉。且朕自親政以來，未嘗罪一言者，今人情皇皇，大命近止，上下猶顧望蓄縮，隱情惜己，是未諒朕之衷也。令至，無問中外臣庶，凡朕躬之失、朝政之疵關於時務之鉅、民瘼之切者，其勺以啓朕，朕且采擇施行之。悉意以陳，毋有所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又見《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決獄詔

嘉熙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秋成在望，雨澤愆期，令諸道憲臣按部，將番異駁勘之獄酌情決遣以聞，其失當官吏特免推結。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全宋文卷七九七一

宋理宗 六

賜制置茶鹽使岳珂御筆

嘉熙四年八月

朕以邊事未息，國計告匱，思爲變通之策，遂稽先朝故寔，畀卿以制置茶鹽使，意欲絕私販以收利權，通浮鹽以豐邦課，去苛征以惠商賈。卿其竭心體國，毋弛法，毋徇情，使用足於上，而擾不及民，以副委任責成之意，則予汝嘉。《景定建康志》卷二六。

禁販米下海詔

嘉熙四年十月六日

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安府者，毋得遏糴。《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趙與權提領禁販米下海事詔

嘉熙四年十月

趙與權提領其事，應浙東州縣併許浦、金山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卷三三。

覺察重責貪贓者詔

嘉熙四年十月七日

朕惟我朝以仁厚待士大夫，惟於贓吏罰未嘗少貸。比歲以來，貪濁成風，椎剝滋甚，民窮而谿壑不饜，國匱而囊橐自豐。今茲新楮之行，未必不爲罔利之地。其令內而臺諫、外而監司常切覺察，其有贓狀著者，必加鞫勘，悉遵建隆、淳熙典刑，斷在必行，毋貽後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求直言詔

嘉熙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迺者丙辰之夕，京城地震。地道貴靜，動則有變，豈朕不德而致歟？今民生不遂，邊戍未休，變不虛生，必有其證。可令中外臣寮各上封章，凡朕躬之闕失，朝政之愆違，極言無隱，將見之施行，

以爲消弭之道。《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民間賦輸會子事詔

嘉熙四年閏十二月十六日

民間賦輸，舊用錢會中半者，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八界紐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舉文武才詔

淳祐元年正月一日

朕寤寐雋髦，圖惟康乂，屢飭中外，各舉所知。間者諸大夫多具文以應令，所舉非所用，故臨事有乏使之憂。厥今肇更新化，作興庶政，將孜孜而責實，可泛泛以求材？宜令內而侍從、兩省、卿監、郎官，外而前宰執、侍從、帥臣、監司，各舉三人，悉疏其能委堪某用。又有堪充將帥之人，混迹偏裨，墮身邊遠，無由自達，併令三衙諸衛外閫戎帥各舉三人，孰爲智將，孰爲勇將，孰能簡精銳、覈虛冒以體國，孰能明紀律、禁侵暴以安民，亦各詣實來上。朕將甄別器使，庶文武小大各當其用，以稱朕興起治功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史彌忠除端明殿學士詔

淳祐元年正月十日

宰臣具慶，前此罕聞。史嵩之父彌忠年踰八秩，宜示恩褒，可除端明殿學士，仍致仕；母益國夫人孫氏進封魏國夫人，令赴行在就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從祀御筆

淳祐元年正月十五日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一〕，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道命錄》卷一〇。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一一，《宋史》卷四二《理宗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南宋書》卷五，《宋史記》卷一三，《宋史新編》卷一三。

〔一〕折衷會融：《宋史全文》、《宋史》作「表裏混融」。

程顥追封河南伯制

淳祐元年正月十七日

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承議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期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可特封河南伯。《景定建康志》卷四七。又見《道命錄》卷一〇，《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之上，《程氏貽範甲集》卷三。

程頤追封伊陽伯制

淳祐元年正月十七日

敕：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藉以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道命錄》卷一〇。又見《程氏貽範甲集》卷三，道光《重修伊陽縣志》卷五。

王安石不宜從祀孔子廟庭詔

淳祐元年正月十九日

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此三語爲萬世之罪人，豈宜崇祀孔子廟庭？合與削去，於正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小。令國子監日下施行。《咸淳臨安志》卷一一。又見《豹隱紀談》，《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一〕恤：原作「信」，據《宋史》卷四二《理宗紀》、《西湖遊覽志餘》等改。

幸學詔

淳祐元年正月十九日〔二〕

朕惟元聖立教萬世，人主北面登降拜跪，執弟子禮，所以尊儒術、彰文化也。涼菲紹圖，十有八載，屬多邊虞，款謁之儀，因仍未舉，朕甚惡焉！思昔英君，過魯而祠，投戈而講，猶皆倥偬之際；我太祖肇造，日不暇給，凡再蒞國學；高宗中興，庶事草創，亦垂臨雍之典。今三陟候吏，小息橋門，多士翹首望幸，朕何敢有所諉遜以未皇哉！乃於孟春親饗原廟之次日，詣殿奠獻，祇拜像設，躬視璧水，登延儒臣，敷繹《大學》之旨。搢紳韋布，肅肅在列，遠想淳熙、嘉泰之盛，惟朕茲舉，率

由舊章，匪曰粉藻美觀耳。子大夫其思稱朕意，明義理以求至善，修文行以全良貴，涵養忠厚，砥礪廉隅，進取之學非所以自盡也。《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其尚懋哉！《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二〕原不著月日，據《宋史》卷四二《理宗紀》補。

賜杜範等詔

淳祐元年二月一日

朕惟我朝取唐諸科併歸進士，名卿碩輔皆繇此途，其選重矣。肆朕纂承，六開貢舉，訓飭期望，每單厥心。比年人情習玩，法制寢弛，或徇勢利以妨寒畯，或縱欺倖以遺真才，將何以致《棫樸》官人之盛？爰簡儒彥，俾典文衡，凡爾攸司，宜鑑舊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醇，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爲能，毋以浮薄險怪爲尚。參稽互考，優劣自分，庶使賢雋畢登，以副朕期美治功之意。《咸淳臨安志》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賜高定子御筆

淳祐元年五月六日

公選精擇，各既乃心，以副朕詳延多士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別之傑任責措置邊面戰禦詔

淳祐元年五月十二日

沿江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措置邊面戰禦，如遇緩急調度，權聽便宜施行。《宋史全文續

資治通鑑》卷三三。

擇清修直諒之士講授詔

淳祐元年五月十七日

與芮當日親端士，留意問學。昨已增置教授，合更添一員，擇清修直諒之士輪日講授，朝夕規正，徹章推恩，餘依諸邸體例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劾貪贓詔

淳祐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朕曩出親札，申嚴贓吏之禁，踰半歲矣，然諸路監司有務大體而不問者，有撫細故以塞責者。其申飭諸路監司遍察所部州縣，其有貪殘陪尅者，廉其實迹，悉以名聞，朕將重置於罰；如監司庸懦不能舉職，令臺諫彈劾聞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禁宰執臺諫侍從發私書求舉削詔

淳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自今宰執、臺諫、侍從，不許發私書求舉削，諸路監司、帥守宜體國薦賢，毋徇權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玉牒所國史實錄院長官會粹史稿詔

淳祐元年八月十四日

玉牒所、國史實錄院長官會粹史稿，刪潤歸一，秘書省長官點對，日曆、會要並期以十一月終成書。《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補龍衛雲衛武衛三指揮闕額詔

淳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馬軍司選子弟強壯者一百人，補龍衛、雲衛、武衛三指揮闕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令守遵通判人注郡舊制詔

淳祐元年十月十八日

舊制：兩任通判人與內郡一任，注廣郡，改官年及免作縣人不得入倅闕，並宜禁制。其令吏部及制閫監司常切遵守，仍關辟差窠。《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禁提舉司以常平折變侵移詔

淳祐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提舉司毋得以常平折變侵移，其義倉令項椿收，仍措置上於尚書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獎諭臨安府獄空詔

淳祐元年十月

折獄而無宿諾，言足以示民信也；用刑而不留獄，明足以盡事情也。京師衆大之區，民物殷阜，獄訟由是繁滋，非通才敏識，決擿如神，得無沈冤久繫者乎？卿尹正神臯，敏事而信，斷獄弊訟，無一淹留。曾幾何時，即以囹圄空虛告。徐有功所謂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如卿報政，其殆庶幾。惟予汝嘉，用申異獎。《咸淳臨安志》卷四一。

內地州縣官闕毋得以待次及白帖人攝職詔

淳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內地州縣官闕，以見任官兼，毋得以待次及白帖人攝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作新吏治詔

淳祐二年正月一日

朕惟省刑薄斂，我朝家法，屢飭有司，務行寬大。比年以來，吏習滋蔓，關市之征求無藝，錢楮之出納多欺。今歲事更端，盍作新吏治，以蘇民瘼？申飭郡邑小大之臣洗心滌慮，盡革舊習，以毋負

朕愛養欽卹之意。倘或不悛，必罰毋貸。《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諸軍請給事詔

淳祐二年三月二日

在外諸軍請給內，楮幣權以十八界三分增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和州無爲軍安慶府聽沿江制司節制詔

淳祐二年三月六日

沿江、兩淮唇齒相依，其令和州、無爲軍、安慶府聽沿江制司節制。《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州縣官犯罪毋加杖責詔

淳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刑部戒飭諸道帥閫、沿邊戎司，今後州縣官犯罪，毋加杖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明堂大禮從省約詔

淳祐二年四月十一日

明堂大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中外大費，並從省約。《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出錢米令安豐軍修武備詔

淳祐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楮幣十萬、米二萬斛，令安豐軍修武備。《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鄧淳李海等轉官詔

淳祐二年八月十七日

淮東先鋒馬軍鄧淳、李海等揚州撻扒店之戰，宣勞居多，各官兩轉，餘推恩有差。《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明堂赦文

淳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難，官以其曠土權耕屯以給軍食，及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所在州縣屯官隨即歸還。其有違戾，許民越訴，重罪之。《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贈王溫武翼大夫吉州刺史詔

淳祐二年九月十四日

淮東忠勇軍統領王溫等二十四人戰天長縣東，衆寡不敵，皆沒於陣。贈溫武翼大夫、吉州刺史，其子興國補保義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厚賜其家。餘人恤典有差。《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令六曹等長官將所管錢穀貨幣等覈實載籍上之于朝詔

淳祐二年

九月十七日

令六曹、館學、寺監、院轄、倉庫、務場長官，將所管錢穀、貨幣、器用、圖書覈實載籍，上之

于朝，副在有司，長闕則次官任責，遷擢報罷，並如外官交承例，聯銜具數申省，仍令御史臺覺察。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旌陸氏義門敕

淳祐二年九月

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在謚典籍。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曩微。惟爾能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敕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象山先生年譜》。

誠諭李曾伯詔

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兩淮節制李曾伯，毋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功。
《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冬至雷電交作求直言詔

淳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比者陰陽失和，冬令常燠，日至之日，雷乃發聲，朕甚懼焉。變不虛生，緣證而起，朕避殿減

膳，思答譴告。內而卿士師尹、外而牧監伍參，其各罄忠嘉，無有所隱，輔朕不逮，俾得尊聞行知，導和銷異，保我子孫黎庶，亦職有利哉！布告中外，明聽朕指。《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杜霆竄南雄州詔

淳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通州守臣杜霆，兵至棄城弗守，載其私帑渡江以遁，遂致民被屠戮，雖已奪三秩，厥罰猶輕。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竄南雄州。《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全蜀軍事令余玠便宜施行詔

淳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余玠任責全蜀，應軍行調度，權許便宜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王定爲秘閣修撰葉武子直龍圖閣詔

淳祐三年十一月三日

直寶文閣王定素履平實，直顯謨閣葉武子雅志恬退，皆掛冠日久，年德俱高。其以定爲秘閣修撰，武子直龍圖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誠約邊將毋擅興暴掠詔

淳祐四年正月一日

朕惟晉羊祜之禦邊，綏懷遠近，開布大信，得江漢之心，境外刈糧獵獸，悉皆償所侵獲，朕甚嘉之。間者頗聞邊將貪小利以爲功，甚者殺越人以貨，豈朕兼愛赤子之意哉！今上天助順，敵兵乖離，正當廣恩信以繫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咨爾專閫之臣，分麾總戎之將，繼自今必安集流民，俾得復舊，招收逋將，俾得自新。毋擅興，毋殺無辜，使中原遺黎聞之，舉欣欣然有更生之望。宜昭德意，濟我修攘，爾亦有無窮之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賜金淵等御筆

淳祐四年二月壬申朔日

進士設科，我朝得人爲盛，濟艱難，致隆平，皆此途出。比年中外多事，每有乏才之歎，豈有司衡鑑浸不如昔歟？朕妙簡儒英，俾司文柄，冀得俊髦，以亮天功。學術必究其淵源，毋以涉獵爲能；詞章必主於典實，毋以浮靡爲尚。毋滋蹈襲，毋取雷同。昔人典貢（一），多能以程文占器識。卿等其精意考拔，以副朕側席之意。《咸淳臨安志》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一二。

〔一〕貢：原作「章」，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改。

輸納夏稅事詔

淳祐四年四月十二日

兩浙漕司下屬部郡邑，將今年夏稅折帛之半，令民間以楮幣準錢供輸。《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

三。

犒獎壽春被圍將士詔

淳祐四年四月十二日

壽春受圍，將士勤勞，各補轉三官資，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百萬給犒，俟圍解日，仍與優賞。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撥寄樁楮幣犒水陸應援立功將士詔

淳祐四年五月十九日

江東漕司撥寄樁十七界楮幣百萬，付淮東西制置司，犒水陸應援立功將士。《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卷三三。

保明補轉壽春立功將士詔

淳祐四年六月七日

壽春受圍，將士有全城却敵之功，先立賞格，令淮東西制司從實保明補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卷三三。

項安世特贈集英殿修撰詔

淳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特贈集英殿修撰。《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詔

淳祐四年八月十四日

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令諸路漕臣察其違者劾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全宋文卷七九七二

宋理宗 七

求直言詔

淳祐四年十月四日

朕德弗類，無以格陰陽之和，迺秋冬之交，雷電交至，天威震動，咎證非虛，甚可畏也。今朕避正殿，減常膳，方將反觀內省，回皇天之怒，可不廣覽兼聽，盡羣下之心？應中外臣寮各指陳闕失，毋有所隱，朕將親覽，博采忠讜，見之施行，以昭應天之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禁大臣薦進臺諫詔

淳祐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臺諫耳目之寄，若稽舊章，悉由親擢，自今不許大臣薦進。《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殿中侍御史鄭杲言宰相不能久虛批答

淳祐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詳卿所奏，雖切事情，進退大臣，豈容輕易！《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誠飭百官詔

淳祐四年十二月七日

蓋聞以公滅私，周王所以治官；後義先利，軻書所以垂戒。朕望道未見，閔時多艱，與予共治之臣，錮於謀身之習，有官守者以謀身而失其守，有言責者以謀身而失其言，各懷患得患失之私，安有立政立事之志？致天工之多曠，宜國步之未夷。今朕躬攬權綱，首嚴訓迪，凡聯事而合治，各滌慮以洗心。毋懷私恩，毋萌私念，毋植私計，毋締私交。三事暨大夫則以朝廷未尊爲己愆，士氣未振爲己恥，守令以民俗未裕爲己責，將帥以邊疆未謐爲己憂。主爾忘身，國爾忘家，以共圖內安外寧之效，則予汝嘉。其或不恭，邦有常憲，非我一人以薄待下，乃惟爾自速辜。欽哉，毋替朕命！《宋史全文

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見謫籍人放令自便詔

淳祐五年正月一日

國家以仁立國，其待士大夫尤過於厚，臺諫乃因得言而釋私憾，撫細微而遺巨奸，遷謫降黜，或出非辜。其令三省將見在謫籍人斟酌放令自便，追奪停罷亦與酌情牽復，其貪酷害民、公議弗容者，不拘此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綏撫中原遺民詔

淳祐五年正月一日

邊將興師，河南之境鋒鏑所接，寧免瘡痍？中原遺民皆祖宗赤子，朕甚痛之！自今邊臣各謹守封疆，毋先事首戎，益務綏懷，大布恩信，以副朕愛養南北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

詔中外臣庶指陳闕失御筆

淳祐五年正月十四日

方春半月，雷發非時，朕心祇懼，當避殿減膳，仍詔中外臣庶指陳闕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禁科糴詔

淳祐五年二月三日

昨罷科糴，但令依時收買，毋得抑勒，用革吏奸，使民樂輸。此後仰常切遵守，永毋科糴，違者以違制論。《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戒吏貪虐預借抑配詔

淳祐五年三月五日

時方多事，念未能蠲租減賦，而吏之不良，乃肆貪虐，或有前期預借，或抑配重催，或斛面取贏，或厚價抑納，朘毒吾民，朕深憫焉！可令監司常切覺察，務蘇疾苦而銷愁歎。倘隱而不問，公論所指，必罰無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陳畏集英殿修撰葉武子秘閣修撰詔

淳祐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陳畏、葉武子年高德粹，靜退可嘉，其以畏爲集英殿修撰，武子秘閣修撰。《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贈恤王雲等詔

淳祐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王雲贈三秩，仍官其二子爲承信郎，王寬、王立、田秀、董亮、董玉各加贈恤，于江等各轉一官資。
《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造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詔

淳祐五年五月十四日

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及許浦水軍司，共造輕捷戰船千艘，置遊擊軍壯士三萬人，分備捍禦。
《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王萬特贈集安殿修撰詔

淳祐五年五月

太常少卿王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清。家貧母老，朕甚念之！特贈集安殿修撰〔二〕，仍撥賜官田五百畝，封椿庫十八界楮幣五千貫，以贍其家。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又見《宋史》卷四一六《王萬傳》。

〔二〕集安殿：疑當作「集英殿」。

日食避殿減膳御筆

淳祐五年七月二日

屬茲閔雨之時，乃遇日食之異，天變示儆，惕然靡寧，朕當避殿減膳，以答譴告。凡爾近臣，更宜竭忠，以輔不逮。《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賜徐元杰劉漢弼家田五百畝新楮五千緡詔

淳祐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徐元杰鳴陽之鳳，劉漢弼觸邪之豸，天不憖遺，奪我忠臣。漢弼母老，元杰子弱，一貧皆同，朕甚憫之！可各賜官田五百畝，新楮五千緡，以見懷賢不已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申嚴預借重催取贏抑配之禁詔

淳祐五年八月

申嚴預借重催取贏抑配之禁，令監司覺察，毋害吾民。《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日食令中外講求實政詔

淳祐五年十二月五日

昨據太史奏，來歲元旦日有食之。方歲序之更端，值太陽之交蝕，凜然譴告，震於朕心。嘗觀祖宗盛時，或有此異，上下之間，益相儆懼。今宜講求實政，凡可以銷弭災異者，次第行之，毋爲具文，以稱朕祇畏天戒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日食令百司講行闕政詔

淳祐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太史奏，來歲正旦，太陽當蝕。天示儆戒，不同他時，朕心惕焉，益思恐懼修省。自今月二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求直言。朝廷百司講求闕政，寬民力，卹軍旅，緩刑獄，問疾苦，輯流民，凡可以銷菑變者，毋匿厥指，共圖應天之實。元旦百官免稱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强兵裕財事詔

淳祐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兵財係乎國命，强兵之事，爾葵主之；裕財之計，爾韓理之，二相則總大綱而中持其衡，以共濟

國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諭經筵講讀官章鑑敕

淳祐六年正月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並加自勉。令學士院明諭朕意。同治《義寧州志》卷首，同治十二年刻本。

胡安之等爲迪功郎本州學教授詔

淳祐六年四月十九日

朱熹門人胡安之、呂燾、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學教授。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具所欲言者以聞。《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旌賞經明行修之士詔

淳祐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朕臨朝願治，每念乏才，有意作成。既親書扁題，分賜諸學，并賜諸生束帛，以示激勵。其令三

學官於前廊長諭，及齋生中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別議旌賞。京學如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倪政等贈官恩賞詔

淳祐六年閏四月十日

倪政贈官三轉，官一子承信郎；許通、夏珪、孫才、江德仙各贈官兩轉，官其一子下班祇應，給緡錢恤其家。餘立功將士恩賞有差。《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諸生束帛不必控辭詔

淳祐六年五月十三日

學校明倫之地，諸生講明，不負教育，朕用嘉之。爰命有司，舉其高第，而合詞控免，陳義凜然。朕重違其本心，姑徇所請，以成其美。所有束帛不必控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太學土地正顯昭德侯特封正顯昭德文忠侯詔

淳祐六年五月十八日

敕太學土地正顯昭德侯，崇化尚賢之地，而非所宜聽於神，然相傳中興名將，其英靈未泯，而肸鬻甚著，蓋其故居也，理或然歟！今吾六館之士，咸以狀請，謂往年息闋止燎，有妥寧京邑之勞，信忠臣

衛社，生死以之，朕何惜美號，不以褒表之乎！可特封正顯昭德文忠侯〔二〕。《兩浙金石志》卷一二。

〔二〕原文末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淳祐六年五月十八日。」

傅實之林公遇特改京秩詔

淳祐六年六月一日

從事郎傅實之、迪功郎林公遇並特改京秩，仍給札，詢所欲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貢舉崇實黜浮詔

淳祐六年六月五日

秋闈在近，文弊未革，令監學及諸路郡學精加考校，崇實黜浮，以俟薦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卷三四。

加封會稽縣曹娥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勅

淳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敕紹興府會稽縣曹娥鎮靈孝昭順夫人：朕惟殺身成仁，士君子所難，而穉女能之，斯亦奇矣。爾

父迎神不幸溺死，爾號江而沒，得屍以浮，孝通于天，廟食千祀，斯民以之爲司命。乃者祠宇肇新，闔辭以請褒表，朕聞而嘉之舊矣！茲錫懿號，不特從民欲以彰神休，昌之百世以勸孝行，其爲教化多矣，尚其歆茲。可特封靈孝昭順純懿夫人〔二〕。《曹江孝女廟志》卷四，光緒八年重刻本。

〔二〕原文末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淳祐六年六月十五日。」下二篇同。

曹娥父曹盱封和應侯敕

淳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敕紹興府會稽縣曹娥鎮靈孝昭順純懿夫人神父曹盱：朕無意于禱祀之事，而祀典之關教化者，必拳拳焉。爾迎婆娑神，至於溺死，其命矣夫。有女甚異，沿江而號，隨衣而歿，遂得爾屍。信其孝通于神明矣，廟食不亦宜乎。去漢千載，而靈益著。茲新祠宇，士民並辭于有司曰：請因以褒其父。朕欣然從之，錫爾侯爵，蓋以遂爾女顯揚之念，且足以勸孝焉。可特封和應侯。《曹江孝女廟志》卷四。

曹娥母封慶善夫人敕

淳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敕紹興府會稽縣曹娥鎮靈孝昭順純懿夫人神母□氏：漢安之際，上虞之鄉，有女甚異，父死于

溺，捐軀赴水，乃得其屍。哀運道路，孝感神明，是宜廟食流芳，禱如響答。比新祠宇，有司併請，褒及父母。朕嘉娥之孝，何愛美號，不以榮其親乎？亦足爲教化助矣！可特封慶善夫人。《曹江孝女廟志》卷四。

蔡杭該恩轉奉議郎誥

淳祐六年十月

昔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從民間得先秦書，《周官》其一也，史氏稱之。爾等學問甚正，導朕介弟，敷繹是經，發明精粹，義理昭然，使之趣向儒雅，遵守法度，以無愧於德，朕甚嘉之！茲以竟篇增秩，以示褒異之意。毋日常典，其懋厥業。可特授奉議郎、依前秘書省校書郎、兼樞密院編脩官、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在籍諸生赴來年省試一次詔

淳祐六年十一月五日

昨令三學各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而諸生合辭控免，陳義甚高。其令在籍諸生並赴來年省試一次，臨安府學長諭亦如之，以稱搜羅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陳隆之等推恩詔

淳祐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北兵入蜀，前四川制置使陳隆之闔家數百口罹害，死不易節。其特賜徽猷閣待制，官其二子，賜謚立廟。死事史季儉、楊戡子各賜官兩轉，官一子。《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戒勵臣庶御筆

淳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昨以史嵩之用舍未決，紛紛兩年，比既施行，朕意已白，士大夫可一志慮以就事功矣。二三大臣其爲朕就實以用人材，而以振紀綱、飭邊備、通財用爲急；中外有位之士，亦務就實以舉職業，而以體國事、克己私、遂民生爲本。是任賢望治之意。若坐虛歲月，浮於事，則朕將誰用。可於元日降詔戒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方大琮辭免差知隆興府不允詔

淳祐六年冬

敕：省所奏辭免依舊寶章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填見闕恩命事具悉。朕以卿宅牧海南，五載淹

久，颶風炎瘴，迴隔中州，乃能不彼夷其民，布宣中和，藹有善最。眷念忠藎，不忘于心。豈不欲亟下召環，引以自近？洪都選侯久翫印，姑輟仁賢，往爲撫綏。雖蕃宣之任，隨宜更革，而地望隆重，則今猶昔也。人才難得，而骨鯁敢言，足以尊本朝、折姦萌者爲尤難。顧瞻在廷，重我感慨。扶獎愛護，朕志有在，卿亦諒之否乎？亟宜就鎮，慰彼氓黎，半夜席前，茲固有待。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五。

戒諭大臣詔

淳祐七年正月一日

朕宵旰求治，有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攸濟。間者任用非人，不能秉禮懷義以輔朕。顧乃陷於匪彝，敗俗傷教，朋淫肆欺，羣議空涌，由朕不德，朕甚愧焉。天誘之衷，豁然大悟，亦既絀去其黨類，取其尤者屏之遐方，收召衆正，是崇是信，而史嵩之已俾致其事，以示朕決不復用之意，其於正邪忠佞之分，豈不明白？搢紳士大夫交奏迭諫，惴惴欵欵，以陳於前，忠愛備至。抑朕聞正脉充、本根固，則外邪客氣，始不能入。於今之時，思所以爲自強之計。百爾執事，亦宜相戒以實，克去己私，以自公體國存心，謹乃身，率乃職，裕乃民，用輯寧我邦家。今以月正元日誕告于在位，尚祇若明訓。《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又見《宋史》卷四三《理宗紀》，《南宋書》卷五。

聖節戒勅烹宰詔

淳祐七年正月十三日〔一〕

朕惟誕節放生祝壽，乃臣子忠愛，錫宴食品，自有彝式。如聞州軍縣鎮緣此廣務烹宰，殊失好生之意。今宜戒飭，不得多殺物命，一如景祐三年詔書，務令遵守，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咸淳臨安志》卷四一。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大昭慶律寺志》卷四，道光《崑新兩縣志》卷一一。

〔一〕淳祐七年正月十三日：原作「淳祐八年」，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改補。

賜吳潛等詔

淳祐七年二月一日〔二〕

朕惟祖宗盛時，名公卿相望，厥亦惟科目是進。肆朕臨御，七選士於南宮矣，法豈是而得人歟焉，豈世果乏材，抑有司奉吾詔不勤也。矧今政瑟既更，賢路加闢，爰命爾公於文衡其精鑑，裁示趨向，因文藝以觀器識，崇雅正而黜浮誕，俾國家得士之用，必如穀粟之足以養人，則予一人汝嘉。《咸淳臨安志》卷一二。

〔二〕二月一日：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補。

周子鎔改朝奉郎詔

淳祐七年二月六日

淮安主簿周子鎔，久俘於北，數遣蠟書謀報邊事，今遂生還，可改朝奉郎，優與升擢。《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檢正都司協力自公詔

淳祐七年四月七日

昨以理財分任，正欲責成，歲一二易官，未見成效。檢正、都司專務經理，詎宜付之悠悠。可諭朕意，使協力自公，共濟國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魏夢極吳焱各鑄兩資詔

淳祐七年四月八日

潭州縣令魏夢極棄邑避寇，司戶參軍吳焱違帥臣指授，致攸縣令黃端卿輕舉而死，各鑄兩資。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除趙葵督視江淮軍馬制

淳祐七年四月十八日〔一〕

門下：朕若稽在昔，無競維人。南仲往城而玁狁于襄，文后所以嚴治外之政；召虎來旬而淮漢庶定，宣王所以成攘夷之功。我有藎臣，夙蘊英略。允謂文武兼資之彥，久贊東西二府之權。庸就樞聯，陞進使範，仍執國政，翼宣化原。茲適會於時艱，所當急者兵務。用煩戒道，俾往視師，士聽無譁，王言作命。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編修勅令、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長沙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趙葵，抱開物成務之學，富康時經遠之譽，識洞幾微，得知國知兵之要；世傳忠孝，播有臣有子之詩。顓經制者十年，盡劬瘁之一節。膚公入奏，旂常之勳績屢書；威譽再馳，旃裘之君長咸怖。出則老熊當道，入而猛虎在山，休名雅似於仲淹，勇退直希於若水。屬時改紀，有詔予環。甲兵之間至廟堂，肆俾分治；股肱之寄在忠力，未嘗辭難。種、蠡霸越之可期，房、杜相唐而有待。載疇績用，趣正使端。當疆事之未寧，而敵情之叵測。分數不明，而兵屯無以統一；賞罰不信，而士卒無以激昂。孰寬顧憂，卿獨勇往。惟氣勢合則可以制勝，惟精神運則可以折衝。水陸之備必嚴，風寒之護必密。兵事不由中御，盍思運量之宜；廷臣汝擇自從，盍廣忠賢之助？實倚長算，克濟多虞。廟論既得以參聞，治脉庶幾於融貫。並衍邑租之入，於昭禮貌之隆。於戲！王導仗黃鉞而督晉師，江左賴之清宴；裴度荷雕戈而執蔡醜，淮右以之底寧。聖

策定則有功，真儒用則無敵。罔愧前哲，則維汝能。可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依前通奉大夫、長沙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景定建康志》卷三。

〔二〕年月日原無，據《宋史》卷四三《理宗紀》補。

錄繫囚詔

淳祐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錄中外繫囚，並減一等，杖以下釋之，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見監贓賞錢。《宋史全文續資

治通鑑》卷三四。

賜趙葵辭免不允詔

淳祐七年四月〔二〕

敕趙葵：省所奏劄子辭免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恩命事具悉。朕觀晉人備禦北方之略，大將必有定居。戴淵都督六縣而鎮合肥，桓冲亦督七州而鎮上明，所以據形勢立根本也。卿以夙望授鉞，既合江淮荆楚而盡護之，陪都留鑰之寄，復付卿而不吝者，亦晉人命戴淵、桓冲意也。兵事尚密，卿勿多云。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景定建康志》卷三。

〔一〕年月原無。據《宋史》卷四三《理宗紀》，趙葵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在淳祐七年四月甲辰，此詔當在此時。據補。

釋繫囚詔

淳祐七年五月三日

諸路提刑司及州縣，見拘罪囚非情理巨蠹者，並釋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中外臣僚士民直陳過失詔

淳祐七年六月十五日

朕德弗類，無以自媚于上下神祇，災變薦臻，以戒不治。邇者冬無霜雪，土膏弗滋，穡事方興，雨不時若，背春涉夏，漸成暵乾，農疇蓋有以種不入土聞者。其將何以格歲，穰續民食？並走羣望，敬恭明神，非不吁嗟有求，嘉應罔答，至於庚伏，旱勢益張。切迹災異之來，端不虛發，朕不勝憂懼。其避正殿，減常膳，側身修省，匪曰具文。二三大臣，盍相與盡忠竭力，圖所以銷變救災之實？朕躬有過，及時政闕失，應中外文武臣僚暨於士民，皆得悉意指陳，毋有所諱。布告天下，咸體朕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收瘞遺骸詔

淳祐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旱勢日甚，怛於朕懷，變不虛生，厥有攸致。兩淮、襄、蜀嘗經賊入，江閩內郡間因寇作，遺骸暴露，感傷和氣，令所屬州縣收瘞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又見《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節制都統司事詔

淳祐七年七月五日

荆鄂都統司聽京湖制帥司節制，池州、建康府、鎮江都統司並聽沿江制司節制，許浦都統司仍聽平江府并浙西都大提舉兵船司節制，江州都統司改聽興國、蘄、黃、安慶四郡節制。《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不許辭免除授詔

淳祐七年七月十一日

辭免除授，實爲繁文，除侍從、臺諫、給舍、兩省、左右史以上許辭免，餘官不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宇文景訥贈官詔

淳祐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前通判彭州宇文景訥罵賊而死，特贈官二等，仍與一子下州文學。《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令監司守臣講荒政詔

淳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監司守臣宜亟講荒政，以賑乏絕，稅租有合蠲減者，具實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全宋文卷七九七三

宋理宗 八

刪改赦條詔

淳祐七年九月六日

命官該赦陳乞改正，不拘期限，今後赦條刪去「限一年內」四字。《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黃端卿進官三秩詔

淳祐七年十一月八日

茶陵知縣事黃端卿爲郴寇所害，進官三秩，官一子將仕郎，立廟衡州。《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權免天基節大宴詔

淳祐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正歲天基節大宴權免，其州郡錫宴，務從省約，毋得科擾，以副朕敬天愛民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程九方特補迪功郎詔

淳祐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程九方陷北十一年〔一〕，脫身來歸，條陳邊地事宜，有益備禦，特補迪功郎。《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又見《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一〕程九方：《宋史·理宗紀》作「太學生程九萬」。按程九萬爲淳熙進士，慶元中爲襄陽守臣（見王德毅《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非淳祐中來歸之太學生，疑《宋史》誤。

賜趙葵詔

淳祐八年二月

朕燭知邊情，念不可不先事而備，乃授督鉞總師于卿，位冠樞臣，身膺隆委，營度上下流，不以

暑寒輟，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表淮裏江，氣勢聯合，固已得勝算矣。彼猶襲前跡而動，負恃其衆，輒大入闖我泗城，睨我盱、楚。邊吏以遽告，賴指授孔夙，諸將士爭奮勇鏖擊，敵震駭不能支。既又螳聚南北堦，梯橋築甬，欲爲久駐計。我師急攻，竟使失勢潰以去。連年寇犯邊，未嘗一大治，無所懲。今敵人敗衄徙靡，庶其知憚我國乎！卿之功甚偉。覽疏，洊致解嚴，且請以兵費爲慮，義不辭難，忠于體國，此卿素所蓄積者。歌《出車》勞還，豈非朕所欲；然狡謀叵測，武備當益謹。及此時籌思永圖，若稽田，厥既菑，勉終其畝，幸爲朕少留意，以成卿勲名，顧不美歟！《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泗州解圍立功將士推賞詔

淳祐八年三月六日〔二〕

奇功特與補轉四官，其餘補轉有差，其淮西招撫司應援立功將士，併與比類推賞。《宋史全文續資

治通鑑》卷三四。

〔二〕三月六日：《宋史·理宗紀》繫於二月丁亥。

追贈田智潤父子詔

淳祐八年三月〔二〕

先鋒軍統制田智潤泗州潮河壩之戰，父子俱死於兵，贈智潤修武郎，子承節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給緡錢五千恤其家。《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二〕三月：原繫「二月甲戌」，按二月己卯朔，無甲戌日，據改，更俟考之。

勉留趙葵詔

淳祐八年四月六日

督視趙葵累奏結局，朕閔勞念功，深有勒歸之意。但北兵雖退，邊備當嚴，更宜勉留，以副隆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明堂並從省約詔

淳祐八年四月十五日

今歲明堂，惟事神儀物、諸軍賞給悉循舊制，其乘輿服御、中外用度，並從省約，令有司條具以

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太常寺奏請景靈宮行事日乞更定後殿饗禮拜跪之數答詔 淳祐八年

四月十七日

朕祇承宗廟，何敢憚勞，可一依舊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誠約三省樞密院六部寺監遵守自來條法詔 淳祐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三省、樞密院、六部、寺監各遵守自來條法，不得引援弊例，違當重罰。《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趙葵進三秩詔 淳祐八年五月十六日

趙葵視師於外，今已期年，忠力具宣，威聲綽著。既成却敵之效，復宏預備之規，肯爲朕留，尤

見體國。可無恩典，少示褒崇？特進三秩，依前樞密院事、兼知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仍加恩。《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特轉趙葵三官制

淳祐八年五月十六日〔一〕

門下：朕倚任大臣，飭嚴外治。籌帷幄而決勝，夙推謨略之長；錫斧鉞以視師，允藉威名之重。屬封疆之告警，幸邊備之素修。遂以捷聞，用寬憂顧。猶未舉舍爵策勳之典，其可稽加地進律之恩。誕告朝倫，咸聽朕命。通奉大夫、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編修勅令、長沙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趙葵，恢閔而沈厚，剛大而裕和。識足以照萬微，智足以應羣物。知子莫若父，嘗許以開濟之才；事君能致身，所守者精忠之節。再踐凝密，益資贊襄。頃緣疆場之間，慮有甲兵之問。迨天之未陰雨，如人之護風寒。若思患而爲之防，當先事而爲之備。於時有建督之議，適契予衷；俾卿冠環樞之聯，特爲朕往。覽觀上下流之勢，激昂文武士之心。經營孔艱，處分已審。此邦不足平也，恃吾有以待之。俄聞蠡蜋之來，敢肆虎狼之侮。我衆素飽，坐折遐衝。王師如飛，欲賈餘勇。惟事豫則立而策先定，故兵應者勝而力不勞。已信敵愾之威，正欲解嚴之際，以精誠體國，厥既肯留；念股肱服勤，宜先懋賞。是用陟三階而視左

光祿之舊，陪多邑而食我公田之腴，以示恩徽，以隆枋任。於戲！在師中承天寵，丕昭錫命之公；鋪淮濱修我戎，嗣有還歸之喜。兵事以暇而整，軍容非禮不嚴。必和衆而後可定功，必有常而後可立武。祇若予訓，以圖爾成。可特授宣奉大夫、依前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權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修勅令、長沙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景定建康志》卷三。

〔二〕年月日原無：據《宋史》卷四三《理宗紀》補。

贈趙葵辭免不允詔

淳祐八年五月

敕趙葵：省所上表再辭免視師期年特轉三官、依前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仍加恩命事具悉〔一〕。朕觀宣王中興之雅，知召虎平淮之功，當其告成，用錫爾祉。寵命便蕃焉，其四章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釋者謂王欲虎無自謙損耳。五章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釋者謂使受賜于岐周，顯其先也。至卒章又曰：「對揚王休，天子萬壽。」是其拜命必歸美于上。君臣俱榮，朕甚慕之！日泗之捷，實卿勝算，少遲入覲，將圖爾成。

褒賞之行，周邦咸喜。今顧本之朝廷與士大夫之力，自謂無赫赫之名而欲辭之，謙毋已過乎？幕府上功，已詔第賞，俾予一人以寧，亦惟汝嘉。亟共朕命，勿重有請。所辭宜不允。《景定建康志》卷三。

〔二〕仍加恩命事：疑衍一「恩」字。

除陳韓等官詔

淳祐八年五月十八日

陳韓出鎮南服，備殫忠勤，軍民安平，蠻獠綏輯，特進一秩，依前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節制廣西；余玠除兵部尚書、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仍兼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賈似道除刑部尚書、依舊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仍兼湖廣總領；丘岳除兵部侍郎、依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兼淮西制置使；呂文德除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依前保康軍承宣使、右領衛上將軍、樞密院副都承旨、兼知濠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賜護國龍祠額詔

淳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西湖北山護國寺後龍洞泉源澄深，靈異感格，可賜護國龍祠爲額，永充祈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趙葵辭轉三官答詔

淳祐八年八月

卿出提督鉞，久懋忠勞，方倚成治外之功，遂寵錫師中之命。制麻播告，陳誼固辭，褒賞大臣，事關羣聽。其祇朕命，式竚遄歸。《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林炎奪官三等押出國門詔

淳祐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大理寺丞林炎對疏狂妄，動搖國本，奪官三等，押出國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賑給軍人詔

淳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隆冬嚴寒，軍人不易，出封樁庫十八界官楮二十萬，令三衙賑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誠諭沿江制帥勸民耕種詔

淳祐九年正月十七日

兩淮、京湖、沿江制帥司行下所隸，勸諭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官司不得分收。《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四。又見《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它山廟神特封善政靈德侯詔

淳祐九年二月一日

敕慶元府鄞縣遺德廟善政侯：神有功於民，祭法所尊也。爾在唐大和間，立石堰以障洪流，澤物甚廣，鄞邑家賴之，至今遺跡宛然，是宜廟食不朽。國朝褒表，亦既封侯錫號矣。端平初，祈眚猶闔詞以請，因仍弗舉，寧非闕歟？特命有司俾衍休稱，以示朕拳拳懷柔之意。可特封善政靈德侯。《兩浙金石志》卷一二。

昌國英感廟神特封靈濟侯詔

淳祐九年

慶元府昌國縣岱山鎮英感廟神：朕聞海上神山，煙霞縹緲，爲靈異所宅。昌國相望蓬萊，而岱山

固非尋常島嶼也。爾廟食茲土，禦災捍患，事跡暴著舊矣。邇者雨旱魃於一區，風寇帆於半夜，閩市之民賴以寧輯，庸非爾力哉！部使者以聞，宜啓崇封，特加徽號。尚思靈濟之義，以庥我民，特封靈濟侯。《大德昌國州圖志》卷七。

拜趙葵右丞相兼樞密使制

淳祐九年閏二月二日甲辰〔一〕

門下：有常德以立武，夙資禦侮之臣；歌《出車》以勞還，式副登庸之選。廼眷機廷之彥，久顓督鉞之雄。旬宣既奏於膚公，體貌聿崇於次揆。其敷言紘，以諗朝紳。宣奉大夫、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編修勅令、長沙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趙葵，忠實而疏通，沈潛而剛勁。鍾南嶽之英氣，爲西平之世臣。仁不異遠，義不辭難，蚤奮經營之略；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允兼牧御之長。勲績紀于旂常，聲名震于草木。洊陪宥密，深契眷知。頃邊遽之戒嚴，升使端而授任，色詞慷慨，毅然請行。指授雍容，慮無遺策，盡護諸將，于今三年。坐收泗上却敵之功，增重江介留臺之地。朕惟折衝在乎彊本，寬民所以備邊。矧將序情而閔其勞，肆因告成而錫爾祉。太尉相尊等耳，既久居位望之隆；人傑吾能用之，又何愛鈞衡之重。爰立諸右，式遄其歸。北斗神樞，仍本五兵之柄；金章紫綬，峻躋二品之階。併衍畚

租，特優寵數。於戲！及閒暇而明國政，朕素定於宏謨；建輔弼以成天功，爾尚欽於明命。必和衆乃爲保大，必同心斯可圖安。克壯其猷，祇若茲訓。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提舉國史院實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長沙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景定建康志》卷三。

〔二〕年月日原無，據《宋史》卷四三《理宗紀》補。

賜趙葵辭免不允詔

淳祐九年閏二月

敕趙葵：省所三上奏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長沙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久勞于外，延登次輔。既命撤幕，屬邊以遽告，爲朕少留江上，指授吏士，非臨機達權疇克爾。載覽封奏，知敵已遁去。介圭入覲，茲惟其時。遂欲歸田，何耶？《詩》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此吉甫所以多受祉也。式遄其驅，以副欽佇，所辭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令疾速赴都堂治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景定建康志》卷三。

決獄詔

淳祐九年二月十五日

刑部及諸路監司刑獄案卷速與理決，仍差屬官往州縣獄審斷，毋令姦胥作弊，濫及非辜。《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鄭清之辭免太師奏答詔

淳祐九年閏二月

朕延登上相，顯拜維垣，所以重巖石之瞻，尊道揆之體。周公爲師而居左，圖任方隆；考父聞命而循墻，陳情彌確。成爾一謙之美，姑惟舊品之仍。益賴熙良，深可嘉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日食避殿減膳徹樂詔

淳祐九年三月十五日

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史官先期以告，朕祇畏天戒，不遑寧處。可自二十一日爲始，避殿、減膳、徹樂，益加內省。凡爾在列，各務交修，以輔不逮。《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大茅君加封太元妙道冲虚聖祐真君敕

淳祐九年三月

敕：朕聞真人馭風騎氣，神游八極之表，而一念在生靈，則猶數數然也。太元妙道冲虚真君東岳上卿司命神君成道於茅山，登籍於仙府，三君之首者也。奇驗見於歷代，遠近以爲司命。朕爲黎元慕尚不已，特命有司亟衍嘉號，以彰欽崇。可特封太元妙道冲虚聖祐真君、東岳上卿司命神君。《茅山志》卷九。又見《句容金石記》卷五。

中茅君加封至道冲静德祐真君敕

淳祐九年三月

敕：朕聞句曲三峰，神君顯甚，遂有金壇洞天之名，歷代所慕尚，豈獨於今乎！定錄右禁至道冲静真君修真得道，是謂中茅，雨暘應禱，遠近德之。亟命衍號，以答鴻休。其體朕意，益陰鷲於下民。可特封定錄右禁至道冲静德祐真君。《茅山志》卷九。又見弘治《句容縣志》卷七，《句容金石記》卷五。

小茅君加封微妙冲惠仁祐真君敕

淳祐九年三月

敕：朕聞漢武事神君於禁中，其祝甚秘，蓋以徼福，朕不爲也。三官保命微妙冲惠真君真風道氣，號小茅君，祈眚敬事，祭典褒崇，蓋非一日矣。茲奉衍號，以昭朕拳拳慕尚之意。益闋貺施，以惠生靈。可特封三官保命微妙冲惠仁祐真君。淳祐九年三月日。《茅山志》卷九。又見弘治《句容縣志》卷七，《句容金石記》卷五。

答右丞相趙葵奏乞收回成渙退伏田里詔

淳祐九年五月十八日

朕以卿宣力之勤，延登右揆。告廷已久，避寵益堅。比遣內侍往諭至意，申命漕臣式遄其歸。胡爲來章，又以疾諗？夫知不俟駕之義，是即教事君之禮，豈不忠孝兼盡，家國俱榮哉！其亟造朝，副朕欽佇。《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給步軍司米官會贍軍詔

淳祐九年八月八日

步軍司支遣匱乏，每年可於豐儲倉給米三千石，封樁庫給官會二萬貫，助其贍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宣諭趙葵赴闕詔

淳祐九年八月十二日

趙葵除拜已久，告假將滿，今聞欲還長沙，可令沿江制臣疾速差官邀止，不許般挈爲歸計，仍令吳淵宣諭赴闕。《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呂文德進官二等詔

淳祐九年八月十九日

今春北師犯邊，呂文德指授將士累策奇功，進官二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嚴軍民銷鑿見錢私鑄銅器之禁詔

淳祐九年十月

令臨安府、諸路提刑司嚴軍民銷鑿見錢私鑄銅器之禁，仍下殿步司一體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鑑》卷三四。

風厲中外上言事詔

淳祐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令都省風厲中外，應今後士庶上書，其言真有益於國者，必加精采；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討論趙孟啓就學事詔

淳祐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朕深念厥紹，建資善堂，令孟啓就學，朕志已定。以其年幼未遠，姆傅尚留王邸，今先欲賜名，可討論紹興二年典例聞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禁滯獄詔

淳祐十年正月五日

刑部及大理寺奏報罪案，各守條限。申嚴諸路憲司，凡獄訟毋得淹留，致連年拘繫違令，臺諫覺察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丘岳特進一秩詔

淳祐十年正月九日

淮東制臣丘岳自能撙節軍用，乞將朝廷例合支一千萬貫免科，委見體國，特進一秩。《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賜董槐等詔

淳祐十年二月一日

朕惟治古，敷納以言，用熙庶績；漢唐設科取士，類多得人，而本朝爲盛。議論根乎六經，職業粹於羣下，釀化懿綱，賴有與立。比年士習風靡，文氣日醜。豈世道所趨而然，將選舉有未至也？卿等老於文學，秉司衡鑑，以賦而得仲淹，以論而拔蘇軾，顧不偉歟！貢舉成法，最爲嚴重，宜加申

倣，以取實才。《咸淳臨安志》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結保糾察銅錢泄漏僞會充斥詔

淳祐十年二月九日

令沿海州縣山隩海島結爲保甲，互相糾察，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許告推賞，不告連坐。《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趙葵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詔

淳祐十年三月十七日

趙葵懇辭相位，始終弗渝，使命趨召，亦既屢矣，奏陳確苦，殆渝一期。朕眷倚雖切，而不能強其從也。姑畀內祠，以便咨訪。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又見《齊東野語》卷一八。

吳淵除資政殿學士詔

淳祐十年五月一日

吳淵久歷從班，屢更事任，茲領江閩，備竭忠勤，山寨耕屯，俱就規畫。除資政殿學士，依舊職

任，與執政恩數。《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兩淮極邊作邑人令監司引試書判詔

淳祐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兩淮極邊作邑人照川廣例，令監司引試書判。《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萬文明爲江淮都統制詔

淳祐十年八月五日

敕江淮都統制萬文明：起身兵校，協力轅門，駐戎麾於四海，開帥閫於荆襄。命爲江淮都統制。淳祐十年八月初五日。民國《寧國縣志》卷一二，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賑濟被水患郡邑詔

淳祐十年十月五日

訪聞郡邑間有水患，細民流移，恐致失所。可令逐處出義倉米，量輕重多寡賑之，務在實惠均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賈似道進官一等詔

淳祐十年十月十四日

賈似道乘邊給餉，服勤八稔，凡備禦修築之費自爲調度，尚有餘蓄，殊可嘉獎。可進官一等。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令逐州於每舉待補人數內分額之半課試詔

淳祐十年十月十四日

國家以儒立國，士習媿惡，世道所關。端平初，增諸郡解額，寢漕闡牒試，正欲四方之士安鄉井，修孝悌，以厚風俗，比歲殊失初意。可令逐州於每舉待補人數內分額之半，先就郡庠校以課試，取分數及格者，同待補生給據赴上庠補試，其天府一體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誠約兩淮都統司主兵官行罰詔

淳祐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戒兩淮都統司主兵官，今後行罰，不許輕用脊棍，以傷人命。《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全宋文卷七九七四

宋理宗 九

趙葵授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詔

淳祐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新除右丞相趙葵謙退靜恬，久辭相位，至內祠經幄，懇避如初，勉諭不回，迄虛倚注之意，朕甚念之！特畀鄉郡，以示光寵，以旌眷意。可授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令淮西提舉李士達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路山寨詔

淳祐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淮西疆場延袤八百餘里，近今沿江制司團結耕屯，漸已就緒，但制閫置司江南，相去差遠。可令淮西提舉李士達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路山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太傅左丞相鄭清之再乞歸閒答詔

淳祐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卿以舊學元勳，再登輔弼，精神密契，魚水相須，當與宗社同休，詎可輕爲去就？及將閒暇，正藉經綸，更宜堅定宏規，力持公是，體承眷意，勉爲朕留，庶幾黃髮之詢，是亦蒼生之福。所祈閒退，毋復重陳。《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余玠進官二等詔

淳祐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余玠任四蜀安危之寄，著八年經理之功，敵不近邊，歲則大稔。既寢還於舊觀，將益懋於遠圖。疇其忠勤，足以褒勉。可進官二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令諸路漕臣守臣體訪民間疾苦詔

淳祐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避殿減膳，以示恐懼修省之意。令諸路漕臣、守臣體訪民間疾苦，當議優恤。《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鑑》卷三四。

公卿大夫百執事各揚其職詔

淳祐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朕以涼菲，受天明命，夙夜祇敬，不敢荒寧。廼長至後一夕，雷聲非時，震於朕衷，罔知攸措。夫乖氣致異，變繇證起，皆朕不德。朕方避正殿，減常膳，以恐懼修省。惟爾公卿大夫、羣牧百執事，各殫乃心，揚乃職，裨朕不逮，昭答譴告，用永孚於休。布告中外，明知朕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又見《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監司郡守被劾斥令以次官隨詔

淳祐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監司郡守被劾斥者，令以次官隨，即拘榷財物，量給送還之費，庶絕吏席卷，亦愛惜民力之一助。《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賑濟江浙流民詔

淳祐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江浙沿流郡縣刷具流民口數，於朝廷椿管錢米內賑濟，仍許於寺觀及空閒官舍居止。《宋史全文續

獎諭獄空詔

淳祐十一年正月

京師四方之極，地大而事難簡，民衆而爭易繁，狴犴之清，自昔所罕。在西京有以廉明治京兆稱者，僅能使遊徼獄吏不敢妄繫留人而止。而卿典刑臯十年，乃屢以空圖告，豈非慈信之孚，民用不犯，稽聽之審，折獄惟良，乃卿素所長，故無訟之效，掩於前聞耶！方春始和，草木群生，欣欣自有樂意。於時覽奏，允懌朕心。一札之頒，姑申嘉獎，未足以揚卿美最也。《咸淳臨安志》卷四一。

李直賜謚文肅詔

淳祐十一年二月二日

故同知樞密院事李直早從諸老，歷事三朝，史學優長，風節堅正，已久謝事，猶未易名，賜謚文肅。《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方逢辰補承事郎授平江軍簽判誥

淳祐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敕賜進士及第方逢辰：朕勅天之命，夙夜祇懼。茲親策多士於庭，爾以正對發明時幾之義，深契朕心，擢冠羣英，僉言惟允。授爾京秩，贊畫輔藩，往欽初命，益務培養器業，將於此乎觀。可補承事郎、特差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替范炳闕〔一〕。《蛟峰外集》卷一。

〔一〕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淳祐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禁諸道制總監司州郡以堂除部注之闕攙越申辟詔

淳祐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諸道制總監司州郡，不得以堂除部注之闕，攙越申辟，縱元係辟闕，若見任有人，亦不許預辟下次，仰常切遵守，違將求辟人降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賜殿前司步軍司會子絹有差詔

淳祐十一年四月二日

賜殿前司十七界會子十萬貫、絹千匹，步軍司五萬貫、絹五百匹，令椿留，濟給貧乏及累重官兵。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袁商等進秩詔

淳祐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資善堂已及滿歲，贊讀袁商、直講陳顯伯、檢閱劉昕祖、曾黶、提點內侍王椿、幹辦鄧惟聰，各進一秩，餘減磨勘支犒有差。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趙以夫劉克莊修纂國史事詔

淳祐十一年五月八日

趙以夫、劉克莊同共任責，修纂國史志傳，以全大典，日下條具以聞。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吳淵轉兩官御筆

淳祐十一年五月

吳淵在任以來，興利除害，具有條理，所列二十五事，究心於士民兵者甚至。忠勤體國，良用歎嘉。可特轉兩官。《至大金陵新志》卷三中之下。

蜀立功將士速與具奏推賞詔

淳祐十一年六月五日

余玠整頓蜀閫，守禦飭備，農戰修舉，蓄力俟時，期於恢拓。茲以便宜，自爲調度，親帥諸將行邊擣壘。捷奏之來，深用嘉歎，勉規雋功，以遂初志。圖上全蜀，以歸職方，嗣膺殊封，式副隆倚。立功一行將士，速與具奏推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禁戢關節之說詔

淳祐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令御史臺覺察，仍下帥、漕兩司訪緝，置立窠局，妄營關節之人，究治如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林光世以禮津遣赴闕詔

淳祐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禮津遣赴闕。《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皇弟貴議教授官官屬推恩事詔

淳祐十一年九月二日

皇弟少保、保康軍節度使、嗣沂王貴議讀《周易》終篇，其教授官、官屬可依昨來皇弟思正體例推恩。《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六陵四攢宮修奉告遷神御合行事務詔

淳祐十一年九月九日

昭慈、永祐、永思、永阜、永崇、永茂六陵并成穆、成恭、慈懿、恭淑四攢宮，遇有修奉告遷神御合行事務，令檢察宮陵所關太常寺一面請降香表，擇日依例排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明堂大禮賜鄭清之詔

淳祐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鄭清之禮展宗裡，慶成縟典。回一晴於俄頃，實資燮理之能；相大祀以肅雍，尤見感通之妙。爰特頒於瑤帶，庸示眷於鈞衡。以答忠勤，宜膺榮渥。所賜玉帶，可使服繫。《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李曾伯除寶謨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御筆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襄陽要區，積年未曾經理，每關憂顧。李曾伯受任邊閫，抗志遠圖，俾襄樊二城一日復舊，計慮密而用力多矣。且按兵毆敵，觀聽無譁，繕城峙糧，規略素定。必耕屯之並舉，與守備以俱全。載嘉忠勤，宜示褒勸。可除寶謨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兼職依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賑濟都民詔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隆冬凝寒，都民不易，出封樁庫十八界官會子二十萬貫賑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賑恤江東湖南福建二廣災傷瘡癘處詔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

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二廣有災傷瘡癘去處，雖已賑恤，猶慮州縣奉行不虔，可令監司守臣體認德意，多方拯救。《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一〕原繫「乙酉」日，按是月丙戌朔，無乙酉日；又此條原書次于「丁未」條之後、「庚戌」條之前，則「乙酉」當是己酉（二十四日）之誤。

賜謝方叔御札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朕觀比年以來〔二〕，朝綱浸弛，時事日乖，所以並命二相，夾輔王室。正賴開明公道，振起治功，肅紀綱以尊朝廷，用正人以彊國勢，救楮幣以紓邦計〔三〕，却寇騎以固邊陲，清吏道使無貪黷之風，淑士氣使無囂浮之習。軍制當定〔三〕，則飭將帥以去虛掛之籍；人心當結，則戒守令以行寬卹之恩〔四〕。此皆今日至切之務〔五〕。昨來並相〔六〕，往往各分朋黨，互持己見，或借學校之言，或買游士之譽，交相捭闔，陰肆傾排，是以猜忌成風，衆弊膠轕。今朕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登庸碩

輔，參運化權。繼自今勿牽人情，勿徇私意。戶庭必肅，使門無雜賓；親幹必飭，使人無異議。以玄齡、如晦爲法，謀斷必惟其是；以趙鼎、張浚爲戒，議論悉主乎公。務爲正大之規，以副倚毗之意。故茲札示，宜體至懷。《咸淳臨安志》卷四。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一〕朕觀：原脫，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補。

〔二〕救：右引作「通」。

〔三〕軍制當定：右引作「軍馬當足」。

〔四〕則戒守令：右引作「則嘉予令」。

〔五〕至切：右引作「切要」。

〔六〕並相：右引作「並命」。

吏部四選以下刷具應干淹滯名件詔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令吏部四選以下，刷具應干淹滯名件，並要了絕，違當重懲。《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刺填殿步司軍兵歿故累重之家子弟詔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殿、步司軍兵應歿故累重之家，特許以子弟填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差辟襄蜀兩淮等州郡闕官詔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襄、蜀、兩淮極邊并新復州郡縣及二廣惡弱去處，或遇闕官，許令斟酌辟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諸路帥閫守臣講明禦敵區畫詔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令諸路帥閫守臣講明區畫，詳議激勵，使各令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從其便。《宋史全文續資治

通鑑》卷三四。

團結隊伍以禦敵詔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兩淮、沿江、京湖制司，於江北地分及淮西山寨管內應有官屯民田耕種去處，並令團結隊伍，隨其聚落，就中擇衆所服者充甲長，任責結保，有警率其所部，務從便宜。或有疏虞，先懲頭目人。有能勵率強壯精習武藝者，先與獎勵，將來能出力鏖戰，當以真命旌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戒飭僥倖姑息之弊詔

淳祐十二年正月一日

昔王巖叟奏疏於先朝，有曰：「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尚姑息以惠姦。」朕觀比年以來，其弊大率類此，良由廉恥道喪，貪競成風，監司郡守以賂而求，何以厲其冰霜之操？元戎主將以貨而得，何以窒其谿壑之欲？頑鈍亡恥者陰結於旁蹊，嗜利無厭者依憑乎城社。薦舉，銓曹之良法也，或交手而貿鬻；朝著，名流之清選也，或入劄而指陳。庸庸碌碌者計日以望遷，循循默默者扳援而梯進。其間有爲外臺之按奏，言路之抨彈，自知擯却於公朝，乃爲夤緣於制閫。郊章奏辟，蠟等希榮，不思格法之難行，直欲營求而得請。辟闕至攙於部闕，制差無異於堂差。遂使國體浸輕，政柄旁落，外閫之權反重於朝廷，朝廷之令不行于郡國。此僥倖姑息之弊，末流一至於此。然中書萬化之原

本，宰相百辟之表儀，源清則流以清，表正則影自正。繼自今毋養蠹，毋惠奸，毋以姑息市私恩，毋容僥倖廢公法。監司專廉察之權，風采不振者去之；郡守任宅生之寄，簞簞不飭者斥之。將帥不恤士卒，狼貪虎噬者屏之；士大夫不安命義，蠅營狗苟者黜之。此皆庶官之事，又有關於國體之大者。臺諫，天子之耳目，給舍，朝廷之綱紀，無非所以維持公論，主張國是。夫何近年諫臺無特立之操，或聽命于廟堂，給舍多朋比之私，或稟承於要路，甚者專攻上身以沽訐直之譽，迎逢權勢以爲躡進之媒。是宜振起頽綱，挽回陋習，使朝廷有清明之氣象可也。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朕之責也，亦惟賴爾股肱之助也。《書》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詩》曰：「在時二人。」朕以周、召望卿，卿宜勉副朕意。《咸淳臨安志》卷四。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釋繫囚詔

淳祐十二年正月十一日

諸路監司帥守事有關人命連逮者，官欠攤涉者，僞會枝蔓者，詞人淹繫者，咸釋之，仍嚴估平民之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令臨安府如儀修葺諸王公主妃嬪保母攢所詔

淳祐十二年正月十一日

中興以來，諸王、公主、妃嬪、保母皆有攢所，禮宜從厚，邇來有司漫不介意。其令臨安府如儀修葺，以時祭祀。有主奉者不在此數。《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兩浙淮東提舉司所部闕官於正官內差權詔

淳祐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兩浙、淮東提舉司所部官闕，於正官內差權，毋以白身或罷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處置疫癘州縣絕世人戶財產詔

淳祐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二廣、福建、江西、湖南去歲疫癘州縣人戶有絕世者，令監司、守臣稽其財產，即其族命繼給之。遠官身歿，其家不能自歸者，官爲理遣，勿令財物有所隱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吳潛辭專任楮幣之責答詔

淳祐十二年正月十七日

朕以二三執政皆天下之選，心同志合，無往年形迹之嫌，故以楮幣一事俾卿專任。面諭已詳，胡尚謙執？宜亟祇朕命。凡茶、鹽、錢、穀與楮相關者，悉新是圖，以底成績。《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諭宰執詔

淳祐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近聞北騎之來，往往儲糗糧、立寨柵以爲因利乘便之計。守臣邊將方欲嬰城退守，則有老師費財之患；方欲開關接戰，又有兵連禍結之憂。今朕欲於兩淮、沿江各令立一項遊擊軍，以備不時調遣，設若緩急，隨宜應接，使大軍偏師擣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飛將軍之遺意也。又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北騎衝突，邊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洫，使北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亦可爲耕鑿之計，此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澮以限戎馬之遺意也。邊防二事，久注朕懷，茲與卿等共籌之，條上便宜，以寬憂顧。《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誠諭臺諫詔

淳祐十二年二月八日

朕惟明目張膽，當言即言，其責在臺諫；斟酌劑量，可行即行，其權在人主。我朝固有臺諫敢言具申，力抗五七疏而不報者，非所以抑臺諫之風采，直以其事之關一從甚重也。今乃不然，數年以來，奏疏方入臺，牒繼之，惟知風憲之必行，不俟上章之報可。嘗有用之於執政大臣者，有施之於端人正士者。如此，則人主之所欲用者，臺諫皆得去之；臺諫所欲去者，人主不得而留之，不幾於威權浸移、太阿倒持乎？自今後臺諫毋循弊規，有失國體，奏疏必俟得旨付出，方許報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又見《宋史記》卷一三。

書史彌遠碑銘詔

淳祐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朕惟故相中令魏國公忠獻王史彌遠光輔兩朝，備殫忠藎，而嘉定更化之績，甲申定策之功，尤甚彰明較著者也。銘書太常，永有休聞，而薨背越二十年，隧道之碑未立，朕甚憫焉。爰考太宗、神宗皇帝所以光寵普、琦故事，親御翰墨，爲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可宣付史館，以備立傳，以見朕褒嘉念舊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遣使分郡賑恤詔

淳祐十二年七月八日

蓋聞王道得則陰陽和，公正修則百川理，朕夙寤晨興，無一念不在乎民。乃夏涉秋，淫雨爲沴，水失其性，沸湧丘原，嚴、陵、衢、婺、台、處之封，上饒、富沙、劍、邵之境，溢於城邑，蕩乃屋廬，父子室家不能相保，田疇稼穡存者幾希。興言內郡之被災，未有此時之爲甚，由朕不德，在爾何辜！已命攸司賑恤，仍遣朝臣存問，務昭布於寬條，以推行於實惠。《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徐霖除職予郡御批

淳祐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徐霖以庶官而論臺諫及京兆〔二〕，要朕之必行，事關紀綱，前此未有。昨言去余晦爲是，今乃疏葵、杭爲奸，言及朝士，親填姓名，情懷不一，首鼠兩端。可依所乞，除職予郡。《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二〕京兆：疑當作「京尹」。

萬文勝特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兼武安軍節度使詔〔二〕

嘉祐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敕福州觀察使、總殿前諸軍事萬文勝：立心忠實，賦性剛方，立百戰之勞，著八閩之績。茲特贈爾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兼武安軍節度使。淳祐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民國《寧國府志》卷一二。

〔二〕此文疑僞。

令諸路守臣到任條奏便民事及四方利病詔

淳祐十二年十月一日

諸路守臣依舊制，到任半年，條便民五事及四方利病來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李伯玉降兩官放罷詔

淳祐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國家設御史，所以糾正百官；置宰掾，所以參贊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臣，而掾不過一大有

司，未聞有以庶僚而糾劾御史者。近者徐霖以都司而按大有，今李伯玉又以都司而按泰來，陰懷朋比之私，蔑視紀綱之地，是非所以輕臺諫，乃所以輕朝廷也。李伯玉乃復援張商英等事，以文其過，然三省、密院奏請專邪？況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遇、吳當可，以體統之聯屬也；翁甫以下士而按別之傑，以其人事之關係也。若都司可以按御史，則御史反將聽命於都司矣，朝綱不幾於紊亂乎！李伯玉可降兩官放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臨安府火令臣僚直言朝政闕失詔

淳祐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朕以菲涼，託於兆人之上，夙夜祇懼，不敢荒寧。乃者仲冬以來，祝融挺災，仍舊而見，闐闐盛繁之地、貨財懋遷之區煨燼爲墟，生聚無所，號呼顛踣，震於朕聞，何辜今之人至此極也！可自今月十九日後避正殿，減常膳，應中外臣寮，並許實封直言闕失，毋有所隱，以稱朕懇惻爲民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都省言本朝自中興以來依海建都其神合該大祀答詔

淳祐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自明年始，春、秋遣從臣奉命往祠，仍令奉常條具典禮來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付臺長令轉諭程元鳳御劄〔二〕

程元鳳議論篤實，心事純明，獨立無朋，不阿不激，朕察之熟矣。抗疏再三，力求引去。此於經幄，荐控忱辭，朕念班行寥落，人物眇然，已勉留之。卿宜轉諭同列，俾知朕意。《明良慶會》卷上。

〔二〕此劄未知何時所降，然按其文，其時程元鳳爲臺察兼侍經幄。據《宋史》卷四一八程元鳳本傳及卷四三《理宗紀》考之，元鳳于淳祐十二年升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寶祐元年九月升兼侍讀，遷侍御史。此劄之下當在此二年。今暫編于淳祐十二年之末。

蔡杭除江東提刑誥〔二〕

朕惟外臺耳目之官，能以揚清激濁爲己任者幾何人？選擇而使，此朕之所以命爾也。惟爾乃祖乃父講學于儒先之門，爾克念厥紹，以昌斯文，立朝諤諤有聲，簡在朕心。會擇江左繡衣使，念昔嘗用名儒輟爾以往，爾亦思夫司臬部內未久也，其必能周知民情，有以體朕欽恤之意。可依前奉議郎、特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仍借紫，候回日却依舊服色。

《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二〕以下四誥原未注年月，據考，大抵在淳祐中，今編於淳祐之末。

蔡杭除直秘閣依舊江東提刑誥

儒者有益於人國尚矣，居中則著忠讜之節，使外則罄詢度之猷，此朕所以眷眷而不能忘也。爾承再世源流之學，厲一己操修之行，立朝未幾，直道凜然，江左祥刑，厥聞愈邇。朕監觀四方，欲使萬物吐氣，正倚賢使者爲重，俾寓直延閣，增耀皇華，益旣乃心，嗣有勞還之寵。可依前朝奉郎、特授直秘閣，差遣如故。《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蔡杭除司封員外郎誥

司封舊主爵郎，唐楊凝、柳公權爲之。革正封邑，斥退權右，直聲彰著者，凝也；公權則以筆諫，「心正筆正」之語垂芳千古。朕爲官擇人，豈借才於異代？爾得考亭之傳於父兄師友間，其學淵以深，其德玉以粹，其風節則嚴霜烈日也。駕祥刑使者車于江之東，使人即溫，望儼一道，吏冰立而萬物吐氣。握蘭畫省，昔未爲真。茲命爾典我封爵，貴德以勸賢，陳善以敬君，行爾素學，唐二臣風斯下矣。可依朝奉郎、特授司封員外郎。《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蔡杭國子祭酒誥

我朝以儒教立國，中興以來，道學復振，爾父爾祖俱得朱熹之親傳，爾耳聞目接，益以講貫，凝然成德，體粹氣和，朕心敬焉。祭酒爲學校長官，今以命爾。夫考選程法，不得不由文藝，而所以端士行、厚士俗、相觀而善者，則在爾身。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有諸中形諸外者如是。爾尚勉之，行入侍朕。可依前朝奉大夫、特授試國子祭酒。《蔡氏九儒書》卷八

《久軒公集》。

全宋文卷七九七五

宋理宗 一〇

建安郡王爲皇子御批

寶祐元年正月一日

朕惟皇嗣之建，係宗社國家之本，固宜早計而豫定也。建安郡王某可爲皇子，改賜名禕，令學士院降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立建安郡王玟爲皇子改賜名禕詔

寶祐元年正月四日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立愛惟親，聖王所以重人道之經，正天下國家之本也。朕荷上帝之眷祐，繼列聖之基圖，思所以爲詒謀之計，夙夜不敢康，若稽前猷，祇用率迪。建安郡王玟，藝祖皇帝之嫡系十一世孫，皇弟嗣榮王與芮之子，而朕之猶子也。生有奇質，岐嶷夙成，朕意屬之久矣。頃以尚幼，

就邸諭教，而能篤志問學，聞於道術智誼之指。時命入侍，莊重有儀，益有契於朕心。今年齒寢長，攷禮正名，允合古誼，俾居內掖，以共子職。仍開資善，以親師模，庶幾日見正事，日聞正言，以成就其德美焉，上以嚴宗廟，下以係億兆之心也。其以爲皇子，改賜名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久在遷謫臣僚令自便詔

寶祐元年二月四日

臣寮久在遷謫者，令自便，惟誤國殄民者弗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賜陸德輿等詔

寶祐元年

朕臨御以來，十詔賓興，公卿大夫繇此途出。比年經術不窮指趣，而惟牽合對偶，詞章不本淵源，而務雕琢刻削，論策則非出胸臆，而多用帖括。斯文關世道消長，顧念未有以作新之者。卿等方提文衡，各宜以對越爲心，以選擇真才爲務，去取之際，崇雅黜浮，使士習由此丕變焉。昔仁宗嘉祐初，命歐陽修知貢舉，時進士文體大壞，修乃悉取詞義近古者，而險怪相高者盡黜之，文章自是變而復古。卿等其勉之。《咸淳臨安志》卷一二。

戒諭臣僚詔

寶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比年以來，風俗不美，好惡不公，臣僚論列固許風聞，而廉訪不真，是非貿亂。自今大臣除授，惟才是用，內外臺彈劾，並須審實，毋攬細故，潛發陰私，其有贓污實迹，則祖宗自有成憲，必罰無赦。咨爾有位，其修身奉法，以副朕嘉與維新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追贈王趙敕

寶祐元年四月十二日〔二〕

朕褒揚臣節，以勸天下忠義之心；備飭國章，以起天下豪傑之氣。將屈羣策，圖弭外虞。故修職郎、光州固始令王趙沈毅不回，忠誠無二。援儒飾吏，已見最於烹鮮；運武折衝，益效奇於縛虎。固櫻九一之城，爰抗萬千之虜。雖衆寡之勢莫敵，而君臣之分不易。龔勝飭巾，肯移心於二姓；張巡竭力，寧介意於一生！屬朕初嗣，念此深冤，載舉揄揚之典，合頒節惠之文。煥章進秩，勇節徽名。豈同千駟之無稱，尚想九原之可作。精英不昧，休命其承。寶祐元年四月十二日。同治《樂平縣志》卷首，同治九年刻本。

〔二〕寶祐元年：此繫年疑有誤，按詔文中云「屬朕初嗣」，則當爲寶慶元年，「祐」或爲「慶」之誤。然無旁證，姑仍其舊。

令備蜀邊詔

寶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昨已頒余晦諭蜀之命，道里遙遠，邊防宜急，毋得退避，以失事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方逢辰除正字誥

寶祐元年八月一日

敕承事郎方逢辰：朕庚戌親策，有以時幾對居第一，敷陳鯁亮，羣經生學士所不能到，非爾乎！爾學本乎理義，氣充乎議論，廷唱間僉謂朕得晁、董流矣，試之賓畫而幕府振，蓬萊道山，往正芸簡，此我朝待倫魁彝典也。志於事業則官爵不足道，宜益培清望以須之。可依前承事郎、特授守秘書省正字〔二〕。《蛟峰外集》卷一。

〔二〕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祐元年八月一日。」

增封邵武縣惠應廟神敕

寶祐元年八月五日

敕：有鬼神，有禮樂，道無間于幽明；曰風雨，曰陰陽，事悉由于感應。所謂化之跡也，蓋有物以司之。邵武縣惠應廟明應威聖廣佑福善王，隋朝衣冠，閩地香火，保幾載英靈之脉，存諸佛慈造之仁。德動九天，道弘八極。救水旱于翻覆手之頃，調寒暑于出入息之間。民爲幻則亟濟陰兵，天薦瘡而大驅厲鬼。欲子者與以子，不負匹夫匹婦之心；求名而得其名，蓋造多藝多才之士。爲民效著，助國功深。宜渙號于當今，用顯靈于終古。更廣佑爲英惠，美哉又盡善焉；配博厚與高明，盛矣蔑以加已。可更封明應威聖英惠福善王〔二〕。《閩中金石略》卷一〇。

〔二〕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祐元年八月五日。」

改封昭寧慈應聖懿英淑妃敕

寶祐元年八月六日

敕：陽得陰而成化，日並月以爲明，維神既靈，厥配斯顯。邵武軍邵武縣惠應廟神妻昭寧慈應順惠英淑妃，輔贊之功既旁流於宇內，窈窕之德尚想見于閨中。道叶坤行，爵隨夫起，封更新于八字，

祚永保于千年。可更封昭寧慈應聖懿英淑妃。《閩中金石略》卷一〇。

〔二〕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告昭寧慈應聖懿英淑妃奉敕如右，符到奉行。寶祐元年八月六日下。」

特封靈惠公孚濟公敕

寶祐元年八月六日

敕邵武軍邵武縣惠應廟神長子光世嗣慶崇濟孚佑休寧侯、次子光祖紹應顯濟昭惠保寧侯：爾父死而爲神靈，德被乎宇內，上及二代，俱有封爵，爾長子、爾次子其易侯而公，往助爾父，調陰陰而育民物。可特封靈惠公、孚濟公〔二〕。《閩中金石略》卷一〇。

〔二〕原文句末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告靈惠公、孚濟公奉敕如右，符到奉行。寶祐元年八月六日下。」

封廣順衍慶善利淑安夫人敕

寶祐元年八月六日

敕邵武軍邵武縣惠應廟神長婦燕氏嗣佑隆順顯助淑慈夫人、次婦梁氏廣順靈懿善利淑安夫人：父之澤既及乎子妻之爵，合從其夫，久正位于小君，今更名其佳號。可更封嗣佑衍福顯助淑慈夫人，次

婦可更封廣順衍慶善利淑安夫人〔二〕。《閩中金石略》卷一〇。

〔二〕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告嗣佑衍福顯助淑慈夫人、告廣順衍慶善利淑安夫人奉敕如右，符到奉行。寶祐元年八月六日下。」

賜楊次山等謚詔

寶祐元年八月十日

朕追惟大母保祐之恩，楊次山等易名之典尚闕，其賜次山謚惠節，谷謚敏肅，石謚忠憲。《宋史全

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鄭清之葬事詔〔二〕

寶祐元年九月十二日

舊學云亡，朕切念之。遠日有期，可令慶元府，里葬從其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二〕此詔原書題作「詔鄭清之」，按鄭清之卒于淳祐十一年十一月（見《宋史·理宗紀》），在此之前二年，則非賜鄭清之之詔。據文當是鄭清之將葬，理宗詔慶元府厚予安葬。

改靈濟侯爲善應侯敕 寶祐元年

兩浙洪水爲患尤深，幸錢塘潮神靈濟侯大顯神通，逆風退浪，不壞民居，不傷民命。祠宇臨江，水波不入，嚴、衢近郡，亦賴保全。是用重褒封號，旌異靈聰。宜改靈濟侯爲善應侯。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一。

程起龍特補登仕郎詔〔二〕

西都郎多得人，間以貲入，乾、淳名士亦有借此與計偕者，固不以爲嫌也。今頗更定舊式，俾以登仕郎就漕闈羣試，而拔其尤，庶收廉能，以廣得士之效，特與補登仕郎，不理選限。同治《樂平縣志》卷首。

〔二〕此詔原書次於寶祐元年四月十二日追贈王趙敕後，今姑編於寶祐元年。

二廣貪吏勿令再任詔

寶祐二年二月二日

二廣吏多貪黷，以去天遠而民無告也。令吏部考覈嘗仕廣而以貪黷免者，勿令再任，著爲令。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方逢辰除校書郎誥

寶祐二年四月三日

敕承事郎、守秘書省正字方逢辰：中興掄魁，以九成、十朋爲稱首，蓋其立朝有敢言之氣節，詞章其次也。爾冠廷唱，學有源委，士論歸焉。晉班冊府，慷慨能言，凜然有九成、十朋之氣，朕甚嘉之，就升讎校，不特儲養清望，他日館閣言事，於爾有屬。可依前承事郎、特授守秘書省校書郎〔一〕。

《蛟峰外集》卷一。

〔一〕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祐二年四月三日牒。」

擇田給邊兵以耕詔

寶祐二年四月九日

邊兵頗貧，聞邊上多有閒田，擇其田之近便依險者，分給軍人以耕。《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答董槐詔

寶祐二年閏六月二日

士大夫以議論求勝者多，以事功自勉者鮮，朕爲人才世道憂之。卿深念蜀事，慨然請行，足見忠壯。然經理西事，當在廟堂，更宜勉竭謀猷，以副委任。《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又見《宋史》卷四四《理宗紀》，《宋元通鑑》卷一一五。

令李曾伯進司夔路詔

寶祐二年閏六月十二日

四川事力愈單，須合荆閬乃可運掉。宜趨李曾伯進司夔路，區處規模，務要速定。《宋史全文續資

蠲近邊州郡租賦三年詔

寶祐二年七月九日〔二〕

前蜀帥政事無狀，兵苦於征戍，民困於流離，朝廷以吏議，使其家輸，所取蜀財，爲犒軍賑民用。其蠲近邊州郡租賦三年。《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又見《宋史》卷四四《理宗紀》。

〔二〕九日：原繫於二十九日己巳，按原書此爲七月第一條，後尚有丁未、甲寅等日事，《宋史·理宗紀》作己酉（九日），是，今據改。

懲貪詔

寶祐二年八月十七日

昨者屢降訓廉抑貪之旨，以勅中外，凡屬攸司，所當遵守。近聞有不畏刑法之人，輒倚聲勢，公肆掊斂，借名貢獻，實在營私。豪民富室，本無愆尤，吹毛求疵，反致其罪。甚至搶財籍產，無所赴愬，怨及於上，利歸於己，有累官府，孰甚於斯！所合嚴行告示，敢有復蹈前轍，重寘典憲，必罰毋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趙葵乞申溧陽居止之命庶便驅策御批

寶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卿世濟其美，諳練邊籌，夙著勲勞，朕所嘉賴。茲覽來奏，備見忠軌。伏自壬子以來，狄難孔熾，今安西之壘雖復，而寶峰之寇未退，朕嘗軫憂。卿既慨然體國，且許爲朕一來，尤見一飯不忘君之義。卿可趨裝過溧陽，以便咨訪，凡有所見，無靳奏陳。《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有司討論皇子行冠禮典故以聞詔

寶祐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皇子年方志學，儼若成人，節屈履長，欲行冠禮，令有司討論典故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誠約近戚不得干請詔

寶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朕惟祖宗盛時，待遇近戚，自有定法。比年以來，近戚文臣合干堂者不干堂，合部注者不赴部，夤緣私謁，以希批降，請求日盛，是致人言。故茲戒飭，繼今如或仍前干請，別有施行。《宋史全文續

呂文德主京湖職事詔

寶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李曾伯進司重慶，其京湖職事，令呂文德主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皇子禔講明學業詔

寶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皇子禔年當志學，既冠之後，宜親近師儒，開道德性，所讀《四書》、《書》、《易》皆當精熟，至於古今治亂之迹，尤宜講明。《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犒賞安西堡軍民詔

寶祐二年十二月

安西堡解圍，其將士褒賞外，令宣司下降慶守臣段元鑑，應官民曾資給戰士，或屈身助守禦者，併保明推賞，仍普犒在城居民一次，免租賦五年。《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皇子忠王擇日出閣御批 寶祐二年十二月

皇子忠王既加元服，令赴朝參，嗣歲之春，擇日出閣。令內司指引，仍令臨安府轉運司於閣中修蓋位次一所，庶幾密邇於宮庭，可以問安而視膳。《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湖南提刑趙嘉慶鑄秩罷任御筆 寶祐二年〔一〕

趙嘉慶劾牟滌，初無奏牘，輒誣大臣以沈匿之事，力肆攻詆。然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誣謗宰臣。且不顧廉恥，行賂賂吏，尚氣節者得如是乎？國朝典故，凌巖宰相，罪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鑄一秩罷任，以爲翼虛駕僞，虧國體、壞綱紀者之戒。《齊東野語》卷五。

〔一〕原書未明注何年，而下文云「明年謝（方叔）罷相，董榘槐棠繼之」。謝方叔罷相在寶祐三年七月，則知此御筆爲二年所下。

蔡杭轉朝請大夫誥〔二〕

粵惟資善，置自先朝，在天禧則晏殊、宗道專審諭之官，在紹興則范冲、朱震成翊贊之任。茲遵故典，謹簡名流。既疇滿歲之勞，可後懋公之賞？朝散大夫、太常少卿、時暫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資善堂翊善蔡杭，端方而簡重，凝遠而邃深。誦西山之書，凜祖風之是似；遡武夷之派，喜師道之有傳。自登論思獻納之班，屢進正大剛方之論。入輔吾子，亦既期年。日月計能，迪訓靡聞於少倦；朝夕勸善，切劘咸謂於有方。卓然稱國器之賢，復此集經帷之益。肆疇成績，進秩崇階。課太清之書，朕既用治平勸臣之道；新盤銘之德，卿其懋大學教子之功。善譽益增，前聞可邁。可特授朝請大夫，餘如故。《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二〕原書未注明此詔爲何時所下，按文稱「入輔吾子，亦既期年」，理宗立皇子禩在寶祐元年，則此誥當是次年所下。今編於寶祐二年之末。

方逢辰轉宣教郎誥

敕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方逢辰：朕順考古道，率由舊章。聖繼聖，明繼明，共仰四宗謨烈之美；疑傳疑，信傳信，尚稽諸儒論譔之功。固知放失之多，蓋亦顯承之缺。是在武丁之孫子，任亦匪輕；迺資叔向之春秋，言皆有考。成功惟允，褒律宜優。爾學有淵源，詞尚體要。老氏藏室，聯輝奎璧之間；魯史策書，補藝炎興而下。十志鋪張而不詭，諸儒褒貶以惟公。比及三年，可傳百世。有晉王虞、宋徐沈之善，無□荀袁、家政駿之譏。卓識所資，凜著一王之法；奏篇既訖，聿嚴六閣之藏。論賞詔功，陟明有典。爰霽丹宸之渥，申躋文石之階。揚鴻烈而章緝熙，既藉發揮之力；率純德以勵忠孝，尚堅報稱之心。可特授宣教郎、依前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一〕。《蛟峰外集》卷一。

〔一〕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它山遺德廟神特封善政侯敕

寶慶三年正月十七日

敕慶元府鄞縣小溪鎮它山遺德廟神：治水化民，咸思歌之，奉嘗百世，近民之吏，其愛利流於無窮，而人之報之亦思爲無窮，不惟義所當然，蓋理之所必至也。爾神在唐大和令于鄞鄮，夙有惠政，史冊書焉。築堰迴流，灌田萬頃，歷載四百，遺迹如新。師言具孚，開以侯爵，褒綸表號，永綏廟饗，用慰一方甘棠之思，且爲當代循吏之勸。可特封善政侯〔二〕。《兩浙金石志》卷一一。

〔二〕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慶三年正月十七日。」

尤焞半月一赴經筵進讀詔

寶祐三年二月三日

尤焞免奉朝請，半月一赴經筵進讀，專令精意史事，毋爲他事所奪。《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收換敝楮詔

寶祐三年二月十八日

撥官誥、祠牒、新楮、香鹽付臨安府守臣馬光祖，收換敝楮。《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方逢辰除秘書郎誥

寶祐三年二月十六日

敕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方逢辰：漢之藏書天祿、東觀，命馬融、劉向爲郎，至唐則掌四部圖籍，有三人焉。非第一流，曷稱茲選？爾以經術之淵源，負倫魁之聲望。曳裾冊府，校讎甚優，秉筆史筵，討論靡倦。爰命進典中秘，以倡斯文，異時玉堂承明，皆權輿乎此。可依前奉議郎、特授秘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一〕。《蛟峰外集》卷一。

〔一〕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祐三年二月十六日。」

世忠廟神特封廣烈孚佑顯應忠惠侯誥

寶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世忠廟神廣烈孚佑顯應侯：新安屬域古歙□□□，有世忠之廟，宅于黃墩之湖，用物多則英槩如生，施惠大則廟享必久。眷爾聰明而毅，威武且仁。頃緣騎射之能，立去蜃妖之害。光流祚德，尚餘存趙之心；鋒抗逆儔，式顯相梁之績。忠壯揭長沙之里，功名著南史之編。爰暨我朝，厥有休烈。護邊疆而相軍旅，潛施弭患之功；救水旱而驅蟲蝗，具著禦災之迹。覽需章之來上，知靈異之尤殊。爰因舊封，申錫二字，曰「忠」以昭其德，曰「惠」以赫厥靈。尚宏爾休，用稱朕命。可特封廣烈孚佑顯應忠惠侯〔一〕。弘治《休寧志》卷三一，明弘治刻本。

〔一〕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祐三年四月八日下。」

董槐程元鳳輪日當筆詔

寶祐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三省、密院機政，令董槐、程元鳳輪日當筆，共議取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勉留丞相謝方叔御劄

寶祐三年七月

朕親政以來，命相凡幾，居多弗績，豈盡非才，良由私情熾而借遷擢以市恩，勝心重而結朋黨以附己。故吏罕稱職，而百工之不熙；志在干譽，而三尺之俱廢。非但害于而國，抑亦累于其身。雖悔何追，往事可鑑！卿清忠素著，潔白無瑕。當言責則非仁義不陳，處政地則於輔相有補。爰置諸右，以濟多艱。雅宜開忱而布公，相與修內而攘外，痛革蠹弊，儀圖駿功，股肱良則庶事康，其來久矣；道揆存則法守寓，尚往欽哉！《明良慶會》卷一。

蔡杭權工部侍郎誥_(二)

總四屬之要職，宜在得人；資貳卿之清官，尤謹專任。廼眷直方之彥，久殫創述之勞。式渙丹綸，即真紫橐。朝請大夫、守太常少卿、時暫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資善堂翊善蔡杭，心涵道宇，手撫文疆。學自得家庭之傳，僉謂通儒，才堪大用。比疇庸於憲節，俾晉長於賢關。拂袖遂行，驚萬牛之莫挽；召環亟下，喜一馬之肯來。爰擢亞於奉常，仍兼參於起部。罄論思從容之頃，備器械閑暇之時。念可見之事功，其有試矣；使就正其秩祿，何以假爲？繫此殊恩，允

爲妙選。百工居肆，期課效於繕修；近臣進規，更輸忠於獻納。副茲眷倚，嗣有寵褒。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資善堂翊善。《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二〕原書未注何時所下，據《宋史》卷四二〇《蔡杭傳》（原誤作「蔡抗」），杭遷工部侍郎在寶祐三年八月同簽書樞密院事之前，今據以編於七月之末。

諭董槐程元鳳御劄〔二〕 寶祐三年八月〔三〕

朕自往年二相並命，正欲其內安社稷、外攘四夷爲己任也。然而各分朋黨，互相傾軋，無房、杜相濟之美，有牛、李角立之風。天變人事，日以薦臻，采之公論，咸謂潛之所致。吳潛既退，固宜天人協應，而方叔獨相，固宜忠以輔朕也。今則依附取容，殊無蹇蹇之節；持祿固位，而乏諤諤之忠。政以賄成，官非德選。諸子無藉，恬然而不知；一邊阡危，懵然而莫恤。昔吳潛之未去，責猶可諉者，今吳潛去已久矣，責將誰歸？方叔宜當之矣。況皇天示警戒之異，臣庶有交奏之章，不奪方叔之相權，則是朕躬之有罪。爾槐、爾元鳳，尚鑑茲哉。自今以至於後，其一乃心，以輔予一人，毋若方叔之負朕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又見《明良慶會》卷上。

〔一〕《明良慶會》題作《示丞相董槐程元鳳御劄》，其前段文字爲《宋史全文》所無，末段「不奪方叔之權」云云則與《宋史全文》同，今附錄其全文於後：「朕自吳潛之去，右席之虛，以安國家而利社稷，戒戎旅而遏蠻方者，實於爾方叔是賴。夫何覆餗不虞，袞職無補。近聞公議，殊駭朕衷。坐視三邊之危，莫施一策之助。相而如此，朕何望焉！云云。不奪方叔之相權，則是朕躬之罪。爾槐、爾元鳳尚鑑茲哉。自今以至於後，其一乃心，以輔予一人，毋若方叔之負朕也。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二〕按《宋史全文》以此詔繫于七月二十二日丙辰條下，係連帶而言。觀詔文應是謝方叔罷後所下。據《宋史》卷二一四《宰輔表》：寶祐三年七月丙辰，左丞相謝方叔罷；八月乙丑朔，董槐自參知政事除右丞相，程元鳳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則此御劄當爲八月初所降，故《明良慶會》題爲「丞相董槐」也。

贈蔡杭祖元定太子少傅誥

寶祐三年八月二日

有拜司馬光之祖墓，而歆寵命之榮；有過昔韓維之家廟，而慕人爵之貴。今碩輔昉登於樞管，而愍章可後於祖筵？具官蔡杭故祖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卓絕之才，精詣之職。貫天地人物之理，博學無所成名；納罟獲陷穽之中，無入而不自得。嘗褒贈於嘉定更化之始，復易名於淳祐錄賢之時。偉西山之有孫，居右府而弼我。乃嘉蔡仲，克謹厥猷之美；俾踐疏廣，歸老於鄉之官。魂其有知，永康怡懌。可特贈太子少傅，餘如故。《蔡氏九儒書》卷二《西山公集》。

贈蔡杭祖母江氏新興郡夫人誥

得儒者而知兵，登崇樞極；蒸祖妣以洽禮，爰舉邦彝。有煒燹章，於昭廟祀。具官蔡杭故祖母江氏淑恭賦質，慈儉宅心。教以德而有成，夙稔公宮之訓；閑有家而無悔，久爲中饋之賢。由積美之有源，得聞孫而佐國。肇盼密印，始徹脂田。適疏大郡之封，庸正小君之號。姑從告第，其尚流徽。可特贈新興郡夫人。《蔡氏九儒書》卷二《西山公集》。

贈蔡杭父沈太子少師誥

寶祐三年八月二日

君明臣良，慶千載風雲之會；父慈子孝，沾一家雨露之恩。朕方任樞省之賢，爾實授鯉庭之訓。可無愍典，慰爾孝思。具官蔡杭故父贈朝奉大夫沈學起九峰，道該一貫。以西山爲之父家，傳正學之燈；以考亭爲之師面，受斯文之印。利祿不關於一念，功名悉付於諸郎。有弘濟艱難之才，得兼資文武之彥。師隆三少，新備位於儲宮；恩播十行，示追榮於禰廟。可特贈太子少師，餘如故。《蔡氏九儒書》卷五附錄。

贈蔡杭母翁氏宜春郡夫人誥

北斗天樞之象，位我儒臣；凱風寒泉之思，慰而母氏。肆舉綈章之寵，式彰慈訓之光。具官蔡杭故母碩人翁氏抑抑令儀，溫溫淑德。相夫有道，蘋澗敬共，教子移忠，桂林擢穎。維時良弼，贊我洪樞。觀其操存正大，可以知母之賢；攷其造詣精微，可以驗母之教。爰錫宜春之號，聿新巨郡之封。可特贈宜春郡夫人。《蔡氏九儒書》卷五附錄。

贈蔡杭繼母劉氏齊安郡夫人誥

三釜及親，養遂曾參之樂；一羹遺母，孝推考叔之純。凡一命以上，思報劬勞；在四輔之貴，可忘聖善。廼揚寵渥，以示愍綏。具官蔡杭故繼母碩人劉氏儀閑蘋藻，秀毓芝蘭。雖離循法度之常，汲汲淑詩書之訓。方爾遂升軒之樂，意其終列鼎之榮。家積善而慶有餘，子欲養而親不逮。樞分紫極，雖莫觀厥子之成；封啓黃岡，于以慰爾靈之望。可特贈齊安郡夫人。《蔡氏九儒書》卷五附錄。

蔡杭妻吳氏封新安郡夫人敕

寶祐三年八月二日

夫貴妻之榮，允叶閨門之慶；君使臣以禮，有加體貌之隆。朕方迪簡於西樞，爾久得賢於內饋。信家齊而國治，宜報厚以恩醴。具官蔡杭妻碩人吳氏，令範有齊，柔儀孔淑。宜家宜室，既樂爾妻；如山如河，必與偕老。能勉樞機之輔，大爲經濟之圖。開湯沐之新封，地雄黟水；煥笄珈之舊飾，澤洽周泉。祇服寵光，以綏吉履。可特贈新安郡夫人。《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全宋文卷七九七六

宋理宗 二

厲文翁赴淮邊副閫詔

寶祐三年九月十一日

淮哨在境，邊防正嚴，沿江副閫豈容久虛，已差厲文翁可趨之任。《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犒賞殿步司教閱精勇軍詔

寶祐三年十月七日

撥封椿庫會子一十三萬，犒殿、步司教閱精勇軍，其衣裝器具，悉從官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獎諭四明蠲賦稅詔

寶祐三年

粵從分牧，恪奉寬條，既屢蠲往歲之逋租，復代納來年之常賦。廉然後能無取，公爾可見忘私，良用歎嘉！所請宜允。《四明續志》卷七。

戒諭臣庶詔

寶祐四年正月一日

朕儀圖治功，宵旰在念，適時多艱，未稱朕意。威令玩而不肅，紀綱翕而不張，財計匱而生財之道蔑聞，民力窮而剝民之吏自若。敵非果彊，特自未有以振國勢；兵非不多，特莫知所以計軍實。捨法用例已非矣，有元無例而旁引，以遂其干請之私，其何以窒倖門、塞蠹穴乎？望治雖勤，課功愈邈，毋怪也。歲律云始，泰道方開，咨爾二三大臣儆于有位，俾精白一心，各揚乃職，務循名而責實，勿假公而濟私，以弼成朕內修外攘之功，則予汝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吳淵許便宜用事詔

寶祐四年正月十九日

京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應使吳淵遇軍戎急切，許用便宜，如可俟報，仍舊申審。《宋史全文續資治

通鑑》卷三五。

革捨法用例等事詔

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

三省、樞密院、六部遵照已降御札，應捨法用例等事，悉警革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決繫囚不得淹延詔

寶祐四年二月十八日

監司州郡決繫囚，毋得淹延，獄官毋得兼僉，以妨本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推賞士兵停免科征詔

寶祐四年二月

令宣使覈實，凡戰多者、死事者，疾速條上推賞。被兵之地，流離之民，一應科征，悉與停免。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賜陳顯等詔

寶祐四年

朕取士於南宮，十詔攸司，而又有一於今矣。然時艱未濟，豈果乏才，往往辨論多而建明少，浮僞勝而真實希，尚何望其庶績之凝也！爰束儒臣，董司校藝。爾其公而權衡，明而鑑裁。詞章造理者，必有道之士，議論可行者必通用之才，辨雌霓之訛，去師衆之鑿，革崑體之異，使英豪忠實之彥得以自見，而無競維人，則予以懌。《咸淳臨安志》卷一二。

誠諭趙子秀趙崇潔詔

寶祐四年七月二日

執政當筆，具有典故，一日必慎，乃分之宜。卿等素懷體國之忠，雅有濟時之略，偶虛揆席，借

助賢勞。弊所當革，勿以易至招怨辭；利所當興，勿以暫焉承乏沮。況均是大臣，自當任責，事毋庸遜，當以身先，力拯時艱，迄圖明效，以副朕責成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誠諭三學諸生詔

寶祐四年七月七日

進退臺諫，權在人主，若由學校，萬無此理。且非大臣所得進退，學校可得而進退之乎？叩閭縷縷，更無已時。可令學官先諭三學諸生，各安心肄業，以副朕教育之意。仍令御史臺契勘當時同待臺牒作倡鼓率之吏，重作施行；令臨安府根究本隅將校，懲其不能鈐束隅兵之罪，以爲張皇者之戒。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贈蔡杭父元定少傅誥

寶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佑善自天，式重斯文之報；推原有地，實維乃祖之功。刻密而封，陋泉其澤。具官蔡杭故祖、太子太傅、謚文節元定賦材卓絕，稟性高明。先天而後天，究河圖洛書之奧；無極而太極，達陰陽造化之機。荷諸賢薦進之難，而群小排擠之易；克開厥後，慶貽其孫。一日萬幾，方藉政謀之贊；二公三少，蓋升儲傅之榮。吾道增輝，幽扃昭格。可特贈少傅，餘如故。《蔡氏九儒書》卷二《西山公集》。

〔二〕群小：原作「郡小」，據文意改。

贈蔡杭祖母江氏信國夫人誥

惟吾士用相我家政，缺追孝于前，流光在後。具官蔡杭故祖母東萊郡夫人江氏，以儒家女，配學者師。約己待賓，禮獨豐於雞黍；承家供祀，職尤謹于蘋蘩。篤生萬石之孫，密次三階之耀。彤管有煒，已正位於小君；象服是宜，爰進封于大國。潛光丕煥，懿□其欽。可特贈信國夫人。《蔡氏九儒書》卷二《西山公集》。

贈蔡杭父沈少師誥

寶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引君當道，惟茲正人；教子以忠，本於嚴父。凡今日茂聞於遠業，皇天有相于斯文。率循舊章，增賁禰廟。具官蔡杭故父贈太子太師沈綱維吾道，羽翼正傳。禮樂立邦國之經，著述可垂於百世；象數明天地之撰，制作示法於後人。立心不在其身，光前克裕厥後。以持敬爲格君之學，以協忠爲贊化之謀。政路訏謨，由夙承於考訓；宮師極品，宜進秩於維垣。尚其有知，服此無斁。可特贈少師，餘如故。《蔡氏九儒書》卷五附錄。

贈蔡杭母翁氏安國夫人誥

帝命時幾，正賴克艱之助；母氏聖善，諒深罔極之恩。匪隆告第之恩，曷稱擇鄰之教？具官蔡杭故母文安郡夫人翁氏生於儒閥，配彼德人。襟度冲夷，遇媵侍假以色；性姿淑謹，事舅姑無間言。故悼亡有正節之稱，而題墓表孝婦之美。痛三釜之不逮，雖萬鍾而奚加？進之大國之封，仍以小君之號。用昭愍飾，式慰孝思。可特贈安國夫人。《蔡氏九儒書》卷五附錄。

贈蔡杭繼母劉氏成國夫人誥

以賢招賢，方重政塗之命；繼母如母，申頒綏典之華。具官蔡杭故繼母通義郡夫人劉氏雍肅婦儀，淑均母訓。相夫字子，懽若有恩；酬外撫中，曾無間語。凡此弼諧之助，皆其保抱之功。湯邑脂田，已積小君之號；絲言密篆，更加大國之封。尚其幽扃，歆此明命。可特贈成國夫人。《蔡氏九儒

封蔡杭妻吳氏東陽郡夫人敕

寶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乾坤合而一德，方慶會於君臣；咸恒冠於下經，實造端於夫婦。既協調於鼎味，宜申賁於窳封。具官蔡杭妻臨安郡夫人吳氏環佩其儀，蘋藻乃職。相厥夫子，已位於四鄰；有此英兒，早聞庠於三鱣。由中饋夙資於賢助，故政途克罄於嘉謨。象服是宜，爰永歌於諧老；《鵲巢》所致，端有賴於積功。進之大郡之封，仍以小君之號。諒而賓敬，同此邦榮。可特封東陽郡夫人。《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程元鳳辭免恩命答詔〔二〕

卿立德方大，蓄學醇深，議論純而有剴切之忠，踐履實而無表暴之患。比登邇列，備罄訏謨。茲由選衆之公，爰畀秉鈞之任。方事機交至之際，屬化局屢更之新。惟其純則必能開忱而布公，惟其實則必能興滯而補弊。已揚渙號，復免巽申，亟當欽承，毋庸撓避。《明良慶會》卷上。

〔二〕按文，此下二詔當是寶祐四年七月程元鳳初拜右丞相、進封新安郡公時所下。

程元鳳辭免進封恩例批答

覽奏備悉。卿機務之餘，研精史事，筆削有功，視前乎以文具提綱者異也。今朕班賞，亦當爾殊，增秩雖擾〔二〕，式克稱是。祇承朕命，謹勿固辭。《明良慶會》卷上。

〔二〕擾：疑爲「優」之誤字。

程元鳳條陳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循法謹微審令八事答詔

寶祐四年

八月六日

朕之命相，正欲仰成。覽奏旨哉，乃言惟服，尚期勵翼，其克有勳。《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又見《明良慶會》卷上。

太學土地神特封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敕

寶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太學土地靈通廟神正顯昭德文忠侯：神有功于民則祀之，矧有功於士者耶！爾以聰明正直，妥靈于首善之地，爲多士之所敬嚮，不但叱咤妖怪，具有靈應，而斯文益大以昌，實惟陰相焉。爰即舊封，載加燁號。尚時顧享，永孚于休。可特封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一〕。《兩浙金石志》卷一一。

〔一〕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諸閫屬官帳前武臣不許帶行內職詔

寶祐四年

諸閫屬官帳前武臣，並不許帶行內職，令三省、樞密院遵守。《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申嚴學法戒飭諸生詔

寶祐四年十一月九日

朕樂聞切直，豈厭人言？邇年臣下不能體國，惟以公報私，植黨相傾，蠱壞士習。學校儲才之

地，乃有蹈于匪彝，譸張爲幻，亂政害民，甚非教育初意。每念學校大體，未欲令有司施行。今又相帥成風，背義趨利，憑虛駕空，公論安在？又令學官申嚴祖宗學法，俾諸生安心肄業，遵守惟謹。其有經明行修之士，精加攷察，擇其尤者以聞，朕將器使之。若或怙終不悛，自畔名教，則正典憲，亦非得已。仍令三學立石。《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正特奏名御試以武功資帖比折陞甲陞等詔

寶祐四年十一月九日

正特奏名御試，毋得更循舊制，例以武功資帖比折陞甲陞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誠約四川制司嚴禁部屬誅求詔〔二〕

寶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蜀有兵難，民不聊生，所當招集撫摩，使之安業。乃聞官吏多端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下四川制司戒飭屬部，違者必罰無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又見《宋史》卷四四《理宗紀》，《南宋書》卷五，《宋史記》卷一三。

〔二〕《宋史·理宗紀》、《南宋書》等所載此詔文句有異，今錄以備考：「蜀罹兵革，吾民重困，所當勞來撫摩，

使之樂業。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違者罪無赦，御史臺其嚴覺察。」

戒臧吏詔

寶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

朕聞祖宗立法，悉從寬厚，惟臧吏之罰獨不少貸，爲其蠹國害民也。朕待遇臣下未嘗少恩，訓廉有銘，正欲善誘。不謂邇來貪風轉熾，國與民俱匱，而士大夫家益肥，間有自號清流，而居官之汙濁尤甚，朕將何賴焉！自今小大之臣各宜洗心滌慮，毋縱于貨賄，其或不悛，有淳祐之法在，舉而行之，非朕得已也。故茲札示，想宜體悉。《景定建康志》卷四。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咸淳臨安志》卷四，《宋史》卷四四，《理宗紀》，《南宋書》卷五。

〔一〕年月日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補。

錄用勲裔詔

寶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

虞廷之賞延于世，漢氏之官長子孫。《春秋》謂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朕慨思開國以來，勲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能世其祿者，仰所在州軍體訪，保明以實聞，以備錄用。

《咸淳臨安志》卷四。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宋史》卷四四《理宗紀》，《南宋書》卷五，《兩浙金石志》卷一一。

〔二〕十一月二十六日：原繫「十二月」，據《宋史·理宗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改補。

蔡杭除職予祠詔

寶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叅政蔡杭擅自去國，勉留不返，可除職予祠。《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禁以私怒寄收人于縣獄詔

寶祐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百司庶府及諸道監司以下，毋以私怒寄收人于縣獄。有罪應收者，結絕不許過三日。《宋史全文續

資治通鑑》卷三五。

獎諭荆閩吳淵敕

寶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荆襄，首蜀尾吳，國之屏蔽，乃者邊人來告，朕每注意，未嘗不在。襄有臣如卿，恃以無恐。卿

血忱徇國，賢於長城，練兵偏裨，指授方略，距兵兩月，以老北師，驅之出境，而以捷告，朕甚嘉焉！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猶有晉在，焉得定功？卿能周慮熟思，恃勝保境，以圖萬全，式副朕意。其一行立功將士，仰制司速開具聞奏，次第議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程元鳳辭免提舉編修不允詔〔二〕

朕惟藏金有史，鏤玉有書，明民之命，炳如日星，經武之謀，仁於風雨。會要雖諸儒之秉筆，編修賴一相之提綱。卿以醇儒，時登上宰，宜總領於衆職，明素定之彝章。奚勞用謙，以遏成渙。所辭宜不允。《明良慶會》卷上。

〔二〕此詔原書編於寶祐三年七月詔後，未注何時所下。按程元鳳以寶祐四年七月爲相，五年獨相，六年四月罷。今姑編於四年之末，待考。

戒羣臣詔

寶祐五年正月一日

戒飭羣臣，凡可以疏濬弊源、剔除蠹穴、興起天下之治者，其儀圖之，式副朕內修外攘之志。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決獄詔

寶祐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雷發非時，朕心惕然，考之《易》象，所當赦過宥罪。應諸郡有戾于罪者，非犯惡逆，自徒流以下，並從減等行遣；內有囚禁淹延者，悉與斟酌，事事從恕疏決，監贓不及一千貫者蠲放。《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吳潛轉一官制

寶祐五年正月

門下：朕修我有夏，以誕保受命，每歲孟春，則大計羣吏。矧臣作股肱耳目之舊，而時若州牧侯伯之賢，是有袞衣，越在外服，對三陽之泰長，敷大號以渙敷。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缺百戶、食實封一千缺百戶吳潛，方厚秉彝，中和迪行。漱六藝之芳潤，則資之深；詡萬物而發揚，其德可大。頃焉相朕，咨以奮庸。若鹽梅之和羹，期于予治；以薰蕕之共器。不潰于成。斂而經濟之謀，重我蕃宣之寄。鄮山嶺嶺，欣草木之向榮；滄海洋洋，妥波濤而不缺。當治象甫頒之日，正士夫更始之初。膺貢受圖，曩侍春王三朝之

會；承流宣化，今爲東方諸侯之先。時而颺之，民之表也。雖璽書增秩，非所以待大臣；而民功曰庸，其可無於懋賞！爰峻祿臣之品，申陪井邑之封。於戲！王職如歲兼四時，朕方體元工之運；豕宰阜民倡九牧，爾尚新治理之功。益懋乃猷，祇若予訓。可特授光祿大夫、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缺百戶、食實封一千缺百戶，主者施行。《開慶四明續志》卷一。

寧國府守臣申吳潛起發時日詔

寶祐五年閏正月二十六日

比以海間重地，付吳潛彈壓，威惠所浹，鯨波晏然。今已及假滿之期，所合申趣還之命。可令寧國府守臣宣諭就道，具起發日時聞奏。《寶慶四明志》卷一。

獎諭四川軍民御筆

寶祐五年二月四日

蜀境奏凱，而俞興城下之捷尤爲奇偉，朕甚嘉之！興，大忠之子也，向以父罪，聊示薄懲，今盡釋前過。仍令制司具立功守將以下姓名來上，等第推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崇封大嶽太和山誥

寶祐五年二月

敕：北極惟尊玄武，元謂穹崇；南面雖主百神，必嚴寅奉。既陰受護持之貺，宜顯嘉旌賁之儀。申衍榮章，用昭敬事。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真君道周六合，威攝萬靈。鍾元黃一炁之真，陰功有賴；握坎離二精之妙，神化無邊。以茲蕩邪而辟功，莫匪救民而護國。惟我朝之累聖，殫至敬之一心。在真廟仁廟，則表靈應而彰感通；在孝皇寧皇，則奉佑聖而崇福德。迨予眇冲，固當增衍慶之封；嘉爾聰明，亦既述均陽之讚。肸蠁冥冥而默應，威靈赫赫以旁昭。無願不成，錫庶民之福祉；何幽弗察，清四海之妖氛。凡同普率之間，均在包含之內。惟仁則所濟之博，惟正則丕烈之洪。強贊上真，難明至德，尚宏道蔭，永庇人寰。可特封北極佑聖助順真武福德衍慶仁濟正烈真君。《大嶽太和山紀略》卷三，乾隆九年刻本。又見《大嶽太和山志》誥副墨第一篇卷一。

侑配高宗詔

寶祐五年三月十二日

高宗皇帝克紹大業，寵綏萬民。厄十世以中興，恢旋乾轉坤之烈；御六飛而南渡，有櫛風沐雨之勞。定社稷以奠鼇極之安，明統系以詒燕謀之永。豈有光復我家之盛，未隆升陪世室之尊。永言孝

思，稽古多闕。所以采博士議郎之是，酌人情禮制之宜，倣有夏之祀少康，法元和之尊光武。合一祖三宗而並侑，有德有功；則參天貳地之宏規，丕承丕顯。用秩元祀，昭宣重光，陟配而多歷年，以陳常于時夏；會通而行典禮，將大饗于季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世忠廟神特封忠烈顯惠公誥

寶祐五年三月十六日

敕世忠廟神廣烈孚佑顯應忠惠侯：朕聞神之有功於民者深，則國之示報於神者厚。爾發靈古歟，立廟黃墩，以祚德而遺存趙之心，以拒逆而顯相梁之績。迨我朝而益著，護邊境以維多。人感其去蜚之功，里稱其消螟之德。曰暘曰雨，隨感而孚；此土此民，相依以妥。既靈休之莫大，豈封爵之可常？爰陞四字之上公，以答一州之衆望。曰忠烈以彰其既往，曰顯惠以侈其方來。尚宏爾休，以對朕命。可特封忠烈顯惠公〔二〕。弘治《休寧志》卷三一。

〔二〕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祐五年三月十六日。」

除放百姓緡錢御筆

寶祐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訐易俗，則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爲奸，延及無辜，攤賴緡錢，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誠諭宰執臺諫御筆

寶祐五年閏四月七日

方今多事之秋，非賢不乂，賴卿等作朕股肱耳目，靖共爾位，各迪有功。宰執以公道行公法，臺諫以公心行公論，並仰體高宗皇帝聖訓，毋得合黨締交，自貽伊戚。仍札御史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世忠廟神封忠烈顯惠靈順善應公誥

寶祐五年六月八日

敕世忠廟神忠烈顯惠公：山川發祥，神則靈止；封爵申命，理固宜然。爾著迹黃墩，遺忠祚德，

生賢佐而爲國之輔，普陰施以利澤于人。比者方詔祠官，特升公爵，曾褒崇之未艾，復靈應之迭陳。是知扶輿清淑之資，宜受舄奕熒煌之號。爰載加之八字，庸是報于一州。曰忠烈顯惠者，彰既往之休；曰靈順善應者，侈方來之佑。益宏景貺，茂對寵光。可特封忠烈顯惠靈順善應公〔一〕。弘治《休寧志》卷三一。

〔二〕原文末句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寶祐五年六月八日下。」

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賈似道御筆

寶祐五年六月十九日

賈似道荆山成城，義在懷遠，繪圖來上，殊用嘉歎。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王應麟除國子錄制

寶祐五年七月

朕欲以理義淑人心，以教法新士習，師儒之官其誰宜。僉曰爾文杓篤實無華，疊洗其質也；爾用存修潔有守，金玉其相也；爾似道識度老成，斂實而秋也；爾應麟才思汗瀾，斂華而春也。儀于周

行，聲聞籍甚，是用進文杓於東博，升用存於經博，擢似道於武博，應麟則常成均之法以飭之。夫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此晨入之誨也。爾豈遜於愈者哉！朕將有考於斯。可。《深寧先生年譜》，四明叢書本。

賈似道進官三等詔

寶祐五年八月十五日

賈似道版築奏勳，名義甚正，示不忘遠，式契朕懷，進官三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全宋文卷七九七七

宋理宗 一二

臺臣遷他職輒出關以違制論詔

寶祐五年九月一日

言路不常厥官，其來已久；臣子擅自去國，前此所無。良由待士大夫以寬，故習俗日趨於薄。然遽加黜責，所不忍爲，姑示申嚴，庶幾聳聽。曩時察官遷卿如汪剛中、葉宰、杜範、劉應起，莫不恪共乃職，誰曰不然。惟近日盜名欺世，相師成風，纔聞改除，隨即就道，自詭抗節，實犯不恭。今後應臺諫遷他職者輒出關，以違制論，務在必行，仍著爲令。所有吳衍翁、應弼，可劄令日下供職，仍劄本寺各差胥吏催促前來，不許輒違君命。《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蔡杭宗祀該恩加食邑誥

寶祐五年九月〔一〕

朕若稽大猷，稱秩元祀。殷禮陟配，隆四聖侑饗之規；靈符嘉虞，昭二儀合德之貺。廼睠輔臣之舊，宜均祚祉之丞。爰錫徽章，式彰茂渥。具官蔡杭器職宏深，才德優長。廉能昭於中外，孝友孚於親疏。傳得其宗，學洞聖賢之奧；養以剛直，氣由道義之充。留登輿假之聯，協贊時幾之治。輔弼朕躬，善政流芳。如鳳翩翩乎朝陽，既爰集止；若駒皎皎兮空谷，莫遂重維。比緬想於典刑，嘗特加於恩數。茲成緝熙之慶，敢懷專向之私！由衍圭畚，用華家食。噫！聖人享帝，禮已重於養賢；忠臣事君，義不忘於畎畝。對揚休命，益茂丕基。可依前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東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餘如故。《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一〕原未注年月，按文，乃蔡杭寶祐四年罷參政後宗祀明堂加恩制。據《宋史》卷四四《理宗紀》，宗祀明堂在寶祐五年九月十日辛酉，此詔當爲是月所下。《宋史》卷四二〇《蔡杭傳》（原訛作蔡抗）云「（罷政）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是也。

加贈蔡杭故父沈永國公誥

寶祐五年九月二日

維時賢佐，暫均逸於祠庭；賄我祭恩，盍疏榮於考廟。肆攷愍冊，庸煥幽潛。具官蔡杭故父贈少師沈深味道腴，妙窮理脉。蚤同父難，經禮曲盡於丁年；晚授師傳，《書》學遂陳於一覽。茂毓亢宗之嗣，常輸愛主之忠。爰舉彝章，以昭餘慶。挹九峰之爽氣，原自西山；錫二水之嘉名，建茲南國。受此成命，光輝泉壤。可特追封加贈太師、永國公，餘如故。《蔡氏九儒書》卷五附錄。

贈蔡杭故母翁氏衛國夫人誥

臣曰鄰哉，方矢《考槃》之樂；母也天只，宜懷陟屺之思。屬因祭澤之敷，爰侈恩封之盛。具官蔡杭故母贈安國夫人翁氏夙全懿質，見謂賢閨。鍾秀椿庭，私淑儒先之訓；毓奇蘭砌，顯將王父之言。積善而生公侯，有穀而貽孫子。可無愍典，加煥幽扃？睠妹土之舊疆，式稱小君之號；昭父衢之始殯，益綿後嗣之休。可特贈衛國夫人。《蔡氏九儒書》卷五附錄。

贈蔡杭故繼母劉氏福國夫人誥

賢與時偕，出處每全於大節；母以子貴，哀榮宜備於小君。載錫恩徽，用昭祭澤。具官蔡杭故繼母成國夫人劉氏性全聖善，德備柔嘉。早鞠育於草堂，親聆謦欬；晚怡愉於萱砌，克享康寧。迄登八袞之年，無愧九峰之配。慶垂後嗣，恩侈前封。申錫魚軒，進閩山之大國；載新鳳誥，煥幽壤之餘光。可特贈福國夫人。《蔡氏九儒書》卷五附錄。

皇子忠王授兩鎮節度使制

寶祐五年十月十九日

門下：御家者親親，所以隆天性之愛；詔爵者貴貴，所以植宗國之強。式稽舊章，茂賁元子。作真王而啓宇，望已重於承祧；易巨鎮以建旄，崇莫加於疊組。肆涓穀旦，誕舉徽章。爰咨在列之良，式聽揚廷之命。皇子崇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忠王、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三千戶，體凝四氣，性備五常。言必詩書，信矣隆師親友之效；動循法度，見諸鳴玉曳履之間。雖岐嶷之夙成，亦進修之加益。每見晨昏之定省，能知宵旰之憂勤，契於朕心，豈非天意？乃者歲祠重屋，祫禮貳觴，祖考神祇之顧歆，遠近内外之歡洽。豐水數世，將益廣於周仁；大國十成，詎可拘於漢制！洪惟端拱之屬賢

嗣，常領荆湖而建將壇。庸按版圖，丕崇令典。新定則我太宗之舊建，洪都則我壽聖之初潛。植纛建牙，煥陳儀於兩鎮；加田陪食，仍視禮於三台。以承累世之休，以共萬年之福。於戲！立愛立敬，朕非假名器之私；克儉克勤，爾尚贊邦家之治。往服明訓，益綏令猷。皇子可特授鎮南遂安節度、依前職位、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景定嚴州續志》卷一。又見乾隆《遂安縣志》卷一〇。

戒諭恤民詔

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朕軫念軍民，無異一體，嘗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平糴倉、官藥局矣，又給官錢付諸營置庫收息，濟貧乏。奈何郡守奉行不謹，所惠失實，朕甚憫焉！更有斃於疫癘水災與夫歿於陣者，遺骸暴露，尤不忍聞也。可行下各路清強監司嚴督諸守臣，宣、制、安撫嚴督主兵官，並要遵照元降指揮。如慈幼則必使道路無啼飢之童，平糴則必使小民無艱食之患，官藥則劑料必真，修合必精，軍庫收息則以時支給，不許稽違，務要公平，而不許偏徇。庶若民若軍，皆蒙實惠。仍令召募諸寺觀童行有能瘞遺骸及百副者，所在州縣保明，備申尚書省，給度牒一道，以旌其勞。可備坐指揮，各令知悉。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禁三衙及江上諸軍從軍職事等人以任子雜流非泛補授詔

寶祐五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三衙及江上諸軍應從軍職事並要戰功及隊伍中人，不許以任子雜流非泛補授。其離軍者止許授不釐務差遣，果有材略功績，從制闔保明，却與釐務。《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蔡杭轉榮祿大夫右丞相誥_(二)

朕慨念時艱，惟經明行修之賢是資；遐想政事，得老成碩德之才堪任。按常儀而增秩，渙明綍以頒恩。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東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四百戶蔡杭，存心正大，賦質溫良。抱經濟之才，本聖賢之學。窮理盡性，真得考亭之源流；博古通今，偉矣後學之軌範。頃居右府，而輔弼聞譽益隆；向貳台衡，以贊襄忠誠素著。莫挽祈閑於故里，國政寔之於不聞。盍留元輔職，慰爾山林之志；位署百揆右，昭示閭里之光。可依乞致仕、轉榮祿大夫、右丞相，以罄朕尊隆舊輔之意。《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

〔二〕此詔當是寶祐五年下。

呂逢年點視四川隘寨詔

寶祐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呂逢年往黃平督趣，就點視四川隘寨，相度思、播隘要，知甕左、如鹿、通鹿、廣宇、翅鹿、盤州等處孰爲要會，趣辦工役，毋令疏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禁約諸軍擾民詔

寶祐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宣制諸司嚴行禁戢，除兼領州縣外，有侵越擾民者，指實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避殿減膳詔

寶祐六年四月一日

當春不雨，天變異常，靡神不宗，僅見霽霖，有妨東作，曷遂西成。民命繫焉，朕心惕若。念厥咎之安在，惟反躬而省愆。飲食起居，何敢由舊？可自四月一日避殿減膳，仰荅譴告之意，以召陰陽之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答程元鳳因旱乞罷政不允詔

寶祐六年四月四日〔一〕

涉春以來，常暘爲沴，天出災異，所以警予，相吾股肱，何可移過。卿任專寅亮，必切虔恭，其願形謙抑之言，自可謂調燮之爽，所解機政，殊拂予懷。佐天子而理陰陽，固其職也。若旱歲之作霖雨，亦惟時哉，然天人孚感之機，在上下交修之實。邊鄙正勤於科瑣，公私未裕於蓋藏。調度方殷，中外乏使，方賴卿而圖濟，胡舍朕以言歸。觀「倬彼雲漢」之詩，有「疚哉豕宰」之語，亦惟不懈于位，曷當自潔其身！勉爲朕留，以成汝政。所請不允。《明良慶會》卷上。

〔一〕原無年月日。按《宋史》卷四四《理宗紀》四：寶祐六年四月「癸未（初四日），程元鳳等以久旱乞解機務，詔不允」。即此詔。據補，下四詔亦當同時。

答程元鳳因旱祈退不允詔

卿德度凝重，足以鎮浮；識慮周密，足以經遠。佐朕一心，上下克艱。歲比中熟，民用小康，中外倚重，不獨朕視猶左右手。迺者不雨，卿遽引去，甚非朕所望。數四詔留，抗疏命力，今天相予，

甘雨總至，民情亦既豫悅，然朕冀卿憂責猶未雨時。卿其夙夜交修，毋舍朕志，相與祈天永命以無疆爲休。《明良慶會》卷上。

勉留程元鳳災眚求退御劄

朕焦勞圖治，夙夜畏威，我享告成，爾庸惟穆。近觀日暎，忝國家閑暇之時；遠憂腹心，正哲人馳驚之日。卿在其位而憂其政，觀乎天而驗乎人。嘉亨協應，則美效於君，災眚咸形，則咎在臣等，忱爲知體，何自乞身？朕易十三相而得卿，殆天授也。卿顧不二年而舍朕，豈人情哉！今歲熟雖廣，而京畿之內間饑；秋成稍寬，而西南之備未密。若先避位以答天象，是自求逸以貽朕憂。人其謂何，卿亦奚忍？宜安厥位，丕遠乃猷。《明良慶會》卷上。

答程元鳳第二辭免不允劄

朕考論一相，佐理萬機。汝爲麴蘖鹽梅，欲藉燮調之力；予命股肱心膂，奚煩夢卜之求？卿心德純明，履踐真實。不偏不倚，可謂持中；允武允文，具躋邇則。比參華於政府，乃分直於事機。處置當乎人心，啓擬酌乎公論。爰置石以輔德，庶能左於有君。今天下之事可憂者多，必有興滯補弊之

策。惟宰相之職，無所不統，亟爲內修外攘之謀。既穆群瞻，莫勤再櫛。所辭宜不允。《明良慶會》卷上。

答程元鳳第三辭免不允劄

朕惟宏濟六合，非賢者固難；調一天下，惟大儒爲能。比□鼎軸以付卿，乃屬巖石之望爾。非不知絃瑟屢更之後，不勝舟流靡屆之憂，所賴惟人，以任斯責。乃望洋而興嘆，荐敷櫛以陳詞，既殫厥心，何辭之力？夫《虞書》人政首述克艱，而《魯論》興邦亦言不易。此朕所以命卿之意，在卿必命卿之意先副朕之懷〔一〕。其極奮庸，勿復有請。所辭宜不允。《明良慶會》卷上。

〔一〕此句「命卿之意」四字疑承上句衍，當作「在卿必先副朕之懷」。

賜程元鳳詔

寶祐六年四月十日

敕觀文殿學士程元鳳：卿輔翊我朝，累效勞績，忠正端敏，剛直赤心。壽高六秩，喜復生子。賜卿羊酒、米面、文錦、寶鈔，以表朕心，卿其領之。寶祐六年四月十日。歙縣博物館藏件。

思應往播州修築關隘詔

寶祐六年四月十八日

思應已特差思州駐劄、御前忠勝軍副都統制，往播州同共修築關隘，措置備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答程元鳳詔〔二〕

此卿言去〔二〕，朕臨朝爲之不怡，士大夫亦相顧駭愕，使人要路，請必無歸。訓旨諄勤，不但相以禮，知卿之亮也。抗筆再來，詞氣甚和，而執謙過計，其懇請則如初。夫道揆正而法守行焉，卿律身之清如水，待物之平如衡，容人之度如藪澤，外無搔妄，中有執持，用能作朕股肱，式是百辟。一二年間，方幸上下輯和，靖共爾位，亦何怨何疑何缺望如卿所慮者！《書》不云乎：「公無困哉，我爲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此朕所望於丞相也。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三〕。

《明良慶會》卷上。

〔二〕以下諸詔當是寶祐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程元鳳罷相前所下。

〔三〕此：疑當作「比」。

〔三〕請：原作「情」，據文意改。

答程元鳳祈閑不允詔

荐省來章，足覘雅志。卿抗高節，固可謂得閑，朕失良臣，則將奚所賴？況培養有素而後簡拔之，采穹事會方殷，茲正安危之所寄。每進外攘之碩畫，無非內契於予衷。欲去何爲，一身之計綽有餘矣；才難已久，萬機之務誰與共之。決當留行，勿復有請。佇凝丕績，式副眷懷。所陳宜不允。

《明良慶會》卷上。

答程元鳳祈祠不允詔

敕元鳳：省所奏劄子乞付叢祠事具悉。朕圖艱求濟，若淵水之茫無津涯，思患預防，未陰雨而綢繆牖戶。倚予端弼，贊我興功。卿學深醇，識慮宏遠。折衝強本，允贊善武之經；立政惟人，兼藉庶明之翼。朕徯嘉謀之告，衆觀儒效之成。云胡抗章，遽言引退。愈雖有文拏之戚，良切心思；弼每惟西事之憂，不遑私計。所請宜不允。《明良慶會》卷上。

答程元鳳再乞祠不允詔

卿以通達之才，淹貫之學，粵其共政，惟大猷是經，克詰爾兵，每先事而慮。朕方喟於太平之效，資其勵翼之明，欲遄其歸，忱所未諭。雖傷懷鍾愛，難忘父子之情，而遇事盡言，乃是君臣之道。遽祈閑退，何所嫌疑！尚殫協濟之謀，無徇盈虧之戒。所請不允。《明良慶會》卷上。

答程元鳳祈補外不允詔

卿粵從宅揆，休聞日彰，通國皆曰賢，同堂無異論，前此宰臣之所未有。式契朕心，乃數以丐去爲言，所未喻也。諉之以疾，則卿氣體方剛，酬酢有餘裕；慮其不善後，則卿表裏純一，何瑕可措。與其補外以分憂，孰若居中而嘉賴！次不容於勇退，宜悉付於忘言。若曰循彝出關，徒爾鄭重，如觀聽何！卿之志斷不容遂，爲朕勉留，深所望也。切須體悉，便具遵奉奏聞。《明良慶會》卷上。

答程元鳳乞予郡詔

寶祐六年四月〔一〕

卿一登揆席，再閱周星，毅然乞歸，殊所未諭。疏至騰於六七，告何止於再三。乞身不留，惟當從欲，除職予藩，乃祖宗待宗臣之體也。《明良慶會》卷上。

〔一〕按四月二十五日理宗許程元鳳辭相、授判福州，此詔當爲此日所下。

答程元鳳辭免判福州詔

寶祐六年四月

卿上疏言歸，大臣所以明進退之義；領藩均佚，人主所以全終始之恩。卿負經濟之才，蘊純明之職，自獨持於國柄，且再閱於星周。玄齡善謀，方克艱而圖政；石慶辭位，乃明哲以保身。莫克曲留，姑從雅志。俾鎮全閩之壤，晉儀大殿之班，允謂殊榮，丕昭隆眷。朕以此輔弼之引去，有若卿身名之俱全。既渙號之肆頒，胡巽之來上〔二〕？一命而僂，毋過爲考父之恭；四國于藩，且亟圖申伯之式。所辭宜不允。《明良慶會》卷上。

〔二〕此句疑脫一字。

旌賞高達等詔

寶祐六年五月一日

襄、樊解圍，高達、程大元應援，李和城守，皆有勞績，將士用命，深可嘉尚，其亟議行賞激。

《宋史》卷四四《理宗紀》。

王應麟除武學博士制

寶祐六年六月

朕新美多士，遴擇庶官，文武之教雖殊，而所以教則一。以爾得吉嚮然其文，淵乎其道，其陞師屬，以迪胄子；爾耕學茂而醇，辭麗而則，其□博通以淑生徒；爾應麟見聞殫洽，才思齎然，其範韜鈴之士；爾□璞年耆德明，氣和守正，其舉糾繩之政。夫古之學者必時，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而干戈羽籥之容，亦在所必講。爾其惟勤惟思，往以身率，使正音鏘訇於金石，則在沚之莪菁矣。

《深寧先生年譜》。

禁饋賂詔

寶祐六年七月十日

諸路監司守臣不許妄作名色，擅支官錢，互相饋賂，予者、受者並計贓論，遇赦不原，令御史臺覺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吳潛轉一官御筆

寶祐六年九月初五日

吳潛分閩四明已書再考，郡綱振飭，海道肅清，特與轉行一官，令再任，學士院日下降制。《開慶四明續志》卷一。

賜吳潛轉行一官再任學士院制

寶祐六年九月

敕門下：命顓征而賜履，夙嘉表海之風；考成績以陟明，式循咨岳之典。睠予良弼，久鎮輔藩。進律以旌顯庸，勉留而仍舊服。肆加寵數，誕布恩言。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軍事、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吳潛，敬義不孤，

忠忱合一。以格物之明，而行之以絜矩之恕；以馮河之毅，而恢之以包荒之弘。其在廟堂而憂，惟以社稷爲悅。邪嫉九齡之正，佞憎陸贄之賢。棗竹猗猗，居有琢磨之益；赤舄几几，不改碩膚之常。比煩戎乘之行，肯爲蒼生而起。弼廩青社，猶在中書，琦典相州，克勤民事。廉頑立懦，抑暴鋤驕。吏士畏若神明，旄倪愛如父母。風行海道，福流京師，固嘗渴想於儀刑，亦既深知其治行。惟長吏數易則政斁，而百姓熟習則教孚。遮道而留寇恂，盍從羣望；增秩而褒黃霸，昭示懋功。頻煩璽書之榮，赫奕銀青之信。益食多邑，陪賦真畚。於戲！公著起尹河南，雅得均出處之誼；王曾再莅全魏，諒能服中外之心。以上宰任方伯，見謂優爲；以真儒用天下，常懷未盡。式敬有土，益遠乃猷。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兼管内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主者施行。《開慶四明續志》卷一。

收換出城弊楮詔

寶祐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城弊楮不堪行用，於封樁庫支撥兩界好會，盡數收換。《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蜀中將帥與序升詔

寶祐六年十月一日

蜀中將帥雖未克復成都，而暴露日久，戰功亦多，宜與序升，其亟條具以聞。《宋史》卷四四《理宗紀》。

賑濟流民詔

寶祐六年十一月六日

流民渡江，出浙西、江東路五州米三萬石，令各郡守臣賑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撫諭諸閩御筆

寶祐六年十一月七日

隆寒在候，令學士院降詔撫諭諸閩。《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再賑淮民詔

寶祐六年十一月九日

淮民遷避，暫泊江陰，朝廷賑濟，恐未能徧，再出米二千石賑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戒約州縣毋得虐民詔

寶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諸路憲司廉訪所部州縣，毋得虐民，仍禁止攤賴之害，違者坐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改開慶元年詔

寶祐六年十二月一日

敕門下：更化則可善治，所以開太平之期；發號而定告元，所以膺緝熙之慶。朕紹承丕緒，誕保受民，荷上帝之降康，蒙列聖之垂佑。既歷三紀，夙夜罔敢遑寧；底綏四方，淵水未知攸濟。每兢兢而行道，期穆穆以迓衡。然察文審己，而庶政靡齊；務本重農，而羣生寡遂。朝綱隳而積玩，吏習狃於懷私。國勢僅定而未強，邊徼多虞而未靖。思艱以圖其易，補弊而舉其偏。惟三百年德澤之深，式克至於今日；而萬億載基圖之永，用昭受於天休。欲通變於宜民，乃取新而凝命。若稽成憲，適廣駿

聲。法藝祖之宏規，混車書之一統；踵仁祖之盛際，致朝野之咸和。爰易嘉名，以興嗣歲，導迎善氣，振起羣心。茂凝常久之功，永底輯寧之福。其以明年正月一日改爲開慶元年。《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戒諭群臣奉公詔

開慶元年正月一日

朕臨御以來，于今三紀，小心翼翼，夙夜不敢康寧。方今國事正殷，四郊多壘，環視宇內，罕如人意，皆前日因循苟且，豢養偷惰，滋至於今，可不戒哉！載更丕化，肇紀新元，賴爾股肱惟良，暨中外小大之臣茂迎天運，相與維新，以公心奉公法，以實政圖實效，使元氣壯而精神衛，中夏安而遠人服。庶幾祖宗開寶、慶曆之盛，則予一人以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諭蒲擇之馬光祖戰守事詔

開慶元年正月一日

蒲擇之、馬光祖，應戰守調遣，照便宜指揮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犒蜀師詔

開慶元年正月七日

戍蜀將士，頻年戰禦，暴露可閔。今申命蒲擇之從優犒師，春防畢日即與更戍，其輒逃歸者從軍令。《宋史》卷三六《理宗紀》。

呂文德進官三等詔

開慶元年正月九日

呂文德築城黃平，深入蠻戎，撫輯有方，進官三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呂振龍等竄遠郡劉清卿轉一官詔

開慶元年正月十六日

知賓州呂振龍、知象州奚必勝，兵至聞風先遁，兵退乃返。並追毀出身文字，竄遠郡。橫州守臣劉清卿設隘堅守，與官一轉。《宋史》卷四四《理宗紀》。

賜張鎮等詔

開慶元年二月一日

朕惟四方無競維人，得真儒則天下無敵。本朝以文取士，我武維揚，能使西賊膽寒者，實自科舉出也。今賓興之詔凡幾，而命之以官者又不知其幾矣。然往往臨事乏使，豈搜羅之未至歟？抑鑑裁之未精歟？抑亦去取之不公歟？爰柬儒魁，董司文柄，議論端確者必忠於體國，智略雄偉者必善於籌邊，識明氣直者必負尊主庇民之學。爾其決擇於是，使經術詞章卓乎漢唐之上，而得賢立太平之基，庶幾開寶、慶曆之治。《咸淳臨安志》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王登特贈官五等詔

開慶元年二月一日

京湖制置司參謀官王登素懷忠義，累著勳勞，提兵援蜀，曾不辭難，功未及成而歿。特贈官五等，合得致仕恩外，更官其一子。《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又見《宋史》卷四四《理宗紀》。

出內庫楮幣助邊費詔

開慶元年二月十一日

疆場未戢，調度尚繁，出內庫十七界楮幣三千萬以助支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誠飭諸路提刑司詔

開慶元年二月十八日

令御史臺下諸路提刑司戒飭，令務要政平訟理，違許按劾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王應麟除太常主簿制

開慶元年二月

奉常□□□□陳殷置輔隸其間，非才識兼茂，聞望素高者不畀也。爾應麟博聞而強識，積學而多文，固嘗以異科顯矣。由右序而稽秩宗，榮進豈易量哉！聲教四達，文治勃興，非國家盛事歟！尚其勉之，毋但曰供簿正而已矣，則朕以懌。《深寧先生年譜》。

除馬光祖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使制

開慶元年二月

朕疇咨舊人，易畀鉅鎮。召虎之經營江漢，夙敏戎公；畢公之申畫郊圻，用成嘉績。載加徽數，式重中權。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提領措置屯田兼京湖屯田大使、武義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馬光祖，剛毅近仁，質直好義。老略經世，兼粗細之才；俊識爽邦，該體用之學。頃繇留鑰，往鎮上流。商畫邊籌，指授將略。墾田積腐之粟，募兵捐燧之貲，士飽而歌，人百其勇。雅分憂江湖之上，數布喜京峴之間。時嘉乃功，既錫爾祉。荊州控聯蜀道，雖盡護西北之風寒；建鄴拱衛行都，宜重植東南之根本。惟熟器使則履屐當，惟精運掉則臂指隨。頻煩元戎十乘之行，益壯長江萬里之險，以大經制，以遠精神。百姓如慈母鞠育于懷，三軍若嚴師鞭辟其側。旌旗爲之改色，波濤依然安流。肆陞書殿之恩華，一新帥垣之風采。噫！張詠威惠相濟，久渴借留之心；頤浩彈壓爲長，式慰遄來之望。昔尹茲土，今見其人，克踐前猷，毋俾專美。可依前正奉大夫、特授充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郡屯田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景定建康志》卷三。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一 開慶元年三月

敕光祖：省所奏辭免除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恩命事具悉。經營南紀，久宣閩外之勞；保釐東郊，申錫師中之命。卿忠忱體國，俊傑識時。緩帶輕裘，居有邊籌之暇；中權後勁，克共武服之嚴。屢奏膚公，式嘉懋績。惟荊州重地，既遮蔽於風寒；顧建鄴陪都，宜培垣於根本。峻升書殿，增重制垣。載煩戎乘之行，用慰舊鎮之望。引以自近，諒復奚辭？河內得恂，熟知牧御之略；江左有導，其究鎮重之規。亟體注懷，毋庸謙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康志》卷三。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二 開慶元年三月

敕光祖：省所再上奏，辭免除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恩命事具悉。江左東南根本，視周分陝，必如召公留愛甘棠，庶幾重封殖之。卿前治建鄴，民習教條，士知紀律，易闡上流，去思如渴。今茲付卿舊鎮，是還百姓以慈母、三軍以嚴帥，拊摩訓督，克成厥終，正所望於卿，又何辭焉。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康志》卷三。

復呂好問集英殿修撰依所乞致仕制

開慶元年四月十日〔一〕

敕：參承明侍從之事，重憫其勞；還集英撰次之聯，用華其老。汽成雅志，見謂渥恩。通議大夫、龍游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呂好問，器度閎深，智略超邁。英猷濟美，克成文獻之傳；耆俊識時，熟閱時物之故。蚤班廷右，久在兵間，使華總財賦之淵，帥籌出詩書之府。精練少年所不及，優游里居而益強。忽覽抗章，固欲致事。載稽得謝之禮，式全休復之仁。人物眇然，正想老成之彥；行誼高甚，深嘉止足之風。祇服寵光，益綏壽嘏。可依前通議大夫、特與復集英殿修撰，理作自陳，依所乞致仕，封如故。民國《龍游縣志》卷三三，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一〕原書此文後考證云：「右文錄自兩舊志，原題爲《封呂好問龍游縣開國子制》，與文不合，今改正。《橋東呂氏譜》載是制末云：『景定二年八月十五日下。』而兩舊志則云開元元年四月十日，開元當爲開慶之誤。究係何年，茲已無考，故略之。」

全宋文卷七九七八

宋理宗 一三

賑糶湖北諸郡詔

開慶元年五月十四日

湖北諸郡去年旱潦飢疫，令江陵、常、澧、岳、壽諸州發義倉米振糶，仍嚴戢吏弊，務令惠及細民。《宋史》卷四四《理宗紀》。

撫諭軍民御筆

開慶元年六月二日

蜀事方殷，軍力勞瘁，披堅者疲於戰鬪，服業者苦於流離，間有脅從，亦非本志。興言及此，痛在朕心！聿新閫權，期復舊觀，仍降詔撫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獎諭呂文德御筆

開慶元年六月二日

呂文德身先士卒，攻斷橋梁，蜀道已通，忱可嘉尚。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獎諭賈似道御筆

開慶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賈似道將指于宣，勇往就道，遣援軍餉，動中事機。曾日月之幾何，覺氣象之頓異！賢勞忠赤，委有可嘉。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四川選人事詔

開慶元年七月十六日

四川選人應關陞、磨勘、改官、銓審，守臣申辟倅、令，可從舊隸宣司審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吳潛進封崇國公御筆

開慶元年八月

吳潛三年海閩，備竭勤勞，累疏丐歸，高節可尚。可依舊觀文殿大學士、判寧國府、特進封崇國公，令學士院日下降制。《開慶四明續志》卷一。

吳潛特進封崇國公制

開慶元年八月

門下：朕儀圖魁德，易鎮价藩。公師而表海邦，久顓斧鉞之寄；將相而典鄉國，式華衮繡之行。肆申錫于恩徽，以懋獎其風節。敷時制綍，諗我廷紳。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吳潛，識詣幾深，氣含剛大。實地踐履，得家庭學問之醇；平生經綸，發聖賢事業之懿。寧皇之所敷遺，眇躬之所倚毗，端委廟堂，納君于道。燕居鄉黨，垂世以書，頃往保釐，重煩夾輔。獨盡心於政廩，有勤民之風；不動色而威雅，得馭軍之體。以格物之明聽訟，以絜矩之道生財。溟渤澄波，京師蒙潤。閔勞三載，正惓惓歸士之情；勤施四方，顧懇懇明農之請。夫元老之出處甚重，乃羣工之視聽攸關。卿猶盡瘁以鞠躬，誰不聞風而展力。爰從古鄮，就畀宛陵。若王曾以厚德守青，莫涯其量；若蒙正以重望

尹洛，未盡其才。用疏崇國之封，加峻上公之爵。仍冠邃職，併衍真畚。於戲！國家大經，莫重君臣之誼；賢哲高致，每懷父母之邦。天之未墜於斯文，儒者不忘於當世。體于睠注，遠乃猷爲。可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判寧國府、特進封崇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開慶四明續志》卷一。

令兩浙郡縣守倅令佐祈晴詔

開慶元年九月四日

漕司行下諸郡縣守倅令佐，親詣寺觀神祠，精加祈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勉諭諸將御筆

開慶元年九月十九日

朕德不類，寇闖上流，省躬引咎，惟自克責。然祖宗深仁厚澤涵養之，天下豈無忠臣義士奮勵感發，出力以衛社稷者？諸閫各擁良將勁兵，亦當同謀叶智，勿以限界爲拘，共圖偉績。可降詔勉諭。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沈炎往沿江制副司督趣調兵詔

開慶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鄂渚事勢殊急，更令侍御史沈炎往沿江制副司督趣調兵，再出內庫楮幣五百萬、銀絹二萬疋兩付兩淮制司，楮幣二百萬、銀絹一萬疋兩付沿江制司支費。《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令侍從臺諫等集議詔

開慶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上流事急，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赴都堂，集議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出楮幣銀絹付宣司支費詔

開慶元年九月

出內庫楮幣一千萬、銀絹五百疋兩付宣司〔二〕，楮幣五百萬、銀絹三萬疋兩付副司支費，仍備黃榜軍前曉諭。所調淮東五萬兵，令監察御史陳寅催促進發。《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二〕五百：疑當作「五萬」。

令學士院降詔避殿減膳徹樂御筆

開慶元年十月十日

令學士院降詔，自今月十一日爲始，避殿、減膳、徹樂，以示朕抑畏之心。《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賑恤蜀民詔

開慶元年十月十日

比者蜀道稍寧，然干戈之餘，瘡痍未復，流離蕩析，生聚何資。咨爾旬宣之寄，牧守之臣，輕徭薄賦，一意撫摩，恤軍勞民，庶底興復。其被兵百姓，遷入城郭，無以自存者，三省下各郡以財粟賑之。《宋史》卷四四《理宗紀》。又見《宋元通鑑》卷一一七，《南宋書》卷五。

旌賞呂文德等詔

開慶元年十月十日

合圍已解，坤維頓清，皆宣闡指授之功，與制臣調遣之力，以至三三大將竭盡忠勞，遂使百萬生靈免罹塗炭。勲庸甚懋，旌賞宜優。呂文德特授檢校少師，李遇龍進官三等、權刑部侍郎，各賜金

幣，將佐以下進秩賜金有差。《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獎諭四川軍民御筆

開慶元年十月十一日

令學士院降詔撫諭四川將士軍民，務在懇切，以示朕眷焉西顧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賑恤江北南岸驚移百姓詔

開慶元年十月十一日

北兵侵犯中原，如江北岸黃州、漢陽軍、江南岸鄂州、壽昌軍、興國、江州、隆興諸州，多有驚移百姓遷城郭之人，切恐無以自給。仰三省行下各郡，不拘是何窠名見管錢米，隨宜賑恤，不許漏落泛濫，有失朝廷推行實惠之意。如有違戾，重寘典憲。《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免四川來歲進貢天基節銀詔

開慶元年十月十三日

蜀道甫寧，監司州郡調度不給，其來歲進貢天基聖節銀特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招諭被擄之人及土豪詔

開慶元年十一月八日

北兵渡江，多有被擄之人驅逐攻打城壁，及當前鋒，豈其本心？良可痛念！又上流失業者，其間豈無土豪彊壯，或轉爲剽掠，是致資敵，各立賞格詔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令學士院降詔求直言御筆

開慶元年十一月九日

朕以國家多難，下詔責躬，避殿、減膳、徹樂，罷土木，出宮人，痛自貶損，益務儉約，以至黜貪暴，省賦歛，釋禁錮，恤冤枉，庶幾悔過之實，感動天人之心。尚慮言路之未通，莫紓人情之久鬱。可令內外臣庶凡目前急致要務、朝廷闕失，並許極言毋隱，以副朕側身引咎之意。令學士院降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令閤門引見夏貴詔

開慶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朕有虎臣，時爲文德，今其部曲將夏貴提師征行，道出輦下，所當撫勞，以示優恩。令閤門引

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免天基聖節稱觴賜宴詔

開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鄂渚之重圍雖解，湘潭之凱奏雖馳，然四境未底於肅清，三軍方疲於戰鬪，人民離散，井邑摧殘。每一念之，寸心如灼。其天基聖節稱觴賜宴並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獎諭朱廣用敕

開慶元年

敕廣用：蠢彼韃戎，敢干王略，肆獍狂之侵軼，乘邊塞以繹騷。蹂躪蜀淮，窺闖襄廣。翹萌芽傲霜雹，自速天誅；陳師旅如霆雷，維揚我武。賴閫臣之指授，暨守將之扞防。張貔貅之威，厲熊羆之士。聯首尾而相應，一心力而有勳。凱奏屢馳，狡謀莫逞。然焦穫尚爲整居之計，幕南未聞遠遁之期。欲底肅清，正嚴備禦。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彼介冑不得休，暴露郊原，蒙犯矢石，屬此沍凝之候，可勝勞苦之情？霏雪來思，深念《采薇》之戍；多寒拊勉，庶同挾□之溫。夫推恩施惠，則人忘其勞；均食同服，則士奮其勇。咨爾統戎□任，體予當饋之懷。勤務撫循，俾皆豫附，各效摧鋒之力，益肩敵□之忠。蕩滌腥氛，靖安疆場。□戰多之來上，迪懋賞以報功。故茲撫諭，想宜知悉。

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十三日，敕廣用。《桂林石刻》上。又見嘉慶《臨桂縣志》卷三，《粵西金石略》卷一三。

獎諭賈似道御筆

景定元年正月八日

賈似道親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圍，勳烈之盛，良用嘉歎。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方逢辰除著作郎誥

景定元年正月十八日

敕朝奉郎方逢辰等：承明金馬，漢家著作之所也，紬千古書，公萬世筆，非學通源奧，文貫紘維，不足與茲選。爾逢辰昕廷魁傑，爾持屋、爾坦壁水翹英，或寤寐於澗阿，或翱翔於幕府，或淹恤於欒棘，皆一時清望也。茲命逢辰爲郎於著庭，而以持屋、坦佐之，以共掌東觀陽秋之重。朕之遴選，甚不輕也，昔劉子玄謂史有三長，爾三人者何愧乎！朕於是知汗青之有日也。勉哉！可依前件〔一〕。《蛟峰外集》卷一。

〔二〕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景定元年正月十八日下。」

獎諭鄂州戰守將士詔

景定元年二月十一日

鄂州戰守將帥以至士卒，特賜十七界楮幣三千萬，令宣司第功給犒。呂文德援蜀之賞，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勳尤爲顯著，特賜百萬、良田萬頃。高達乘城拒守，迄退彊敵，特賜五十萬，爲寧江軍承宣使。王鑑陞左金吾衛上將軍。孫虎臣、蘇劉義、黃青、陳萬、鄭進、張勝、孟之經、徐廣、溫
和、俞大忠、康玉、馬汝海、趙紀祥各進官十等，爲遙郡團練刺史、環衛閣職有差。陳奕、阮思聰水
陸戰禦，獲捷非一，並爲防禦使。湯孝信、紀智立提兵援鄂，備宣勞效，各進官三等。王益進一秩。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夏貴兼黃壽策應使御筆

景定元年三月三日

命夏貴兼黃壽策應使，總統諸將，令協力會合夾擊，以收全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夏貴進福州觀察使詔

景定元年三月七日

夏貴總統舟師，自鴻、宿州而上，凡五奏捷，進福州觀察使。《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趣賈似道赴闕詔

景定元年四月一日

多事之時，揆席不可暫虛，可趣似道赴闕，權令朱熠、戴慶烜分日當筆，有大政事，共議以聞。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賈似道御筆

景定元年四月六日

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殷然殄患，奮不顧身，戎乘一臨，士氣百倍，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予嘉偉績，宜示褒綸。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又

見《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八，《宋元通鑑》卷一一八。

郊勞賈似道於都城外詔

景定元年四月十七日

似道將至國門，可依文彥博例，郊勞於都城外，賜御筵及朝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授馬光祖資政殿大學士制

景定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二〕

敕：朕儀圖江閩，申命制臣。比援上流，嘗藉濟師之力；茲敷大號，用陞顧問之班。仍專斧鉞之權，因任藩垣之寄。丕昭寵渥，載錫贊書。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金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馬光祖，強毅而端方，宏深而肅括。志存社稷，固將左執弭而右屬櫜；令稟朝廷，用能晨受命而夕就道。往返風濤之上，驅馳兵革之間。靡憚其勞，率先以往。當彼寇披猖之甚，適我兵調遣之艱，曲盡乃心，無落吾事。爰肆放於褒賞，庸懋獎於忠勤。加隆名於一字之榮，仍寵任以六師之重。以酬前績，以勵後圖。噫！股肱宣力四方，身雖居於閩闌；君臣相須一體，心毋遠於闕庭。勉對恩徽，益思報效。可依前正奉大夫、特授充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行宮留守、兼

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景定建康志》卷三。

〔二〕年月日據《宋史》卷四五《理宗紀》補。

獎諭馬光祖賜金幣詔

景定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鴟張之寇，肆擾江濱，卿始則啓元乘以征行，繼復集舟師而赴援。恤鄰之誼固宜爾，而體國之念殊可嘉。因任進職，已示褒寵，復頒金幣，用旌爾勞。至可領也。景定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景定建康志》卷三。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景定元年

敕光祖：省所奏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仍舊任恩命事具悉。陪都爲經營四方之根本，中興以來，如浚、如俊卿，皆以元勳碩輔再鎮撫是邦，草木知其威名，敵人不敢起飲江之想。頃上流之備不戒，騎塼漲于滸黃，至勤宰臣擐甲督戰，一洗而清之。卿累月驅馳，上下勞績，用懋所調，麾下將士亦屢以

得隼開幕府，上功炳如也。進書殿之鴻名，仍闔府之舊寄，見知而悅，疇不謂宜，巽章引避，曾是以爲榮乎！夫師以氣爲主，以直爲壯。今我之氣直且壯矣，勉圖常武之功，嗣對遄歸之寵。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康志》卷三。

朱熠專任財賦皮龍榮專任獄訟詔

景定元年五月一日

似道奏乞以財賦、獄訟委之執政分任，亦合典故。可令朱熠專任財賦，皮龍榮專任獄訟，似道總提其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用人御筆

景定元年五月六日

今之天下靡弊極矣，所可以轉移變化者，獨有用人一說耳。舊來當國者，用人多徇私意，貽害可勝言哉！今丞相虚心無我，詢之同列以用人，此乃轉亂爲治、轉危爲安一大機括也，機括若差，利害匪輕。今當立爲一準的之說，須專求實用，勿泛取虛名。外之爲監司郡守者，當用廉潔，凡稍涉貪汙而謀利者汰之；內之爲朝士者，當忠謹樸實，凡稍涉譁競而沽名者汰之。若用捨之意嚮明白，貪汙者可化爲廉潔，譁競者可化爲忠樸。夫苟用人一差，待其貽毒於民、貽害於國而後去之，亦已晚矣。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責罰李虎詔

景定元年五月八日

李虎馭軍無律，害民特甚，合正典刑，以曾立功湖南，貸命、追毀、羈管鬱林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郭濬進官一等詔

景定元年六月三日

郭濬獨任殿、步兩司，宣勞不一。自去冬警報以來，效忠甚著，進官一等，帶行遙郡刺史。《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立忠王爲皇太子御筆

景定元年六月六日

朕祇承統業，於今三十有七年，夙夜不敢康，懼弗克昭受上帝命。惟曩一親郊，嗣是明禋凡十有一，嚴恭將事，時靡怠遑，獨主鬯猶虛，孰相大禮，恐無以答幽顯之望。皇子忠王仁孝恭順，有聞於

時，涵養踐修，尤敏於學。是用蔽自朕志，庸正儲闈，將以一忱對越在上，庶幾祖宗顧歆，神人闡澤，哀時多祉，於以隆萬世不拔之基。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其官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景定嚴州續志》卷一。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立皇太子詔

景定元年六月六日

門下：三代治安至千歲，所以明有道之長；一人元良正萬邦，所以衍無疆之慶。惟君臣父子之並處，實天地祖宗之顧歆。朕以眇躬，嗣臨大統，閱歷春秋之滋久，祇勤夙夜以靡渝。事會孔殷，敢諉興王而啓聖；鑑觀於赫，終幸福降而禍消。方將嚴禋祀以報稱，戒臣工而妥佑。爰念承祧之至重，詎容主鬯之尚虛？蔽自朕衷，孚於羣聽。皇子鎮南遂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忠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孝敬而雍穆，濬哲而溫文。學寓虎闈，獨得息養瞬存之力；禮行鶴駕，具知宵衣旰食之勞。娛心一本於詩書，律己悉安於禮義。朕惟藝祖開基之運，若循環之方來；高皇與子之心，每契合而無間。肆予元祀，申錫嘉名。渙宸號於大昕之朝，位隆貳極；炳陽精於積燎之後，瑞應重光。穹昊之眷可占，黎元之望允愜。剛辰穆卜，縟典肇修，於以聳前星少海之令儀，於以對世室明堂之景貺。於戲！賢聖聞於天下，既克當貽燕之謀；謨烈啓我後人，尚益懋延洪之業。祇若朕命，惟懷永圖。可立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景定嚴州續志》卷一。

禁移易窠名輒行獻羨詔

景定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倪垕獻羨希賞，再削一官。仍下監司郡守，今後有許移易窠名輒行獻羨者，照祖宗典故行，仍著爲令。《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諭諸生御筆

景定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朕於《菁莪》樂育之仁，封培滋久，登臚仕，著休聲，多此途出。數年以前，間有聚爲朋曹，墮家敗業，而不能遏然自棄者〔一〕，豈作成之道猶有缺乎？批付學官，以更學法來上，稍示規益，本爲一二蹈于匪彝者設也。邇者涵濡德義，莫不自待以厚，朕甚嘉之。前者更法，獨進取一途尚狹，未足以快飛躍之道。今從其厚，用著爲令，爾諸生益務自修，副朕崇尚作成之美意，敬聽無忽。《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一〕遏然自棄：《咸淳臨安志》作「退然自充」，於義爲長。

立皇太子冊文

景定元年七月十七日

維景定元年歲在庚申，七月丁卯朔，十七日癸未，皇帝若曰：太子天下之本也，乾象呈祥，前星有耀，震宮主鬯，神器是司，於以答景貺於三辰，於以衍慶源於百世。元良正則萬邦正，此三代所以爲有道之長也。朕惟我朝聖聖相傳，世世並受，宏規懿範，用敷遺後人休。肆予涼德，祇承大統三十有七年矣，庸舉圜丘之禮，屢修重屋之禋。今茲孟秋，又將講上儀，陳美報，羣公庶尹，先後駿奔，克相稷容，曰惟元嗣，爰敷大號，庸建儲宮。咨爾皇子鎮南遂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忠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睿性淵澄，英標玉粹。荷烈祖萬年之澤，爲重華四世之孫。自開朱邸以承休，日侍皇闈而毓德。問寢視膳，謹三朝也；尊師就傅，游六藝也。冠冕服黻，威儀踰濟，動有則也；苴茅授鉞，滿假不形，行有常也。暨渙汗甫頒，離明洞照，羣陰退斂，萬宇肅清，允叶天人之望也。行當秉植圭嚴亞裸，庶幾宗廟顧歆，百神享之矣。是用穆卜剛辰，端御路朝，冊命爾爲皇太子，改名某。於戲！惟仁可以厚基本，惟明可以辨邪佞，惟謙可以去驕吝，惟儉可以抑華靡。繼自今親正人，聞正言，行正道，勉之勉之，以保我祖宗無疆之景祚。《景定嚴州續志》卷一。

皇太子每遇昕朝令侍立御筆

景定元年七月十一日

參稽舊制，皇太子當俾習知政事，每遇昕朝，可令侍立，仍令宰執並兼東宮官，三省討論典故以聞。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舉孝廉詔

景定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敕門下：孝爲百行之先，廉居四維之一。三代以上，風俗淳而孝廉之名泯，迨漢始詔以此舉士，當時二千石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則免，其嚴且重如此。我國家以孝治天下，以廉察吏治，科雖不常設，固有不待舉而勸者。比年以來，澆風汙習，瀾倒莫返，朕甚憫焉。然念良心所蘊，誰獨無此？特爲善者無所勸，不善者莫知過，表厲之道未至焉耳。今嘉與宇內之士同歸于善，舉孝廉如漢法。夫孝廉一本也，好貨財而不得爲孝，哇母食則不得爲廉。以菽水爲樂者行必不汙，以冰蘖自持者親必不辱。詔下之日，凡吾帥守監司令長采公論，攷實行，各疏其事以名聞，朕將尊顯之，以爲臣子之勸。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命程元鳳往吳門監糴御劄

景定元年八月十九日

朕惟吳門爲股肱郡，非股肱之臣不足以居之。歷觀前宰執之重人鉅德，惟卿端恪循良，可當此寄。四以命卿，庶幾近輔蒙豈弟之福，可覃及京師也。其勉爲朕往毋遜。且糴事茲維其時，實關國計，不可須臾緩。所望疾驅，以副倚毗之意。《明良慶會》卷上。

再命程元鳳往吳門御劄

覽來奏，猶未決爲吳門之行，且謂舊弼殿名藩，鮮有得全善譽者。如卿之賢，言人人同，施於有政，何謂非善？謹不必辭，以孤朕意。故茲批示，指不多及。《明良慶會》卷上。

程元鳳疏奏請罷脩明米并和糴乞減數批答

觀卿之請，無非爲民，前此修明一事，大率僞增，非民所欲，釐正可也。和糴減數，亦已亟從。朕每念元元，卿能體悉，良用嘉歎。《明良慶會》卷上。

全宋文卷七九七九

宋理宗 一四

明堂赦文

景定元年九月十六日

監司、州縣不許非法估籍民產，戒非不嚴，而貪官暴吏，往往不問所犯輕重，不顧同居有分財產，壹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戶絕之家不與命繼；或經陳訴許以給還，輒假他名支破，竟成乾沒；或有典業不聽收贖，遂使產主無辜失業。違戾官吏，重寘典憲。《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諸路已糶義米價錢，州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糶，正稅逃閣，義米用虧，常平司責縣道陪納，縣道遂敷吏貼、保正長、攬戶等人均納。自今視時收糶，見繫吏貼等人陪納之錢並與除放。《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

福建上四州縣倚鹽爲課，其間有招趁失時，月解拖欠，其欠在寶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尚敢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臺臣劾黨丁大全吳潛者御筆

景定元年十月十一日

昨臺臣論丁大全、吳潛欺君、無君之罪，皆有事實。初匪風聞，竄謫近止江西，可謂寬典。頗聞二佞之黨懷設伏慝，布在京城，聞有朝紳，各私所主，有咎及朕躬者，是何忍於負君，而不忍於負私門也！如大全之流毒稔禍，害民蹙國，此天下四海所同憤，固不待論；若吳潛力庇大全，動搖國本，力請遷幸，發言悖亂，蘊志深險，與自古奸叛之臣曾不必殊，朕之所親受而忍抑者。凡爲臣子，豈當黨附而爲是翕訛？近又作歌詩，有披緇之說，此等情狀畢露，恐亦終難涵容。令臺臣覺察，如有似此者劾上，當重寘于罪，以爲同惡相濟者之戒。仍榜朝堂。《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又見《宋史》卷四五《理宗紀》。

責何時修御筆

景定元年十一月一日

朕於北司，惟遵祖宗之舊，例給使而已，未嘗有所假借，亦每有戒飭。聞士大夫欲由此徑，心甚

鄙之。近何時修忽持吳珪兄弟奏牘來上，且以賄進。不亟去之，是失刑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六。

諸路監司躬親巡歷州縣裁決獄囚詔

景定元年十一月二日

諸路監司躬親巡歷州縣，裁決獄囚。奉行不虔者，臺臣覺察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來年正月擇日令皇太子謁拜先聖御批

景定元年十二月

虎闐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固已久廢。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俱未之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來年正月，擇日令皇太子謁拜先聖。《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又見《宋元通鑑》卷一一九。

審勘不決之獄詔

景定元年

比詔諸提刑司，取翻異駁勘之獄，從輕斷決。而長吏監司多不任責，又引奏裁，甚者有十餘年不決之獄。仰提刑司守臣審勘，或前勘未盡，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婦、宗婦、宗女及合用蔭人奏裁

外，其餘斷訖以聞。官吏特免收坐一次。《宋史》卷二〇一《刑法志》三。又見《續通典》卷一一三。

殿最監司郡守劾貪詔

景定二年正月一日

朕於賊吏無所貸，以其惟威惟虐，大爲吾民仇，民吾赤子而仇之，是與寇賊姦宄者同科，而何以爲天子之命吏！古人喻貪以狼以碩鼠，直目以物類之惡者，蓋不得復言人矣。惟彼貪夫，慳莫之懲，侵牟矯虔，罔知盈厭。朕夙興夜寐，憂苦萬民，封培本根，每懼弗旣。郡國之吏，乃淫從其欲，以蠹厥生，間聞田里淒砭人眼，惻怛以還，又甚自愧。朕惟民生寡乏，由于貪官之肆誅求，貪官充斥，由于監司之不按察。抑無瑕可以戮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初亦無以大相過耶！我朝戢貪家法具在，中興而後特爲詳密。監司不按劾，而臺臣彈奏，則坐監司罪，此紹興十二年九月之詔也。以發擿而爲殿最，不劾則重行貶黜，則是年十月之詔也。上下相蒙，習爲媮惰，宜置重憲，悉其臧否，連銜聞奏，違則彈劾，又十三年九月與三十二年十二月之詔也。又如乾道元年之正月、四年之六月、淳熙九年之三月、十一年之六月、慶元三年、六年之正月皆有詔，而詔不止是也。率以外臺耳目不當蔽塞，失察之罪，凜乎其甚嚴。今監司不廉問、不按察者，間一二見，或輒用胸臆，而貪者顧得免，朕獨安取此？茲當歲首，肆用咸與惟新，繼自今仰諸路監司各舉其職，無或以避礙縱蝨賊，每半歲具劾過賊吏若干來上，當視多寡爲殿最，視殿最加賞罰，而主之以必行。郡守於民爲親，又當助監司所不及，

此當以一歲爲殿最，賞罰亦如之。或本路本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郡守皆以殿定罰。咨爾部刺史而下，典聽朕言，無同於厥辜，自取瑕殄。其有治狀廉聲孚于衆聽者，亦須摭實奏聞，以俟甄錄，薦賢受賞，朕不汝吝。《咸淳臨安志》卷四。又見《景定建康志》卷四，《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宋史》卷四五《理宗紀》。

賑給鰥寡孤獨之民詔

景定二年正月十八日

下諸路提舉司所部州縣，時以常平錢米賑給鰥寡孤獨之民。《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太學忠顯廟神岳飛封忠文王敕

景定二年二月

缺人倫忠於缺必有缺之缺三行昭缺地之缺有功不缺謀帥之風缺他凜若春秋復缺此維與宅以赫缺遡其生之自來檻缺顙冠帶不左缺干羽在缺極於隆名，宜廟食增榮於命祀。英烈言言，可畏而仰，以迄于今；辟雍湯湯，永觀厥成，有相之道。尚福茲土，式勸爲臣。可特封忠文王〔一〕。《兩浙金石志》卷一。二。又見《金鼓洞志》卷八。

〔一〕原文末句後有：「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景定二年二月日。」

太學忠顯廟佐神張憲等封侯敕

景定二年二月

張憲可特封烈文侯，徐慶可特封昌文侯，董光可特封煥文侯，牛皋可特封顯文侯，李寶可特封崇文侯，王貴可特封尚文侯。敕忠顯廟佐神張憲等：文武之道二，而貫之以一，曰忠而已。其有忠於所事，死生以之，此有國者所務白也。爾爲偏將，實佐戎旃，視姦鈇逆鼎而如飴，凜義烈英風之未沫。觀其所主，可使懦夫立，匪唯有功於干城，亦有助於名教。封侯廟食，維以勸忠。可依前件〔二〕。《兩浙金石志》卷一二。又見《金鼓洞志》卷八。

〔二〕原文末句後有：「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景定二年二月日。」

方來特賜金帶詔

景定二年三月四日

寶章閣待制方來奉祠日久，高年可尊，特賜金帶。《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獎諭馬光祖築宜城詔

景定二年三月

敕光祖：古舒與秋浦相望，一衣帶水，昔人所謂風寒處也。移治以來，雖建立官吏，而蕩無保障，民有搖心。或請板築宜城，而守之議久不決。屬者丞相行邊采其策，卿以制閩任其事，且佐其費。向之荒墟，今爲堅壘，設敵南來，猝攻之不能克，欲舍之深入，則懼吾金湯之擬其後，此國家以淮西三郡隸昇閩之初意也。竣事來告，忠勞至矣，予嘉乃績，寤寐歎賞。卿其益恢遠略，以紓予北顧之憂。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康志》卷三。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敕光祖：省所再上奏辭免任責浚築宜城特轉兩官，仍令學士院降獎諭恩命事具悉。賞以勸勞，國之彝典，矧宜城板築就緒，遂爲江南一障蔽，厥勞茂矣，勸獎其可已乎？巽牘洊騰，備見謙挹，雖曰宰臣之指授，亦惟閩制之經營，二等進官，受之奚過？亟祇成命，勿復有言。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康志》卷三。

呂文德進太尉詔

景定二年四月五日

呂文德分閫年餘，援蜀餉蜀，忠勞尤著，進太尉、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大使、知鄂州。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授馬光祖觀文殿學士制

景定二年四月十六日

敕：制垣底績，聿觀三載之成；書殿冠班，昭示四方之勸。誕頒異數，采聳具瞻。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五百戶馬光祖，識遠而氣宏，道周而業鉅。天機錯綜，冰壺玉鑑之高明；學力雄渾，泰山喬嶽之負載。能應則五官之並用，盡忠則一髮之不欺。京師衆大之居，每思前尹；金陵六朝之舊，爰重中權。逮往撫於荆襄，久宣勞於江漢。視儀政路，式表儒猷。趙抃一琴，累疏欲歸；廉范五袴，陪都懷舊。宵旰倚寬於憂顧，風濤靡憚於沂沿。賁然重臨，惠此四履。鄆於冀如制水，坐屹勝形；晉及楚其餘波，具有遠烈。方且設險守國，造舟爲梁，青鐵鑄兵，黃金募士。或偃息或燕樂，予拮据予蓄。

租。既消騎火之紅，正念玉關之老。效式臻於久任，職乃錫於隆名。紫宸地殊，非但序遷之寵；金城日壯，尚惟柄用之圖。繫我譽髦，對揚休命。可特授觀文殿學士、依前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景定建康志》卷三。

三省討論公主下嫁禮典例以聞詔

景定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皇女周公主年已踰笄，下嫁禮也。承奉郎楊鎮，實慈明太后姪孫，矜持好修，宜在選尚。朕志久定，而公主引辭甚力，勉諭再三，徐始稟承。令三省討論典例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公主下嫁事詔

景定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公主下嫁，與芮主婚，皇太子從送，仍賜公主擔子，其從物令所司照典禮應辦。《宋史全文續資治

以災修省御筆

景定二年六月四日

霖雨爲沴，天戒孔昭，農功苟虧，民命攸係。力行寬恤，精意禱祈，靡事不爲，厥應猶爽。痛念及此，啓處弗遑。可自六月五日爲始，避正殿、減常膳、徹樂，庶盡修省之實，以回陰陽之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武臣不許自陳功勞詔

景定二年六月七日

武臣功勞顯著者，賜金帶，素有格法，不許自陳。《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程元鳳申免吳門監糴不允詔

景定二年七月十五日

昨嘗諭留，具見朕旨，乃遲孚聽，疏且至三。卿疇昔當揆，尚爾勇退，今於牧餉，誰議貪榮！此特朕煩以政，而非以是寵卿也。况吳雖粗稔，而屬郡間歉，正資德望，以福斯人。且軍食攸關，糴餉並舉，非卿不足以辦此。昔向敏中以舊相典藩，於民事必親，卿實似之，可無借重，勿固求逸，是體

眷懷。《明良慶會》卷上。

賑濟浙右災民詔

景定二年八月十七日

浙右水澇，民不聊生，令朝臣分往各郡，同守臣商確出粟勸分，蠲租賦，招強壯爲軍。凡救荒之政，可速舉行，俾毋遺闕。《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戒官司毋得拘勒客販廣米詔

景定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客販廣米至都城近境者照市價出糶，官司毋得拘勒。《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以災討論刑獄及軍民合寬恤等事詔

景定二年十月十一日

積澇爲災，省躬惕若，哀求民命，夙夜靡遑。迺復雷發非時，更示譴告。天怒未息，愈不敢安。應軍民及刑獄有合寬恤等事，可疾速討論以聞，庶盡應天以實之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修設醺席諭天下詔

景定二年十月十五日

朕思己未之秋，北兵渡江，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一時將士或死於轉戰，人民或斃於流離，其間嬰城自守之臣，尤不免干戈鋒鏑之慘，致使冤聲滿野，積骸如山。重念生民何辜，而罹此酷禍也！當是時，賴股肱之臣，任旬宣之寄，身先士卒，冒萬死一生而不顧，卒能指授將帥，一舉而殄殲之。乾坤載寧，江山復舊，是吾國生民無身而有身，此三百年所未有之禍，亦三百年所未有之功也。朕因修設醺席，薦拔沉淪，既念元勳，示茲獎諭，亦欲來者之勸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慈憲夫人族昭孫之女擇日入內參見詔

景定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皇太子年已及冠，禮宜擇配。慈憲夫人族昭孫之女生於名門，綽有淑德，其令擇日入內參見。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獎諭馬光祖手詔

景定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敕光祖：卿前自渚宮，重臨江閩，荏苒三載，勤勞百爲。援枹鼓以犄角上流之師，悉賦輿以板築宜城之壘。蒐卒補逃亡之虛籍，散金募遊擊之健兒。金鑠綠沉，森羅武庫，蒙衝鬪艦，照映怒濤。凡皆軍中節縮之贏，靡煩公上拋降之助。知鞠躬而盡力，不矜能而伐功。載嘉元戎衛社之忠，深得大臣體國之誼。賜璽書而褒美，佇袞繡之來歸。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康志》卷三。

趣還程元鳳經幄御旨

景定二年十月

卿報政輔藩，趣還經幄，眷意所屬，謂必體承。頗聞歸計莫遏，殊孤延佇。今遣使臣往諭朕旨，賁然來思，是所望也。《明良慶會》卷上。

答程元鳳奏詔

覽卿所奏，備見忠忱。鄂渚弗戒，擣虛震于朕衷，悔靡所及。朕既德不足以遠被，智不足以周防，閩外之寄，咎將焉託。尚恃〔一〕。《明良慶會》卷上。

〔一〕「尚恃」下當有關文。

出楮幣賑都城軍民詔

景定二年十二月一日

瑞雪應時，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賜賈似道第宅家廟詔

景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

朕惟我朝褒表功德，具有彝典，如趙普有翊戴之元勳，則賜第宅於建隆；文彥博有弼亮之偉績，則賜家廟於至和。今丞相賈似道忠貫日月，身佩安危，滌除妖氛，再造王室，其元勳偉績，不在趙

普、彥博下，宜賜第宅、家廟，令有司條具以聞。《咸淳臨安志》卷一〇。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六。

〔二〕原繫於景定三年正月，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改。

賜馬光祖詔 景定二年

卿忠勤一節，中外具知，長江天塹，賴以安妥。前歲之援上流，舊歲之築宜城，又近績之最著者，朕甚嘉之。游覽來奏，欲釋閩寄，非朕所樂聞也。增秩甫新，倚重正切，願毋遐心，嗣對光寵。

《景定建康志》卷三。

量移丁大全吳潛黨人並永不錄用詔 景定三年正月一日

陽春肇始，宣布寬條。如丁大全、吳潛誤國之罪固不可貸，其與爲死黨者當與同科，若一時嗜榮進而爭附麗者，寧無輕重？可斟酌所犯，遠者量移，近者放還，並不錄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六。

獎諭陳埜等詔

景定三年正月三日

周尊黃耆，忠厚所基；漢事三老，錄養無闕。陳埜、林彬之、史季溫夙被擢用，今皆耆年，奉祠歲久，宜示獎崇。陳埜授端明殿學士，彬之寶謨閣待制，史季溫直華文閣，各因其祠。《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賈似道乞罷賜第宅家廟答詔

景定三年正月

卿茂建元勳，超軼千古，社稷宗廟亦嘉賴之，第宅家廟之賜，猶未足以竟朕褒尚之意。今卿免櫝屢陳，乃以勞民重費，其體國一念及此，益用敬嘆。特從所請，仍以集芳園爲賜，可令封樁庫支撥緡錢百萬展拓規模，就建家廟，遂雅志也。《咸淳臨安志》卷一〇。

賈似道乞辭建家廟答詔

景定三年

賜卿邸第家廟，朕之初意也，以卿執謙過甚，力控遜牘，朕不得已，有苑囿緡錢之賜。卿乃復以

給降之夥，而有「未安厥心」之語。卿盍思曩者妖氛未息，天下大勢何如也，自卿建此不世之殊勳，民賴之而保其居，朕賴之而保其國，今雖竭公帑之儲，猶未足以酬卿之萬一。緡錢百萬，尚奚足惜耶！卿宜祇服休命，毋復贅詞。《咸淳臨安志》卷一〇。

賜楊棟等詔

景定三年

朕試天下士於春官，凡十有三詔矣，名公鉅卿項背相望〔一〕，胥此途出。朕又表章儒先，崇尚理學以薰陶之，涵養培植之久，莫非夙夜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者。比既謹簡名流，執斯文之柄，亦能極一時之選。如世之所病，剿句斷章以命題，牽合破碎以害理，與夫言理不切乎事，論事不根於理，皆必無之。然不患有司之不明，但患有司之不公。明自公出，公之至則明所從生。苟至於公，則真才實學當如燭照數計，毫髮莫能遁，言刈其楚，庸玉於成，斯爲不負朕作人之意爾。則命陸贄而可得韓愈，命歐陽修而可致鞏、軾，則予一人汝嘉。《咸淳臨安志》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一〕鉅：原脫，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補。

劉垓除寶章閣待制致仕詔

景定三年二月十四日

吏部侍郎劉垓累歷繁使，備著循良，晚入從班，多所裨益。今乞引年致仕，特除寶章閣待制，依所乞予祠，仍賜金帶。《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賜李壇節鉞詔

景定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李壇效順本朝，請贖父過，既歸漣海之境土，得獻山東之版圖，可特授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仍賜金鍍銀印二、金帶朝服，繡鞍馬，以金帶牙笏各十五付李壇，分賜將帥。《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諭程元鳳詔

景定三年

天地祖宗之佑，中外將士之力，濟朕于艱。諸有忠攄于國，卿宜悉心以告。徽、欽控扼，方藉團結民兵，密爲隄備，卿所居坐，便與守臣恪意成之，朕所望也。故茲批諭，想宜知悉。《明良慶會》卷

上。

程元鳳疏乞外祠御旨

景定三年四月

卿奧學重德，簡在朕心，延佇肯來，庶資啓沃。累詔趣發，辭則如初。陳情既真，高節難挽。勉遂雅志，俾奉外祠，少須康強，嗣有光寵。《明良慶會》卷上。

皇帝舊名一字勿復避詔

景定三年五月十九日

周公作詩不避昌、發，孔子不偏避二名。朕舊名一字，乃理學至要，五常百行，非誠非也，無之可乎？先朝如益字、實字見之羣臣表章，此尤可證。自今其勿復避。《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申嚴叙理等事詔

景定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吏部、刑部申嚴叙理等事，一遵舊制，仍令臺諫、監司守臣自今指實劾奏〔一〕，庶幾罰稱其罪。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一〕指：疑當作「詣」。

覺察州縣官貪狀詔

景定三年七月二日

令御史臺覺察，其有違戾，許屬部官於離任日訴于臺省，計贓論罪。《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文武臣陳乞叙復詔

景定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文武臣陳乞叙復，令吏、刑部具元犯上于尚書省斟酌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撥田隸淮東總所以助軍餉詔

景定三年八月十五日

昨賜公主田以秀豐莊二萬九千有奇，充影堂祭祀，餘悉撥隸淮東總所，以助軍餉。《宋史全文續資

治通鑑》卷三六。

蠲紹興府火災之民所貸錢詔

景定三年閏九月二十五日

紹興府昨因延燎，令倉司給貸居民錢，今經兩年，民貧可憫，可悉蠲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三六。

蠲諸路州縣折納苗幣詔

景定三年十一月四日

蠲諸路州縣折納苗幣，不許陽減陰取，違坐紹興條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全宋文卷七九八〇

宋理宗 一五

令侍從等舉才詔 景定四年正月一日

令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以待量才擢用。後不如所舉，則連坐之制宜在必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吳潛丁大全黨與遠者量移近者還本貫詔 景定四年二月一日

吳潛、丁大全懷姦誤國，既速天誅，朋附實繁，遷謫亦久，宜示寬恩。令尚書省日下具兩黨人斟酌輕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虞慮張晞顏與在外差遣詔

景定四年二月八日

祖宗之制，察官邪之外，點檢所隸簿書，有司稽遲者，赴臺理訴，未嘗許信偏詞予奪刑名也。茲覽臨安府所勘臺吏案款，違法背理，不一而足，至於刑人殺人之事亦復干預。察官失所知聞，尚且不可，惟吏是聽，至作訪聞押帖，使善良受害乎？苟不示懲，何以戒後？臺官虞慮、張晞顏並與在外差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討論官買踰限之田詔

景定四年三月一日

官買踰限之田，蓋欲永免和糴，倉卒取具，姦弊滋多，可嚴立賞罰，討究歸併，庶幾步畝無私，易於摘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買官田法俟秋續議施行御批

景定四年二月〔一〕

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齊東野語》卷一七。

〔一〕原無年月，按原書所叙，在劉良責任官田所提領、陳嘗任簡閱官之時；據《宋史》卷四五《理宗紀》五，劉、陳任此二官在景定四年二月七日，則此詔亦當在四年二月。詔文云「東作方興」亦可證。

買踰限田當始於浙西詔

景定四年三月七日

買踰限田，以免和糴之害，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以爲則。但所在利病不同，亦難拘以一律，令三省參酌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又見《齊東野語》卷一七。

封劉錡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詔

景定四年三月八日

國以民爲本，民實比於干城；民以食爲天，食尤重於金玉。是以后稷教之稼穡，周人畫之井田，民命所由生也。自我皇祖神宗列聖相承，造茲奕葉，朕嗣鴻基，夙夜惕若。邇年以來，飛蝗犯境，漸食嘉禾，宵旰懷憂，無以爲也。黎元咨怨，未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捕，賴爾神力，掃蕩無餘。上感其恩，下懷其德。爾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錡，今特勅封爲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爾其甸撫黎庶，血食一方。故勅。《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一〇，光緒六年刻本。又見嘉慶《清平縣志》建置圖第二，《江蘇金石記》卷一八，民國《續修博山縣志》卷六。

截撥呂文德帑府所積二百萬充今年制總糴本詔

景定四年四月十五日

呂文德分閩上游，寬朕西顧，疆場之事，知無不爲，帑府所積，久而愈厚，今其子師夔稟陳，欲備公上取用。朕但聞閩外仰費於朝廷，未聞朝廷取費於閩外，所請既切，難違其意。可於內截撥二百萬充今年制總糴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王應麟除行太常博士制

景定四年五月

奉常，漢樂官也，博士皆以專經選。今惟禮樂是司，視成均尤重，且率爲繁官要轍之儲。爾以詞學進身。文譽滋著，亦既任師儒之責矣。明裡秩典，召而歸之，講明圭幣之文，品齊俎豆之事，往殫爾職，嗣聽異除，文字官非爾誰屬！《深寧先生年譜》。

吏部具諸路見闕知縣許人指射詔

景定四年七月六日

吏部具諸路見闕知縣，不拘常格，限十日許人指射；限滿無人注者，令監司郡守列銜奏辟一次。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封靈澤孚濟侯敕

景定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台州天台縣廣袤山靈澤侯：蒼山之下，聚雨九淵，鼓膚寸之雲而能濟一方者，爾龍神之所宮乎！鄉人有禱必應，悉具靈蹟以聞。宜加侯封，以侈神貺。可特封靈澤孚濟侯〔一〕。《天台山方外志》卷一四，光緒刻本。

〔一〕原書末句後尚有：「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景定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呂師夔特與換朝奉大夫詔

景定四年九月十八日

呂文德乞以大禮所得京官恩澤改奏次子夔〔一〕，已從其請。朕思文德忠勤，豈在中興功臣之下，師夔已除知閣，且屢典邊郡，但換京官，亦非朕所以待忠臣之意，今特與換朝奉大夫。《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一〕「夔」上當脫「師」字。

賈德生特叙復元官予祠詔

景定四年九月十九日丙申

賈德生去歲不能防閑所使，丞相忠於體國，不私其子，必欲示懲。朕嘉其嚴訓，姑從削秩，天下皆明知大公之意。今已及期，可特叙復元官予祠。《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文武官因風聞致罪許申理于朝詔

景定四年十月十九日

應内外文武官因風聞致罪者，許申理于朝，參酌改正。犯贓私者，令監司覈實來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呂師夔往沿江閱視屯兵營屋詔

景定四年十一月一日

度支郎官呂師夔往沿江閱視屯兵營屋，招募新軍，仍督未備者具奏來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羣臣五日一輪對詔

景定四年十一月三日

羣臣遵依舊制，五日一輪對。如遇恙，則痊日補對，不許推托求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皇太子講讀事詔

景定四年十二月三日

皇太子宮詹事以下講讀外，日輪一員，辰入酉出，以備咨問，以稱輔導之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鑑》卷三六。

諸路憲司索上所部州軍大辟獄案詳情論決詔

景定四年十二月十日

諸路憲司索上所部州軍大辟獄案詳情論決，毋使滯淹，其干連者酌量釋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誠約州縣刑獄不許慘酷箠楚詔

景定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刑部下諸路憲司，所部州縣刑獄不許慘酷箠楚，及毀除非法獄具。違者重寘于罰。《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巢軍使從沿江制司節制詔

景定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無爲軍巢縣已陞爲鎮，巢軍使從沿江制司節制，其月收坊場、河渡錢，分項起解支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崇經術考德行詔

景定五年正月一日

朕粵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爲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懋，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久也。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爲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者，厥

功茂哉！弊久蠹滋，邇年尤甚，非無佳士穎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冊，俚言亂雅，剿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妥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又見《宋史記》卷一三，《南宋書》卷五，《宋史新編》卷一三，《宋元通鑑》卷一二〇。

沿江兩浙制帥監司不許差軍功借補挾術遊謁等人權攝詔

景定五年

正月二十五日

沿江、兩浙制帥監司不許差軍功借補、挾術遊謁等人權攝害民。如州郡闕員，則差曹職官，屬縣闕員，則差丞簿尉時暫兼權，仍催正官之任。或有違戾，令臺臣覺察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六。

禁約都司詔

景定五年二月一日

昨者諫疏戒飭，百司盡公守法，指緘封事目最爲病源，深中累年積習之弊。邇日劾及都司，具有實狀，所當申嚴禁戢，俾各自愛，毋陷匪彝，以速厥辜。《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申嚴州縣斛面之禁詔

景定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諸路申嚴州縣斛面之禁，豁除義倉陳腐米數，椿積邊郡三年軍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賜管景謨會子三十萬詔

景定五年四月二日

管景謨屢立戰功，爲時名將，妻孥陷歿，效忠愈堅。聞平時所得俸賜率以撫卹將士，遂至窮空，此尤可嘉，特賜十七界會三十萬，以示旌勸，仍賜金帶，許令服繫。《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講行鄉飲酒儀詔

景定五年四月七日

禮部下諸路州縣講行鄉飲酒儀，以復古意，仍以已行儀式上于尚書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再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景定五年四月

敕光祖：省所再上奏辭免依舊除沿江制置大使、兼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恩命事具悉。己丑詔書，諭卿至矣，胡猶未孚朕意。昔臣仲淹事我仁祖於再撫陝西之日，有驚破賊膽之謠。顧今秣陵爲國鉅鎮，表淮裏江，而分閩所賴，折衝中權，後勁之得人，孰若圖舊？是用起卿家食，司鑰陪都。若夫遮蔽風寒之規摹，綢繆牖戶之知略，駕輕就熟，固饒爲之。毋但以膺力既愆辭，速就國可也。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景定建

康志》卷三。

却還安南所進象及華靡之物詔

景定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安南國表貢方物，其所進象及華靡之物，令有司却還，仍優賜答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選差廉能官分司管幹公田所諸莊砧基詔

景定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常州、江陰、鎮江共一員，未作縣人充幹辦公事，已作縣人充主管文字，繫銜，仍令條具合行事宜來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申嚴入宿之制詔

景定五年五月三十日

每日學士與講官照舊例詣院宿直，并申嚴六曹郎官入局部宿之制。《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勉諭王鑰洪天錫赴闕詔

景定五年六月十三日

王鑰、洪天錫控辭甚力，令各州守臣以禮勉諭，勉其赴闕。《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申嚴祖宗戒飭臧吏之制詔

景定五年六月二十日

百姓爲臧吏患苦，至此已極，朕甚痛之！指揮務在必行，勿復文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王應麟除行秘書郎制

景定五年

郎於秘府，職亞南宮，非得名流，曷稱□□？爾應麟見聞殫洽，學殖淵源，嘗登詞翰之科，則宜游宏達之林矣。雍容冊府，蓋將養資望、培器業，以大其所成就也。賦三都，奏二漢，無取焉。勉爾猷爲，對予寵渥。《深寧先生年譜》。

彗出令中外臣僚直言詔

景定五年七月五日

朕以寡昧，統臨兆民，居多歷年，祇畏天戒，如日常恐不德。謫見于上，乃七月甲戌，彗出柳宿，譴告孔昭，目所共睹。鑑臨有赫，咎在朕躬。豈朝多闕政，未當人意，吏不宣化，莫安民生，獄訟弗清而多冤，貪酷未除而貽害？遂至乖戾，上干天和。朕將避殿減膳，應中外臣寮並許直言，其合施行等事，有司條具以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出封樁庫會子賑恤軍民詔

景定五年七月五日

出封樁庫十八界會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內司宿衛應奉人併特給犒一次，以示優卹。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令侍從兩省舉堪充監司郡守者詔

景定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令侍從、兩省於內外官舉堪充監司郡守者，疏其實以聞，令中書籍記，遇有闕官，精加審察，取

旨擢用，如犯贓私，當正謬舉之罰。《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答賈似道乞祠御筆

景定五年七月

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齊東野語》卷一七。又見《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爲士人上書劾賈似道宣諭檢院敕

景定五年七月

星變求言，照典故祇及中外大小臣僚，見之詔書可考。近來諸學士人不體舊規，以前廊爲首，乃有懷私意動搖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間，曾有士人上書而去宰相者乎？今後切宜詳審，然後投進。

《齊東野語》卷一七。

誠約秋試作弊詔

景定五年八月三日

壬戌別院董試，臺臣縱游士假手，物論喧嘩，今春銓闈復然，尤爲無忌。秋闈在邇，可令御史臺嚴爲關防，毋踵前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師在輿別與差遣詔

景定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師在輿陛辭，精神不如昔。蓋郴州溪洞所係，可別與差遣，以優其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方逢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誥

景定五年九月十日

敕朝請郎方某：本朝除郎之路雖廣，其要有三：曰館閣，曰寺監丞，曰監司郡守。近自乾、淳以來，郎非監司郡守不可得。雖然，豈所以待倫魁者乎！爾以清文奧學，崇論抗議，對策大廷，朕嘗親擢，以冠多士。入儀班著，夙稔直聲，行己非磷緇，立朝有本末，朕未嘗不懷其賢也。去把郡麾，又

淹家食，起之槃澗，俾佐銓衡，於是得一佳吏部矣。潔齊以俟，朱紱方來。可依前朝請郎、特授尚書吏部員外郎〔二〕。《蛟峰外集》卷一。

〔二〕原文末句後云：「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景定五年九月十日。」

革楮幣詔

景定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物貴原於楮輕，楮輕原於楮多。今以見錢關子復中興舊法，每百七十七足陌，以一準十八楮三千〔二〕，革錢楮虧折之弊，其官吏諸軍券請，並以見錢關子全給。《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二〕以一準十八楮三千：《宋史》卷四五《理宗紀》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疑「三千」誤。

賜朱貔孫手詔〔二〕

覽奏具知。卿臺綱不隨不激，凡所論奏，悉契朕心，何嫌何疑，乃欲引去！況今忠純平實之士如卿者，殆不多得也。宜安厥職，以副朕懷。二十八日辰時付朱貔孫。道光《浮梁縣志》卷二一，道光刻本。

〔二〕原書僅稱在理宗時，按《宋史》卷四一一《朱貔孫傳》，貔孫爲殿中侍御史，賈似道深忌之，貔孫累疏求去，事在理宗崩之前。此詔當即其時所下。

求醫詔

景定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朕體違和，服藥未效，如草澤有能治療得或痊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人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外，更支賜錢十萬貫、田五百頃。三省出榜曉諭，許徑赴麗正門外自陳，差內侍二員收接文字，即時聞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大赦文

景定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朕顧畏民品，祇膺帝監。朝乾夕惕，迪惟遺大投艱，日邁月征，永念志勲道遠。若臨深而履薄，迄去危而就安。幸國步之小康，乃朕躬之少爽。端由積慮，以致愆和。宜特持於刑章，庶助收於藥喜，集於多福，答爾羣情，可大赦天下。於戲！人莫不欲生，冀道迎於善氣；天所助者順，永孚佑於丕圖。咨爾多方，體予至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六。

封廣惠侯敕

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敕處州縉雲縣顯應廟神：朕惟神之聰明正直，有功烈於民者，悉隸祀典。爾神闡迹縉雲，厥靈炳著，旱乾水溢，無感不通。謂非有功烈，可乎？邑人有請，爰啓侯封。尚宏其休，芘及遐邇。《括蒼金石志補遺》卷三。

廣西靖江屯田詔

景定間

廣靖江屯田小試有效，其邕、欽、宜、融、柳、象、潯諸州守臣任責措置，經略安撫以課最，仍條具來上。康熙《桂林府志·屯田》，清抄本。

錄用勳臣後手詔

虞廷之賞延于世，漢氏之官長子孫。《春秋》謂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朕慨思開國以來，勳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能世其祿者，仰所在州軍體訪保明，具以實聞，以備錄

用。《景定建康志》卷四。

請曇印禪師說法詔

和尚蘊道西山，超宗上地，祚國導民，多所饒益。遣內侍王福榮馳諭，願聆法要，宁望來儀。

《西天目祖山志》卷四。

柴中行贈寶章閣待制敕

朕惟建官惟賢，而全德之賢未易得；自古有死，而吉人之死有可傷。故上興愁遺之悲，而下有殄瘁之恨。故中大夫柴中行學有根本，德無疵瑕。中外踐揚，聲實英茂。薄蓬萊而不即，瀦彭蠡以遄歸。真覺斗南之一人，何但江東之獨步。茲聞淪謝，良用盡傷。其弁通議之聯，仍加次對之寵。恨九原之難作，嘆一鑑之云亡。爰告斧封，式歆綸命。可特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道光《萬年縣志》卷一四。

行太社令程源改官制

敕宣德郎行太社令程源：外服之臣，倘或召對，則雖選調，亦更京秩。有位於朝者乃獨不然，拔其一二尤異而□獎之，所以厲群工乎。爾源大儒之後，業履溫醇，昕朝入告，通達詳明。其越去試銜，擢躋宣惠，官簿寢華矣。《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尚克懋哉！可特改宣教郎、依舊行太社令。弘治《休寧志》卷三一。又見《程氏貽範甲集》卷一三。

京西招撫司義士軍正將兼統領程崧補進武校尉敕

朕嗣膺大曆，聿新文命之敷；施及小臣，亦俾武階之陟。既逮事於先帝，復欽承於眇躬。宜渙異恩，各增一秩。茲惟邦慶，既均海宇之懽；若序歲勛，則有銓曹之格。弘治《休寧志》卷三一。又見《程氏貽範甲集》卷五。

賜盧孝孫御劄

省所嘉言，敷陳詰訓，集周、程、張、朱之衆說，明《語》、《孟》、《學》、《庸》之四書。得其旨歸，該貫義理。卿之陳列備矣。觀覽以還，所益實多，簡在朕心，故茲嘉獎。康熙《廣信府志》卷二八，雍正八年補刻本。又見同治《廣信府志》卷一一，道光《貴溪縣志》卷三一。

賜奕昌敕

規春倚年，璧月迎圓。天嫔森列戟之輝，《皇覽》記六蓬之瑞。若稽彝典，爰有匪頒。式邕恩華，往綏壽祉。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加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奕昌羊一十三口，法酒六瓶，法糯酒六瓶，糯酒六瓶，秔米十石，麵十石。《東山志》卷九。

封顯忠侯敕

神生爲烈士，歿爲明靈，宜也。矧曰死於王事，可不表而出之？建炎初，金寇犯杭，汝時宰錢

塘，鳩民兵邀擊之，設奇疑敵，民得逃死，身中流矢，猶能扶傷尾襲，奮勇直前，竟以戰歿。功烈如此，而爵命未加，非闕典與？民不能忘，合辭請於部使者，遂徹予聞，深用嘉歎。肇錫侯封，仍賁顯號，以旌爾尊主庇民之功。《西湖志》卷一五，雍正十三年刊本。

封忠翊侯敕

朕惟六飛南渡，舉百二河山，無一人敵王。所愾爾神克奮孤忠，輸募死士，得二將，率衆三百，卒奪金人南下之盛氣，而一境賴以安存。今經百有餘年，二將已都顯號，而神獨無以旌其靈，可乎哉！進錫通侯，宜在以勞定國之典。《西湖志》卷一五。

敕封梁熹忠祐侯吳輔顯義侯制

玉融爲郡，僻處嶠南。昔在天禧，猺獞爲梗，爾熹爾輔，奮起遐裔，身率義旅，鏖擊以斃，魂強魄毅，爲鬼之雄，大庇其民。國家於爾神褒賚之渥，亦惟遠俗艱窶，寇竊水旱之不常，非神無以託也。祇服休命，益介祉祥。特封梁爲助信靈應忠祐侯，吳爲助順靈濟顯義侯。《粵西文載》卷二。

全宋文卷七九八一

宋理宗 一六

敬天圖序

嘉熙

朕觀書契以來，人極茂建、聖賢大訓布在方策，其言治國平天下之道無出於六經，而求之六經之要一日不可違者，其惟天道乎！大概《易》明其理，《書》正其事，《詩》通其情，《周禮》、《春秋》志其變，《記禮》則雜紀焉者也。人主知天之當敬，視六經格言如金科玉條，罔敢踰越，則逸德鮮矣！仰惟祖宗丕靈承帝事，撫有方夏，列聖垂謨，無一息不以敬天爲心，國史登載，難以殫舉，然未有不本於六經之旨。朕以寡昧，寅奉燕詒，懼弗克欽若眷命，萬幾之暇，稽式古典，援以己意，凡其關於天道之大而有以啓寅畏之衷者，每經表而出之，哀列成編，目之曰《敬天圖》，庶幾朝夕觀覽，對越鑑臨，以自警省云耳。

《易》六十四卦，大象之義，各有攸屬，自出治而言，則謂之后；自定位而言，則謂之上；自創

法而言，則謂之先王；自繼體而言，則謂之大人，餘則總而謂之君子，皆主於人君而言也。卦必有象，象必有義，體而行之，人君能與造化同流者，其以此耳。然他卦大象皆著本卦之名，惟乾獨不稱乾，而止曰「天行健」，而以「自彊不息」歸之君子。嗚呼！此天德也。人君實以之，君即乾，乾即天也。人君動靜語默，政化云爲，無一而非乾，以至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皆此物也。而其要則自閑邪存誠始。然則求敬天於《易》，豈不尤邃於五經歟！

若昔先王盛時，君臣上下相與儆戒，兢業於敬天，而最爲深切著明者聚於《書》，今可考也。曰「天無親」，曰「天難諶」，曰「天明畏」，曰「天命不易」。凡所以推言天命靡常之理，言言至到，何凜乎其嚴耶！惟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而能疾敬德，則可以祈天永命，無疆惟休矣！不然，則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豈不甚可畏哉！今所纂輯，取於《書》者尤詳。噫，肆予曷敢不敬？

《詩》者，動天地，感鬼神，所以通幽微之情，而窮交際之理者至矣。方商周盛時，上而卿大夫士、近而侍御臣僕，下而比閭族黨，無不知天道而識天象，憂深思遠，指事引類，未嘗爲迫切之詞、駭異之語也。方其神祇祖考燕衍和樂，而隱然戒懼之意寓焉，《我將》之詩是也。方其旱暵爲虐，遇災而懼，而惻然哀矜之情發焉，《雲漢》之詩是也。至於陟降左右，緝熙敬止之類，則又非可以淺近觀矣。端居而誦，澡心以思，玩味而紬繹之，其不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乎！

河汾王通嘗謂「如有用我，則執《周禮》以往」，且重發《周禮》敵天命之歎，蓋其爲書，大綱小紀、詳法略則粲然，靡所不載。玉帛牲器之文，車旗冕服之制，豆籩罍爵之陳，鐘鼓匏管之奏，品

節度數，必加詳焉。至於象緯之考察，眚災之抑損，亦莫不隸之司存而不敢慢，凡所以接三才之奧、通幽明之理也，聖人於此，豈徒從事於文物典章之飾於外者而已乎？要必有爲之本者矣。不然，則《周禮》特一書耳，又安能敵天命而與之並存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辰星風電之變，水旱霜雹之災，蝻螟蟻蝻之害，靡不畢備，而於日食之書尤詳且密，傳者間未免傳以列國證應之說，遂使後之星翁曆家分諉於所主方域，以啓時君之玩心，此則非《春秋》本指也。《春秋》一統之書也，方諸侯專恣，王室既卑，麟筆褒貶，豈獨以禮樂征伐關於人事者屬之周？而天變之特書屢書，皆繫之王室，於書王必曰「天王」，其所望於周者甚深。固曰諸侯雖無周，而天命未改，承天從事，周之人主不可不任其責也。以周之無政，而聖人猶拳拳焉南面而治天下者，其可忽諸！

《記禮》一經，冠之以「毋不敬」之辭，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者，惟以敬之一字而已。或謂《月令》出於呂不韋之手，未免滯而不通。然奉時承天之義，雖細微必謹，言固不可以人廢也。至若《中庸》、《大學》之書，一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再則曰「惟命不于常」，援詩書以明義理之正，而其本則俱切切於謹獨之訓。誠之不可揜，必戒於不睹不聞；誠之毋自欺，必嚴於所視所指。二書之旨深矣，可不懼哉！《咸淳臨安志》卷七。又見《玉海》卷五六。

御題吳越錢氏族譜序

端平二年二月

致仕太師、左丞相錢象祖上疏，其略曰：「先臣駙馬景臻叨承仁廟眷遇，嘗爲御製譜序，建炎南遷，倉卒失去，悼惜無已。伏冀殊恩，重新宸翰，庶幾枯骨復榮，免使微臣齎志以沒也。」朕用嘉之，爲序其首曰：錢氏自黃帝凡九世而至孚，此受姓之源也；自孚七十世而至吳越國王鏐，此建國之始也；自王俶七世而至象祖，此傳世之序也。夫鏐立國保民，實蕃生齒，至俶順天獻土，作我保障。今乃建極宇內，有赫廟功，忠於我也。賞延於世，承祀先王，不亦孝乎！左丞相使虜致忠，述先致孝，修世德也。故凡敬宗睦族，作譜之常；至若忠君孝親，則當載之斯譜。錢氏之子孫，尚其欽哉，永保厥家，與國同休戚焉。端平二年二月十八日御題。《錢氏家書》第十種。

書家語賜守臣

嘉熙四年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

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適」，和之至也。《咸淳臨安志》卷四一。

緝熙堂記 紹定六年九月

《大學》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朕服膺所言，知修身必昉乎學，學之有益於人也信矣。在昔盛時，創爲學制，由辟雍宮至于黨庠術序，皆此物此志也。故八歲入小學，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王公以下與庶人之子弟皆預焉。十五則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窮理、盡性、修己、治人之道。夫人不可一日不學也如是，況以一身任社稷生靈之寄者，可不汲汲于此哉！丕惟我國家列聖創述，以稽古右文立治道，以正身修身爲家法，講學之懿超漢軼唐。朕以涼薄，紹休令緒，適遵成模，祇迪懿訓，罔敢暇逸，師式于前聞，視朝之隙臨經幄，日再款對儒臣，商略經史。迺即講殿，闢舊廬，采成王日就月將之意，扁以「緝熙」，屏去長物，裒置編簡，燕閒怡愉，藏修移日，習熟滋久若常程然。至於繙閱古今，尚友賢哲，得片言以紬繹，有味其旨，則不知萬幾之勞，因一理以融會充廣于心，則足窺宇宙之大。意之所欣，時寄翰墨，無他嗜也。于是天趣深而物交淺，泰宇怡而外誘息，名教之樂，信有餘地，視古帝王問學雖未臻闔奧，亦將闖其門庭者。庶幾增緝廣大，進退于光明之境，于以修身，于以治國平天下，期有合于《大學》之旨，而無負家法之傳，顧不遑歟！《咸淳臨安志》卷一。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

復古殿記

復古殿者，高宗皇帝燕閒之所御也。惟帝以聖神文武之資，履中天艱難之運，飈回霧塞，民莫底寧，先物沈幾，皇威耆定，遂能削平羣寇，攘却外夷，炎德重輝，系隆帝統，皇皇乎中興之功，視周宣王、漢世祖，蓋有光焉。內殿禁嚴名曰復古，以爲省覽延訪之所，厥既躋時乂安，王度鼎飭，謨烈缺垂祐無窮。如豐水有芑，數世之仁，而茲實源委之所發也。如日月照臨，顯於西土，而茲實光躔之所舍也。固宜億萬斯年，昭揭敬仰。歲久弗葺，寢成侈圯，其可緩歟？臣以寡昧，紹休聖緒，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敢興創？竊嘗肅瞻斯殿，有慨慕風烈之心，庶幾萬一之願。因宿儲餘材，益以禁帑，命工繕修，舊規是仍，堅實是務，無有逾侈，落成協吉。忱念保邦致治，莫不有本，我高宗皇帝儲精蠖濩，明見萬里，聖心所運，與天同大，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上聖之道也。臣之菲冲，奚可言此？惟當堅持誠心，祇率憲度，周旋遵守，如親面命。聽言接下，則惟忠直是尚；安邊厚民，則惟惠信是先。兼咨訪之長，戒清明之汨，日積月累，可測知祖道之淵源以養天下，而愧未能也。謹登載梗概，併庸自警，且以來忠告之善。《咸淳臨安志》卷一。

資善堂記

寶祐二年

祖宗以仁厚爲心法，以問學爲家法。踐阼以來，欽若往則，謹刑有銘，仁厚有論，曷嘗一念不本乎仁；敬天有圖，緝熙有記，曷嘗一息不敏乎學。矧予元子，穎悟夙成，甫佩鰈鱗，良心純一。善端之萌，如泉始達，迎之而充，此其機也。繼自今毋侗好逸，毋邇宵人；思閭閻之隱，而毋爲富貴所侈；念稼穡之難，而毋爲紛華所惑。孝弟以爲仁之本，惻隱以充仁之端。弦焉誦焉，學之以聲；禮焉書焉，學之以事。則德修而罔覺，習貫而自然。資善之益，豈淺淺哉！《玉海》卷三二。

天竺廣大靈感觀音殿記

寶祐二年

朕聞有感必有應，有應復有感，感從心起，則應從心得，非自外求也。方佛在耆闍崛山時，觀世音菩薩摩頂受記，合掌作誓言，願以慈悲心救度河沙衆生，受諸苦惱，凡火坑波濤之難，刀鋸杻械之難，惡獸蝮蛇之難，一切困厄可怖可愕，惟能一念歸敬，則以變化力遊戲三昧，現帝釋身，現梵王身，現長者身，現宰官身，慧日慈雲，甘露法雨，轉熱惱而清涼，變急難而安樂，隨其聲音，種種解脫，是豈有他故哉！佛以如來心濟度，人以如來心信向，心心相感，念念相應，則佛即是心，心即是

佛，普門示現，皆在靈臺方寸中。我聞補陀山宛在海中島，是爲菩薩現化之地，距杭之天竺一潮耳，故神通威力，每于天竺見之。按後晉天福四年，僧道翊結廬天竺山，得夜明木，刻爲寶相。至錢氏，忠懿王俶夜夢白衣，始創寺以妥其像。我朝天聖初，僧銑夢像行山中，曰吾欲憩此。乃謀更創，面挹乳寶，翼以白雲。獅子峰一殿中居，衆山環拱，烟雲縹緲中，時聞鐘磬聲，恍然天宮化成，尋賜名靈感觀音院。南渡，聖聖相承，崇信尤篤，凡所禱祈，如響斯答。紹興有車駕臨幸之寵；乾、淳中有寶玩御贊之賜，亦嘗親枉翠華，腆有錫予，大書扁額以旌之。慶元、嘉定間，永充教寺有旨，蠲免租役有旨。是豈佞佛者哉！所以答景貺也。朕以涼德嗣丕基，歷年于茲，海宇寧乂。繫我佛力，曰雨曰暘，有請必應，其所以福生民壽王國者至矣。頃嘗賜像與贊，及心經秉爐，昭示尊奉之意。甲寅秋，合宮宗祀假廟之旦，雲族族有雨意，心香潛禱，靈隱隨格，陰霾劃剗，暘光開霽。薦鬯之夕，天宇不塵，星月明爛，神來宴娛，熙事用集。朕以何因緣獲此嘉應，亦惟此心有以感之爾。心者何，仁是也。且佛法自漢永平流行中國，今幾千百年矣。而大士靈異，獨于我朝爲最驗。蓋我祖宗以不妄殺爲旦誓，以不科歛爲家法，以愛養百姓爲根本，惻隱之仁與佛心一。真觀、清淨觀、悲觀及慈觀，大士之所以能滅諸苦者仁也，祖宗之所以垂裕後昆者亦仁也。佛外無心，心外無佛，感應之機，其在是歟。若夫建創之歲月，制度之崇庳，皆略不載，惟述靈異之跡云。《咸淳臨安志》卷四二。又見《西湖志》卷一三。

謹刑訓廉二銘

並序 淳祐四年正月一日

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耻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於刑，或冒於賄。爰作二銘，以警以訓。

謹刑銘

民吾同胞，疾痛猶己。報虐以威，刑非得己。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豪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訓廉銘

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于而家，多瘠吾民。縱道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菑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玉海》卷三一。又見《景定建康志》卷四，《咸淳臨安志》卷四，《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七，《少微通鑑續編節要》卷二三，《句容金石記》卷五。

牧民銘

天生丞民，皆吾同胞。痛癢切身，勿瘠民膏。凡而戚欣，繫命爾曹。惟既厥心，毋憚爾勞。謬以千里，根于差毫。《咸淳臨安志》卷四。

字民銘

莅事必公，拊民必惠。邇者有訓，亦既切至。咨爾令長，守以勿墜。宣朕實意，斯爲愷悌。《咸淳臨安志》卷四。

仙林寺鐘銘

大塊嗑噓，震薄蓋輿。眷此洪鐘，以實出虛。鑠銑其角，十分其鼓。豈有鑄鼎，牧金遺禹？博大闡繹，厚薄和鈞。上開天閭，下徹地垠。乃警聾聵，乃割昏曉。咨爾有聞，孰不心皎？以爲有聲，匪鐘不鳴；以爲無聲，如雷如霆。作鎮梵宮，法音無際。鞏我神皋，萬有千歲〔一〕。《咸淳臨安志》卷四

二。又見《西湖游覽志》卷一六。

〔二〕歲：《西湖游覽志》作「祀」。

字民訓

寶祐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爾等服勞州縣，始獲脫選通籍，信難矣，而學製爲尤難。其律己必廉，否則墨；其養民必惠，否則暴；其聽訟必公，否則私；其蒞事必勤，否則怠。往即乃封，祇若予訓。邑有善狀，朝徹夕聞，表用有先朝故典在。昔子路治蒲爲難，夫子誨之以恭、寬、溫、恕之理，三年而政成。朕之言，夫子之遺意，聽之毋忽。《玉海》卷三一。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

訓守臣十二條

厲公廉，施惠愛，勤決遣，通民情，戒科擾，平物價，絕遺饋，節浮費，修火政，抑彊禦，禁鈺銷，革侈靡。右十二條守而勿失，律己治人，心務忠實。毋急近功，日謹一日。式資汝能，以重京室。《咸淳臨安志》卷四二。

道統十三贊

并序〔一〕 紹定三年

朕獲承祖宗右文之緒，祇遙燕謀，日奉慈極。萬幾餘閒，博求載籍，推迹道統之傳，自伏羲迄于孟子。凡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教明，采其大指，各爲之贊。雖未能探蹟精微，姑以寓尊其所聞之意云爾。

伏羲

繼天立極，爲百王先。法度肇建，道德純全。八卦成文，三墳不傳。無言而化，至治自然。

堯

大哉帝堯，盛德巍巍。垂衣而治，光被華夷。聖神文武，四岳是咨。揖遜之典，萬世仰之。

舜

於皇聖德，至孝盡倫。所以爲大，樂善取人。惟精惟一，帝心之純。垂拱無爲，堯道是循。

禹

克勤于邦，烝民乃粒。曆數在躬，厥中允執。惡酒好言，九功由立。不伐不矜，振古莫及。

湯

順天應人，本乎仁義。以質繼忠，匪曰求異。盤銘一德，桑林六事。人紀肇修，垂千萬世。

文王

道被南國，首正人倫。仁政一施，必先窮民。翼翼小心，秉茲德純。丕顯文謨，萬邦儀刑。

武王

受天眷命，繼志前人。遐邇悅服，偃武修文。惟賢是寶，法度彰明。建用皇極，爰叙彝倫。

周公

美哉公旦，翼輔成周。施兼四事，才藝俱優。制禮作樂，惠澤敷流。有大勲勞，宗社延休。

孔子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應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今古日月，萬代所宗。

顏子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師，瞠若其後。

曾子

守約博施，反躬三省。孝爲德先，祿仕不忍。聖道正傳，意會神領。一唯忠恕，門人深警。

子思

閒居請問，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用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生稟淑質，教被三遷。博通儒術，氣養浩然。深造自得，亞聖之賢。高揖孔氏，獨得其傳。《咸淳臨安志》卷一一。又見《玉海》卷三一，《六藝之一錄》卷一一一，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金石萃編》卷

一五二，《兩浙金石志》卷一二，《武林金石記》卷二，嘉慶《漢州志》卷三三。

〔二〕《玉海》題作《聖賢十三贊》。

曾子贊

名參字子輿 以下并紹定三年

大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刑。同治

《藤縣志》卷七。

閔子贊

名損字子騫

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間其言。汙君不仕，志氣□□。同治《藤縣志》卷七。

商子贊

名瞿字子木

《易》之爲善，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授受，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

同治《藤縣志》卷七。

伯子贊 名虔字子析

有懷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名，聊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峨弁。懿選嘉封，世享馨薦。同治
《藤縣志》卷七。

冉子贊 名孺字子魯

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己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同治
《藤縣志》卷七。

冉子贊 名季字子產

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答問成敏，淵妙以思。升降廉陛，尚想英姿。同治
《藤縣志》卷七。

漆雕子贊

名徒父字子期

遐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微爵可縻。在德既賢，在名乃垂。洋洋之風，建及四馳。同治

《藤縣志》卷七。

漆雕子贊

名哆字子斂

子斂受封，爰居武城。亹亹其聞，翩翩其英。摳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同治

《藤縣志》卷七。

公西子贊

名赤字子華

學者行道，溫敝亦稱。使齊光華，偶爲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問答允嚴，理皆先經。同治

《藤縣志》卷七。

任子贊

名不齊字子選

任城建白，其表曰選。淑聞雄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同治

《藤縣志》卷七。

公子贊

名良孺字子正

陳有子正，爲世所重。制行維賢，義理之勇。學不自滿，才堪人用。牟平其封，式彰光寵。同治

《藤縣志》卷七。

鄔子贊

名單字子家

杏壇受教，子家其英。樞衣侍立，善訓思明。學業益進，德譽斯馨。宜崇厥祀，寵爵聊城。同治

《藤縣志》卷七。

樊子贊 名須字子遲

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非仁，問辨良美。寓志農圃，似揆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是？同治
《藤縣志》卷七。

巫馬子贊 名施字子期

天清日明，密雲曷有？師命持蓋，子亦善扣。惟夫子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同治
《藤縣志》卷七。

商子贊 名澤字子季

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廣。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同治
《藤縣志》卷七。

子彊贊

孔徒三千，升堂七十。子於其間，有業學習。駿造聖功，巋然獨立。茂陟嘉封，鴻名緝緝。同治
《藤縣志》卷七。

子茂贊

名忠，孔子兄子

惟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已，所問殊溫。君子歸宓，義不掩恩。同治
《藤縣志》卷七。

秦子贊

名商字子丕

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詰疇克。曾弁儒林，令名無極。同治
《藤縣志》卷七。

施子贊

名之常字子恒

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自拔行間，策名甚光。在史藹藹，歷久彌芳。同治

《藤縣志》卷七。

公祖子贊

名句茲字子之

推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翼翼令儀。正目至言，廟食不隳。同治

《藤縣志》卷七。

縣子贊

名成字子祺

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譽魯邦，啓祚鉅野。煒矣風猷，時哉用捨。出倫離類，後學是假。同治

《藤縣志》卷七。

顏子贊

名之僕字子叔

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追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同治
《藤縣志》卷七。

公西子贊

名藏字子上

猗爾子尚，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聰師明，友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同治
《藤縣志》卷七。

燕子贊

名伋字子思

師度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褒，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立〔二〕。
同治《藤縣志》卷七。

〔二〕末句兩「立」字爲韻，疑有一誤。

狄子贊

名黑字子皙

仰止狄皙，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持教乃隆。厥志茂焉，罔祀無窮。同治

《藤縣志》卷七。

樂子贊

名欵字子聲

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載維思誠。先賢聿崇，出爲時英。同治

《藤縣志》卷七。

公子贊

名肩定字子忠

公氏子忠，聖門之徒。修行文學，恒有忠信。道究一中，墻依數仞。梁父受封，榮名益振。同治

《藤縣志》卷七。

孟子贊 紹定三年

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同治
《藤縣志》卷七。

上天竺大士贊〔二〕

神通至妙兮隱顯莫測，功德無邊兮應感奚速？時和歲豐兮祐我生民，兵寢刑措兮康此王國。《咸淳臨安志》卷四二。又見《佛法金湯編》卷一四，《釋氏資鑑》卷一一，《觀音慈林集》卷下，《西湖游覽志》卷一一，《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一，萬曆《杭州府志》卷九九。

〔二〕《釋氏資鑑》等書題作《觀音贊》或《觀音大士贊》。

靈隱千佛贊

一佛不二，千佛奚別？如處處水，現在在月。無去無來，不生不滅。梅花開時，前邨深雪。《咸

淳臨安志》卷四二。又見《佛法金湯篇》卷一四，《增修雲林寺志》卷五。

真武像贊

於赫真武，玄聖均陽。克相炎宋，寵綏四方。累朝欽奉，顯號徽章。佑我宗社，萬億無疆。《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又見《兩浙金石志》卷一二，《道家金石略》第四〇九頁。

詣武夷大王峰祈嗣遏虜文

嘉熙元年

伏以元儲虛位，未開熊夢之祥；邊閩分屯，尚調虎符之戍。內欲隆於國本，外思靜於兵氛。仰維祖宗積累之艱，深切朝夕繼承之懼，是用肆類上帝，徧禱名山，願垂覆幬之仁，宏賜扶持之力。得男而應震索，茂延百世之期；偃武而致泰平，坐底四方之治。保基圖於鞏固，措民物於敕寧。祇迓靈休，永依大造。《閩中金石志》卷一〇。（以上王蓉貴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八二

陳淳祖

陳淳祖，字唯道，一字道初，號卓山，永嘉（今浙江溫州）人。登嘉熙二年進士。歷知錢塘縣，開慶元年知南康軍。景定元年入爲秘書郎，進著作佐郎，兼權右曹郎官。次年除浙西提舉常平，尋兼知安吉州，入爲司農少卿。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弘治《溫州府志》卷一一，《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九及所撰《新置社倉記》。

新建鹽倉記

淳祐七年

浙東瀕海郡四，隸提舉司，置牢盆處所二十五，在台者三，獨黃巖于浦鹽屬焉。曩鈔法行時，巨商驟至，常先挾券置驛，運鹽之艘纔達，水步紛售而去，不暇積也。數年來，鈔屢更，商算日貧，多徙業遁去，鹽山積無可貯，議者謂法不便。夫法之變，將以通之也，豈料其窮至是哉。今爲鹽課之說三：有拘榷之術，有私鬻之禁，有召誘之策。其二者可令行禁止，其一者非人樂趣，不可強售也，故

法之行，常患吏不通其意，一於法則怨，一以情則弛，急則謗沮，怨則奸勝，反使下之人操其術以撓吾政者，皆是也。台雖號瀕海，接畛聯麓，猿居蟻附之民，大抵皆山窟穴耳，一監所積，一歲販夫至無幾何，雪廩冰窖，口融雨液，吏常懷羽化之憂，非開源疏流，輕利以便法，恐未易朝夕運掉也。淳熙五年夏，倉使章公端子至，律己如嚴師，不肯跬步放規矩，治官如當家，不敢寢息廢局鑰，政出廉平，人樂其利。浙東鈔法始流衍於他路，獨台與溫猶以發泄路狹未大至，往往人勸趨之。通判俞君益之以便宜來告，且言：「都鹽倉久廢，今所謂倉，古浮屠半屋耳，散積他處，架漏日甚，宜亟改圖。舊有常平倉已易建，遺址尚存，即其地爲便。」公命亟行之。遂以丙午夏經始，明年春成，爲屋百楹，內敞外周，堂森廡衛，公無重費，私不繁擾。君又慮運鹽之弊，籍官船而繕緝之，刺兵爲篙師，以專一其用。自是舟運倉儲，皆有條貫，其爲公家計悉矣。公嘗薦於朝，謂君綜核精密，通材有守，信哉。他日余嘗佐公議鹽事，公曰：「國用全靠鹽耳，會計者較其盈，不肯損直以售，謂自銖兩而上，總其凡而計之，則爲國用之失也滋甚。不知鹽之爲物不與他貨等，坐一日失一日耳。損益有道，一朝而盡發之，山海之藏，固無算也，其未之思乎。」吾儒生不解是，以理觀之宜信。會公移節治永嘉，不及謀而去矣，事之不可行，何獨此哉。俞君請記，因識公語附之末云。《赤城集》卷七。又見光緒《黃

新置社倉記

景定三年十月

始朱文公爲五夫社倉，貸諸歲取息什二，即歷年，子本繁則弛其息。其後爲南康郡，持節浙東憲，以其法行之，既又請于朝著爲令。淳祐丙午、丁未間，淳祖嘗分司浙東度幕，丁歲大旱，則見越人資社倉以濟其衆。開慶己未冬，淳祖叨守康廬，當修江之寇，所至皆有委積，事平，卒還其舊，人猶賴之。大抵皆文公之遺也。去夏淳祖以非材誤叨庾節，至吳十日，巨浸拍天，上命兼領雪郎〔二〕。發廩勸分無虛日，羸殍滿道，多爲糜粥食之，閔閔皇皇，以俟今日。其幸尚存活者，猶及見豐年多黍之歌，遂得以飽君上之賜。或其不幸而迫於凍餒以阡於死亡者，有司亦豈得而辭其責也。獨恨環浙西一路，無有能效是法行之者，僅見於長興邑中，往往爲守者浸漁。豈其莫有識先儒存心愛物之義，非田野久無蓋藏，州縣力不贍故也。不然，則長民者不知勸〔三〕，將好德者鮮，雖勸或不從也。淳祖深切惑之。會一歲出入之贏，撙節浮靡，合六十萬餘，於是可無求於大家，得粟萬石，其茲庶幾吳人之利。從事曰：「不如買田便，其法簡而無弊。」僉曰：「然。」遂以聞於上，隨得報可，不踰月而就。因相與條其事于冊，請書之以詔方來。嗟夫，三代遠矣，惟常平、義倉僅有遺意存焉耳。吏以持法大密，不能不如先儒之所慮，其可以行之州里者，獨社倉，又率不暇舉。然則歲豈能常稔，欲民亡捐瘠，不可得已。予之爲此，雖未能彷彿古人之萬一，亦姑將以爲勸。或者因是有感焉，則亦自此可以

充廣聖朝之仁政云爾。從事謂誰？常平茶鹽掾天台盧應、眉山楊潮南。景定壬戌良月朔，朝奉大夫、直秘閣〔三〕、提舉兩浙西路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兼知安吉軍州事、新除侍右郎官陳淳祖記。《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三。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九，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三，民國《吳縣志》卷三九。

〔一〕郎：疑當作「郡」。

〔二〕勸：原作「觀」，據文意改。

〔三〕「秘」下原衍「書」字，據文意刪。

廬山橋南題志

景定元年十月

永嘉陳淳祖假守是邦，被命造朝，以書考日謁辭鹿洞，會講。預者：元寮於丘璉山、林棟、堂長陶桂一、洞正□□與仁、前洞正主祠學錄張傳一、講書劉□□、陶應子、黃有開、堂書杜端甫、直學傅仕龍、歐陽綱、學諭與諸生幾百人。景定庚申良月旦日題。《廬山紀事》卷七。

烏石山題名

咸淳三年正月

咸淳三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使者永嘉陳淳祖唯道全浙東之仕於福唐□序拜道山，永嘉陳懋欽堯

俞、金華唐燦潛父、四明趙若惠君錫、永嘉黃禹錫元功、三衢徐汝一伯東、留夢發彥和、金華呂守之悅善、永嘉林鑑夫聲遠、方樵良材、天台徐柏悅之、永嘉丁一鳳景陽、朱士可起予、陳子崇廣、張公輔良弼、林潭叔源、括蒼劉夢龍夔□、會稽董回孫景淵、永嘉蔡申顯伯□□□連帥九江吳公以饋至。《閩中金石志》卷一〇。又見《金石苑》，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卷一一。（以上羅國威校點）

曾 黯

曾黯，淳祐中官朝散大夫。

宋故夫人石氏墓銘〔一〕

淳祐乙巳八月既望，曾黯之姪堅來曰：「堅之外祖錢公植，吳越忠懿王六世孫，自天台徙居剡之長樂里，年五十三而卒，因葬於禮義鄉上嚴村。又三十有七年，外祖母石氏終，今將以丁未正月癸酉祔於外祖之兆。舅氏□祖□□囑堅乞銘予伯父，敢以爲請。」黯因念家與錢氏世聯姻好，曾祖母益國夫人，實翰林學士穆父孫，與錢公俱出文穆王裔。黯從弟烝，又娶錢公女，義不得辭。惟吳越錢氏代有顯人，史不絕書。今錢公於丞相象祖爲從父行，譜牒蓋可考也。夫人石氏，又越之望族，年二十三

而歸於錢。曾祖端美，祖綰。父啓，母江氏。夫人生長名閥，習熟禮訓，事親以孝，奉祀以虔，處己以約，治家以整。至於睦宗族，待鄉鄰，恩意周浹，無一不極其至，故内外皆稱其賢。而錢公亦曰：「吾妻真賢婦也。」及錢公早世，夫人寡居，一意教子。繼而揚祖果□取鄉薦，夫人喜形辭色，人謂積善之報，諸子必有大其門者。揚祖方篤志好學，期以科第自奮，榮其親，今猶未試禮部，而夫人已即世矣。嗚呼！諸子其勉之。夫人生於紹興辛巳十二月丁未，終於淳祐癸卯三月甲申，享年八十有三。男三人：繼祖，先夫人十有八年卒，揚祖與□姚□祖，鄉貢進士。女四人：長在室而亡，次適宋俊士，再適張梅卿；次適從事郎曾烝，次適過應沐。孫男五人：同甫、實甫、宏甫、吉甫、奕甫。孫女二人，曾孫一人，俱幼。銘曰：

夫人之德，不爲不厚。夫人之年，不爲不壽。有子而文，可以不朽。於嗟夫人，何憾之有！

古剡石桂孫刻。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一〇四三三號。（王曉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散大夫曾黯撰並書，朝散郎、知嘉興軍府事豐雲昭題蓋。」

趙希嬰

趙希嬰，宗室，燕王房八世孫，師沆子，淳祐中知惠州博羅縣。見《宋史》卷二一六《宗室世系表》二。

見日庵記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未必仙也，而幕天席地者猶能之。羅浮絕頂，人行越宿，率割茅蓋頂，薙草頓足，一宿間，塵慮消，清興動，自然而然，得非仙歟？今拳石爲徑，駕輿爲庵，鑿混沌而置坦夷，雪廬先生之深意，天獨知之。試觀游覽諸賢，徧走山麓者何多，能籥飛雲者何寡？豈非道阻且長，而鷓鴣一枝，未有所托歟？今半山之坳，峻石之側，亭翠相望，可以憩息，筇杖不已，造阿耨塔，聆夜樂池，又有左戶右牖，可以安止，爲昔之寡者，今見其多矣。夫學道之士，不畏蛇虺，不虞風露，操甚堅，行甚峻。然山林攻苦者視爲常，而達宦貴人每軫爲蒼生自重之念，遂使真仙窟宅，留在中華，無惡風弱水之虞，而登者竟以嵌巖中輟，可勝歎哉！自劉高尚篆竹葉符，而蛇虺之患除，今先生架庵創亭，而風露之虞無，異世同功，一等地位中人。恨劉夢得、蘇子瞻輩，生乎前不及見，徒有見日詩章而已。雪廬先生，以玉堂人物，得趣乎玉京之勝概，捐金麾粟，鳩工度材，諸亭各有佳扁，而是庵見日揭，其待嶺海一如畿甸，美意可想。羅浮仙人拊掌而笑，謂雪廬先生日邊消息旦暮到，且故却蓬萊道士事業，未容伴赤松遊云。時淳祐乙巳孟秋朔，門生承直郎、知惠州博羅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趙希嬰記。《羅浮志》卷八。又見《羅浮山志全編》卷一一，《古今游名山記》卷一三，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曾棗莊校點）

趙希璜

趙希璜，淳祐中爲廣州香山縣令。見康熙《香山縣志》卷一九。

香山重修北極觀記

淳祐五年

北極觀，邑之壯麗者也，雨暘之禱、朔節之拜必先焉。余始抵任，謁時睹其階級之崇嚴，輪奐之弘敞，景像不減于中州，退見守者陳夢銳曰：「若其功乎！」守者矍然辭曰：「明邑佐宋公實更此宇也。初經營隘陋，久廢不葺，垂及百年。四庭壓矣，殘毀寶像，兩廡墟矣，鞠爲莽區。門觀亦就頽而僅支耳。惟三清殿歸然如魯靈光獨存，益改造于嘉熙之新元，而事力猶困，餘未暇理也。公見之惻然，乃循舊址，出新意，增廣而壯麗之。輟己俸爲邑人先，而邑之勇于好善者亦相與謀曰：『此爲吾等植福基也，盍有以相其役歟？』故輸財而獻力者相屬，木石山富，工斷兩從，向之壓者今嶢然，向之墟者今森然，與夫就頽而僅支者俱煥然而一新。加闢二殿，左右對峙，慈濟祠乎東，魁星位乎西，庭壇儼肅，百具整修。癸卯十一月始營，而落成于甲辰之秋，役輸時而民不知倦，身督而政自理。其他勤且敏皆類此，不但□匠而經畫之精緻也。」居無何，謁余求記。余知公廉強而明決，且志達大異，

當且有燄燄可觀者。夫祀祠更造，民有依矣；邑校易治，士有養矣。凡經營矩度，皆所指授，愈出愈新，而各中其則，其規矩力量可知也。敬援筆記其大略，以諗後人。公名之望，字敬山，莆之世科云。淳祐乙巳秋記。康熙《香山縣志》卷一〇，民國油印本。（曾棗莊校點）

孫炬卿

孫炬卿，淳祐中鄉貢進士。

備急灸方序

淳祐五年五月

余十有三歲而失所怙，母氏以教爲愛，踰四十無所成。自謂膝下之樂，有足以盡此身者。忽抱終天之恨，淚涸而痛不定。試爲陳之。母氏素患頭風，歲十數作，作必嘔痰，加以昏眩。因得默齋撫幹叔父《烏辛茶方》，於是作少疏，雖作亦易愈。近時烏附不易得，每聞入京有便，必以買川烏爲先，或它出亦預合數服以進。前數年或鼻塞不通，或脾弱無味，隨證審方，儲材合劑，或丸或散，朝構暮成，未嘗敢求諸市肆。然頭風則年餘不作矣。矧又飲食頓忤，但覺脚力微怯，歲旦家常茹素飯，則盡碗羹亦稱美。炬卿私謂，吾母今年七十，而胃府如此，眉壽何疑者。越八日，忽有小紅粟粒發右耳

旁，次日右頰、右目頗腫，命醫視之，用藥敷貼，腫毒漸出，謂可徐徐抽減。謹重太過，專守頭面，不可妄施針砭之說。有令灸三里穴下抽者，醫持不可。未幾其腫愈堅，似瘡而根則大，名癰而反無膿，外不熱而內不疼，旬日後始窘甚矣。吾母坐謂炬卿曰：「汝抄方嗜藥，胡爲不曉此證？」倉忙中罔知所措，更醫亦云無策。母氏神識了然，以至不救。日月不居，俄至卒哭。客有携示蜀本《灸經》與《竹馬灸法》者，備述剋驗，內有鬢疽丁瘡，乃知咸有灸法，而竹馬一法，則諸證無不治。痛哉痛哉，何嗟及矣！炬卿平時每慮風在頭目，猶謂老人脫有隱疾，可以延壽。幸而頭風已痊，又孰知危證之竊發，喜未幾而痛罔極哉！此所以仰天搥心而嘔血也。世有此方，吾不蚤得而見之，吾母不存而其方則存，其方存而後之人有蚤得而見之者，庶幾乎吾母雖無及，而猶及人也。遂與《烏辛茶方》併刊以傳焉。吾母山陰博古石氏也。淳祐乙巳五月朔，孤學鄉貢進士孫炬卿序。《備急灸方》卷首，光緒影宋本。又見《宋以前醫籍考》第二九五頁。（祝尚書校點）

釋了惠

了惠，寶祐間爲天童景德禪寺住持。

日本國丞相藤原公捨經記

寶祐三年三月

非教無以求佛語，非禪無以悟佛心。囿於名相，蔽於玄關，未見其得也。必曰頓悟自心，明見自性，拔永劫之疑，蹈大方之表，則知教非佛語也，禪非佛心也，吾心之常分耳，得不爲出塵大丈夫之能事哉。雖然，佛距中華，雪嶺沙漠之外，跨闊逾十萬里，禪教所化之國，所備之機，莫不係於時。韜光鶴樹，千有餘載，而大教東漸；更五百年，而正宗荐至。使不以教乘誘熟之，而正宗驟至，則青天霹靂，得不駭怪於當時？梁迄宋興，閱歲既久，道傳器受，不易絲毫。派列五宗之後，倏翕倏張，濟北一燈，實爲震耀。正續崛起而振之，是爲十六世。光明雋偉，奔走海內，學者指雙徑爲道之所在而迫趨之，猶夕陽之澣。道人園爾來自日本，一語投機，擢置近侍。坐閱再期，挾正續之道而歸，大坐故山，一香供凌霄，示不忘本。竊謂日域名相之學，與宋相埒，而正宗之傳，則兆於覺阿向金牛作舞處。勘破瞎堂，國人歆艷，蔚爲之宗。逮今爾公益佐興之，與有力也。將見一燈傳無盡燈，燁然不夜。先以謂係平時者，厥有旨哉。公重爲先攝政藤原道家見知，特加師禮。而道家之子左丞相實經稟父之志，崇篤教門，欲報先妣准三后太夫人之德也，相與聚族而謀之，課其兒女昆弟，親書《法華》等經四部，總三十二卷，貯以層匣，貫以霞縞縷、金鈿螺，極窺天巧，尊經也。哀昇濟之具，報罔極之恩，率本於孝。噫，不事外慕，而手書佛經，可謂知所向矣。園爾重惟先師之恩德一豪亡報，陳請

是經歸鎮徑山正續先師圓照塔院，如經所謂是中已有如來全身舍利者，豈細故哉。丞相欣然諾之，其亦喜法寶之有所歸，而聖善之有所託矣。爾公與余敦同稟之義，屬了惠被旨此山也，拳拳致書，附以四十二臂旃檀大士，重以斯經爲託，囑爲之記，將以紀實行遠。嘗試爲爾言曰：「先師握單傳直指之柄，掃文字語言之學，今公以是報之，余又從而爲記，得不厚辱於師門，貽咻於衆楚？」若曰：「碎單傳直指者，此經也；破文字語言者，此經也。」則強爲爾記之。大宋寶祐三年三月望，慶元府太白山山天童景德禪寺住持、嗣祖比丘了惠記。《西巖和尚語錄》卷末，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十七套第二冊。（祝尚書校點）

張至龍

張至龍，字季靈，號雪林，理宗時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江湖派詩人，著有詩集《雪林刪餘》一卷（存）。見《兩宋名賢小集》卷三四二。

雪林刪餘序

寶祐三年春

昔丹山先生嘗簡予曰：「子推敲餘暇，肯爲槐詔一忙，當使詩聲不至窮工而已。」此丹山鍼砭語

也。奈予吟入膏肓，竟弗能納丹山數字之藥，茲病予固痼矣。猶慮移病於吾子畊老，蓋恐其舉業生魔，益負丹山之言。予每當撚髭之頃，雖一辭，不許畊老預聞焉。一日，畊老來前曰：「吾翁苦吟至此，編帙非不鉅且鉅矣。所以深自得者凡幾篇？敢效聞詩之請。」予曰：「予自髫髻癖吟，所積藁四十年，凡刪改者數四。比承芸居先生又爲摘爲小編，特不過十中之一耳。其間一聯之凋，一句之琢，一字之鍊，一意之鎔，政猶強弓牽滿，度不中不發，發必中的。今畊老猶以弱弓浪箭妄發，期中目之多，見其不知予吟也。」畊老且曰：「某未酬父生師教之大者，固不敢學翁之吟，詎可不識翁之吟？」畊老乃宛於問詩者，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藁中拈出律絕各數首，名曰《刪餘》，以授畊老。芸居所刪，非爲蕪滓設，特在少而不在多耳。俾畊老囊螢映雪之暇，時一研覃，少識予苦吟之心，可已。若夫學詩，則自有先夫子所刪三百篇在，又奚取予之《刪餘》？寶祐第三春，聖天子下賓興之詔日，雪林張至龍書。《雪林刪餘》卷首，南宋群賢小集本。（祝尚書校點）

徐敏子

徐敏子，黃州黃岡（今湖北黃岡東南）人。端平初爲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奉命帥師入洛，敗，放罷。淳祐初知濠州、兼淮西提刑；四年，以貪削秩，送江州居住。六年，起知靜江府，命措置南州，尋罷。寶祐二年，復以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爲廣西經略安撫使、知靜江府。六年，又爲言者所劾，詔仍舊羈管隆興

府。開慶時命爲江西制置使，駐隆興府。元兵至，斷橋自保，士民死者十數萬，後貶死封州。見本人《還珠洞題名》，《宋史》卷四三、四四，《可齋續稿》後卷七，《宋史全文》卷三，《通鑑續編》卷二二，《昭忠錄》，雍正《廣西通志》卷五一。

還珠洞題名 淳祐六年二月

黃岡徐敏子銜命措度南州，館穀巖側。客四明戴炎、長沙韓夢發、寶婺周翦、星渚馮弼，外孫上饒尤日新侍。時淳祐丙午仲春下澣。嘉慶《臨桂縣志》卷六，光緒六年補刻本。又見《桂勝》卷一，《桂林石刻》上。（祝尚書校點）

王 夷

王夷，號天台生，道士陳顯微弟子。淳祐間嘗刊刻其師《周易參同契解》，行于世。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

周易參同契解後序

淳祐五年八月

丹經紫書行于世者多矣，惟魏伯陽依《金碧龍虎經》託《易》象作《參同契》，敷叙丹法，最爲精詳。呂真人之歌嘗曰：「《金碧》《參同》不計年，妙中妙兮玄中玄。」高象先詩亦云：「《金碧龍虎》《參同契》，留爲萬古丹中王。」蓋美其至也。越郡舊有彭真一註本，僕曩得之，玩讀無慮數過，而辭深義隱，邈不可窺。扣諸江湖學仙之流，亦莫不以是爲病，祇嘆曰：道淵乎哉！歲在甲辰陽月下弦日，天錫緣幸獲遇抱一先生陳君于山陰之大雲。明年夏五圓日，再遇于在所之佑聖觀。先生且語僕曰：「子志于道，更當爲道立功。吾嘗徇友人之請，作《參同契解》一編，中所著辭，率皆直指，漏露丹秘，曾無留機。實欲開後學冥昧之途，不敢爲古書幽深之語。子能謀爲傳行計，善行豈小哉！」僕既受其書，篝燈靜讀，玄玄之妙朗在目前，不惟魏君本旨赫然彰明，而諸經書所秘而不敢言者且昭揭于此矣。即舉手讚曰：「吾先生可謂慈仁之至，而是書可謂讀《參同契》者指南也。」敬募諸有緣，相與而鋟之梓，所冀遞相授受，同志畢覽，因文悟解，立登真玄。其或有未能盡悉淵微，猶俟夫師之親指者，則亦未免爲旁門邪徑、殊術臆說、似是而實非者亂惑也。後之覽者願加之意。淳祐乙巳仲秋旦日，門人天台生稽首謹題〔一〕。《周易參同契解》卷下，正統道藏本。（李文澤校點）

〔一〕生：原脫，據四庫本補。

王世傑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受業于徐僑之門，由太學生登端平二年進士第，爲長洲尉。寶祐中知新昌縣，興學校，來學者甚衆。景定三年自秘書郎除秘書丞，差知安吉州。後以高壽終于家。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金華賢達傳》卷五，《金華先民傳》卷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

新昌重建講堂記

寶祐四年

新昌前未有學，紹興十三年三山林君始創於縣南門外。一百三十年，幾修幾壞。寶祐癸丑，世傑來視學，製殿謁日，氣象寥閔，上漏旁穿，與破傳舍等。喟然嘆曰：「文不在茲乎！」遂悉心經營，確艱者植之，朽蠹者新之。甲寅、乙卯，創先賢祠，行鄉飲禮，開大小學。有朋自遠方來，相與讀聖人書。獨講堂屋老未暇，每與諸生坐其下，則凜乎憂其將壓，而斯道無所寄。越丙辰，愈欹不可居，迺樽節浮費，度材鳩工，而邑之詩禮家翕然來助無靳色。二月始事，五月告成，輪奐翬飛，群瞻咸聳。《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甚矣，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此。後之主是教者，亦將有感於斯文。萬曆《新昌縣志》卷七，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成

先賢祠記

寶祐四年

世傑令南明之三年，既治學教養，建祠創堂，有覺其楹，又皆爲文以落之。竊惟雖邑斗大，衣冠人物則冠于越，而石、黃二氏尤著，子孫緝緝蟄蟄，續詩禮未艾。其鼻祖偉節高風，隱德逸行。如石城先生乃石氏鼻祖，設義學自爲師，其遊學如杜祁公、文潞公、呂申公、韓康公，皆一代偉人，其擢高第登顯仕者，七十六人。其旁支嫡裔，如尚書之論孽京、侍御公之論奸檜、編脩之直諒、寺簿公之學問、檢詳公之篤厚，迭起而鼓鐘其家聲。如宣獻黃公，文行足以軌範鄉閭，風節足以儀刑朝著。見於葉水心銘、袁絜齋狀者，班班也。如三山林公之令是邦，創邑庠，振風教，以淑士心，是十二賢者皆宜祠也。人各爲之贊，并字而祠之，行請二族賢者德者領其祠云。寶祐四年，宣教郎、知新昌縣、主管勸農公事王世傑記。成化《新昌縣志》卷五，成化十三年刊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景齊

王景齊，字希賢，姑蘇（今江蘇蘇州）人。幼習詩賦，登端平二年進士第，歷官太府寺丞，兼莊文府

教授。淳祐十二年十月除秘書郎，次年除著作佐郎，寶祐四年，改除軍器少監。六年，以將作監兼侍左郎官兼資善堂直講，除秘書少監，兼職依舊。開慶元年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景定三年奉祠。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卷八，《宋史全文》卷三六。

觀德亭記

寶祐四年正月

歲在柔兆執徐孟春壬寅，節齋觀相趙公先生再鎮吳門。報政之五月，以是日行鄉飲于郡學。粵四月壬午，合鄉射于學之圃，禮也。古卿大夫射必先行飲酒之禮，飲所以序長幼，射所以觀德行歟。夫揖讓而無所爭，不中而不怨勝己，惟有德者能之。由其安行乎恭遜之節，習熟乎和順之體者有素也。不然，血氣之性能無爭，物欲之情能無怨乎？故三揖三讓昭其敬也，五豆六豆昭其等也，由是而貴賤明，隆殺辨，則以之備志體之正直，持弓矢而審固爭且怨，何有哉？然則先飲後射，古人以此觀德行而亦世教所關歟。吳故泰伯之國也，莫大于天下而讓者三，其去揖升下飲之爭遠矣。厥後二千年間，忠信之教雖微，而禮遜之士不乏。我朝文正范公始建鄉校，古道復振，嘗自謂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被其教者寧復勝己爲怨乎？先生憩棠陰于袞繡之鄉，德爵無慊于范公，而政教有加于往昔。猶念風漓俗靡，浸不如古，思欲一變而還其初。謂學莫先于崇化，而道莫易于觀鄉，既咨郡博士四明林君潛，考經定式，備諸郡之彌文。復命幕屬趙君孟憲、王君次丑聯事合治，總

庶務之靡密。前期舍菜于先聖先師，越夕會鄉之耆老暨大夫士齒于飲所，先以撰禮延至憲使弘齋包公恢、庾使雲巖洪公燾，而先生實主之，三行百拜，觀德一新，且班教給費，命諸邑倣行如郡庠，威儀盛美矣。林君曰：「古人射禮必繼鄉飲之後，蓋有爲也，可舉一廢一哉！」撤射亭而新之，俾衿佩遊于斯，習于斯。無何，決拾既閑，正鵠命中，君曰：「可矣。」乃曰：「請莅射。」先生復爲之集衣冠，合臺府，旗旄戾止，立司馬射人以節其進退之儀。雖離于于，升降以叙，發彼有的，行同乎《賓筵》。舍矢既均，藝修乎《行葦》，先生喟然曰：「禮無古今歟，何轉移習俗之易也！射可以觀德，信矣。」遂大書二字以扁斯亭，銀鈎雙揭，光彩蜚動，蓋與吳學相爲不朽也。噫！先生之化宏矣，士當何如哉！是必味繹志之義，樂采繁之節，孝弟好禮，篤學稱道，無媿于矍圃揚觶之言可也。他日試于天子之澤宮，而中者多、與者盛，豈有進爵益地爲先生榮哉！當知士者民之表也，禮者化之樞也。昔文翁招弟子立學官，而蜀郡化于文；韓延壽命諸生執俎豆，而潁川化于禮。矧吳素號文物之邦，既辱賢師帥作成之，又得名師儒講行之，目擊心喻，俗其不古乎？嘗謂世固有言政而不及化者，未有化行而政不修者也。先生下車以來，蠲敷糴以便民，錄巨奸而戢吏，招兵而增備，核賦以寬征，政之大者無不修，此化之所以易行也。雖然，風動教化，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一也，先生豈久私于鄉校哉？挈斯世于三代之隆，特一鄉飲射之推耳。先收先生作棟梁，指日事也，其次乃及桷與榱，廣文二幕何遜焉。景齊吳人也，且受知師門，偶綴底班，弗獲聽政，役幸前廡。諸君有請，輒誦所聞以詔來者云。門生朝議大夫、軍器少監、兼權金部郎官、兼資善堂直講王景齊跋。《江蘇通志稿》金石卷一八。又

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三，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李文澤校點）

樵川樵叟

樵川樵叟，姓名不詳，淳祐間人。按知不足齋叢書本《慶元黨禁》署爲「滄州樵川樵叟」，「樵川」乃邵武軍之別稱，（見《方輿勝覽》卷一〇），蓋其人本貫滄州，南渡後家邵武（今福建邵武），故以「樵川樵叟」爲號。著有《慶元黨禁》一卷，今存。

慶元黨禁序

淳祐五年五月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作姦犯科，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羣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間，近習竊柄，一罅弗窒，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州樵川樵叟序。《慶元黨禁》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李文澤校點）

黃應德

黃應德，淳祐十一年任建昌新城縣令。寶祐三年通判靜江府。見正德《建昌府志》卷一二，《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〇。

宜州鐵城記

寶祐三年十一月

嶺右自淳祐以來，傳雲南有韃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師戍之。今大帥寶文胡公時以郎官轉對上前，獨謂遣戍非經久之策，當如唐李德裕籌邊故事，按山川道里，擇險築城，以扼其阻。上雖下其議，未果行也。寶祐甲寅秋，前事復棘，上思公言，乃命經略一道。公至閱履封，以宜當西南夷間道，必能干城者，可畀虎符。得武經大夫雲侯拱守之。侯詣帥府受約束，公曰：「惟事事有備無患耳。昔佛狸未寇，元嘉時，盱眙守沈璞以郡居要衝，繕城浚隍，上下皆謂過計；及魏兵南向，所至赤地，而大將臧質獨藉璞城以挫虜。往事明驗可見已。今震于其鄰，獨不當爲徹桑計庠？」侯奉命惟謹。至宜，顧城陋不足恃，則經營。距郡三里而近，有山環遶，皆峭壁懸厓，內可容萬竈，飛泉石井，取汲不竭。侯熟視，嘆曰：「地險無踰此矣。」亟聞于公。公以聞廟堂，得旨，以幣百萬下之郡，

鳩工計材，伐石畚土，因山之勢，聯絡而城之。周遭一千八百餘丈，爲牆櫛如，爲門翼如，悉與山相繆。山之前下瞰龍江，後倚天河，四面形勝，屹然天成，雖鉤衝肉薄〔一〕，無所施也。凡州縣治、寨舍、糗糧、器械峙積之所咸備。而侯未以民遷，姑徙附邑宜山治隸焉。然宜民知保生聚者亦莫不適有居，用永地于茲新城。又以見侯之是役，非獨地利，人和從可知矣。役始於乙卯季春之望，訖於仲冬之朔。指授規畫，侯必躬必親。其董而相之者，郡從事鍾整、文學掾林均、清遠節度推官顏得遇也。城成，以其砌疊皆石，乃名鐵城。圖上帥府，寶文公命應德記之。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地不能自爲險也，而設險則人力存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爲暴者不必有也，而恃吾有以待之。易前民用，豈我厚誣。今宜得侯爲保障，重門設險，豈特無屑齒憂，彼竊伏草莽、俟時觀釁者將不復作。噫，亦意造物設是久，而有待於侯之來也；亦意南方當無狄患，而侯之遂築斯城也。侯關表老將，熟更戰守。自領郡後，閱丁壯，治戈甲，明斥堠，結蕃鄰，爲宜備無不周，城其大可書者。伐柯匪斧，所以成侯之役者誰與？胡公名穎，字叔獻，長沙人，文武伯也，今又被命入奏。是歲日長至，奉議郎、通判靜江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借緋黃應德記。岳麓何應文書。奉議郎、特差充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參議官張埏篆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〇。又見《粵西文載》卷六〇，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〇，《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卷一七。

〔一〕「雖」字原缺，據《粵西文載》補。

宜州鐵城頌

并序 寶祐四年三月

恭惟我宋，聖作明述，上同堯舜，代天子民，無間遠邇。肆我皇上，家視天下。比以朝紳之議論、制閫之申明，皆謂韃警雲南，而西廣首當其衝，既命寶文胡公爲帥，復以宜當西南夷間道，特命總管雲公出守斯土，爲保障計。公至自帥府，寶文公授以籌邊方略，設險守國，以爲經久之規。公奉命惟謹。始入郡，觀郡城之東、龍江之北，四面石壁環遶，且襟山帶河，有關中百二形勝，遂聞于寶文公，轉聞于朝，得旨，以幣百萬建爲鐵城。其成也，不資屋宇之覆蓋，不勞後人之葺理，其堅如鐵之不可擊而破，其高如天之不可階而升。新舊之異，殆霄壤焉。外夷聞風，且將褫其魄而奪之氣矣，何幹腹之慮哉！其保衛宜民，實與天地相爲久長。故四民同爲之頌，刊諸鐵城石崖，以紀其無窮之績云。頌曰：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惟臣承辟，于蕃于宣。明明天子，不我遐棄。新命帥臣，經略西事。永惟宜陽，外控西夷。居廣之衝，實爲藩籬。蠢爾狂韃，謀幹吾腹。天子曰吁，保障誰屬。迺眷西顧，疇咨虎臣。帥臣迺言，雲公其人。天子曰俞，俾鎮斯土。安邊立功，外禦其侮。公拜稽首，曰往欽哉。徒御嘽嘽，惠然肯來。自公來宜，奉命悉力。熟觀地形，設險守國。迺經迺營，因山爲城。石壁回環，屹然天成。雙流森森，如帶斯遶。惟石巖巖，角立崖表。諸關宏修，高無與儔。內容萬竈，外扼

咽喉。四面如鐵，形勝卓絕。車不得馳，騎不得列。牢不可破，險不可夷。雖有賁育，勇無所施。迺立府庫，儲財積粟。細柳分屯，兵食俱足。復用石工，鑿井于中。山下出泉，源源不窮。重城外維，下瞰淵水。東西對峙，摩空玉壘。郡邑既遷，廨宇森嚴。民居雲集，接棟連簷。道更坦履，其直如矢。懋遷有無，日中爲市。猗歟我公，盡心竭忠。指授規畫，必親必躬。賢哉長幕，暨郡文學，同我倅車，贊籌帷幄。以衛宜民，民咸賴之。安堵樂業，春臺熙熙。虜人聞風，心寒股慄。屏迹而遁，邊境寧謐。宜山峨峨，龍水湯湯。鐵城之功，山高水長。四民交歡，磨崖刊頌。億萬斯年，永戴我宋。

寶祐四年三月吉日刊。《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〇。又見《粵西文載》卷六〇，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〇，《南宋文錄錄》卷九，《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卷一七。（以上劉琳校點）